

【第捌卷】

俞平伯全集

九三愛顧廷龍題



【第捌卷】

俞平伯全集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编委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孙玉蓉 陈 熙 陆永品
李屏锦 林乐齐 俞润民

策划：张志欣 方 殿

俞平伯全集

第八卷

责任编辑：张国岚 **装帧设计：**陶雪华

美术编辑：李文侠 **责任校对：**贾 伟

出版发行：花山文艺出版社（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印 刷：张家口市印刷总厂（张家口市建国道15号）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850×1168毫米 1/32 183.375印张 4590千字 1997年11月第1版

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2000 定价：500元

ISBN7-80611-570-6/I·558

（全十卷）



与夫人共阅书信(1978)



与叶圣陶(中)、周颖南(左)合影(1980)

聖兄惠鑒日前承招歡飲難得之會也是夕實當吟
誦老杜贈街八雲士詩所謂夕復何夕共此燈
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多已蒼者最為貼
切不事近趨走頗忙得暇仍為

兄校清真詞光鄭評佳緣良多昔年每

塗抹未及細會意非我兄與次同耐心邊

錄此本將弄同敝履家中人自更无能領會

者上可憐也

弟

案尚有夏閏枝評清真詞批

為並寫於弟冊上成變壁唯不繳卷通下可

字候

近安

弟

平伯 七月十二、十一

集吳玉如葉聖陶先生詩句

得句疑人有
看書不厭忘

丁巳五月次年戊午書之



別物驪黃以外
約躬夷惠之間

葉聖陶兄亦云六言聯語極好為人必是
方可謂之獨立自主今新社會亦適用心
嚮往之矣一九七八年五月四日平伯記



聯語手迹

本 卷 说 明

第八、九卷为书信卷，收迄今已集得的作者致亲友或社团等书信 1200 余件。《俞平伯书信集》（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出版）悉收入本卷外，又增入过去未发表过的书信 731 件。个别书信内容雷同者酌情删减。

书信绝大部分据手稿或影印件，少量据发表件抄录。

各信按收件人姓氏笔画为编序，属同一收件人者另依书写日期为序。书写日期尚难查明者暂行留空或存疑。

书信中个别明显的笔误或脱漏已予补正，个别经作者删节处则补以删节号。

书信中作有少量注释，系由编者或收件人所注。

一时难以集得及散佚的作者书信或尚在不少，俟以后集得一定数量时当再行編集。尚祈望海内外识者惠赐。

目 录

致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一封	(1)
致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资料组一封	(3)
致王伯祥二十二封	(4)
致王澐华二十封	(14)
致卞慧新一封	(23)
致邓云乡八十二封	(25)
致叶圣陶四百七十三封	(73)
致史树青一封	(443)

致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

1964年7月9日

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编辑部负责同志鉴：

七月八日承杜、周两同志惠临，携来拙编《唐宋词选》二校清样，附带签注若干条宝贵的意见，感谢，感谢！

我看了这些意见，主要的为了青年或不易了解，或会发生副作用等等，所见极是，却因此想到一个比较折衷的问题。此书编成于六二年，先在所内请人审查，于六三年第三季度交给你社，又经过审查修订，方始付印。距成稿之初已整整三年。其间国内外情形，跃进变化甚巨。现在是否还适宜印行，颇成问题。

我当初选词的对象是爱好文艺者和对诗词较有修养的人。其供一般学生、青年人阅读者，刊行之《唐宋词选》、《宋词选》已不少了，似无重复之必要。今若将此选供大众阅读，诚如您社的考虑，未必适宜。不仅选材有副作用，文词比较深，注解不够浅

等等，即用旧体字排形式上亦未为适当，即照你们所提意见一一照改，恐亦未必能免上述诸病，或者稍好一点罢。

因此我想到是否将此选本缓印，或竟不印，请与文学研究所商量决定后赐示。我毫无成见，当遵命办理。

稿件清样暂留我处。暇时拟采用签注进行修改。惟篇目却不拟更动。如刘过的《贺新郎》，如将注一“赠妓之词”四字删去，作为一般言情之词来阅读，亦未为不可。龙洲词多荒率，如通行之《沁园春》“斗酒彘肩”一首，前人评为见鬼之作，我亦认为不佳，《贺新郎》一章，旧日选本如《张惠言词选》、《荪蘅馆词选》均录此首，在龙洲词为较佳之作，故不拟更动也。匆上，致敬礼

俞平伯 七月九日

致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资料组*

1979年1月8日

上师图书馆资料组：

示悉。承询关于笔名。我并无笔名。（旧日所谓别号，与笔名稍异）如“屈斋”指一小屋而言，“直民”则童时妄拟。此二名并未用在发表文字上。“平”只是平伯二字之简化，非别号，更非笔名，其他三名皆非笔名。若“长环”则是内子之字。实况如是。

我生于清光绪己亥年十二月初八日，即西历一九〇〇年一月八日。

特此奉复并致敬礼

俞平伯 一月八日

* 此信原载 1979 年 12 月 20 日《上海师范学院学报》第二期。

致王伯祥*

1953年6月8日

伯祥吾兄：

昨日敝寓曲集而来者以程力不齐较为总杂，未敢奉约，异日有缘再当邀请也。亦秀女士则偕汝女士来寓，汝君尚系初面耳。前者与足下谈及弟昔有《寒夕凤城行》一稿，记戊子围城中事，圣、铎诸兄^①均已看过，以尚未得兄指教为惜，兹检奉华生^②写本一种，其上并有《遥夜闺思引》、弟自己评语并候鉴定。原件暂留邺架即可，若随意题跋则尤感纫。此乃闲事，固毋须亟亟也。又前在尊斋承为代检《清史稿》，关于《石头记》著作时间问题一文顷亦已写出，固不敢云定论，至多一较惬人情之假想而已。一并奉

* 王伯祥（1890—1975），名钟麒，字伯祥，别号容叟，晚年又曾自号不翔。苏州人。中国古代文史研究专家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。

① 即叶圣陶、郑振铎。

② 即俞平伯学生华粹深。

呈台览。此稿于阅后祈转西谛兄并囑伊看后仍送还弟为托。餘容
晤谈不一。敬候
双安

弟平伯 顿首 六月八日夕

1956年11月27日

容翁吾兄：

近赋俚句求正。前在尊斋见有《容斋随笔》，如目前不用，祈惠
·假付去手带回，以近作说清平词小文须恭考，诸俟晤谈不尽。敬候
起居

弟衡 顿首 十一月二十七日

1959年5月15日

伯祥老兄：

承录示苏州旅舍尊作两诗均隽，赠圣翁一诗读之尤为亲切，以
时间关系，弟惜未能追陪，若去吴门当亦有此种感怀也。前者返
京后亦得小诗另纸候正。诸容晤谈不具。匆复，请
安

弟平 顿首 五月十五日

1959年11月1日

伯祥兄：

唐五代词选初稿，想先请老兄看看（星〔期〕三上午如在家

当奉访一谈)，有错误处最盼指出。近为袁、周二君^①题剧照小诗，另纸录候吟正。即候

晚安

弟平 顿首 十一月一日

1960年9月1日

伯祥兄：

闻已从北戴河归来，近候胜常，殊念！弟因“文代”及“九三”开会，亦久未到所中矣。圣兄之《篋存集》新刊，必已看到。本欲奉访，以听夕开会，未果。日前赋得小诗即录于后。曲社^②已改选，大致仍旧，弟拟辞却，而同人相挽，只得暂留；惟困难增多，未卜今后如何。《社讯》^③第六期一纸附呈。

弟平 顿首 九月一日

1960年11月3日

伯祥吾兄：

又多日未晤，天气渐寒起居如何，为念。本月香烟未识尊处有敷馀否，如有盼为留存，当备款往取。《文成公主·远行》一折工谱已脱稿，日后有机会当为演奏俟正。匆上，候
近安

弟平 顿首 十一，三，夕

① 即袁敏宣、周铨庵，皆为北京昆曲研习社成员。

② 即北京昆曲研习社。

③ 此为北京昆曲研习社社刊。

1960年12月

伯翁：

近日起居如何，为念！昨日中夜忽得短篇亦颇自喜，然不足为外人道也，另纸录博一笑。弟连日赴所，亦殊鹿鹿。

本月烟卷尊处如不用，弟仍拟购一条，可否，祈酌。琐渎并歉！匆候

近安

弟平 顿首

1960年12月28日

伯祥吾兄：

日前茶集，弟畏寒未前往，闻有钱宝琮先生参加。元善兄顷当已赴西安矣。弟以近患重伤风，今日闻所中（或系科学院）在“首都”有干部大会，亦未克出席，不知兄得到通知否？一月份烟卷如有可以为弟存留者，乞为留一条（牌子不拘），至荷至荷！年岁匆匆，又届岁除，维起居珍宜，不一

弟平 顿首 十二月二十八日

1961年1月12日

伯祥吾兄：

新岁以来维起居住佳胜。世兄来寓携致烟卷感荷感荷。款若干迟当奉缴。奉访未值为悵。有暇再趋诣。天气寒甚不及一月即交春，阳和在望矣。诸维

珍重，不一

弟平 顿首 十二日

1961年3月

伯翁：

兹将三世兄抄录本奉还，最后又略有改动，已另注出在眉端，又附跋语及注释，总乞察正。妄作乃承宠饰，感愧何如。附呈格纸一页，盼为弟书之，并盼略述弟与佩兄之友谊；又五九年春同赴淮上，后弟分道先归；还有此次之游，似亦可在跋中述及之。斟酌定。另近作小诗一并附呈。星期二可晤，除元善、颢刚外，不知尚有何人。勿上，敬候

起居

弟平 顿首

1961年6月10日

容翁吾兄：

近日炎热，维起居多福。弟忙于草写宋词注释，今日之会亦未能赴。前者承惠假苏集，顷发见尚有后集，大约从第七册（备要本）起，如蒙于星〔期〕二会上携致，则尤所私幸也。“大同”弟昨日去过，食单上列整桌之席有120元、80元两种，80元之价（与前日同春园亦相仿）足可供十人之需，每桌收粮票一斤。零菜试了一试，亦未甚佳，却总要比前日之同春园要强。（酒无白酒，葡萄、啤酒、汽水均有）如有人去预定，或者还会好些。下午自五时半始。谨将所知附白。如定在此处，弟当于五时半前，在彼

相候。馀容晤言不尽。

候安

弟平 顿首 六月十日

1961年9月4日

容翁：

日前谈话为欣。《光明日报》“东风”栏载有圣翁近作，想兄或尚未见，兹录奉剪报阅后不须还我。弟日前亦得小诗一并呈奉一笑。

词选注释恐尚多舛漏，至盼校正。馀容晤谈，不尽。即候近安

弟平 顿首 九月四日

1963年4月10日

容翁吾兄：

滢华遇周铨庵知内子近谱主席《沁园春》词，索阅其稿，即写赠之，兼希以示汉华，他日趋庭时歌之，可博翁掀髯一笑也。即候起居

弟平 顿首 四月十日

1963年7月11日

容翁吾兄：

多日未晤，暑甚维动定胜常。兹有《史记》索隐文字一疑（另纸抄呈），邛架多善本，至盼为一检见告是荷。弟近仍在写关

于红楼文字，难屏绮语，徒缠尘网，亦可笑也。匆叩
颐安，潭福

弟平 顿首 七月十一日

1964年11月25日

伯祥吾兄：

又多日未晤，为念。日前周振甫君携来金兆蕃（簠孙）遗著七言长歌（诗叙珍妃事）《宫井吟》详注，囑为审阅。其中一条颇有疑问，将情况抄录于下：

金述西狩事云：“乘輿此日悲歧路，珊瑚鞭折骅骝驻。豆粥分尝少一人，柘观回看不知处。”周原引班婕妤《自悼赋》：“痛阳禄与柘馆兮，既襁褓而离灾”，释为汉上桂宫馆名（此据《辞源》辰集）。按“馆”、“观”二字通，则周注此条似不误，以班女喻珍妃亦好，徐陵《玉堂新咏序》：“椒宫灾转，柘馆阴岑”，盖指离宫，与诗意亦合。这似乎不成问题了。但柘观、柘馆，字终有别，且金老有原注：“柘观，后妃亲蚕处”，原注如此，必然有据，却不知所出。吾兄博览，亦有所知否？其尤可疑者：“后妃亲蚕处”，用在此地意义并不甚合。甚盼将尊意见告。琐渎甚歉，请无须复字，弟于星期五上午拟奉谒。祝

安

弟平

1964年11月28日

伯祥吾兄：

前书未知后来递到否？昨谈甚快。归后检《汉书》，关于“柘

观”已获解决，情形大致如下：

（一）班赋作“柘馆”，但师古注中已有二观云云，是柘馆即柘观。

（二）传之上文有“再就馆”句，晋灼注：“阳禄与柘观”，是正作“柘观”，作“馆”者乃借字耳。

（三）班姬所居乃寿子之别馆，而珍妃贬之入冷宫，故引以为喻。

（四）据上，则注云“后妃亲蚕处”固未知所据，即有典故，亦与诗意不合，自只可存疑。如是解决未知当否？弟到家后元善兄即来畅谈，知叶老续弦乃是“一相情愿”，恐难成事实。又《故宫百咏》一书亦问过他，他似乎不接头，或夏三知之。匆上，候安

弟平 顿首 十一月廿八日

金箴老《宫井吟》俟录副圈评后当以呈览，乞将妄评指正，亦可乘兴题评。吾辈于晚清事尚略有所知，后人即看了详注亦不感兴味也。

1964年11月30日

容翁：

金老之“宫井篇”以写读本尘览候正（不妨多留些时），亦盼乘兴挥写评跋也。此稿由元善兄笺本事，周振甫注颇详，弟亦稍供刍言。其中有一句在此稿五页上：“有诏但言赐卿死”，记得有出处，却想不出来，不知兄记得否？草布代晤，即候近安

弟平 顿首 十一月卅日

下月将开会，又要忙一阵也。

1972年4月1日

不翔吾兄赐鉴：

湜华携来手教雒诵为慰，弥以尊恙萦怀，至祈餐卫珍宜幸甚幸甚。弟近患腰痛亦稍见好，有时告假在家藉得小休堪释锦注。妄涂诗册乃蒙奖誉云使老眼增明，良由见爱之厚也，曷胜感愧。转眼春深再图把晤。专肃候

颐安

弟平 敬上 四月一日

1973年

容翁我兄：

湜华惠临欣快。昨得申友陈从周君书，言甬直保圣寺塑像已在修复，陈参与此工作，属转告颉兄，便中盼为转达，亦近来一快事也。关于曲阜孔林云：“庙存、像毁、墓废”，兴建费功。勿上代晤。敬候

晚安

弟平 即夕

1974年8月31日

容翁吾兄赐鉴：

日前把晤至为快慰。昔在扬作诗稿已检出，另纸写奉吟几。圣

兄如来时或可以之尘览。忆其诗草中似未收此联句^①也。弟近小感冒休息已愈矣。匆叩
颐福，不一

弟平 顿首 八月卅一日

1974年11月2日

容翁我兄左右：

又多日未晤，霜风始寒诸维兴居珍摄。近得圣兄来书，示以《踏莎行》题词，自曰平实语圆而意笃也。视弟之前题多率笔者为胜。晚节犹有文字因缘，嚬求之乐诚为可惠。兹附奉所写小诗词并发吟粲。草此，敬叩

颐安

弟平伯 顿首 十一月二日

1975年11月14日

容翁长兄：

上月一晤后，弟遂发病，未克再谒左右，至歉至怅。经疗治匝月渐愈，勉可握管，犹似涂鸦，姑以数字寄呈博笑。闻兄近得利明眼药水，极有效益，甚慰下怀。深冀他日重游，共话畴昨也。前者刘君梁孟及湜华贤阮均来问疾，情谊殷勤，至为感纫。湜华属内子题签，已为勉涂，聊以塞责耳。匆布，敬叩

起居

弟平 顿首 十一月十四日

① 指叶圣陶、王伯祥、俞平伯三人的联句，此诗已收入《俞平伯旧体诗钞》。

致王湜华*

1974年3月31日

湜华世兄：

前有陈从周君请顾老写字，由我介绍，顾公慨允。如晤时盼代为一询乘兴挥洒，亦不亟亟也。

平伯留言 三月卅一日

1974年4月27日

湜华世兄惠览：

前有陈从周君请顾老写件，暇日得代为一询否？又前呈尊公

* 王湜华，王伯祥之子，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工作。

家姊诗词小册子，于他日惠来时希并携致为荷。节将“五一”而天气仍寒。即颂

侍福

平伯 四月廿七日

1974年

清人张霞房《红兰逸乘》卷一云：“虎丘桐桥下有铭云：‘元至正十五年金氏十一娘捐资建造’。”不知《倚棹录》中曾引此否？如未引，似可补注。

正甫贤阮惠睐

平伯

1974年5月9日

湜华世兄：

属题小册涂就，希随时来取。汉华如有暇，亦盼来晤谈。我们或将于十六日后到天津小住。数日即归。尊公前祈转陈：陈次园君前日来谈，属我写字，想或已知之也。草此敬候

侍福，双祉

平伯 五月九日

1975年1月26日

湜华贤阮：

前承惠临甚欣。诗稿修改后重写仍希转呈堂上。其前所写请

勿存留为幸，其间得失在用典处，尊公当为之一笑也。属题闺媛诗重写本，以近日事冗，尚未弄笔，并拟稍附圈识，以供吟赏，如何？即颂

侍福，俚祉

平伯 一月廿六日

1975年4月9日

湜华贤阮惠睐：

日前托我属陈从周君画，顷已寄来，共有三页。兹函奉红梅一张及陈来笺。另有两张，其一系原纸，恐寄递或有失误，暂存我处。陈竟并想求尊翁小幅墨宝，恐于视力有妨，我未敢应承也。匆候

侍福，文祉

平伯 四月九日

1975年6月20日

湜华贤阮：

暇时希惠临，将《倚棹录》携归，勉为涂就，不自惬意，仍采注，略减省。“系年要录”一并奉上，已缀一观款。有一小问题，希于趋庭时叩询尊公：一品补服用仙鹤，是否始于清，抑明代即有之？我不甚了了。馀俟面谈，不一。敬候

侍福，双祉

平伯 六月廿日

1975年7月27日

湜华贤阮：

稿收到，已依鄙见妄为修改，晚间得暇希惠临取去。又册子亦已涂就，诸俟晤谈不一。即颂

文祉

尊翁前请安

平伯 七月二十七日

1975年8月22日

湜华贤阮：

属件已草涂，希于暇时来取。廿四星期日上午亦宜。近与圣翁酬唱，亦拟以稿尘睐。馀俟暇叙，不一。敬颂

侍福，俪安

平伯 廿二下午

1976年3月7日

湜华贤阮：

友人欲得观圣老所治印，托我往求。复书云：“自己之印一无留存，所知者仅伯翁家有一朱文‘王君’小章。”依我看来，此虽为圣翁早年之作已甚佳妙。祈检惠此印拓文二纸寄下，以酬彼向往老辈之忱。我近体粗安。草布，即候健康

平伯 三月七日

1976年3月12日

湜华贤阮惠览：

寄来圣翁所治两印拓本已转赠友人，谢谢。又观足下新刻藏书图记，甚佳，有人看见说捐献书籍一般不加出自某之印记，不知须考虑否。我对此亦不甚明了，若出自文学所之意，当亦无碍。

匆复，候

文祺

平伯 三月十二日

1976年4月1日

湜华贤阮：

顷得刘桐良（字叶秋）来信，他近为我刻两章，以其印文属我转奉乞正，今附去。一记前在豫南之茅舍^①，一记去年之病^②，但我近不能作书，殆无所用之。内子仍在医院，拟不动手术，情况尚好，附闻。即候

近祉

平伯 四月一日

① 印文为“者般陋室叫延芳”，阴文印。

② 印文为“平伯乙卯岁病后所作”，阳文印。

1976年5月2日

湜华贤阮惠睐：

前夕欣得晤谈。我去秋患恙已将七个月，虽好了多半，亦未全愈，腿软行步欠稳，手总不甚自如，近仍服首都〔医院〕李大夫给的活血片等药，已将吃毕。知令亲刘君与谭大夫相熟，近期如晤及，乞代我询候应续进何种药物为宜。我去岁初病时，即由谭大夫主治，固盼续聆其指示也。琐渎感感。即候近祉

俞平伯 上 五月二日

宗昆先生、汉华姊前均希代为致意

1976年6月10日

湜华惠览：

需拓之印章四方已为检出，如得暇希于十三日午前惠临试钤，或携好印泥来尤妙。其他有边款者亦已为查明。诸容晤谈，不一。即候近祉

平伯 六月十日

1976年7月13日

湜华贤阮：

闻拙稿圣翁不久将转给你，有烦钞写为荷。此是未定之草，本不拟流传者，蒙圣老过爱，欲益其存数，自是盛情难却。清写后

希藏之篋中，勿以示人为感。他日晤次园，亦希将鄙意告之。前日摄影已添印，今随函附赠一纸。匆上，即候近祉

平伯 七月十三日

1976年9月27日

湜华世阮惠览：

昨承过临，为荷。曹蜍、李玄之名后来我想起来，盖是八仙中之曹国舅与铁拐李。见于何书，已不记得。或即在先曾祖之《茶香室丛钞》有之。以不能检书，姑以此奉白。

足下他日或能检到也。草此，即颂文祺

平伯 九月二十七日

1976年11月14日

湜华惠览：

属件已勉为涂就，得暇盼来取。四印斋词签条在书套上，如何盖章，待商定。《石湖棹歌》拟以乌丝格照写自佳。惟原稿亦有错字、衍文、颠倒字，重写宜如何亦可研讨也。叶老是否已题就，以先睹为快。诸容晤谈，不一。即颂近安

平伯 十一月十四日

1977年2月21日

湜华贤阮：

昨承惠临，欣荷。对联附条二纸不拟付裱，他日希携回。以不合格（太长）式，裱上不好看；且物在夏家裱之则可，今藏我处便觉不妥矣。

歪诗涂就，附尘一笑。颂
春祺

平伯 二月廿一日

1977年11月15日

湜华贤阮：

夏、吕二君属件均已涂就，夏之一张即钤用张赠新章。却然想到一事，即所藏印泥都干了。印泥用油不知有出售否？或另买一盒新印色，但不知有佳者否？价大概如何？并不急用，俟来门面商。

前托裱件中尚有一摺扇骨希一并携来，为荷。

手总疲弱，勉涂应人之属，可笑可笑。匆颂
俚祉

平伯 十一月十五日

1978年6月8日

湜华贤阮惠览：

前托裱扇面于取件时祈将扇骨一并携归为荷。先高祖诗文集

于阅录毕祈检还，固不亟亟也。从周亦有来京消息否？馀容晤谈。

即颂

双祉

平伯 六月八日

致卞慧新*

1987年9月14日

僧慧兄：

久疏音问，得来书极慰。赐件^① 谢谢，不觉五十余年矣。重读寅公旧句不胜感叹！原诗“真”字据《大公报》所载不误，作“皆”亦可，或后来漫忆之笔，兄言盖得其实矣。推敲不定，亦是

* 卞慧新（1912— ），字惜慧。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，曾旁听过俞平伯的课。现任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。

① 即三十年代陈寅恪先生所作《和陶然亭壁间女子题句》二首，曾发表在天津《大公报》。诗云：

故国遥山入梦青，江关客感到江亭。
不须更写丁香句，转怕流莺隔世听。

钟阜徒闻蒋骨青，也无人对泣新亭。
南朝旧史皆平话，说与赵家庄里听。

常有。而“真”字特出，若论常情，则南朝旧史岂皆平话欤？鄙意“真”字甚精，殆一字千金也，更望与诸君共同商榷之，为幸。若问寒家旧迹久已灰飞不在话下，并歉！贱况粗安，前曾小病月馀，附闻。匆复，即颂
文安

俞平伯 上 九月十四日

致 邓 云 乡^{*}

1980年11月24日

云骧兄惠鉴：

来书欣诵。前惠佳笺感谢。以冗懒失谢为歉。

大作亦得诵，略有小误，已在剪报眉端注明，原件奉还。顷为从周^①写《书带集》小叙，久不作文，思路枯窘。他日如到，希正之。即颂

文安

平伯 十一月廿四日

* 邓云乡（1924— ），学名邓云骧，山西灵丘人。现为上海电力学院教授，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。

① 即上海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。

1981年2月5日

云乡兄：

奉手书承示近况并诵新什，欣荷。从周之著尚未得见。为撰《书带集》序文，将在《学林漫录》上登载。附上小诗博笑，略拟白石“钩窗不忍见南山”意。勿复，并颂春禧

平 顿首 辛酉元日

1981年2月13日

云乡兄：

手书诵悉。知偕从周游公园，观展览，意兴甚佳。大观园模型^①轰动申江，难言考订，可供娱悦。若鄙意总是空中楼阁耳。

拙文付《学林漫录》者，乃由北大友人介绍，其编辑未知谁氏。论易安词一文未能推荐，为歉。

自一月以来我患眩晕咳嗽，近已愈，惟仍苦疲茶，惮于构思。勿复，即候近安

平伯 二月十三日

闻华东师范所编《词学》将于下月创刊，附闻。

^① 大观园模型系上海叶其龙父子所作，1981年元旦在虹口公园展出。

1981年3月27日

云乡兄：

两书均收到。前书羈答为歉。所云《大公报》梁君之文，顷已看到，中引拙作，选释亦好。其后有另文谈《红楼梦》者亦已得读。知有邓尉之游，为羨。环秀山庄制匾殊精，奈笔迹弱劣，恐不足观也。《红楼梦学刊》本年第一期已看到。此画（画佳）角明题“夷斋”，想兄去信当已言明，何以误作“从周”，殊不可解。即上述的《大公报》载梁文的那一张，将标题大字费孝通，误考通；反面载词作，题曰《鹧鸪天》，而实《临江仙》。若此者恐皆非手民之误也。闻上海有大观园模型展览，甚巨丽，亦曾往游览乎？

顾随（羨季）^①有《苦水》、《荒原》词。

匆复，候

近安

平伯 三月二十七日

1981年5月24日

云乡兄：

近牵俗冗，体仍疲茶，迟复为歉。从周有六月来京之说，然否？渠之友人属写字，已寄去。晤时希为致意。

中华书局周振甫来，拟重印我旧作《读词偶得》、《清真词释》。上海方面前者来商洽拟印我的论诗词杂著，已见兄文中（载

^① 顾随（1897—1960），字羨季，河北省清河县人。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，生前任河北大学教授。著有《苦水诗存》、《荒原词》等诗词集。

《文学报》），恐有重复。但彼处近无信息，未知决定编印否？希为探询示及至荷。鄙意两处均可，且方悔其少作，而出版方面意甚殷勤，情难却耳。《清真词释》香港复制偷印，已见之。勿颂撰祺

平伯 五月二十四日

1981年5月29日

云骧兄：

迭奉手书，无殊晤对，欣感。承为走访“古籍”何满子君得悉一切，尤荷。其函件早已收到，因冗懒且病，其目录丛杂难理，遂羁迟未答。今附去二笺阅之可发一笑，祈于暇日转致该社何君，为托。出版方面之意甚盛，而鄙人方悔其少作，固无意于重刊也。梓翁谢老，意兴均佳，可羨可羨。周颖南君于前数年殷勤通信，以师道见推，不得已诺之。其人经营纺织业，关心宗邦文献，驰誉南洋，亦佳士也。仆已在酒边与兄识面，近日当来京也。勿复不一，即颂

近安

平伯 五月二十九日

1981年6月5日

云乡兄：

两书均收到，承告以沪滨交游近况，殊有趣味，谢谢。郭学群是我外甥，姊婿郭则沅（啸麓）之长子，近亦八旬。施舍（蛰存）是我早年在上海大学时的学生，年七旬馀。前说是办《词学》，迄未能出版。今又向足下征稿，想必有希望。曾和我《重圆

花烛歌》颇佳，只对李希凡等人不很客气。古籍出版社魏同贤君来，如何编辑“诗词杂论”已商谈，将于下半年开始。他们求大，而我意欲小，因恐其讹谬流传耳。终须从他们之意，奈何。

属书已勉涂就，附奉乞转，恐为《书法》社中人笑。又小诗博粲，戏和黄君坦也。周颖南迟迟未来，于三日始抵京。四日来寓，晚，我们公请在河南饭庄，五日他在北海仿膳答宴。将于八日离京，亦甚匆匆。我前一函附致“古籍”书，谅已收到。即颂近安

平伯 六月五日

《文学报》各期均收到。

1981年6月13日

云乡兄：

复书欣诵。屡承转信为荷。海上交游，颇不寂寞。如晤从周，乞告以拙作《〈书带集〉序》将于《学林漫录》第四期刊出，已看到校样。颖南来京，得叙三度，匆匆四日即飞返香港。从《集刊》^①四辑得读大作《诗学传薪》^②，论述详明为欣。同期载周绍良君《枝谭》^③，其中涉及仆之前作《怡红夜宴图》（见《红楼梦研究》），未知览及否？绍良前曾面告添出一人，今知其为翠墨。据云如是则骰点不差。愿闻所见若何？亦可参看我之旧说也。如能写为文字，则尤善矣。

《词学》首期不久可出书。蛰存又为次期征稿，文思不属，无

① 指《红楼梦研究集刊》。

② 指邓云乡作《〈红楼梦〉诗学传薪说——谈黛玉教诗和香菱学诗》一文。

③ 指周绍良作《〈红楼梦〉枝谭》一文。

以应之，聊检六十一年前小词一首付之，恐未必满意。即抄于后博笑。勿颂

文祺不一

平伯 六月十三日

1981年7月13日

云乡兄：

承手书藉谗上海近况。

大著完功，为慰且佩。蛰存房屋问题初不知。《词学》创刊号尚未得见，估计前途困难不少，以此道衰微，视昔尤甚。若报刊所载，每安一词牌名，而内容“浑不似”也。若论词之作，拘泥缴绕者多，惬意贵当者少。我亦自病其多而寡要。蛰存为第二期集稿，只以旧作未入词集者一首搪塞之，实亦无奈也。李易安《声声慢》“守着窗儿独自，怎生得黑”，评家有谓“黑”字不许第二人押者。近修改旧诗，偶尔想到此乃暗用《老子》“知其白，守其黑”而分为两句，口语流美，令人不觉耳。我前编“词选”亦未想到。附书博笑。颖南来京，匆匆四日，回新后寄来照片多张，想沪上亦有之。文驾月底回京，盼得晤谈。不想要买什么，承询及为感。即颂

文安

平伯 七月十三日

1981年8月9日

云骧兄：

手书清辞，得诵为欣。属写件，有前录清初陈之遴素园《江

城子》，与吴梅村同咏吴来之竹亭，梅村有名作《鸳湖曲》，拟以奉赠左右，便中希来取去。

从周云于十二日来京开会，寓建委，我词稿仍请为转致，其他我可面洽。勿颂

秋祺

平伯 八月九日

1981年8月14日

云乡兄：

手书及新作均诵。我前寄一函内附诗稿，似未收到，或迟到欤。前示五古甚佳，以转示黄君坦先生，有“畅达清隽，具见学力”之评，非泛辞也。《烹饪》杂志所载大作已得读。画像未见过，不知谁所画。又文中引《忆京都》词，集中未收，我亦从未见，词亦不列牌名，恐非老人所作也。胡文彬^①君属件，暇当为书之，或可于兄赴济前交卷。勿复，即候

文安

平 八月十四日

近作七律“秋士”之士字似失粘。 又及

1981年8月16日

云乡兄：

细看画轴^②，画者二人皆未署名。我若空题数字，下不书款，

^① 胡文彬（1939— ），名质，字文彬。当代红楼梦研究家。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研究员。

^② “画轴”系陈从周教授的学生石迅生为叶圣陶画的像，由邓云乡带到北京，请俞平伯题字。

将使观者莫名其妙。若我署名，将使人误认是我送的，有喧宾夺主之嫌。因此暂不能书，请斟酌告知。如只要我写五个字，不具名盖章，仍可依照前议，盼以电话通知，另约期取件。勿颂文安

平伯 八月十六日

1981年8月18日

云乡兄：

画像事我初不知，裱好后怕写坏，以手弱也。恐只能依照原议，写五字不盖章署名，作为为石、陈二君代书，因他们未着笔也。或另请他人题之，希斟酌为幸。君坦先生住后门南锣鼓巷内蓑衣胡同二号。如往访，亦可言我介绍也。勿复，颂近安

平伯 八月十八日

1981年8月21日

云乡兄：

画像我已加题，曰：“辛酉平伯书”。适今日圣翁来寓携去，则可省送递之劳。勿颂文祺

平伯 八月廿一日夕

1981年9月29日

云骧兄：

廿四日来书诵悉。瀛台久阔，得往游览茗坐，良为胜赏。我已多少年未去了。二词均工，尤以耦园一章写静趣为妙。

《今日曲园》一文刊在《大公报》者，已得读。叙述详明，洵为佳作，读之如身历其境，不胜感慨。文中所云：南向有玻璃窗者，盖即昔年之春在堂，其后即曲园。其下一段所述是当时大厅，匾曰乐知堂，彭玉麟书。院中情形似如旧。“金榦玉桢”非曲园公书。下一段写的是从前的住屋，并将“曲园”之大部分改建，看来是一大片房屋，其西墙，嵌有会稽刻石者，其地即昔年达斋外之长廊，已到园的尽西头了。石井非旧物，当初有池子。所谓空心砖为琴桌，故物也，非汉砖。文中末段说“盖了一座三层宿舍楼”，其位置何在，看上文不大明白。细看了尊文，拉杂书此以供参考。建筑如此之多，修复大不易也。匆复，候
近安

平伯 九月二十九日

近多病不多写字，祈向王西野君致歉意。 又及

1981年10月14日

云乡兄惠鉴：

两示次第诵悉，承详示近况，可抵晤谈，欣荷。

大作知将刊载《京华感旧录》，则洋洋大观甚钦努力，他日堪

备掌故。昔与知堂交游，曩未及知，《回想录》^①我亦未得读，《杂诗》亦未见。前尘如梦，可胜道哉。济南之会^②惜文从未与，会时花絮亦有所闻否？愚仍疲茶，故乡新貌想望而已。

属书已勉涂就，录其二、三、四章，第五首以团圆作结。第一首似前已抄奉，然否？《类征》^③迟日挂号寄上。勿复不具，即颂

文安

平伯 十月十四日

1981年10月26日

云乡兄：

手书诵悉。大著知已列入“红学”书籍出版计划中，甚欣。属题签当如命，届时希将款式写示，以便照样书之，恐拙劣耳。小序以愚自六六年后迄未写作关于此书文字，其发表者皆仅存之旧稿或小诗词，未便破例，希谅解是幸。附奉颖南近作剪报，讹字颇多已改，其中皆我新旧诗文，祈阅正。其标题小误。“姑苏三老”之名似见于港报，此间未闻。我是浙江籍（见文中所引诗注）不宜阑入，当是章（90岁）顾（卒年85岁）叶（88岁）三老也。近体疲茶而仍有来索书者。勿复，颂

文安

平伯 十月廿六日

① 即《知堂回想录》，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11月出版。

② 即第二次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。

③ 即《北平风俗类征》，李家瑞著，商务印书馆1937年5月出版。

1981年11月1日

云乡兄：

前承惠赠《知堂回想录》，书颇难得，可谓珍品，感谢感谢。其中有些可供史料，叙北大故人旧事，读之不胜感叹，昔日闲踪，皆为陈迹矣。

上月廿八日手书欣诵，知将有新著排印，不久问世，至可喜也。我近文思枯窘，如上水船。却有二篇文债：（一）为德文译本《浮生六记》作序，（二）为荒芜《纸壁斋集》作评，不知如何交卷也。

姚茫父笔名青羊，我无所知，估计不会另有一人。

勿复，即颂

文安

平伯 十一月一日

《文学报》每期收到，谢谢。

1981年11月17日

云乡兄：

十五日手书次夕即到。《北平风俗类征》已于十一日挂号寄奉，想必收到矣。此书内容丰富，甚便参考。

港报登载诗词，排植或误，南洋一带殆皆然。如近两期《书谱》之对联（大字）两付，一释“蠹简”为木，一释“惊隼落残禽”，误“落”为“前”，竟不可通为尤甚。

我近体疲茶，卧时多于坐。德译本《六记》序，勉力脱稿而思路甚涩。承示大著目录，谢谢。故都风物想象见之，衰病未克

应命题写，至感歉仄，乞谅之。绍虞^①先生南北睽违，承其致念，拜托贵友代达谢意并怀想之忱为幸。

匆复，即候

文安

平伯 十一月十七日

1981年12月2日

云乡兄惠鉴：

二书次第收到。所写大著扉页软弱无力，方引为愧，乃荷挂齿，亦幸事也。知新编将刊行，近来刊物用简体（有些不当）加以讹错，读之令人闷损，最好先看校样，想必谓然。寄周颖南件云未收到，盖新加坡有检查被扣情况，印刷品每每不到（我已碰见二次），若剪下加封，以书信寄则无阻。他日与周通书时，当便询之。

因体弱，步履艰窘，政协开会未克报到，怅怅。复颂
文祺

平伯 十二月二日

附颖南文，所抄拙歌讹字已改，其他未能改。希正之。

1981年12月29日

云乡兄：

承详示又寄报纸，欣荷。旧诗稿系友人荒芜给《解放日报》者，

^① 郭绍虞（1893—1984），原名希汾，字绍虞。江苏苏州人。著名文学批评史家，语言学家，教授。

我本不知有“朝花”之名，故毫不接头。寄来的只是剪报，亦不见“朝花”字样。寄示原报，我拟留下，或无妨欤。修复小园，承从周热心，一力担任，不胜心感。他日者先人之遗迹幸存，足慰平生之望，若扶杖来游，勉从知爱群公之后，暮年胜赏岂易得哉。如有佳音，更希续示。大著中知将谈及怡红夜宴图问题，良慰。其中心在于翠墨此夕是否到怡红院。兄言“的确有一翠墨”固是，但记中只言探春加派伊同春燕邀客，未言其到怡红院，当自回秋爽斋矣。（是夕诸人无带婢者）试问翠墨若来，主乎客乎。周图列席香菱之上自是客。来书涉及钱数，是主殆皆非也。“告假的不算”指怡红诸婢，亦与翠墨无关。若骰点计数，兄言良是，通行之麻将、牌九均然。窃谓原图并无遗漏，周君标新立异，曲解以成其说耳。又补檀云故事则尤奇幻。我有两小诗载香港《新晚报》，兹将稿附奉一览（希便中寄返）。在国内未发表，暂勿引用为荷。勿复，候

撰祺并贺新岁

平伯 十二月廿九日

1982年1月11日

云乡兄：

手书及《江淮论坛》收到。此文可用。所谓《学林漫录》载大文之校样迄未见到。观文题“日记残稿”^①此二字何指？若指游杭州日记，则非残稿，乃光绪壬辰年单行本也。希示及。

谈怡红文盼得读。我近卧病，怕用毛笔写字。幸此钢笔颇好。“识小录”未克重书，至歉。既有复制本，似即可制版。勿复不多

^① 即邓云乡作《读〈曲园日记残稿〉》。

书。即候

近祉

平伯 一月十一日

1982年2月24日

云乡兄：

前来时以病卧未得晤，为怅歉。奉手书知已抵苏沪。旧宅将先修东边。小园在西，东边只是住房，恐亦已改建。依兄前文，大厅尚存（所谓乐知堂，彭书匾额已毁），不知如何修复。鄙意亦听其自然发展耳。即开放亦鲜可观览。《忆京都》词当是和严缙生者。所云《墨花吟馆文钞》何人所作，有踪迹可寻否？我近况粗可，笔墨久荒，屏居遣日而已。复候

撰祺

平伯 二月二十四日

《词学》创刊号已见否？

读《曲园日记》

①这是一石印的单行本，并非残稿。老人并不经常作日记，无所谓残与不残。文中首行可作：

《曲园日记》一册，清俞樾撰，（接下）

（宜称姓名，近人不必名）

②是五十三天（原书有注），非五十二天。

③63页添“是科状元骆成驤”不知何据，可不必注。如注须正确。

④前见六条屏是我曾祖写给他的女婿许子原（我的外祖父），

非彭玉麟，距今约百年。

⑤66页，曲园公葬西湖南山右台山（法相寺附近），其附近有右台仙馆，民国初年拆去。

⑥当称《群经平议》、《诸子平议》（先后为序）。

⑦文引诸名流，有陈谔士、三六桥，皆不甚知名（陈谔士何人，我就不知），宜改用谈仲修，即谭献（复堂），有名词人，吴清卿（大澂），金石书法家，则较好。

⑧67页，浮家泛宅一段五行，可全删。此二人早死，不足道也。

⑨前承借读李家瑞著作，《忆京都》只有两首，并不见有“许多首”，家中亦未见此稿。此处只说此二首即可。

⑩文中引日记文，均当说明日子，以便读者检阅，文中有而不全。

1982年3月20日

云乡兄：

手书并惠印品均到，谢谢。

吴下旧居，新堂轮奂想象见之，费公家款，弥感惭惶。既无园林似亦无所用之。住户众多，拆迁非易，当待他年徐徐为之耳。各件已转圣翁。其书辞正确恳切，固宜诸公见赏也。

陆天君办中山业余学校，极为努力，成绩斐然。于通信时乞道达鄙意致敬。

愚近况粗可，只更疲软，行动迟慢，相对地感时间之速，有句云：“老来倍觉年时促，无那光阴惜寸分”，亦不能成诗。

附奉小照一纸以代晤面。匆复不尽。即颂
文安

平伯 三月廿日

1982年4月12日

云乡兄：

前奉手书，以冗俗慵劣迟答为歉。苏州园林局邹（宫伍）君来寓，双钩“春在堂”额而去。修复废园有近闻否？李合肥所书“著书之庐”一额近已重装，如要修复东面住房可用之，在园内无处安置。在美国新建之“明轩”，看到刊物影片甚佳。圣翁之长君至善在美亲见之。十日曾访圣翁，海棠正开。七六年后一年一度，五老只存其三矣。我近不写作，惟以残书遮眼，亦不出门赴会。附奉文稿一篇，无足观者，纪实而已。复颂
著祺

平伯 四月十二日

1982年4月23日

云乡兄：

十五日手书详叙近闻，欣荷欣荷。吴下园林移植于美洲东西两大都会，乃文化交流空前之盛事，从周之远志长才亦得展布，而每日只得十七美元之外汇，生活未免稍苦。美元贬值，视六十年前我旅美时恐大不相同矣。知大著两种均将行世，极慰。厂甸尘踪，昆明池水，遗闻掌故可续梦华，他日杀青，亦艺林之新赏也。沪报登载三文事颇可笑。陆上草文我未见，盖抄郑逸梅的，其材料本是我供给郑的，不知怎的把曲园公与我的辈分弄错了。其实去年六月，《西湖》杂志陈友琴文已说明是曾孙。从周之文不误，而编者殆信陆而妄改之。吴亦好事，意在澄清，叙述无误，（承寄剪报，谢谢。）却又被编者妄增，吴来信说他“文过饰非”“司空

见惯”。今仍将剪报附还，所增之字，以底线示之，一览自知。陆文即见《晚报》，以之改陈正是查核，怎么说是“无法查核”呢？“大势如此，毫无办法”，诚如兄所言。知近得些旧书，均极名贵，其中《曲园课孙草》尤感兴味，我并未读过（只闻其名，不见全集中），以儿时已废科举。今夏文从来京时，盼给我一看，为荷。事亦不忙，无须邮寄也。书末论八股文一节，我不仅同意，且认为恰当、精确。训练文字，即是训练思想。既然以文取士，即不能没有规范。八股原以方框而存在的。若没有这个，任意写作，就无从比较其优劣而定去取了。科举出身，岂少名贤。历史具存，岂可抹煞，尊言谅哉！已尽二纸，即候著祺，不具

平伯 四月廿三日

1982年6月1日

云乡兄：

前读大作角直诗曾复一风景信片，来书未提及，未知到否？所询诸人小传，我交游极希，廿余人中无一知者，为歉。原件暂留，俟他日寄返。今年不应人属书，即写亦不会好，且无存货。喻君属件承兄介绍，当徐图报命（款是否即喻衡），如题年月则不盖章，不题年月盖章或可，亦希告知。我近有一文投《烹饪》，云将于八月刊出（王湜华介绍）。又有小文谈苏曼殊诗，亦无益之事。

圣陶赴烟台，想不久可归。

先此奉答。即颂

文安

平伯 六月一日

1982年6月7日

……①

苏州演昆戏甚盛。我二女俞欣去了，据说看了三十多出，新旧都有，其佳否，她是外行，亦不能辨。沪友黄裳来书言在拙政园看《蛟绡记》“写状”极佳。想必有可观，瑕瑜互见也。兄言新与美不同，诚然。若太真妃在道院敲木鱼则是常识问题，还谈不到艺术。窃以李、杨姻缘，于史乘并非美谈。有小词②一首附奉草稿，语淡而悲，无足悦者，可见愚近况之一斑。喻衡君属件已涂，果然不佳，聊以塞责，祈代转致。暑期非远，文从将北归欤。勿复不尽，即颂

著祺

平伯 六月七日

艺风堂原件奉上。

1982年6月19日

云乡兄：

来书草图均悉。屋有人住，搬迁非易。主要的是曲园形如曲尺，故名。其地位在图上并不分明。好在从周有图，当可照样修改。其他房屋更变，问题似不大，鄙意亦可听之。然否？原住房只两进，其后有墙与花园隔断。我们后来住时，曾想把墙拆去，使住房后临花园，迄未果行，去后是否增修房屋，不得而知。

① 此信第一页已丢失，因为俞平伯谈昆曲的信不很多，遂将后半部分收入集中。

② 指1982年所填词《玉楼春》。

两堂部分，大约何时修复开放？我想南来，恐力不从心，容于八月晤谈。二女前赴苏原为看昆剧，其过访故居出于临时，我亦不知。屡读感谢之至。复候
撰祺

平伯 六月十九日

1982年7月16日

云乡兄：

得十二日手书，承详告与苏州沈伟东秘书谈话实况，甚感。既决定要修复小园而又不想拆其中的简易楼，岂非自相矛盾，不易理解。从周发言自是正论，当已无可驳者，我已去信道谢。如圣老能说话，当更有力量，兄意极是。惟圣翁新患眼角膜炎，看东西更欠清楚，暂不宜烦渎他，容缓日再提。修复曲园应是我晚年最关心的事，我却表面上较冷静，且被动，依靠从周、圣翁等努力。猜想朋友们或有些不解。其实我看透了，这事不好办，园址太小不宜开放，住户众多等等（政治观点尚在外），只好听之任之，盼其慢慢实现耳。如今有人还想暂留楼房，即其一例也。意颇消极，兄谓然乎？

前寄赠件颇有意思。原件是片楮，夹在靖本里，却和它完全无关，吴薰所藏本存在者只此一张纸，现亦消毁。靖本批语错得利害。最先毛国瑶抄示，若非我校理竟不能卒读。错误如此之多，亦是其他脂批所不经见的，其理由亦不甚明。夕葵书屋批，则一字无差（我前文已详细说明，见《集刊》首期，六六年前旧稿）区别甚大，可见二书无关。（已见题跋）另一点，最末有“卷二”两字，岂此回只有一条批耶？亦可异也。

此纸自靖、毛两君送我后，即保藏之，又摄影颇大，以寄友

人。今件即毛近日复照的，已缩小了。我前文中所附，是文学所人不知从何处找来的。原件和照片并佚于丙午。幸毛寄还片影，亦可珍也。又脂砚此评重要，近人估计不足，且不免误解，就不多提了。

颖南来信，稿付《星洲日报》，其印行或在《烹饪》之先（闻八月可出）。

北京颇热，我室二十七度，亦尚好。兄八月还京，为期不远，可以晤谈，不一。即颂
近安

平伯 七月十六日

1982年8月13日

云乡兄：

近来活动，想多佳兴，不觉旬日矣。知己得晤圣翁。来书曾提及以万元经费，愚则惧费国币也。

文驾来时，希将前奉两稿均携归。《简法忍》诗，圣翁见示新解，浅显而好，比我的博士卖驴式为胜，将来拟另以定稿赠兄，为念甚矣。文字之“细论”不可缺也。馀容面谈。即候
近安

平伯 八月十三日

1982年8月19日

云乡兄：

昨晤为欣，两件已草题，随时希来取去，以便更送他人，但时间已甚匆促。陈画极佳，惜诗之第二末押“舫”，舫字仄声失韵，故题中只说画耳。近感文贵简要清通，以少胜多，我前文可为殷

鉴矣。草草不具，即颂
秋祺

平伯 八月十九日

1982年10月10日

云乡兄：

从照片见新楼，恐不易拆，遂与圣翁商量。他很热心，即为致书苏州市委宣传部长董昌达君，大意为“曲园总须有园（按：六字精极）。地面虽窄，可请从周教授（亦妙）参考旧时布局斟酌之，必能幽雅宜人（妙）。”顷已得董复书，言已告知各机关，并向市领导作了汇报，允在“日内迅速研究”，容后函告云云。此是好消息，希即转知从周兄，为荷。

如是只想修屋，不想修园，一洋楼倚紫薇花，即为园中风景足矣。殊不知果真如是，将来会引起舆论。园虽小而海内外知之者不少。我向不抱乐观，若非圣翁始终热心大力支援，恐终于“黄落”（苏语）耳。

近心身疲茶，亦得二绝句，皆甚琐碎，非注不明。

即颂

文安

平伯 十月十日

前寄旧稿油印本，想已收到。

1982年10月29日

云乡兄：

近日想出席红楼梦会，未作书。从周来得晤匆匆。托其带致

运天一信，内有一图章、款十元（托买印泥用，请其收纳，希勿客气。不够当续缴），未知从周回沪否？收到否？为念。

日昨访圣翁，虽二人均耳聋，而谈叙尽欢，难得之会也。小园修复恐非易，当静待之。

京沪各报均载陆厚信绘俞楚江像，与曹雪芹无关，妄人牟利题曰曹雪芹，而居然有人信之，纷纷讨论，诚属可笑。会上有专题报告，兄知之必更详。其实旧传王罔之画，其情亦相似，殆皆是赝品也。匆此，即候

文安

平伯 十月二十九日

1982年11月4日

云乡兄：

得来书知开红学讨论会住宿在外，亦颇勤劳为念。从周已于廿九日返申，想已晤。弟有信一封托转给王运天，内有石章一、款十元，为购印泥用，不知够否，希为转去并多多代为致谢、道歉。匆上，即候

文安

平伯 十一月四日

1982年11月14日

云乡兄：

前寄奉《曲谱》序手写复制本，收到否？奉七日书颇迟。王刻图章已在湜华处，尚未送来，请先为我致谢，多渎不安。知近忙于编书，又在校要定职称，至为念慰。属写序文，近因心神愴

恍不能集中，未克从命，无任歉怅，务乞谅解为幸。属件当于心神稍好时书之，亦希宽假时日也。照片均收到，谢谢。有两张是会稽刻石残篆，另一模胡。砖如中空则是琴桌；如不空，亦不识。兄坐处为春在堂之翻轩，今已造屋，亦非旧观。井本无之，其后居民所凿也。即此祝健。

清光绪年先君在陶然亭见雪珊女史题壁诗：“柳色随山上鬓青，白丁香折玉亭亭。天涯写遍题墙字，只怕流莺不解听。”后于三十年代，陈寅恪有和诗，见新刊集中。我亦有和，当另写奉。

平 复 十一月十四日

1982年11月24日

云乡兄：

来书诵悉。大作范围颇广，编纂非易，亟待观成。我仍体劣事冗，徇出版社之请有数书在编印中，迄未能写前言。只古籍出版社，允于年前写一简短的，亦尚不知如何交卷也。

尊属暂不能应，前已言之，非常歉仄，务希原谅。运天刻章，又为代购蓝色印泥，均已转到，已复信道谢矣。前寄京盬、陈诏二君属书件，未知收到否？为念。顷忽接到柳州宋君给你的信，不知何以寄给我。我毫不接头，今附上，如复信，请告以苏州老屋早于四十年代交公，住房问题我全不知，亦不能管，未请归还。请他与地方当局商洽可也。勿复，颂
文安

平伯 十一月二十四日

1982年12月26日

云乡兄：

多日未作书为念。承廿三日手书，所云《鲁迅与北京风土》并未收到。近来邮递往往遗失，如我前寄从周“程砚秋唱腔集”书签亦未收到。

前者来书云有我六十年前照相，已毫不记得了，不知刊在何处，曾一看否？若运天今夏所摄，颇有放大片寄赠。另叶属题字，已付之矣。

修复小园，圣翁、从周均赐以支援，而事实上只有房，无园，而拆迁困难，我总不乐观。兄此次到苏，近况如何愿闻一二。

圣翁前日来访，谈开会后精神愉健。我亦尚好，只疲茶不如耳。匆复，即颂

年禧

平伯 十二月廿六日

1982年12月28日

云乡兄：

惠赠新刊大作，感谢。邮递迟缓，于廿六日方始收到。写得甚佳，很活泼。印刷欠佳，诚如所说。现编辑权大辄不顾作者，任意修改，妄增尤可笑。如指骡为马，岂不知北京有骡车，未免过于缺乏常识矣。照片有些模胡，如用铜版纸则清晰矣。瓮城一片尤为珍贵。我于民国四年来京时即进此门，不久即拆去，对之亦不甚了了。今观则恍然矣。

我近粗安。明岁将有书出版。年老不能自看清样，讹文不知

多少，因之刊文出书皆不感兴味。匆复，即颂
新禧

平伯 十二月二十八日

1983年1月22日

云乡兄：

手书欣诵。得知苏州将于三月一日开会，对修复小园当有进展，盼从周兄能出席。如得省方支持，加以专家陈辞，或能发生效用。来信部分已转叶老，听他怎么说，能否于二月中“促进”之。从周的《说园》五篇已得快读，迟日当另复，晤时请先告知。他的看法我完全赞同，其情绪十分了解，雅趣难谐俗目，自古已然，于今为烈。残破一劫，修复又是一劫。当徐待其定耳。

许驎若^①昨晤，已转致尊意，他对此书甚欣赏。又书中所叙宾宴华楼并非酒馆，乃是一小型商场，我从前常去，前书忘未提及，附闻。匆复，颂
安

平伯 一月廿二日

1983年2月22日

云乡兄：

得手书并得诵新作，慰悦。长函每报以短片，实缘衰慵，乞谅之。荒圃屡承关切，不能感幸，总须俟开会决定。只修两厅，诚不知其何用。兄于下月赴苏，当可略知近况也。

^① 即许宝驎，俞平伯的表弟。

《辞岁书怀》情思俱胜，第四叙年景尤妙。第五述“七九雁来”，而今年京中七九甚寒，零下十馀度。三首“华胥”二字皆平，不知可读仄否。

癸亥元旦偕圣翁合请一香港来友，而各酒肆均于四时“打烊”，幸附近之“河南”尚可通融至六时，草草杯盘殊为可笑，然亦不得不说是一嘉会。匆复不尽，即候春祺

平伯 二月二十二日

1983年3月19日

云乡兄：

手书及照片多帧均收到，请代向王运天兄致谢，无异身到苏州也。其门楼居然无恙，拟以呈圣翁。匆附书不具。

平伯 三月十九日

1983年3月31日

云乡兄：

廿八日手书收到。信札刊文汇事，已转告圣陶。从周前云，苏州于四月开会，渠将出席畅言，然否？

属为《燕京乡土记》题词，近以衰羸愈甚，笔研荒疏。所居忽忽度日，不知身在何方，旧京尘梦久付淡忘，无兴写作，有负雅意，至歉至歉。

新诗十章浣诵，均清新有味，又曾两承道及鄙人尤感。只第九首有两错字，录在背面希察，率直并希谅之。

“搬”当作“班”，“班荆”见《左传》。“叨扰”俗语，“挠”误。

“扰”“挠”音亦不同。匆复，即颂
文安

平伯 三月三十一日

1983年4月16日

云乡兄：

两书均收到。第一书所言制匾事，此匾狭长，本悬于大门道。今门道未复，若挂在大厅（原“乐知堂”）即与旧观不同，地位亦不合适。前已告从周兄矣。知许宝騄曾奉访约稿，迟日尚拟开茶话会，得连络上海诸友。《团结报》销路不坏，我近亦有一短文刊出。第二书所附《永遇乐》新词，情文俱佳，布置妥贴，咏及鄙人，感谢感谢。一年一度，三老同游，今于十一日往，春寒花迟，尚在蓓蕾，却亦照相。二翁均腰板笔挺，我有颓然之态，逊其矍铄，所谓蒲柳之姿，意殊恶焉。我近翻看三岁时所读《大学》，仍不大懂，虚度八十余年，诚可笑也。

匆复，颂
文安

平伯 四月十六日

1983年4月29日

云乡兄：

两奉手书，“双红豆”词引吴谚，极隽。续示得闻苏州佳讯，尤感庆慰。将来事尽多。用作集会场所，斯意甚佳，我极赞同，两厅即可有用途。“曲园”（家中人从不叫，只叫花园）从来无匾（现在修法不对）。春在堂后轩“认春”即面对小园，别无处安匾

额。将来是另一局面。“乐知堂”三字，如请圣翁书，最合我理想。恐他患目疾未能，我不敢请耳。苏地当局或从周不妨试求之。勿复不一，即候
大安

平伯 四月二十九日

1983年5月29日

云乡兄惠鉴：

驷若晤后，又得来书属为新著《燕京乡土记》作序，情旨深厚，有方雅命，愧歉奚似。近偶作小文皆不宜发表，以其陈旧不合时尚。序跋之类更不敢涉笔。如近来重印拙作《杂拌儿》一、二、《散文选》皆不著一言；即“论诗杂著”亦只题二诗，而第一首尚抄自在豫旧作，即此可知。实况如是，务希察谅，为幸。

圣翁近得晤，有菏泽牡丹诗，兴致颇佳。政协晌将开会，我以行步艰窘，未克追随。

匆答，即候

撰祺

平伯 五月廿九日

1983年6月24日

云乡兄：

承惠书俾详知一切，感谢。我因病未能出席政协，只在家看报，其他外事更不知，如来书云云寂无所闻。从周亦未来晤，无由访问也。只晤梁披云，承以亡荆手书《古槐词》原底见还，盛情可感。各处开会，大约将到月底。圣翁寓中前开粉红牡丹一朵，

盖花瑞也，曾有小诗答和，其稿被梁公携去，他日如影印，当可尘览。近衰弱甚，卧时多于起坐，抄一小文须两三日，其他可知。

匆复，即颂

暑祺

平伯 六月二十四日

1983年7月6日

云乡兄：

一日手书详尽，得诵欣荷。知编数书，又须招待过客，想见能者多劳，既各有成，斯不负矣。文艺所事，略知一、二。其庸既返京，谅必无事矣。从周在京未晤，返申来书，恳切道歉。其招待欠周。住鉴藻堂，闻系昭阳旧邸，陈云似瀛台，亦可笑。此亦京师他年掌故也。书言运天聪慧，诚然。大约天分、学力缺一不可，而天分尤要。生而知之虽无其事，却有此境界。一学就会，即近于生知矣。我近还好，只是蛰居，卧多于起。有和圣翁牡丹诗（四月作），其后乔梓同升，盖花瑞也。稿被梁披云取去，或可流传海外也。匆复不具，即候

暑祺

平伯 七月六日

1983年8月10日

云乡兄：

片示诵悉，报馆地下室颇可纳凉，且出路甚便。所托复印《课孙草》事已函致所内同志，尚无复音，恐不大好办；因其处无专管对外办理此事者。鄙意如篇幅份数不多，外面有承印者，每

张三角（一张可合印两小张）价不甚昂。湜华很熟悉，我偶有复制品都请他代劳。您来时可将原书携去，商量办理。您意如何？

圣翁并不谢客。我信中已告知兄来，有暇或可访问之。

馀不多书，即候

旅祺

平伯 八月十日

1983年9月5日

云乡兄：

属件勉为涂就，年老力荏，且不能布置，聊以塞责，未必适用也。又宜即此为止，以后多予介绍为幸。此意于前书南湖来许亭额时，已质陈从周兄，事同，当荷谅解。来书得诵，于沪晤颖南，亦佳遇也。近期《团结报》载我纪事二诗，或已邀察。勿复，即颂

秋祺

平伯 九月五日

1983年9月11日

云乡兄：

远承致贺，谢谢。所引旧京门对，昔时大小胡同随处可见，以为俗套，今则稀如星凤。愚久不出门，恐竟绝迹矣。移咏寒门殊不敢当，却非泛泛，足下熟悉京华故事，方能一语道破，不胜心铭。事有似偶非偶者，若此是也。愚笔力本弱不宜榜书，况乃衰病，乃云如见其人。若鉴赏非虚或可留玩，不宜尘点名园也。所以坚却者，实怕写坏，情非得已，希谅之。闻许夫人言，《团结

报》新版销二十五万份，可谓风行一时，而足下吹嘘亦有力焉。骎若去港，并云将转往各地，或将过沪。日前招待颖南，以肴品论恐为最简陋者，只座地尚佳，适于贵宾。而家庭小宴亦甚简慢。想衡山之会风味必佳。匆颂

秋祺

平伯 九月十一日

1983年9月17日

云乡兄：

手书及见惠照片多幅，谢谢。读“课孙草”一张，连结寒门四代，若非兄觅得故书即无此照片矣。从周兄来书云要争取拆去新屋，盛意可感，惟是否有权，谓当徐图之。我给兄书谈及修园者，皆任意言之，以语他人，或不悦耳。环秀山庄书额，兄或已看到。忆前曾为龙华寺写“皆大欢喜”一额，亦有照片否？于晤从周时，希便为一询。李君属件，涂就附上。目昏只能写大字，而手又软，聊以塞责耳。匆复，即颂

文安

平伯 九月十七日

1983年9月24日

云乡兄：

中秋前承远致月饼佳品，谢谢。“衡山”，兄曾于此宴客，想是粤菜名馆。颖南来信述带去许多文物在广州白云机场被查扣事，颇感不快。海关所扣文物范围甚广，而人偏偏要带，愚意均可不必，不知是否。港、新两地经济相连，颖南创业非易。闻要开饭

店，然否？知在何处？

前作小文上半谈“借”字之音义，下半谈昆曲中一小问题，恐知之者少，大家未必感兴味，仅在扬州曲社内部资料发表（闻此间曲社拟转载），顷又在港《大公报》刊出。兹附寄剪报俟正。此问题虽小，前人未能解决，昆曲家只知保守，“依样画葫芦”，亦可异也。

我近体愈劣，旧病有些复发，左眼流泪不便看书写字，总是老境。勿复布谢，即候
文安

平伯 九月廿四日

1983年10月4日

云乡兄：

手示欣诵。所谈姑苏新事，从周之诗甚妙，可入竹枝，宜吴人之不悦也。顷在《文学报》131期，见关于《尘世奇缘》的报道，有八百回之多，兄注意否？将来如刊行（希全印），我很想看看。因在此报中想起一九一一辛亥年吴下往事。此书作者岳乐山乃旗籍，先君之旧友，本集有诗。我儿时常听我父谈，叫他“岳老爷”。他似很能谈。我却未曾拜见。革命后遂无消息，不料其有此洋洋大著也。未知写得如何？如趣味浓酣，即伟业也。

兄为该报编辑之一，能为一询其子岳廉识其人否？年八十四，与我年相若。

平上月复发旧疾，左眼流泪，口角歪斜，服牛黄清心丸而愈，希勿念！即颂
秋祺

平伯 十月四日

1983年10月16日

云乡兄：

手书欣诵，承问疾为荷，服牛黄清心丸而愈，希释念。许公到京后甚忙，移家团结湖，昨以曾孙来京，邀至戚一观得晤。小孩相貌颇好，曾有句云：“含英玉蕊生庭日，解笑鹄雏入抱时。”生甫二月，亦老人痴念也。

岳乐山丈与先君交往，犹在晚清，隔七十余年忽闻其有大著，思一观耳。现出版既有问题，自可稍待之，亦不拟与其家属通信。勿复，候

撰安

平伯 十月十六日

1983年10月23日

云乡兄：

书及近作均收到，诗能达情意，只“苏黄”句稍有问题，“烧”韵不好改，作为贺词就很好了。承详示岳稿实况，一女许两家，宜有官司纠纷，不拟再问，等书出后一看足矣。已详前片。

我发旧恙后，现总算好了，形容无改，堪以告慰，惟甚软弱，现服首都医院所给的药。一切人事大都摆脱，以读《通鉴》消遣，已第三遍了。古史浩瀚拙见浅薄，如以蠡测海也。圣翁未晤，偶亦通讯。勿复不尽，即候

教安

平伯 十月二十三日

1983年12月8日

云乡兄：

三日手书欣诵，叙开会游踪甚详，尤感。骤若返京想必甚忙，尚未得晤。

兼悉苏州旧寓近况，十户拆迁非易。其傍小楼之树，于拆楼时希注意保护。又此疑是紫荆，非紫薇。其花时不同，荆在春夏，薇在夏秋。于明岁开花，盼得博物者审谛。前已函告从周，或再托友察之。从周又以海盐蒋氏“西涧草堂”匾额相属，实不能书，而情面、世谊均不能却，勉涂塞责。件已寄申，兄或可看到。我近粗安，睡时多于起坐。有一极短文，将刊于明年二月《浙江画报》，题曰《虎丘剑池》。馀不一，即颂

冬安

平伯 十二月八日

1983年12月29日

云乡兄：

来书详述写作大意，为佩且慰。《离骚》虽以荃、荪喻君，于家国事却是明言，未尝影射，与《石头记》索隐派不同。不揭底之谜，猜之无益，仅可作茗谈之助耳。

尊注颐和园词不知刊于何处，盼得一观。想是王作，曾于《观堂集林》中见之，于西后颂多于刺，尚非史笔，兄谓如何？近于南大油印本汪文中见瞿兑之长歌亦咏其事，未知见否？辞甚工，而题目为溥侗草书卷，颇觉不相称，其人只是清室一浪子，晚节更不足道。对于近来文艺，感慨多而置之勿言，聊为兄一言耳。手

劣不能书，观墨涂可知。复贺
新禧

平伯 十二月二十九日

1984年1月19日

云乡兄：

两书收到，大作^①已读，兹挂号另寄还。从周去年十二月十六日一书至今年一月十六日方收到，邮政之劣如此，不得不挂号，惧其遗失。注释颇佳，详赡便于阅读，亦不免讹字，正文为要，定本或较好。王作首句“汉家七叶钟阳九”，与陈寅恪歌“汉家之厄今十世”同。以汉喻唐，常语也，如《长恨歌》。以之比满洲恰恰相反，有妨春秋之旨，今所谓民族主义，不免遗老口气耳。又诗中有“新锡山名呼万寿”句，或暗用典，而不合事实。万寿山、颐和园已成今之口头语。尊注既已驳正（甚好），似不必更为之回护，转恐讹谬流传，以二者为同时命名也。勿复不尽，即候近安，并祝甲子新春

平伯 一月十九日夕

1984年3月17日

云乡兄：

十二日手书诵悉，布置红楼电视，江乡风物可观，又返沪授课，以贤劳为念兼慰。徐绍青君属书楹联事，从周先来信，以近

① 即邓云乡作《静安先生〈颐和园词〉本事》一文。

愈衰弱，鸦涂惧玷名胜难嗣前徽，已敬谢却并希转致意徐公。以体劣未能远游，且俟将来再说。住户既未迁出，估计尚有待也。知本年将刊三书，且惨淡经营之，甚善甚善。

属为题签，《秉烛谈》拟勉酬雅意，不欲牵扯红楼，亦希谅之。节届春分，天气尚寒。勿复，颂文安

平伯 三月十七日

1984年4月6日

云乡兄：

上月来书诵悉。属书签今附奉，大小各一，似大者较好，可酌采用。

圣翁近住医院检查，云又患胆石，须动手术，在研究考虑中。

从周请其徒石君绘画，为先室纪念，事颇有趣，自是雅意，拟付装池，他日可一观。

苏州修小园而不拆房则无地起楼台，我觉得地方上似少诚意，亦听其自然耳。

宝骥外出，或至沪，得晤否？

馀不一，即颂

近安

平 四月六日

1984年4月15日

云乡兄：

两书次第收到，述沪近况甚详，谢谢。一切都以年计，不论

月，总不能性急，诚然。前询一节在笔记中似习见，惜未记书名。阮胡^①誓师江上，白蟒袍碧玉带，梨园装束，却未点出戏名，宜兄之想不出。又柳如是^②冠插雉尾招摇过市，言本兵大礼之可笑。《红楼》中北静王装束固与阮有关，如上电影镜头，当有可观，一笑。

圣翁患胆石住院，高年不宜动手术，可以服药，并述具体禁忌，尊意极是，得便自当转告。近医禁会客，只通书问。他们家都信西医，且其成绩颇佳，亦未知如何决定也。癸若谅已得晤。草复，即候
近安

平伯 四月十五日

1984年5月19日

云乡兄：

手书详悉。此来匆忙，未及多谈。承惠新茶尚未到，先此谢谢。又约佳游，因病卧不出户为歉。

大作重读，觉记游踪清切，惜将大名排错。想起一事，近发见我旧作已佚者《游仙诗》十五首，如刊港《文汇》亦可，惟恐其讹字太多耳。又前谈阮大铖装束，顷在中华新本王应奎《柳南续笔》见之，卷一第一五三页“服御类优”条，惟不点钱牧斋、柳如是之名耳。此条我前曾见，却非此书，已记不得了，盖传流颇广也。或可以之装扮北静王，仿佛有据，一笑。即颂
近祉

平伯 五月十九日

① 即指阮大铖，明朝末年人。

② 柳如是，明末名妓。

1984年5月25日

云乡兄：

两书次第得诵，新词流鬯，想见意兴之佳，郊居之乐。旧集知先另购得，弥见垂青，尘羹土饭而书品尚佳，讹错甚少，近亦希见。“草”原是草稿意，而友人来书引李太白“燕草碧如丝”，则一语双关，“燕草”亦有出典，为俚辞生色多矣。

《游仙诗》稿奉上，王湜华抄，已添注不清的字，或可用。此五十年前旧稿，亦不忙刊出，却希望减少错字。如前读大作，即将大名弄错了，即可惜。

苏州来信说，旧寓小园中，居民楼住户迁出，只待经费修复，然否？

圣翁出院颇好，以诗谢医，见廿四日《人民日报》，在沪想可看到。俟大会开完，可晤娶若。即颂

近安

平伯 五月廿五日

1984年6月4日

云乡兄：

一日书三日即到。诗^①是“遘”字，遇也，不错。我向不喜作诗注，注多妨碍正文，喧宾夺主。近所写极少，未克如属，为歉。不过就些熟典故（亦无僻典）敷衍，无深意也。其佚去五十

① 即《游仙诗》十五首，作于1930年1月29日，初载1931年8月《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》第1卷第4期；后收入《俞平伯旧体诗钞》。

四年，在学生会刊物觅得者，亦可喜。

圣翁出院后，有酬医诗四绝句附其令嗣至善简注，见五月廿四日《人民日报》，想南方亦可看到。苏寓如何修复，规模不小，恐非易事，我悉听地方主持之。

骊若曾托写字，未晤，近闻已赴福建，其忙可知。

勿复，即候

教安

平伯 端午节

所谓茶叶未到，附书。

1984年7月19日

云乡兄：

多日未通书，维起居佳胜。上海大热，何不早日北来，想必有事牵绊。骊若带来惠赐肉松，确是佳品，闽厨风味得快饫，感谢感谢！他回京后仅得一晤，即携此品来，我给他一文，即见本月十四日《团结报》者，谈经卷去年捐献后，今年《法音》载文已查明此经名字、撰人，可谓快事，想已邀览，亦可告一段落。其是否弘法（空海）所书，则不可知。骊若近又赴烟台消夏，不久可归。

我近日极少写作，有记一九七〇庚戌田居事小诗，载港《大公报》，又另一旧作词亦寄去，尚未刊出。圆明园招待所饮食一案，亦微闻之，云是煮扁豆不熟所致。

勿复不尽，即候

暑祺

平伯 七月十九日

1984年9月15日

云乡兄：

得来书知安抵上海即将开课为慰。承惠赠大作甚佳，足为文献之助，俾他年有征，惜我题字笔迹弱耳。小儿在津，乃荷雅爱，无须另寄，他在我处即可敬诵，并此代谢。

我近体殊弱，极少弄笔，此外无它，聊堪告慰。从周代致候，其另一文尚未得读也。匆复，颂
秋祺

平伯 九月十五日

1984年10月25日

云乡兄：

得来书甚详，佳游可羨。像片收到，颇似年少，希代向运天致谢，并贺新婚。近体愈劣且病眼不能多书，未克撰书，尤歉。为渠所题手卷早已书就，可随时来取，或倩人携信件即付，亦希代告。

大作说“红”者，前已为题签，即寓颂美意，其他关于“红”之书籍属题名者已均谢却之。自六六年后迄无所作，所刊出在二刊者皆旧作也，惩羹吹齏其可再乎？惟希谅之为幸。

圣翁身体健朗，视愚为胜，各处开会出席，每见报纸，只眼耳牙齿均差，近偶通书，久未晤矣。

娶若近写长文，开头一段，述我早年曾将《红楼梦辨》原稿遗失，事确有之，早已忘却。如稿不找回来，亦即无可批判也。一笑！

即颂

秋安

平伯 十月廿五日

1984年12月12日

云乡兄：

迭奉来书，叙述甚详，感谢；以衰病羁答为歉。知新著风行，又有异国译本，诚佳讯也。京中行路难，流动人口亦七十馀万，与海上相同。我因身体愈软，足不出户，街市情况有如隔世，不受影响。近又患左眼，卧多于起，忽忽度日，写作至少，偶有亦勿以示人。知将有知堂佚文刊行，甚为难得。东郭先生即“沈氏”也（当时报刊如是称之）。他（元旦）曾在苦雨斋挨一枪，以为将交谊愈深，却不料其后“破门”，不欢而散。想起旧作一诗^①，即录于后，似可充笔记材料，即希粲正。天寒岁暮，顺贺八五年新禧，不具

平伯 十二月十二日

1984年12月28日

云乡兄：

承详示近况，又手书吉语贺正，多谢多谢。距九旬尚远，况期颐耶，而雅意固惓惓也。诣知堂诗本是一组，作于“七七事变”前，自老君堂、东四、隆福寺、什刹海而抵八道湾，惜佚失不全，皆纪实情景，如西庙，非有所谓戊戌庚子也。“南枝”句拼

^① 即《京师坊巷·八道湾》一诗。

凑，“微言”二字过重，拟改“谐谈”，以句论似不及“微言”。闻以寄姜德明固可，但姜办散文刊物，或无所用之。沈本在盔甲厂燕大，我与知堂同任教。他只认周为师而终于“破门”。对我则自处于“师友之间”，亦颇可笑，若其才则不可没也。解放后某年，九三发奇想，召开一会，皆旧人老辈，属我主持。沈氏亦参加，只此一晤，其后即未再见。所谓吴虞，有名五四时，兄胡不知？却绝非吴稚晖。亚东图书馆曾出《吴虞文录》，岂以其诗为佳耶？亦不甚可解。天寒岁暮，兄只恃一电炉御寒，可念。匆复，顺贺八五年新禧

平伯 十二月二十八日

1985年2月4日

云乡兄：

昨得手书知兴居安宴，勤于编撰为慰。我近多病，去年圣诞，右手指微中弯曲不便，写字歪斜，幸旋愈，以后只用钢笔，久弃颖研，亦不知写成什么样子，盖翰墨缘尽也。上月十七日又患头晕，近亦疲软，即室内活动，犹虞蹉跌，当谨防之。虽不写作，却将有两书出版：一、先君之《诗境浅说》，在上海书店重印。二、我的序跋文，天津孙玉蓉女士编，多旧作，亦有新附者，如为孙功炎《白石诗笺注》作“代序”。在北京三联付印，尚不知何时出书。杜门不出，应酬甚稀，乏潦足陈。匆颂
文安

平伯 二月四日

1985年2月24日

云乡兄：

过年承两书相贺，盛情至荷，藉谗海上年景：供给丰富，万民昌豫；此间大略相似，愚不外出，夜中瞥见彩电微闻爆竹而已。开春将审定职称，近来足下著述风行，定卜如意，可为预祝。并得读牛年二律均甚佳妙，非泛泛打油，清兴不浅。自宜刊诸日报，俾众同赏。我近体粗安，只更衰弱，写二信即费一上午（以动作迟缓，易误），别提写作了。圣老仍住病院中。匆复，颂
春禧

平伯 二月二十四日

1985年5月6日

云乡兄：

二日手教详细，欣诵，报以邮片，疏懒甚矣，希谅之。今岁我精神非劣，而活动（指写作）甚希，视辄万言者望洋兴叹，奈何！于客散静境闻鸟啼，可谓佳趣。我亦有一次。一九五六年返里，宿德清县署，邻城墙，晨兴百鸟争喧，如聆仙乐，始知吾乡之趣，胜软红尘境多矣。又知各地风光并入“红楼”镜头，可谓大观。太平湖风景至佳、又得雅吟信美。只闻潇湘俭妆上船，未免被作者瞒过。盐务是最阔之差，屡见记载，兄必知之。比北京之破落侯门为远胜矣。如此用笔，一洗熟套。以豪富骄人，尚得为潇湘女耶！偶发狂言，聊博一笑。即颂
著祺

平伯 五月六日

1985年6月20日

云乡兄：

五月寄一信片，收到否（忆亦无要事）？顷奉十五日手书，得悉近况佳胜为慰。娶若来京已得晤谈，言在沪得兄相助。我以皮肤病感染右腿肿，至新名协和者就诊，在东单，费时半日居然找到。近已见好，可释念。旧诗稿已交四川人民出版社，为时尚远。黄裳君前为我编文选，顷云七月可出，或者不远矣。近偶作小文，无所用之，留以自玩而已。勿复不尽，即颂
著祺

平伯 六月二十日

1985年8月23日

云乡同志：

廿日晚手书诵悉。我患病久未能出。自六、七、八凡三阅月，顷稍愈，虽有诸嘉招，迄未能应，非常抱歉。写字几乎不成为字，无由应付也，希谅解是荷！王运天写件待取，可与俞成或保母商洽。耽搁多日矣。

馀不能多书。即颂
近安

平伯 八月二十三日

1985年11月15日

云乡兄：

两书均悉，谢谢。

马医科巷只有空屋，无物可献，老君堂房亦久扫地出门矣。只五十年代曲园公有书版全部，阅四十年，不知尚有存者否？前日阅《古旧书讯》中曾提起此事，亦或残存，未可知也。苏地有无信息？王西野兄即此致候。

近我未能写作，只用钢笔划数字耳。即颂
近安

平伯 十一月十五日

1985年11月26日

云骧兄：

手示诵悉，谢谢。《古旧书讯》三期载金性尧文：“想到俞樾的著作，解放前到苏州，看到春在堂的一些木刻板子，却被任意堆置地上，心里颇有感慨。他的著作真说得上‘等身’。”（下略）

这比我前所言更为清楚。事隔五十年，不知还有否？尚存若干？如蒙询及王西野先生，为感，是苏州的古迹。馀不一，即颂
近安

平伯 十一月二十六日

1986年1月17日

云乡兄：

昨承远惠佳品，感谢感谢。今月二十日荷文学研究所雅意，为鄙人召开“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纪念会”，到者约二百人，旧业抛荒，甚感惭愧不安。其谈及《红楼》者，有两小节，只有旧醅，并无新酒，迟日当检以呈正。以动作说话都很艰难，拟倩人（外孙韦柰）读之，仅可塞责，奈何。即颂
大安

平伯 一月十七日

1986年3月29日

云乡兄：

惠件来书次第收奉，为慰兼感。详情如画，尤可喜也。弟去春一直病卧，杜门谢客，乏淑足陈，即书信亦稀，务希谅解为幸。《文学评论》新版，只赠我两册，未能分致，为歉！从周既惠“两陈植”者新书，又寄条幅，多谢多谢！其画已悬在永安南里小孙女华栋处矣，可作纪念。《蜀轺诗记》序文已载《团结报》，语颇风趣，想可托刘君付刊。衰笔胜鄙多矣，并此致谢，乞转。勿复，即候
近祉

平伯 三月二十九日

1986年12月29日

云乡兄：

前承致贺，迭奉两书，感谢感谢。港游七日，走马观花，谈“红”皆陈言，仅得一诗耳。苏寓修复大有希望，而需款巨，只可徐徐为之，得大力提倡尤所感幸。明年或有进展也。前蒙起潜先生法书“乐知堂”额，俾得敬瞻墨宝，复旧弥新，无任铭感。全阄名迹，旧记流传，椽笔重题，快获先睹，何幸如之。属为跋识，以近多病偃卧，恍惚善忘，未克如愿，祈谅宥为幸。《论红楼梦》稿云将发排，明年出书，附闻。即颂

撰祺，并贺

新禧

平伯 十二月二十九日

1987年4月7日

云乡同志：

得长书无殊面谈，为慰；若云“如答课业”，夫何敢当，并感！香港所照同人当是许晴野，即前附奉印蜕者。其东道主（主持会者之一）潘耀明并见对联，词曰：“既醉情拈杯酒绿，迟归喜遇碗灯红”，亦瞬及十年矣。我写字比前更退了。红楼电视，自以先睹为快，或未尽如人意，能赚到外汇，可慰众望矣，藉以为祝！托庇眠食尚好，而精神恍惚容易错误，且文思枯窘，港游亦只报以一诗：“沧桑易代繁华远，更有何人道短长。梦里香江留昨醉，芙蓉秋色一平章。”不一，即颂

文安

平伯 四月七日

1987年6月20日

云乡兄：

承详示，感谢。颖南惠临，前书已遵属面奉。骊若又转来佳茗，更感。阳羨之茶原是贡品，吴梅村诗云：“敕使惟追阳羨茶”是也，其得名远在龙井之先。“羨”可读平声音夷，昆曲《茶叙》云：“竹坞烟销阳羨春”，先辈每如此读，今知之者鲜矣，聊博一粲。拙编《旧体诗钞》事历三载，顷始有音信，约年内可出。

红楼电视看了前半段，有天香楼、元妃归省等热闹场面，以病卧未能多看。匆复，即颂

撰祺

俞平伯 上 六月二十日

致 叶 圣 陶*

1932年3月11日^①

……今日之下更何可言，归于“忍辱苟合”而已。政府既不守三省于前，又不战淞沪于后，其意无非欲和耳。所以不能骤和者，无非以党人素来唱的是高调，一时绕不过弯耳。从报纸之字里行间看去，其谋和之心路人皆见，恐此信达左右时，生米早已煮成熟饭了。财阀营私，军阀拥兵，而洋奴媚外，此三者苟合以误国，不和焉可得哉！种以国际形势，即有制裁之心亦无此实力，日本之任意横行，中国之尽情服小，均不失为见风使舵之乖汉。——和则和耳，然弟窃怨何以不早和。淞沪之牺牲未免冤之又冤。

* 叶圣陶（1894—1988），名绍钧，字秉臣，苏州人。著名文学家和教育家。

① 此信原载 1932 年 3 月 30 日清华《文学月刊》第二卷第四期。

弟虽现不居闸北得幸免于无代价之牺牲，然如此苟全，亦何聊赖。北平暂时决不至有战事，此却可告慰者。全市标语粉饰略画，据说以娱贵宾。标语之来也，弟初无所爱惜，而于其去也，却不能无所恋恋，此亦情之不可解者。来书言“买办亦岂免于奴性”固系上海实情，特所谓“半斤八两”者未必不稍欠斟酌也。（下略）

三月十一日

1933年6月22日^①

圣陶兄：

来札欣诵。款已收到，费神谢谢。弟曾向清华辞，校方加以挽留，而佩兄主任国系，致未便固辞，大约又须勉任一年，大有“月攘一鸡”之象，殊可笑也。夏末秋初拟作南游，但亦未能定耳。《杂拌》二校记当徐为之，寄奉左右。阅结单，《燕知草》似已剩不多，不知须再版否？何以店方并无通知？祈便中一询为荷。弟近况，“碌碌如恒，乏善足陈”，此八字近之。从前易伤感，多愤懑，近则木木，进步退步竟不了了。——殆以不了了之耶？报上的事了了者十之一二，不了了者其八九，读之闷闷。祝安好。

弟平伯 六月廿二日

1934年4月14日

圣兄：

岂明先生^② 写件日前挂号寄奉，想已收到，并有一事可奉告，

① 1933年6月22日至1935年3月28日的十六封信，原被收入1936年5月上海生活书店版《现代作家书简》。

② 即周作人。

即疑古君^①（兄前曾索书）亦答应作一小条幅，云对子难写。久逋之债忽得收回，亦妙。

《读词偶得》续稿，四月廿日左右可寄奉一篇，因《清真词》较多，故分为二，如此则上卷共得六篇矣。其最末一篇亦在属草中，毕后便可成书矣。此书全系吾兄鼓励始幸而成，感荷感荷。印时如能为作一引则尤善矣。

弟平伯 四月十四日

1934年5月23日

圣兄：

久未作书，亦未得来书，殊念，想因事忙耳。《读词偶得》上之六已成，如要可寄奉。但愈说愈不像给《中学生》的，大有博士卖驴式，奈何！原文只五十六言，而说之得五千言，恐不适用，故先请问一声。反正弟保留版权，异日仍可在开明出单行本，如何？乞复。祝

双安

弟平伯 五月廿三日

1934年6月2日

圣兄：

示悉，《读词偶得》迟些发刊并无妨，但弟恐其性质或不适合耳。或在他处刊出而留著作权，仍由开明出单行本。

弟自去岁归后，亦甚忙，不知其故。功课并未加多，或较兄

① 即钱玄同。

稍闲耳。承盼南行极感，但今岁恐未必能行。

晤玄同时当为催询条幅，条幅固系他自告奋勇也。

在《新村周刊》第十六期上，忽发生一伪文，抄袭第十五年前之旧文，而改换题目，此亦抄袭家之常，乃并弟之姓名住址而抄之，也可谓怪绝。此文沪上友人曾得读否？亦有人发见其为伪造乎？弟已去函严重质问矣，彼方已允更正，闻在该刊第十九期上。

兄与伯祥前亦有暑中北来之说，迄未果行，不知今岁能实行否？如能来，并可在清华小住，弟寓虽隘，固可暂居耳。

前托购钱囊，其价迄未奉缴，乞告以数，容异日奉上。木牌上带信，遥遥乎远哉。

暑中颇似有所作，而每年之成绩均不佳，故亦不敢预期矣。

即颂

双安

弟平伯 六月二日

1934年6月25日

圣兄：

两示先后奉到。书已去探询，当觅购寄奉。作者闻系燕大学生，非清华也。版税已收到勿误，费神谢谢。

《读词偶得》尚差一篇，成后上卷即可出。请与开明接洽排印事，为荷。原文用仿宋字，释文用四号字（不知四五之间尚有一种铅字否？）。《词学季刊》近由龙榆生君赠阅，故得全读其四期，内容瑕瑜互见，观念亦稍旧一点，但颇实在，总算不差。以后在开明出，其办法如何耶？

暑假期间可得数十日有闲，诚可傲海上之编辑者，但多半匆匆过去，殊觉辜负耳。即如近日奔走城郊至频繁，不知作些什么

生也。月内尚居郊，必大暑始入城耳。

今年颇想把暑假多利用一点，不知成效如何，再说罢。即颂
双安

弟平伯 六月廿五日

1934年8月7日

圣兄：

惠赠《十三经索引》，此书极有用，感荷感荷。弟向例暑中不做事，今年亦然，曾游北戴河，往返共三日耳。北京固不甚热，亦不需避暑。《读词偶得》尚欠一篇，成后拟即印单行本。又有一稿已发表，兹另封寄奉二份，其二份赠伯翁。前寄《语言的魔力》，想已收到。即颂

双安

弟平 八月七晚

1934年9月6日

圣兄：

手示诵悉。《读词偶得》决出单行本，其最后一篇，意思已想好，做好即奉上。至以前之校定稿，亦拟短时间内寄奉，以便先行付排。并拟弄附录一种，即选五代北宋之小令，此自不能求备，二则作不成，但以之配《读词偶得》似颇不恶。体格如何未全定，好在尚有数月之馀裕，可从容着手耳。兄想必赞成。

《二十五史》题语勉书数行，兹附上，可备用。人微言轻，恐不足重耳。

弟平 九月六日

1934年9月21日

圣陶兄：

示悉。末篇在赶做，但日内又须过节，非耽误一下不可，大约有二旬便可交卷，决付《中学生》，惟篇幅又不甚短，或须两期刊载，俟寄到后由兄斟酌可耳。本来想把《读词偶得》之编撰先了却，然后再做别事，想不到便如此之绕手。附词选已在进行，或可先寄。拟只用“、”“。”两种符号，兄想必赞同，如“！”“？”“；”“：”等俱无甚用处也。加旧式之旁圈否，却尚未定，兄有何意见否？

弟平伯 九月廿一日

1934年9月30日

圣陶兄：

《二十五史》预约单据及样本均已收到，弟总可推销一些，十九部则到不了，以交游少耳。附录词选，已选好约有一百另八首，如梁山好汉之数，已在清华印讲义，不久可得，即当以清本奉上。于收到后即可付排，以系另起。但或须稍迟延，因弟尚想斟酌一下，虽然斟酌亦难，此百余首已几费评量矣。《偶得》最后一篇正在起草，惟文甚长，恐不适《中学生》之用，奈何？或分为二期登出，但如此便不印书之用矣。如兄以为付《中学生》便，弟固无成见。《偶得》缘起付刊《大公报》，兹剪奉一览。

弟平伯 九月三十日

1934年10月27日

圣陶兄：

示悉。《古槐梦遇》既开明肯承印，甚善，弟并不想点戏，只有一条件，即两序文（一岂明一废名）拟铸锌版，此点想亦易办，或不成问题。《读词偶得》决赶做，大约只好以原稿寄奉，未有副稿也。弟既要搬家，又要赴保定，忙得不堪。

弟平伯 十月廿七日

1934年11月1日

圣兄：

兹挂号寄奉《偶得》稿乞察收，文章愈做愈支离漫衍，前后已不甚一致，异日出书作广告时，只可用由浅而深解嘲耳。封面拟请兄为一书，如佩之《欧游杂记》之例。《古槐梦遇》如要，亦在一月内可寄全稿，除序文用锌版外，字拟用五号，每条之间约空出一行，以外便无他条件矣。弟已迁居，明日赴保定。即颂双安

弟平伯 顿首 十一月一日

1934年12月2日

圣陶兄：

示诵悉。前信未到，则遗失矣。《读词偶得》印得如此快，弟想不到。若照兄说，此信到时计已可出版矣。知兄明年有来游之说，甚喜。宜趁花时来，虽其时难免有风，然固有数处可看。弟

于校课之外，可奉陪游览。弟日前去定县一次，非没有什么话可说，并感觉有些话实在不必说也。又岂可不沉寂乎！匆匆即颂双安

弟平 顿首 十二月二日

1935年1月26日

圣陶兄：

来示由佩兄转到，敬悉。前者兄询弟要否印度纸之《二十五史》，乃佩忘告弟，迄今日始知，此种书不知尚有否？如有，弟要一部，即稍贵，亦合算。如没有只好算了。分店弟去过一次，他看了定单，未肯径付，云候示总店，送至老君堂。如有印度纸本，则想必可在分馆去掉换耳。天寒岁暮，诚如兄言，但弟近颇自勉，以为非如此无以解忧耳。再逾数日，拟入城度岁。祝好

弟平伯 一月廿六日

1935年3月5日

圣兄：

手札奉到。《二十五史》迄今尚未见店中人送来，好在弟不久须去取款，当去面询，或可取得。

良友赵君肯承印弟书甚好。但《古槐梦遇》系一种特殊性质的东西，似不便加入其他文字，弄得不伦不类。弟本有编成“三槐”之意，即《古槐梦遇》、《槐屋梦寻》、《槐痕》是也。但彼“二槐”差得尚多，不知何时始可成书，是以拟先以《古槐》问世，俟“二槐”成后，合出一书，曰《三槐》，而分为三辑。良友方面欲印与否，当从其便耳。欲收入某项丛书中，弟亦无不可。近来

一块肥肉大家要来染指，非独占即瓜分，我们当然管不着。祝双安

弟平 三月五日

1935年3月28日

圣陶兄：

闻《二十五史补编》在第一期预约中，清华友人陈寅恪君拟订购一部，但他虽未购《二十五史》，却欲以弟之介绍，以二十元外加邮费之价定购，不知可否？乞询明或与店中接洽好，示知，当属陈君径将款汇寄申店。此事大约须在总店办，分店恐弄不清楚，即以取书论，亦以邮寄为便耳。并盼即复，以便转告陈君。

良友赵君已来信接洽，但尚未言及承印之条件，而弟之文稿亦尚须校理，付印尚有待也。

振铎北返，弟尚未晤，闻已搬至城中矣。

兄前次来函言不能北来，岂亦受市面不景气影响乎？弟还是这样，说不上怎么忙，亦说不上闲，想作之文多，而真作之文少。随笔俟想得主意即可属草。即颂双安

弟平 顿首 三月廿八日

1948年8月27日^①

圣陶兄：

佩弦逝世仓卒，在医院病重，阅报始知之。弟同在一地，未

^① 此信原载1981年3月7日《文艺报》第五期，题目为《俞平伯致叶圣陶的信》。

能先图挽救，痛悔无已！此病一误于平素检查得不够精准；二误于开刀之迟缓，发病后十一小时；三误于大夫手术之不太高明。病深体弱原未堪久持，但此次症候似尚非致命者。今若此，天实为之，谓之何哉！人事之未尽乃诿诸天命则谬矣，此弟所以引为长恨也。本想立刻给兄写信，但实在拿不起笔，而大概情形报上既已说过了。并附去《民国日报》一纸，朱、常二文尚不劣，弟之挽联极难措词，说此则必漏彼，故只可如此，望兄评之。来索稿者纷纷，以情怀伊郁，记忆迷茫，实无法应付。然亦写了两文，一付《中建》北平版第四期，一付商务之《文学月刊》。迟日谅可次第尘览，仍请教之。弟与佩兄往事如尘，但此间乏可深谈之友，恨不得飞度南云，与兄共洒此泪耳。盖心知其意者，惟我兄一人而已。

昨日在清华开吊兼作追悼会，到者知名之士甚众，挽词多可观者，赠赠亦不薄。各处唁电均在一板上贴出，开明同人的电报弟已看见。其家属以后经济状况尚不很成问题。朱夫人如在北平，清华方面答应给一职员位置。其全集闻开明允印，甚佳。编纂者，清校同人将弟名列入，自谊不容辞，但亦不知如何着手也。一多全集未出而佩今往矣，身后浮名何益逝者耶！聊各尽各心而已。弟近来非常沉默，而一般的气压又很低，将来真不知如何也。

盼抽暇来示略述所怀，以慰劳思！匆颂
近安

弟平伯 顿首 八月廿七日午

1974年4月10日

圣兄惠鉴：

日前巧值，殊欣。弟去年写一小文，未敢自信，今嘱湜华携

呈乞正其可否。本月中旬弟等拟往天津，数日即归。敬候起居多胜。

弟平 顿首 四月十日

1974年5月22日

圣陶吾兄惠鉴：

湜华携来赐题绝句，浣诵欣忭。忆在二十年代兄曾为写新词，保之有年，失之可惜。今瞻斯篇笔度精妍，宛如畴昨，足征雅意，且颐寿之征也。秦皇刻石，历劫凋零，穷海之滨，犹存残字，诚未可听其泯没。于今得广其传流，良为胜缘，如尊篇所云。吾兄夙耽篆书，窃所钦迟。前承为写乐府诗小幅，迄今尚珍藏之。此影写本宜为世所重也。弟日内去津，小住数日。归当图晤，并拟以原摹两本墨迹呈览。匆布。敬候

起居

弟平伯 启 五月廿二日

1974年6月3日

圣陶吾兄：

前承面约暇时小饮，至为欣感。今拟于本月七日（星期五）下午相访，未知适宜否？秦篆摹本册子，弟试涂鸦，殊不足观，仍盼宠题数语，即一观款亦妙，祈酌之。他容晤谈，不尽，草此。敬候

起居胜常

弟平伯 六月三日

1974年6月30日

圣兄惠鉴：

日前小叙甚畅。牵牛花子，前者沪友陈君分惠少许。寓楼窄小，只试种三颗，馀均被亲友索去，须俟今秋收子后方能再有。如有佳品当选择奉上。今命外孙韦柰先呈上已出芽之一小颗，以供清玩。复候
暑安

弟平伯 六月卅日夕

1974年7月2日

圣陶吾兄：

手书敬诵。前呈牵牛小棵，于初培时弟等适去津，经管不甚得法，故主枝纤瘦，他日成长，未知能酬雅贻否。陈君前赠之花子，本搁在抽屉内，分贻已讫。却忆曾失落一颗，顷细加搜索，竟获得之，急以奉呈。宜浅植，初种未出时多浇水。虽时稍晚，在高斋栽培得宜，萌芽可望也。即候
起居

弟平伯 七月二日夕

弟等今日游观地下铁道，尚是初次，附闻。

1974年7月25日

圣兄惠鉴：

又多日未瞻对。伏中蒸溽，维起居清胜。花子在弟处者，发

绿叶甚茂，尚未见花。顷得读吾兄前作《牵牛花》文，描写如其花如云“即使没有花，兴趣未尝短少”，殆可为我解嘲欤。分在天津小儿处者已开紫红花一朵云。兹有吴小如、刘叶秋两人嘱代恳求法书，皆弟从前学生。吴现在北大中文系作教师；刘赋闲，前者曾为我跋会稽刻石双钩本。若荷惠允，迟日当将来件送呈左右（吴件为一小幅玉版笺，刘件为一摺扇面），不胜欣感。近天气过热，于秋凉时闲中挥写之，即为甚幸。匆上。敬候
近安

弟平伯 上 七月廿五日

1974年7月30日

圣陶吾兄：

复示欣诵。吴刘原件奉上，乞予挥毫为感（吴件为一直幅）。托陈曙辉带信。陈女幼年住老君堂，曾和韦梅同演昆戏《游园》、《胖姑》，前者在新寓幸得瞻侍，谅或忆及也。天津小儿处寄来初开牵牛样品，今附呈博笑。是佳种乎？弟固不甚了了。匆上，即候
起居

弟平伯 七月三十日

1974年8月9日

圣兄赐鉴

承手示，知已为吴刘二生挥写，至欣荷。仍倩曙辉晋谒，希即付之。六日曾偕游紫竹院，一家都去，白莲不甚多，地殊清旷，已十余年未到。牵牛着花，紫色，每晨可开约十廿朵。在楼廊上

立一竹竿，缤纷繁丽似一花幢，颇可观。附奉近作俚词，只堪一笑耳。即颂
起居胜常

弟平伯 启 八月九日

望江南 和耐圃并跋

苏州好，水调是家乡。只爱清觥谐笛韵，未谙红粉递筝场。前梦费思量。

五十餘年前，有陈冠山君，约安巢舅氏自杭至苏观昆曲彩串，其地假一会馆，余等从游。忆剧目有《白罗衫·游园》、《西厢记·跳墙着棋》、《牧羊记·望乡》，皆佳奏也。惜吾侪知解良浅，徒有欣羨，未克领会耳。

一九七四年新秋，录呈
圣陶吾兄粲正

弟平 未是革

1974年8月13日

圣兄赐鉴：

寄示欣诵。所云昆曲之地，确是长春巷全浙会馆，清光绪末初建。弟五、六岁时，保母挈往观京戏，及再到，竟不记得。吴小如日前来寓，已将单条付之。渠极感佩，云不日当函谢。左右所写诗词，弟俱得重读，良快。庐山光景宛尔，可作卧游。三峡律句脱尽古人套语，且为时代音声。其字迹端严劲直，与之相应，岂巧拙所能拘束哉。非阿其所好，或不以为谬耶。牵牛繁开已达百七十馀朵，惜止一种颜色。小儿处闻有蓝色白边者，他日若收

子 当以分赠。勿上。即候
近安

弟平伯 八月十三日

1974年10月20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又多日未晤，惟近候嘉胜。有陈从周君者同济建筑系教师研究古代建筑，从朱桂莘、梁思成等游，又能绘画，闻是张大千弟子，颇关心文献，兹属弟为介，拟恳我兄为书一小笺，谅荷慨允，今奉上角花笺一枚乞于闲时挥写，至为感荷。弟近甚少出游，伯翁处亦以公车改道，不能常去。近得新印《兰亭》三种，偶亦临摹，乃儿笈之类，附奉三纸，以博一笑。前时辩论《兰亭》真伪，未曾关心，近觉其后半议论，良有可疑，尊意如何？专此即颂
起居

弟平伯 十月廿日

1974年10月31日

圣陶兄惠鉴：

两承手教至欣且歉。陈君件已为转寄，渠得之必甚欣荷。新诗至佳。远游未知能遂愿乎？前书迟答，以牵冗俗，亦缘近拟为兄写些小品，如录方秋崖，原作《沁园春》，又有些近作小诗词呈教，迄未能濡毫，缓当另呈。前妄题伯翁《遣兴丛钞》，不期为兄所见，其后半多率意之笔。顷诵尊作《踏莎行》，语圆意真，尤觉愧耳。王作《临河》、《兰亭》两序，问题固难猝解，以私意揣之《兰亭》或乘兴挥洒，而《临河》叙乃定本欤，其删定之意或即如

吾侪所云云欤。郑评清真词本，陈君已送递，惟原以钢笔乱涂在铅印本《六十家词》上，几不可辨识，次园细心过录，极可佩，兄如拟抄出，或可以陈本作底，再参考弟所抄，若需原本，可送呈。曙辉尚在此未行也。灯下草，不尽。敬候

近安

弟平伯 十月卅一日夕

1974年11月4日

圣陶吾兄惠鉴：

两示先后敬承。夜游宫词善状青年勇往神情，文如其人。绪芳似未见过，迟日当与伯翁谈及之。词之初起原有广阔之天地，观敦煌唐人词无所不写可知。后乃局趣于脂粉风月、花间尊前以来，技巧转精，而真亦渐隐矣。尊作大都远承坠绪，近辟新宇，每诵辄有此感，不仅老当益壮而已。此非泛语也。前寄伯翁书有云，“吾辈同在城东，晚岁犹有文字切磋之益，朋友嚶哦之乐，良可喜也。”想必印可也。

前者草涂周词中郑评，书亦故敝，字迹纤小，潦草，黯淡，乃承垂览细察，不胜愧荷。参以陈君录本，当较易辨。兄如异日写讫，乞借一观，弟拟再为校对，以赎前失，如何？铅印《六十家词》本来不全。顷只剩此一册，恰有过录郑评在内，次园既借抄，又言之于吾兄，盖大有缘法。其评固多佳胜，而校律过细，亦有钻牛角尖处，其间得失，并可解颜欤。

函中附惠赠牵牛花子两种，谢谢。明岁可试栽之。今附上小儿自天津寄来美国花种一小包，无意中得自远方者，不知其佳否。

拙书每潦草稚弱，而我兄与伯翁爱屋及乌，保留又粘贴之，思之汗下，而两兄惓惓之盛，勿敢忘也。闻曙辉言，兄日内将出参

观，或当较忙。霜风渐寒，诸维珍摄不一。复候
近安

弟平伯 启 十一月四日晚

1974年11月11日

圣陶吾兄惠鉴：

三复尊示，深得论文之乐，谨简略奉答，未知有当否。词谱是吟诵之律，而歌唱之律寓焉，盖即从歌唱转化者也。吾国诗歌之传统为四五七言，由古诗而律诗，词曲并以长短句（齐言较少）拗句与之交错，遂呈繁复之观。词中亦分两部分：其一拗句多，可称专门的词；其一拗句少或竟无之，可称类诗的词。后者普及，影响亦大，而多讨论者却是前一种。

中国五七言的传统是坚强的，却受胡乐东来之影响而变，亦有语言的关系，有一点强迫的意味，中唐人还想用五七言诗作为乐章来对付一气，后来实在不成了，乃依“声曲折”写之，史称温飞卿“能逐弦吹之声”是也。北宋柳永扩为慢词，其流益大。

当词调未亡时原无所谓词谱，音律即其谱也，句逗依之。乐音之高下抑扬则以字音平仄协之而已。若析及四声（将仄声又加分析，主要的为分去、上）还从吟诵而来，当亦参考到歌唱；以词可歌，同时亦可诵也。周美成是个主要的人，即使不说从他开始。昔人评清真“创调之才多，创意之才少”，而清真之功正在创调方面。方扬陈和词亦步亦趋。来书云“隐晦不通”，诚然。却可看作清真体的四声谱，为治调律者的一种参考。

自是美成的特殊造诣，有如老杜之“晚节渐于诗律细”，其情况有点像六朝人之谈“声病”，若“前有浮声，后须切响”等等，却亦为后人钻入牛角尖者作俑，本是从吟哦中发展而来的，却认

为应音律之上需要，便是一种误会，把这问题搞得复杂了。

宋词实际上只是平仄调而非四声调。近人杨荫浏研究白石自度曲的旁谱有此结论，大致是对的。又如来书提到的《满江红》，兄云此调宜用入声韵脚是也，以入可作平，故可改为平韵。清真此调结句“无心扑”，白石云，心字不协，融入去声方协，遂作平韵《满江红》。其上段末句曰，“闻佩环”，佩字去声，合矣。其下片结句却云“帘影间”，影字非上声乎。白石在此处不过用了一个仄声字而已，固未尝分别上去也。专家之理论每与实际有距离，若斯之类是也。

原很简单，平仄调是音歌的需要，四声调乃吟诵的加工。但清真与南宋诸家分析四声时，词之音律尚在，其中当然有一种关连，二者遂相纠缠而引起后人之误会，纵非走入歧途，亦已是窄径。文士慕古好奇，耻为平人而愿自附于专家，亦往往有之。来书云：“用拗句之处，吟诵之往往有挺拔、倔强、幽峭之感”，弟于四声调亦有此感，认为并非全无好处，却只可供极少数人无益之娱耳，今日若要作词，能平仄不差，押韵可听，使《沁园春》不失之为《沁园春》，《水调歌头》不失为《水调歌头》，也就可以了。书中“竟作自由诗”之说，窃有同感。云郑叔闲评，所得只在吟诵之际，未必真懂得词之音律，弟完全同意。词之音律久已亡佚，后人何从而知之耶！

后起之曲进了一步，南曲中之昆腔磨调更比北曲进一步。昆曲中之佳谱方始与四声相合（入声在北曲分叶三声，在南曲同平声，实只三声耳）。其制谱之法又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，在中国乐府的发展史上，实为空前未有者。——或者由于我爱好昆曲乎？一笑。

此外诸端，书不能详，承惠约长谈，洵上娱也，至盼其实现。弟近日上午到所，下午总是闲的，依兄方便，何日均可，盼续云

知。

上次信中提到拟临稷帖，忘记复了。兄写此帖必有本人笔法，诚盼得一观，更盼将来见惠片楮。我想近日兄必较忙，恐无暇临帖耳。拉杂奉复，书不尽言。即候
近安

弟平 顿首 十一月十一日下午

近得一石，晋天福五年之大悲真言幢拓本，书法有欧阳风味而较灵动，他日将奉呈一观。 又及

1974年11月16日

圣陶我兄赐鉴：

复示欣诵，计六天过后或稍闲矣。陈从周闻有自绘朱色梅花寄呈，谅必收到。渠得（近来信）兄手迹，甚欣感。尊临兰亭当多朴茂之意，定武本似较神龙更为接近。南朝碑碣不多，其笔法固异于兰亭，却亦有相合者。弟知见殊陋，近偶见“萧憺碑额”，文曰：“梁故侍中司徒骠骑将军始兴忠武王之碑”，其“将”，“兴”，“之”，并同稷帖，则近人之说亦未为全面。草写纸画，即候
起居

弟平 十一月十六日

1974年11月20日

圣兄如晤：

十八日诵惠书，并得尊临稷帖一幅。是日极忙，上下午俱到文学所，瞻之如对清风，诚为嘉贶。临摹酷似无甚意义，故贵有本家笔法，妄臆兄书必有如是，今固果不虚颺望，岂分数之谓乎。

老笔纵横，弥见真率佳兴。已张诸书桌前壁上，昕夕无殊晤对也，附奉小词稿一篇，集稷帖字楹联，影写神龙本一小纸，均以发笑。所钐小印乃近日刘生（即前请兄写字者）刻赠者，其文出吴穀人《春水绿波赋》，取其与弟等名字巧合作为闲章。其“明我常相忆”乃甲午年汤寅鏐赠先公者，布置殊佳，又恰与我兄同岁。弟以前亦常用，或已见过。复候
动定胜常

弟平 顿首 十一月廿日

1974年11月27日

圣兄惠鉴：

昨午归，奉廿五日书，欣诵。拙笔承粘在巨册题写兴味颇有之，而增惭汗前已言之。弟前从周叔弢处假得郑评清真词乃“西泠词萃”本，亦系过录；郑评原本闻在傅沅叔处，今恐不可求矣。弟只迻写周庄本之一部分耳。所询两端均是“迴”（迥）字。汲古阁无善本可勘，但“红窗迴”不误。清真《西平乐》第三句“川迴未觉春赊”见彊村本“片玉集”卷二。梦窗之《西平乐慢》见同书“梦窗词”卷三，（十页下）“岸压邮亭，路歌华表，堤树旧色依依”。（此字似亦不分上去）知尊抄已訖，视弟之草率乱涂远胜，他日愿得拜观，更为校对之。日前答陈次园书亦谈及词律，语尚明简，今以抄本呈阅正。近偶翻出五十年前“霜枫”本之《浮生六记》一册，弟之原叙不知何故割去，乃以旧作七律补之。尊斋不知尚存是书否？学部各所虽曰全日上班，弟尚可逃学，不每天去，兄如有谈兴仍拟趋前，俾不孤夙约耳。匆匆，复候起居

弟平伯 十一月廿七日

1974年12月1日

圣陶我兄：

示敬诵悉，拟于星期四、五（十二月五、六日）下午三时许走诣，希指定一日，未知适宜否？若约次园，下午亦比较好。弟之吟诵羌无规律，只于儿时闻长辈长吟，遂效其声，恐不履听；如大家来吟哦，当必更有味，诸俟良晤。请
安

弟平伯 十二月一日

1974年12月11日

圣兄惠鉴：

日前承招欢饮，难得之会也。是夕实当吟诵老杜《赠卫八处士》诗。所谓“今夕复何夕，共此灯烛光。少壮能几时，鬓发各已苍”者最为贴切耳。弟近趋走颇忙，得暇仍为兄校《清真词》。觉郑评佳胜良多，昔年匆匆涂抹，未及细会，若非我兄与次园耐心逐录，此本将弃同敝屣，家中人自更无能领会者矣，亦可惜也。弟处尚有夏闰枝评清真词，拟为并写于尊册上，可成双璧，唯不免缴卷迟迟耳。敬候
近安

弟平伯 十二月十一日

1974年12月19日

圣陶吾兄：

前承复书并示以新词，长句甚劲有法，陈君得之欣喜逾望矣。以近日上午皆去“所”，下午总得休，短景匆匆遂致迟答。夏评不太多，而发明词意者为多。有些原词须另抄附。交卷不至过晚，自当在乙卯年前也。周济（止庵）四家词选弟处有之。其评有些亦佳，将并为选抄。即候

冬安

弟平 上 十二月十九，冬至前三日

1974年12月22日

圣陶吾兄：

手示敬诵。细读新著后在原稿上妄涂，又写校记一页并请核正。《兰陵王》词仄声多于平，去入多于上，去声广用，入为韵脚，其特点为情调高亢，后段声尤激越，如载记所言。词谱沦佚，少可印证者。如妄拟以昆曲，去声固最响亮，《八阳》中之带怨长，见高工；《赏秋》中之丹桂，见高六，在昆腔中达最高峰。弟近阅《宋四家词选》，发见其评亦有“缠夹”者，关于《兰陵王》亦当写成小文，约适与足下写作同时，若有同心，亦可喜也。即呈教正，阅后希掷还，尽可从容。匆叩

炉安

弟平 冬至日

1974年12月28日

圣兄惠鉴：

近缘文学所有些文债，顷始交出，来示迟答为怅为歉。尊论清真词“恨堆积”似未安，极是。长调易有累句，守律严则尤甚，虽名家亦不免也，然《兰陵王》实佳，于明清中见沉郁，此美成长技，殆度越诸家也。论“愁”“渐”领起诸句，其状疾徐若相反而同归于情，甚妙甚妙！已录入短篇注中，以志相与论文之乐。他日或将此文改写即附在尊抄郑评周词册子之最后，未知可否？人事倥偬，瞬将改岁发新，黎旦烛下作此书，忆及佩弦在杭第一师范所作新诗耳。不尽，复候

冬安

弟平伯 上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廿八早

1975年1月4日

圣陶吾兄：

七四年前曾寄一书，提及拟将拙解《兰陵王》词附录于尊写清真词册子之最末，未知邀察否？弟近仍于上午上班下午一般不去。册子已写得十之九，不久可完成。《宋四家词选》总评有一段：“东真韵宽平，支先韵细腻，鱼歌韵缠绵，萧尤韵感慨，各其声响，莫草草乱用”，似与尊旨相合。即颂

新岁康强

弟平 一月四日

1975年1月6日

圣陶吾兄：

二、四日先后两函、新词一章俱得浣诵，欣慰之至。不意弟之一言触君思旧之怀，闻之既喜且惊，喜得文心针芥之契，惊者，致损我兄几夕之眠。顷审动定已一是如常矣，为慰为歉。老年人不宜于寝时多费心，将初念打断，斯诚良法也。然枕上每易于构思，弟亦能言而不能行者，摄卫之方宜共勉之。若新篇则巨制也。携手河梁之诗，闻笛山阳之赋，虽是佳作，不为美谈，以今视昔，宁无稍进耶！知人论世，将不以鄙言为河汉也。已僭加圈。其中密圈之一句可谓神似。昏灯残酒，如见其人，然其人已千古矣，读竟泫然。拟改辞句另列一表，未必皆有用，可供酌取耳。其中移动处亦有尚惬意者，览之自知。如更来书商榷，则尤有切磋之乐。迟日以定本见惠，幸甚。《校律》一书为清真词之四声谱，极细微，弟昔有之。他日如须参考时当再向兄或伯翁借读。和清真词，于四声分别，主要者固须遵守，却亦不必拘泥，诚如尊言，顷参读彊村词正复如此。佩弦夫人住西郊，弟拟探赜，总未能往。俟明春或可偕行乎。匆复不尽欲言，敬候冬好

弟平 顿首 一月六日午

1975年1月11日

圣兄赐鉴：

九日手教诵悉。尊作得朴初同阅，有集思之益，渠当有新见，窃所乐闻。他日面谈，尤欣。以次园借抄郑评因缘，得重读清真

词，觉其工力至深，词人宗仰非偶然也。前以吾兄介绍在开明印行《词释》，曲而欠醒，繁而无当，既有愧前贤，更恐误来者，愧作如何！校增尊册将毕，不能无感焉。更有两琐事：其一有马士良者，乃满洲绍英之幼子，与弟昔寓老君堂为比邻，近作《燕山十老歌》，列叙居京相识者，自九十八岁至八十（弟尚无此资格，一笑），吾兄亦在其内。其诗想已尘览。彼喜搜罗文献，关心老辈，熟悉京师坊巷掌故。其二为湖州笔店费在山，以售笔赠送为缘时常通信，言及兄曾为彼书近作，裁纸样来，亦嘱我涂鸦配成一对。弟惮于酬应，顷又恐笔墨流传贻诮，而人意殷勤，又属难却。二君殆皆好事之徒哉。拉杂附书以代茗话。草此即颂
近安

弟平 顿首 一月十一日

1975年1月26日

圣陶我兄赐鉴：

昨往汽车制造厂参观，归后同时奉到廿三、廿四日手书，至为欣慰。校写词册窃所乐为，重读清真词又得益，但缮写或不免差池，乃荷灯下披阅直到眠时，为幸。更拟赠诗以纪事摅情，尤为切感。唯作诗颇费心力，只可以之遣兴，兴到书之，不必放在心上或致减眠。若来示所言自极善，私意正复相同。惟以珍摄起居为第一，兄必察之。雒诵《兰陵王》词，各问已条对，未卜能及格否？风格骏上，表情醇至，尊作均然，此篇尤为突出，决非阿其所好。原草宜存其真，若弟之涂抹聊备葑菲之采耳。如何定夺，伫盼续示。弟亦拟写数份，分贻友生，稍广其传，可乎？

约晤最欣。市肆人多难得畅谈，仍拟于旬内趋前，携一电炬夜归无妨，未免盛扰郇厨耳。家常便酒足矣。尚有小件当携以尘

览，想必有兴味也。拉杂书之，不觉纸尽，即叩
起居

弟平 顿首 一月廿六午刻

1975年1月30日

圣兄赐鉴：

廿七获手教诵悉。兹定于下月二日十时前趋诣，一切面谈。拟携呈三件：其一为无名氏闺秀诗百首自叙生平。其二为昔癸亥甲子海上诸友写赠诗笺。兄惠书《浣溪沙》词尚在，据湜华言本集未收，渠已抄出。若佩公手写其小品文，细字密行，盖仅见之作也。以上两件均新从伯翁处还来者。其三为谭《词辨》，中有清真词九首。前为吾兄抄词册时，每以无仲修氏评未为全璧。以为此书已亡佚，颇为惋惜。顷在书丛中发见之，先携奉披览。其如何补写入册，容俟面商。知容翁索阅并拟手抄，极嚶鸣之乐。请嘱其下开名篇行列宜宽，稍留空白，以便他日补录谭评也。勿复。即叩

近安

弟平伯 一月卅日

《词辨》中之清真词：《兰陵王》、《齐天乐》、《六丑》、《大酺》、《满庭芳》、《少年游（并刀）》、《尉迟杯》、《花犯》、《浪淘沙慢》。

1975年2月23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日昨偕夏姊惠临，失晤至为歉怅。以学部各所近均于星期二、

四、六下午学习，时间遂临时更动耳。《兰陵王》词妄评僭圈，想或失作者之意，乞予指出，尚可修改。家中外孙韦柰已能背诵此篇矣。林译小说置桌上者，乃弟从他处检出，预备收存在一起。兄既皆未阅过，携去甚善，恐未必都好看，书单一纸附奉，可以按目取索也。小草英名 IVY，前在老君堂时每以盆栽压条分贻友人。其后失之数载，及归京后有以孙枝见还者，且题曰“珠还合浦”。以小诗谢之：“远西蔓草阿哀俚，畴昨移根几处栽。一日珠还感君惠，柔青浓碧喜春来。”今得在尊斋，亦小草之幸遇也。匆复。即候

起居潭福

弟平 顿首 二月廿三日乙卯上灯日

1975年2月28日

圣兄赐鉴：

手书敬悉。尊词起句得势，劈空而下，前晤容翁，他说“闻生头里来个”，可见同有斯感也。若犹病其突然，移跋冠首即可。弟却另有一想法：序文用至“永怀”止，添“其辞曰”三字，下接本文，则直捷紧凑，仿佛剧曲中之叫板，如尊引“乔醋”中之“顿心惊”即如此。跋文后半可删可存。备见虚怀之美，推许之盛，而弟意殊愧之。若拟保留，稍修改即可，（例如作《勉成此解》）一文两用之，格式亦新颖，未知谓然乎？谬评承许为心知，诚为宠遇，喜悦非泛言能达者。若夫“溢美”，兄意弟所深知，平素不乐虚誉，然亦有宜分析者。清真创调之才美不可及已，若此以外，弟言均为事实，跋文中本另有“岂前修之未密，乃后起之转精”（呈伯翁稿中即有之），稍稍斡旋，忘未写入。弟上学时即喜读清真词，其后多作评论讲解，繁而无当。昨岁有缘，重理故书，颇悔其少

作一味推崇之非，且前贤纵好，若继起无述，亦何益之有哉。此所以深感于兄之新篇，不辞僭妄而评之也。至于“古为今用”、“批判接受”诚有至理，而似犹未落实，弟亦有晚节自效之忧，其奈力短心长，望洋兴叹，斯意亦唯吾兄知之耳。文学所已成立“总支”及各支部，当可进行较速。弟虽云每日上班，有时亦可逃学，不至过劳。春和偕游，再图晤叙。言不尽意，而纸已罄。敬候
动定

弟平 顿首 二月廿八日

1975年3月8日

圣兄赐鉴：

承三日手教藉审近况。弟仍于上午到所，闻学部所属十四个单位均已成立党总支，当可渐入正轨。地震事闻将有廿四小时前预报，弟近拟蛰居不出，度过数日再说。尊居庭院宽馥，必甚宁谧亦在念中。伯翁已暂移居其六女寓中，以友人见告。昨曾往访谈。勿复。敬颂
起居清胜

弟平 三八节

1975年3月12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十日手书诵悉。伯翁谅已得晤。地震事近颇安静。顷见到北京市之宣传提纲，极为明确，云：“一、二年内可能发生六级地震，近期则未有五级以上的前兆”，自尽可放心。林译小说如已阅讫，须调换何种，便希示知，当检奉。韦柰尚未行，送致甚便。近以

偷闲得一短文，即呈阅正。《红兰逸乘》专记苏州事，不知曾看过否？亦可并奉。勿上。即颂

起居

弟平 十二日

1975年3月16日

圣陶兄惠鉴：

正沉寂，奉手示快如晤。《红兰逸乘》暨书中开示之林译小说均由韦柰送呈，祈察收。畏庐译笔固佳，亦偶有欠通顺者，良如尊言。翻译工作总非容易。吟边燕语即以前的英文课本《莎氏乐府本事》，此译殊未见佳。伯翁能外出多次无恙，可喜也。草复。

即候

近安

弟平 上 三月十六日

1975年3月22日

圣兄赐鉴：

信到，韦柰即往取件。题渠之手册已获谨瞻，书法苍劲与文辞相映，一笔不苟，乃矍铄之征。承长者欣然挥洒，更为小儿光宠，柰虽未谙文艺，亦颇知爱好也，不日即返通县工地。

赐还之林译小说中弟近阅《黑太子南征录》其描写颇浓郁，译笔亦能传神。顷检破书，得一小材料，兹以之尘目。兄昔年曾编《周姜词》或有些兴味，并希是正。专候

动定不一

弟平 顿首 三月廿二日

1975年3月28日

圣兄赐鉴：

洛诵长笺，忻同晤对。用成句，其得失确如所云。用典稍别，情形亦相似。二者用之得当，则语简意长弥觉浑厚，隽括且甚经济。若诗中之杜陵，词中之清真，皆其中之巨擘也，如不能融化，未免有餽钉之病。下同文抄公，更不足言矣。小文从故书中录出，未有副稿，希便中寄还，不忙在一时也。闻次园已返，曾得晤否？来书又详述与佩兄生平之交谊，有弟尚未及知者，为感且怅。思旧情深，可作前词之长笺自注读，以谕来者。弟谨什装藏之。

林译小说，以早年之笔为佳，洵如来书云云；却亦多删节处，例如《块肉馀生述》，其开首即节去一大段。西文繁杂，中文简易，亦不得已也。以稿费甚优，其后续出，迄民十左右，称“新林译”，便迥不如前矣。颇疑未必尽出于畏翁之笔。在前奉各书中《矚目英雄》、《铁匣头颅》，较之《滑稽外史》、《南征录》，显有珉玉之分，即可见一斑。敝处尚有《石麟移月记》（中华版）亦新译之属也。弟仍午前上班，但有时不去，尚不过劳，知念附闻。春候渐和，暇当图晤。即候

康健

弟平 顿首 三月廿八日

1975年4月1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廿九日手书敬诵。江南昔梦已遥，不图晚节聚首京城，书信往还兼尊酒论文之乐，若斯缘法弥可珍重也。承约胜游盼其实现，

谨当追陪诸位兄长之后，于真率会中挈一稚弟亦良可喜。家中人昨往万寿山，玉兰已开，而气候尚寒，期日或须稍待。复候动定不一

弟平 敬启 四月一日

1975年4月13日

圣陶我兄赐鉴：

十一日手书及新词均得欣诵。近公园中无茗坐，容翁又步履不便，承约他日至尊斋会晤藉以畅谈固最适宜，惟不免盛扰庖厨，且迹日供应亦较少也。伯翁惠书云：左目内障发展，看书写字觉累，以牵冗俗未能省候，心甚念之。得缘把晤，良所企盼。吴蕤作五言诗廿韵，亦属难得，提掖后进，则老辈之盛意也。弟前晤晓铃知之。其写本尚未得读耳。近读陈寅恪《秦妇吟校笺》略有所见，在同异之间未能写出。草复。敬候近安

弟平伯 四月十三日午

1975年4月16日

圣兄赐鉴：

欣荷宠召，遵于十九日上午趋前，逃学饮酒，良可笑也。振甫有述元善兄重庆历险之七言歌诗颇详实，未知已见否？

《秦妇吟》唐人巨制，其时运却欠佳，初当作者所讳，二已久佚，近始发见，又不谐于时代也。端已晚年讳言此诗之由，若陈公所云还嫌纤巧，盖其写官军之恶有甚于黄巢者，宜当日“公卿”之“多垂讶”也。草此聊代一饷之谈耳。敬候

起居

弟平伯 四月十六日

1975年4月22日

圣陶我兄赐鉴：

奉廿日手札并照片多张，于既醉饱后又得斯嘉祝感何如之。令孙摄影技术至佳，弟非意识地偶一合眼遽留此影，亦可笑，且可作朋辈之谈助，惟不免使渠失望，殊为歉耳。幸五人合照者甚佳，堪留为念。溯昔在杭偕兄及昂若，在申偕颉兄及振铎留影均当二十年代之初，瞬五十年矣。老友康强岂易得哉。文已草就，随同陈氏校笺附呈，务乞指谬，万勿客气为幸，并希弗以示人也。草此。敬候

起居

弟平 顿首 四月廿二日夕

陈笺本诗文字与一般传本略异，似亦未尽恰当。

1975年4月27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得廿五日手书，闻有惠临佳讯，不胜欢喜。弟下午总在家，廿九日或将出游。如荷先示知日期尤妙。满小姐想同来，稍迟归当亦无妨也。林译小说尚有若干可供选阅。《髯刺客传》已自津携返。前呈关于《秦妇吟》两稿尽可从容披览。此诗固多纪实，亦有虚拟处，如首叙东西南北四邻遭难事，伊谁见闻之耶。此与《左传》述鉏麇触槐相类又或有回避处。依陈笺引文官军暂入长安事，在中和二年春，计其时韦庄与诗中秦妇正在京，而诗不言，只

述收赤水一小喜剧，不解其故。瞬届“五一”想当有园游之会，闻布置甚热闹也。诸容面谈。不尽。即叩
近安

弟平 敬上 四月廿七晚

作书未发即奉廿六日示，并赐还拙稿谢谢。公元年数遵改。新解极胜。弟与陈君均局限于考证，而陈专攻史学，其癖尤甚，自宜分别观之。弟亦微觉其于写实中杂以虚拟成分（已见前书），总不如兄言之痛快耳。不知有兴写一文否？容再商谈。徐园聆仙霓社昆剧与兄相遇，同座有陈先生，事诚有之，已恍忽如梦，乃承提及，感慨系之矣。

弟平 再启 廿七夕

1975年5月1日

圣陶我兄赐鉴：

昨奉手教，知将南游，令郎、媛乞假随同，诚为胜事。他日归来共话，藉作卧游。计程或尚未行，遂写数行。即祝
旅途佳善

弟平伯 “五一”劳动节

1975年6月12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前者甫归即承惠临，欣感。近闻舍亲言，有至外地参观之说，从者不知参加否？天时已热，旅途百凡珍摄为要。文学所同人将往工厂，亦开门办所之意也。弟可免行。顷为颉兄在《倚棹录》上重写旧句。装潢精美，以涂损为惧。草此。敬候

刻安

弟平 顿首 六月十二日

1975年8月13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闻于炎天自远道归来，并在政协作报告，为慰。失于致候，乃荷九日手书，更觉感歉。朴初新篇得诵，堪称丰收。弟从未到过西南，读之不仅作卧游，并可发蒙。承示谢谢，原件仍附上。兄在青岛之小诗，虽寥寥数语，而字字真切，包孕宏深，雒诵无数，仿佛身立海滨也。弟近不常去所，盛暑颇得稍闲。曾两谒容翁，假得“吴歊百绝”，觉其书明简，诗亦佳，偶作一短跋，并附旧作一篇归之。林译《十字军英雄记》顷偶发见，前目未列。如拟再看，当奉上。草复不尽。即请

近安

弟平 顿首 乙卯七夕

1975年8月16日

圣兄赐鉴：

还函欣诵，有迟惠临之讯，企盼良晤。迩来秋暑尚厉，以稍凉为宜。陈女曙辉顷又来此，如依前呈草目需阅何种，亦可径奉也。《十字军英雄记》其译笔雅健，当与《劫后英雄》略并美，亦或有小疵，无伤大体。原本弟昔曾一见，有些古英文颇不易了解，只能略读，此杜诗所谓“读书难字过”也。牵牛花以局于地面，又今岁管理较疏，只开白边紫色者一种，着花亦不如去岁之繁。仙人球却三度开花共六朵，以视尊斋品种繁多者陋矣，亦附言博笑。

弟今夏颇得休，而体气不若往年之佳，亦事之有乘除者。前上唇患疮，亦已愈矣。日前钟敬文来，出诗稿相示，属为订正，赠以库蜡小笺数张；又以浅碧吴绫索书，怯于弄翰只得漫应之。“出门弗认货”，于此语深有同感也。节迹中元，偶成短札，亦应景之品，以稿发笑。阅后仍希掷还，将以寄马公。匆复不尽。敬候
大安

弟平伯 启上 八月十六，中元前四日

1975年8月21日

圣兄左右：

诵十八日书，“往回如打乒乓球”喻妙而切。（顷阅《隋唐演义》，此二字写作“兵兵”音读为轻烹。盖今昔不同矣。）江乡昔梦已远，晚节京尘重叙，谓非胜缘得乎。见惠庭花，瑶华之意也。舍间凡品不足观，谨呈叠韵小诗，聊发尊前一笑。上元亦有烧灯之俗，与中元相似。盖同为娱神度鬼，事后必须烧却。五夜张灯沿为佳节，渐昧厥初，唯中元犹有鬼气耳。京师每届斯时必已凉爽。（如弟前文所记）今犹炎热，报载三十五度，亦可异也。昨日偶往文学所，得读主席八月十四日关于《水浒》之论评抄件。兄或已先我读过矣。转眼新凉，当再图晤。敬颂
起居清胜

弟平伯 八月廿一日，乙卯中元

1975年8月25日

圣陶吾兄：

廿二日手示并附笺均得欣诵。亦秀返校，且有来京之说，弟

等喜慰夙怀，盼图良晤，为期当亦非远。近年得我兄书简颇多，谨存篋中，他日亦拟仿效贴在大纸册上。若以之对看，自更饶兴趣。马君复书，引录“燕台口号一百首”之二云：

地安门外赏荷时，数里红莲映碧池。（南至皇城，西至德胜门，一望数里，皆莲花也。平按，其地即什刹前后海连积水潭。）好是天香楼上坐，酒阑人醉两丝丝。（酒楼在莲池北岸，按，其地位盖即后之会贤堂。）

澹澹银河一水澄，五生盆结彩层层。（七夕供牵牛星像于盘，堆以瓜果，名五生盆。马君旗下世家，云“从未见过”盖昔年如此。若我南方则七夕、中秋皆不设像。）满街秋月群儿闹，长柄擎来荷叶灯。状旧京风景宛然。近日兄有兴观荷，又谈及中元灯事，遂录博粲。粉红色牵牛花开极大，当缘培植之功。今秋结子乞留惠数粒，小儿在天津闻此事亦拟种之。匆上。敬候

动定胜常

弟平伯 八月廿五日

1975年9月3日

圣陶我兄：

九月二日晨兴，妻告我楼廊忽放浅红牵牛花一朵，韶颜晚秀，意外欣逢，继思此即兄去岁惠贻之佳种也。杂蒔瓦盆中良未措意，殊深愧荷。移时即奉一日赐书，仿佛斯乐与兄同之，尤为凑巧。花型较大，瓣柔薄，有分绽处，微异于一般喇叭式。谛审方知以前惠诗，“舞衣回风”之得神，匆匆读过，则有似大嚼江瑶柱矣。知又将选赠佳种，不胜忻感！此间九号楼前栽花有别色者，容当觅奉种子。

“燕台口号”不知何人作，迟日当询诸马公。

看林译小说尽可从容，若佳辰得伴（兄自定规章极善）伫企来游。弟近颇多暇晷，亦拟乘兴奉访也。书信往还固好，总觉书不尽言耳。匆复。敬候

起居清胜

弟平 启 九月三日夕

南方书来言秋热过于夏，想象见之。

1975年9月6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三日手书敬诵，引旧句一“藏”字对我尤切，因座中适无熟人，邻桌则学部诸君若颉刚、叔湘等均在，遥瞻人海中良有蒹葭之思。郑子尹诗，《纪略》中有之，当已检到。迟日当奉上《春在堂诗编》，因屡翻读，已颇故敝，圈识亦黯淡。得晤伯翁，知亦秀已归，即南去省母，总是近来可喜之事也。匆候

近安

弟平伯 九月六日

1975年9月8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五日手示诵悉。公园约晤至佳，时地请兄酌定，届期即当趋前。弟近颇闲，不拘时日，上下午均可，远近亦无不便也。书中谈及“扇贝”，可增理解。鲜者隽品故不宜“大嚼”。若一般的“干贝”虽有“过屠门”之意殆亦无伤欤。相见期近，不多书即候秋安

弟平 顿首 九月八日晨

1975年9月19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日前偕令孙女惠临至为欣荷。弟昔年自豫回京后作诗极少，顷以小女等南游归来偶占俚句亦纪实而已，即另纸录呈吟几博笑。匆上，顺贺

节禧，潭第均候

弟平伯 顿首 九月十九日中秋前夕

1975年9月30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廿七夕手书奉到。承惠杭州茑萝种子，明岁可得繁花，谢谢！《黔诗纪略》本系残帙，尽可多留尊斋随时翻阅。其中有郑珍诗在清季为特出者，佩兄昔年曾致爱重，弟惜未留心也。谢刚主同住十楼，为601号。刘叶秋有丰公挽诗，今附奉一览。诗亦平妥，五六两句或较好。九号楼前白色牵牛花种乞得两颗，即先附奉，俟结实坚老当续寄。忆偕兄步楼前时，似其花朵颇小，今采来省其不然，亦附奉压制片一纸博粲。伯翁近作《旧学辨》想已得读。弟有些写件均于日内了却，兄处谅亦差同也。匆上，顺颂节禧

弟平 顿首 九月卅日

1975年10月21日

圣陶吾兄：

承示亲切慰问，并拟迟日惠临，不胜感谢。贱恙经过针灸，想可恢复，至祈释念。奉上春在堂诗十册，词一册，以备清览。即候

近安

弟平伯 十月廿一日

1975年11月8日

圣陶吾兄：

日前惠临存问，媵以手折庭花，浹辰犹鲜新。京俗称菊花亦曰九花，盖与“久”谐音耳。陶诗云：“世短意恒多，斯人乐久生，日月依辰至，举俗爱其名。”此风盖沿自六朝也。偶写奉小诗尘览。其第一首耐圃昨日戏笔，其第二首弟平十一月八日书，卧病匝月，执管歪斜如儿涂，亦可笑也。乙卯十月初六立冬。

冬暖雨丝丝，开炉节近时。（明日立冬）

黄花插瓶供，犹有傲霜姿。

嫩蕊鹅黄酒，开来似素英。

东篱秋色在，嘉惠称嘉名。

1975年11月13日

圣陶兄如晤：

惠答两诗，浣诵至欣，以移情屋乌，亦爱及涂鸦，感荷多多；

若乐寿之称，弟辈何可当耶。贱恙已愈十之三四，当可无虑。亦秀前偕农祥惠来，堪称“幸会”匆匆，又在病中，未能款叙，十年契阔，一醺缘慳，良为怅歉，幸可图后会耳。闻尊斋已有盛会，为之神往。草草。敬颂

起居

弟平 顿首 十一月十三日

1975年11月19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手示敬承。菊能留至新年，当是晚开品种，又南方室内不生火，故然。“九华”之名即见于前引陶《九日闲居》诗序中。诗又云“菊能制颓龄”，盖云服食可延年，不仅花时经久而已。前呈诗中小引，所言亦未谛审。又诗之第三句“秋色在”，二字拟改为“旧”。以“旧”“久”字通。

日前曾以歪斜大字写信给伯翁，翁竟能自读，虽小事亦可喜，当为兄所乐闻。

附呈顷占俚句，不成诗，聊以发笑。即候
动定，不一

弟平 十一月十九日

去年九月十六日，以小诗赠内，咏小石榴云：“盆栽无碍秋风冷”。今岁患病未能赋也。迄十月十六日稍愈，晨窗见榴花犹含一蕊，遂口占此句以续前篇。即呈圣陶我兄一笑。

去年曾咏秋风句，今岁冬寒尚有花。

漫与金英同夕秀，（日前以菊花诗呈圣翁。）不将迟暮苦咨嗟。

一九七五年乙卯

1975年11月23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承手示，又荷惠以斋中菊影，不殊晤对。感谢感谢。弟虽能勉作字，却总不能如意，只听笔之所至，大有扶鸾之味，亦可笑也。曲园公诗在全集中，不单行。今承兄阅读，暇日就其所喜者用墨笔圈出，他年亦可作为选本读。弟得附名校字之列，亦文字之胜缘也。其谓可乎？天气乍冷，寓中已有暖气。诸唯起居多宜，不一

弟平 顿首 十一月廿三夕

1975年11月29日

圣陶吾兄惠察：

奉手示悉将往治牙，此切要之图，却亦烦扰，极念极念！坚持始得佳境。弟颇有经验，若装成合度之义齿，即脱然无累矣。弟年少即病齿，五十以后无齿反得大嚼，亦三折肱之意也。

先集盼于暇时选阅，至感雅谊。弟拟重温，当在来年矣。清华陈处亦拟于明春陪兄同去。如能践约，亦一快事。近日见愈，唯支体仍软弱。即候
动定，不一

弟平 启上 十一月廿九夕

1975年12月5日

圣陶兄：

示以《中国新闻》近载朱夫人《忆佩弦》一文，清切明朗，读之同感。文中引“但得夕阳无限好，何须惆怅近黄昏”一联，晚节弥坚情现乎词矣。戊子迄今，二十七年，物换星移，时新境改，不能如孝标之再答秣陵，病榻无聊亦戏将成句谄为联语，良未工稳，复呈圣翁，亦谓可否？

欣处可欣留好住（陶句“即事多所欣”）

晚来非晚借灯明（李句“夕阳无限好”）

弟平病腕书 乙卯冬月

“好”拟改为“客”字。

五日又书

1975年12月7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承惠载陈君新作刊物，谢谢，另附俚言博笑。其中五页似有误字，“闺儿”、“闺生”均当作“闰”。知兄拔牙事顺利，极慰。昔汉张苍年九十，口中无齿；今则“尚有八枚”，洵颐寿之券也。近日转冷，唯多珍重珍重。弟右手尚不甚自如，右腿力软，可以在房中行动，总不免趑趄抚墙摸壁耳。伫待春和，当图良覿。

敬候

冬安，不一

弟平 顿首 十二月七日

1975年12月16日

圣陶吾兄惠鉴：

正盼好音，得复示极慰，六天校阅文件，亦殊劳矣。又想到一对句：

既醉情拈杯酒绿

迟归喜遇碗灯红（《喜遇》元宵曲名）

弟不胜杯酌，不解酒中趣，而其言如此，亦可笑也。天寒，唯起居珍摄，不一

弟平 顿首 十二，十六夕

1975年12月20日

圣陶兄尊鉴：

诵答书，承赐读先集，精选成编，并将目录别写，惠我之厚，重逾百朋。容俟他日诣门恭谢。书品以屡经弟翻读断句，已甚散敝，入选诸篇上加墨圈即可，可以节劳。如已写记，便更好了。清华园行之约，明春决当践之。总须觅一小车方可，临时再商。乔森书信写得有条理，可喜。弟病况平顺，进步不多。谨复叩起居

弟平 顿首 十二月廿日

近闻前者人传关于曹氏风筝歌等不可靠，则六句之诗想亦相同，以来历不明也。 又书

1975年12月28日

圣陶我兄赐鉴：

前奉一函，谅已邀览。日前次园来寓，询悉伯翁近况畏寒，无缘往候，殊以为念。承赐厦门水仙一本，云春初可着花，极荷。培养之法是否于腊月方用水养，更盼见告。弟近体尚可，唯不能速愈耳。

友人李荒芜，所内同事，云前在成都时曾与我兄相识。在外文出版社，又曾将大著《稻草人》译为英文。未知兄忆及否？李嘱为道意，谨附闻。

已届岁阑，顺贺一九七六年
新禧，潭福

弟平 顿首 十二月二十八日

曲里心情谐燕婉 颓唐风措关娉婷
向不作艳体，晚岁病中得此，仿佛疑雨集中句，殊可哂也。

1975X'mas Eve 晨四时，廿八日寄奉
圣陶兄一笑

弟平伯

1975年12月31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三接手教，蒙详示一切，深感，只未免渎神矣。养水仙花已嘱宝驯如法试之，期其于春节开花。“发节气”弟屡闻长辈谈讲，未能体会及之。可见二十四节气确非泛泛，前人智慧自不可及。顷距冬至已逾一候，动定必已照常矣，敬念敬念。兄处人事较繁，宾

朋来访者不少，尚祈稍稍积劳是幸。贱况确可，症虽顽固，亦是老境也。开年或再试试针灸。元善兄曾来过，步履仍健，不扶杖倩人。以贺张女新婚诗来商酌。此老兴复不浅。书到，已及一九七六新岁，藉问合家快乐，不具

弟平 顿首 一九七五除夕

1976年1月14日

圣兄赐鉴：

承复示详告以近况，抒念良慰。伟人殁谢，寰海同悲。新诗情真语切，乃传世之作。“六旬年”似易误认为在世之年。依上文看，是从事革命的年代，但是党龄亦不到六十。一般似当作为“八旬”。七十八，旧例自作八旬，连上文“烨烨”，言其光辉之一生也。不知谓然否？容翁遗书捐献，极善。文学所接受后，能辟一室展览尤为理想，却恐其无闲房耳。弟顷又延一针灸大夫，拔火罐，打金针，冀有疗效。馀不尽。即候眠食两胜

弟平 上 十四夕

1976年1月19日

圣陶我兄赐鉴：

承十六日手教，虚怀思考刍见，不胜欣慰。原文尽可不动，简单加注即合式矣。“五四”原是新运之起点，周公是当时的健者，从此计算自妥，唯须令读者知之耳。容翁遗书“得所”，弥冀他日

辟室陈列，能陪兄前往敬瞻，一申哀思，不殊重过黄公酒垆已。前蒙甄采先人诗编，感篆，兹遣外孙领取，乞即付之。弟拟仔细重读，仍恐不免有所请求俾成一选本，谅不以为烦渎也，容他日另函详之。重庆陈国庆君远道寄来敝帙，曾入租书店中，流转多年，无恙归来，亦颇可喜，曾写一小品纪事，以迩日大家心绪不宁，未敢尘览，今亦随函送呈，乞正。弟儿时事每见于曾祖诗中，即自己亦不能记忆。生于腊八遂为吾兄所知，且拟从书简宠之，深荷厚情，唯实惭奖耳。昔年马叔平君曾为治一小印，仿汉砖文似颇佳，即钐于纸尾俟鉴定。此章有自我欣赏味，故不常用，仅于腊月，知其事者偶一用之。贱恙经针灸，手硬脚软稍好，此书颇长，可见一斑。服“首都”医生所给“活血片”乃中药西制者。馀不一一，敬候

起居

弟平 顿首 一月十九夕

1976年1月28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于百忙中承复，至欣荷，内容丰富聊作简答。朴初诗至佳，“重”韵一联，肖若人生平，极切当，诚如尊评。传诵一时，不虚矣。“忧勤减龄梦”一句，吐属雅隽，惜其用典稍晦，人或不知耳。选《春在堂诗》，久怀此愿，以诗编在全集中，篇帙浩瀚不易得读，诗亦有廿三卷之多，中晚年格调在长庆剑南之间，而其实悉本先高祖谕花府君（讳鸿渐）之作，清醇雅正，平易近人，其生平踪迹、悲欢毕见于诗。弟洛诵陈编，辄怀先泽。唯孙选祖诗，僭也。格于曩例，弟殊乏打破陈规之勇气，因而中止。今幸蒙阅选，乃缘法之胜者，弟得附名校字，于愿斯足。其中亦尚有待商量者。选

本为全集之缩影；少则乏代表性，多则失选择之意义，且仍不便
于读者，容细看后另函详之。记选目中有《林屋山人馈米图歌》，
原件有珂罗版巨册，敝处尚存若干。已不记得曾赠兄乎？如要，自
当送呈，或想多要几本，分贻友人亦可。（唯其中有胡某题跋，或
无妨欤）承询及以前拙作长诗，既感且愧，另有跋语一册，此书
前或已寄奉。但现在看来，多脂粉涂饰，喜掉笔头，乃庸妄之作，
且亦无用，不敢以尘清目。此诗共分四段：

首至“无碍红颜想”；

至“所思渺西海”；

至“近将适裸国”；

至末。

诗以怀人为主旨，以沧海为背景，以梦幻为因缘，唐诗所谓“海
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情人怨遥夜，竟夕起相思”者也。杂以
颠倒、梦想、回忆、自叙及一般的闺思，甚至有代东瀛妇闺怨者，
曼衍无归，遂衍至三千余言，于时北平沦陷，坐井观天，于大局
懵无所知，以致民族、阶级观点均多错误，实为失败之作，弃置
勿陈者久矣。供佩公以了解本事，允为作叙，旋即下世，不果，实
为永久之遗憾！异日当为我兄详之，使并世为芜辞得一知音，亦
“补恨”之意也。承赠漳州水仙，谢谢。勿复，即请

颐安

弟平 顿首 一月廿八日

1976年2月1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上月廿八日手示敬诵。新春客多，家人聚集，彼此情况当大
略相同。得读新词甚佳，弟病中惮于构思，殊有望洋之感耳。选

诗若避“选”字，或用“增补”，或“抄读”，都不如“校字”之合乎传统，尊意如何？《遥夜闺思引》有两种印本，其一用洋纸单行，其一用棉纸与跋文一致，不记得所奉是哪一种了，希便示及，拟另寄呈一册。《西还》诚无足观，弟亦怯于重展故书，其时好妄谈名理，多不恰适。若《迷途的鸟底赞颂》一篇亦颇为江君绍原所赏。近孙辈还在那边瞎看，他日亦当以之尘览正也。草草不尽，复叩

起居，合节春禧

弟平伯 二月一日，立春前四日

1976年2月7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日前奉手书，即寄上《西还》、《遥夜闺思引跋语》各一册谅已察。跋语一二两条尚有可供参考处，其他均浮词耳。暇时尚拟取另册诗上，加一些说明符号聊备参考，另呈。顷检存书，跋语甚多，而诗仅一本，或他处尚有之。总之，皆无用之长物也，可笑。

选本标题如径称《春在堂诗选》，较明简，尊意亦谓然否？家中存先高祖《印雪轩诗抄》四册，他日更当以之尘览。

闻雪峰卒，殊悼惜。渠昔肄业于浙江第一师范，盖许昂若及佩公的学生。后来在京开会，弟亦常常相遇，亦一故人也。

漳州水仙着花一朵，他尚未开。弟近尚好，服再造丸。馀不尽，即候

近安

弟平 二月七日

1976年2月10日

圣陶吾兄尊鉴：

赐函及小书次第收到，当在是书上作记号，附说尘览正。知兄近笔墨甚忙，以念以慰。假牙合适是老境嚼蔗。如尚有稍未合处，再加修治即可。弟虽年稚，似颇识途也。春暖偕游，盼其实现。馀容续布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二月十日

1976年2月14日

圣陶我兄赐鉴：

十二日手书敬诵。与兄谈昔癸之词俾并世多一知者，诚所乐为。知不以无聊见嗤，尤感。若来书措词冲挹，殊不可当也，然拟勉为之，以副尊意。所云近读长篇翻译小说，不知是《战争风云》否？弟顷在阅读，友人所赠也。《春在堂诗选》草目附上，凡七页，基本采用所开篇目，略有删节增补，仍俟裁定。如需参阅全篇，迟日可与《印雪轩诗》一并送呈。草目暂留高斋，不必亟亟寄还。弟近乎稍好腿仍软弱。即颂

近安

弟平 启 二月十四日，丙辰元夕

1976年2月18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十六日手示敬诵，兄意谦冲慎密，自当谨遵。想出“简编”一名尤妙，可不提姓名矣。四库目录即有简编，此名亦甚妥善。雪峰有追悼会则在政治上已无事，亦可稍慰故人。《闺思引》上攀前贤本是瞎说，羌无是处。虽非画虎不成，却为向壁虚造，前修之作似无条理而有条理，此则全无条理，以作时只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累吾兄猜此笨谜，诚感惭愧，或可借以遣日乎。序文释诗处亦甚寥寥，前返一册遗漏圈志，兹补呈正阅。其中有“言非雅驯，旨异风骚”，即此书中之意也。若“澹叶叶之渔舸”云云，即诗中之“暂近见苓箬”四句也。（二页）若其写法稍别致，容后更详。

小说颇好看，其军事分析为德人一面之辞，却非全无理由。因此想到前人史论都是瞎说。我辈同时人尚不能确知其间之是非得失，况千百年后乎。

草布不尽意，唯
动定咸宜

弟平伯 上 二月十八日

1976年2月28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记前者来书云迟日拟惠临，盼其实现，乃于复书时忘记提及，甚荒唐，乞谅之。于春和气佳时，深盼随宜命驾也。日前电询，恐其书付洪乔（近亦偶有之）。得廿三日长笺，尤为欣荷。《春在堂

诗简编》清写事尚乏定见，倩人近少写手，自写恐力绌不易完工，当徐图之。前呈草目七页，于正阅后仍乞寄下，是荷。篇幅似已不少。装裱字画自有趣，却非有漆光长案不可，制糊亦别有诀窍。寓次地窄，其能悬挂者只一面墙耳。假牙如大不合式，必须修治，如稍有不合，带惯就会好，弟之经验如此。附涂写，博一笑。匆叩

时安

弟平 顿首 二月廿八日

1976年2月28日

圣陶我兄尊鉴：

有刘生叶秋（即您前为他写庐山词者）来书言：夙慕我公篆刻，恳求以片纸拓前所治印数方见赐，俾作楷模。其意真切。弟允为转陈，不识能如其愿否。祈酌定。弟近磨去一旧文，另倩刘生镌一新者，其词曰：“平伯乙卯岁病后所书”或“俞平伯乙卯年病后作”。其是否合式，则尚待商量也。旧章拓文另纸博粲。其所以磨治，不必尽如别笺所言，意不欲存此名，或当面陈。诗句全文如下：“三生石上旧精魂，赏月吟风不要论。惭愧情人远相访，此身虽易性常存。”此园泽《三生石》故事，似见《甘泽谣》唐人小说，亦不甚记得了。《涅槃颂》全文盼得读，感感。尊书“悲见有情”极妙，极妙。此事甚大，终当细谈，期不负斯晚岁同游也。佩公集弟架上有之，俟与《印雪轩诗》一并奉呈。云《萍国遗稿》，其时尚未有《闺思引》，却可包括它在内，故称代叙耳。念此弥感怅惘！大札及草目均拜收，容后再谈，不一。匆叩

大安

弟平伯 二月廿八日

1976年3月3日

圣陶我兄赐鉴：

日前韦柰呈件，仓促未及附言。《印雪轩诗集》自不妨多留尊斋。所夹纸片表示或游南京随园，或与我曾祖事迹有关者。前谈拙诗凌乱，屡劳寻检，弥觉悚惶。兹依第一段作释或稍便于吟览欤。醉梦无端而我兄犹若惓惓者，殆真所谓爱屋及乌也。顷得句未成篇曰：

少年哀乐玄兄解，晚年愚怀圣老知。

即此二句，却已阅半个世纪矣。上月廿九晚手示我诵。尊治“王君”小印极其凝稳，在伯翁晚年写作上常见，他日当以之示刘君。前钤贱名一章，遵命保存，另刻拟再考虑，镌此类文字，好像准备多应人属书，其实弟无此意。刘君近尚未来寓。因欲磨去故或另刻，并非另刻而磨去旧文也。三个图章原是一套，一“腊八生日”长形者，尚有一“福庆和南”方形，白文。弟儿时曾寄名于塔倪巷之宝积寺，即《闺思引》之“回天天王”“金刚”两行所云。对寺院、佛像之爱好固与此童年生活有关，可能也还有别的因缘。其向望大半是感性的而非理性的。所知极陋，岂有“妙语”，只从“起信论”入门。近于病榻翻阅《坛经》对禅宗兴趣较净土为多。二宗教义有矛盾处，其他各宗之间亦然。佛教本身即包罗万象。若律宗之弘一上人常惜无缘一晤。尊作《涅槃颂》得再拜读，甚欣，所云“真俗，体无差别”者，可谓一语破的，要言不烦矣。昔年妄评，徒为尘流，奈何。轮回之说，婆罗门教即有之，亦为佛教之根柢。三生一笑友生之间，不昧前因，信有之乎？后人多用作恋情故事，殆非其夙也。颺缕不尽百一。即叩

颐安

弟平 三月三日夕

1976年3月8日

圣陶吾兄尊鉴：

奉五日手教，亦反复展玩，且踌躇作答。书中所云，客观之己与主观之己未必相知一句，弟不仅以为然，且认为触着要点，认识论上的一问题。几千年来吾人对于自然界已有更多的了解，而对于自己了知仍少。玄言自属渺漫，科学的知识亦有限度。神秘之与神怪迥乎不同，正惟其肃清了神怪而神秘之根柢遂格外显著。若弟这种想法实近于不可知论，所谓“羞羞搭搭的唯物主义”也。尊作“教宗堪慕信难起”，此句弟还记得。我辈自大抵相同，而其偏好与憧憬，弟或较甚耳。因多由于感性认识，亦有思想上的缘由。神灭论似可深思，刀之于利，此比喻亦不尽恰当。且简述其胜义之鳞爪，然亦老生常谈也。佛陀在众生心内（所谓心、佛、众生三无差别）而不在其外或其上。或难遽言其超绝恒蹊，即斯一点已迥与世间一切教义不同。其次，万法从因缘生。世间只有因缘，此外更无实体。因之，一切言文论表皆只是譬喻，不仅七卷《法华经》然也。（语见《坛经》。）内典浩瀚，而禅宗不立文字，非同亦非异也。来书言及弘一师与丐翁收局不同，斯践履盖胜于空谈也，兄亦谓然乎。春气渐和，而行步犹弱，承念感谢。匆叩起居，不尽

弟平伯 三月八日

1976年3月13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十日得湜华寄赠我兄早年治印二方拓文，其另一为“十二宜

齐”白文，均极佳妙，即转刘生，想彼定欢喜赞叹也。湜华又示以渠新刻之伯翁藏书捐献之章，适为友人所见，提出一种看法：“由家属捐献”云，恐不甚妥当，（不如仅用收藏图章）此为一般之情形。若文学所愿意这样，自当别论。弟已将其言转告湜华矣。近清华有老友汪君来，谈及往访陈竹隐君，伊方卧病。迟日春和时不妨先之以书，而后前往。弟届时能陪从否得看情况决定。十日下午惠笺欣诵。以弟之陈言妄说，迺劳兄十度寻绎，感荷惭悚。然晚岁犹得商量磋切，此乐亦非易得者。“神秘”即在家常日用间，躬行实践中见之。若索诸恍忽离奇，即成为颠倒梦想矣。“不可思议”亦然，盖措语稍不同耳。禅宗不立语言文字，非常平实，后似渐失其本来面目。草，不尽，即叩

起居

弟平 顿首 三月三十夕

1976年3月18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十五日来示承悉。伯翁藏书知已送所，图章若文学所认为可用，由彼加盖即无问题。前书亦第述他人之见，弟对之本不甚了了也。夏时若得从游郊外，亦是可欣之一。所示摄生四语兄得其一，弟得其零。吃素倒久有此心，但恐增加治餐者之困难。无喜怒又谈何容易。以二三两语合参，已近禅林生活，虽切向往之心，徒抚空怀而自惋耳。闻近骤获佩兄遗札数十通之多，殆类奇迹。去岁兄作《兰陵王》词，情深思旧；今读故人书简，悲喜莫名。（皆仍来书语）其缘会之胜岂偶然哉！弟不仅盼得雒诵，并建议异日者以素纸装为册子，后面多留馀幅，不惟家藏之珍，亦世人所宜保也。以歪诗屡渎，甚歉，私意必欲兄知我之愚耳。馀不一一，即

叩
近安

弟平伯 三月十八日

1976年3月19日

圣陶吾兄尊鉴：

上次银球往复来教所云：“他不多说”者，已得要旨，故不答也。这里将瞎谈一阵，不足以示人，唯兄正之。窃谓唯心唯物之争将与含灵共其悠久，不能轩輊。就唯物言，凡吾人一切所接，无非物也（包括自身）。就唯心言，则万法本因人兴，一切因人说有。既对峙，又互相融接，有如所谓“两极相逢”者。（恩格斯语）某一终点即为另一起点。若唯物之接唯心，固非科学专家不能略言；而唯心之归物或可略通一线欤。理论缭绕，弟弄不清楚，亦非此书所宜言，只可谈些闲话耳。如禅宗为彻底的唯心论者却又最平实。惠能，一不识字卖柴人，乃成为六祖。其说“坐禅”曰：“原不著心，亦不著净，亦不动。”初看竟似无下手处，细想哑然失笑，岂不就是平常的生活么？所谓“早知灯是火，饭熟已多时”也。

又如“欲除烦恼须无我”，名言也。然所谓“无我”或“忘我”者，非真不知有我也。人人皆有个“我”，岂能无我？果真如此，便是冥顽不灵，而木石为最高境界矣。（又像谈《红楼梦》，一笑）以佛教言，只不过破除我执：（法执亦在内。法执，我之法也。）以今言之，殆亦即“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”之谓欤。多为人着想，即近于道；反是，远也。若弟是远于道者，然敢不自勉。生死固一事，却又两端，由暗而明在生前，由明而暗在生之阶段里，并不相同。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殆犹此意。（又引孔丘）

明日春分而甚寒，寓中只14度。贱躯尚好，仍觉软弱，明日

将以小车往首都医院验胆固醇。

严寒，维多多珍重

起居

弟平伯 三月十九夕

外附呔言若干，与是书之言相反。可笑。

1976年3月21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三·一八书收到，弟同日发一信，乱谈一阵。整理出来之佩公手札虽属事务性质，伊人一生忙忙碌碌亦见于斯，诚可宝也，会当仔细读之。愿编课本自缘其时生计使然，岂兄之咎，乃引以为疚，亦情重故人也，为之兴感。遂在日记中发见《闺思引》诸家跋语，其中自以佩兄一跋知吾心迹最可宝贵，且弟处此稿久已无存矣，得此与集中“萍因遗稿”一文合抄，聊可弥补此诗缺叙永久之遗憾，岂非缘法乎。以弟之多谬，久宜删却之绮语，乃重劳良朋之眷顾不衰何其幸哉！承录示四七年书中语，亦不完全对，盖当时享敝帚以千金也。如言其不能显出，似乎对了。若言“深入”，岂非大谬，偏其反矣。从近呈诸释看，可知写诗时只于四方横跑野马，极少纵深之笔。佩公跋语中于斯失败处已微微触及，殆对平亦有过爱处，遽婉言之耳。作此书时欣惭交集，信笔涂鸦，几不能握管，不觉纸尽。匆叩

大安

弟平 顿首 三月廿一日，下午

1976年3月26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大函已早收到，内容极富，如佩公之跋在弟处久成佚篇，得之欣喜逾恒。所示弘上人告别之词，自当寻绎宝之。近来书翰往返，所谈皆他人所不措言者，以弟私见，我辈岁晚相逢，得斯谈玄论文之乐，岂偶然哉。玄言既碍世法，绮语又违佛，戒而“此中人语云”或亦无妨。“玄”且暂阁。以重读佩公跋语，牴牾无端。伊归京后，大家多关心政治，忙于发宣言，开座谈会等等，若夫吃醉之语，皆无复措意。佩固无暇作序，弟亦未与之谈及此诗。今日回思，似亦可惜。日前妄加注释，承兄有“不厌看”之说，又不鄙弃俚言梦话，而存“人一己百之愿”，弟何敢当哉，何敢当哉，因此弟亦有一愿，必欲吾兄对此诗之了解超过佩兄当日之解释，为此诗得一知音。前所写已多，尚缺其第四段。近寓中寒甚，室内只十二度，呵冻手僵，几不成字，附奉六纸以尘清眸。却不必急于翻看。徐徐以之遣兴，何如？若有个别词句问题，弟当再为诠释。又承在日记中检出弟旧作，词稿今尚有之，诗稿多已佚，殊有寂寥之思，深感良朋情重。其中《梦雨词》与《闺思引》同题，乃一不工整、用韵乱的五言排律，兄重览斯篇必多了解。暇时还乞抄赐一份，以诗亦颇长，渎求，谅之。闻将命驾，至欣企，惟近天寒，须天气转和方可。如蒙先告知尤妙。于下午来，当嘱韦柰在家，有少许新近的录音可听。

廿二日来书工整，尚说“潦草为愧”，若此涂鸦更不知如何说了。乱写已多，仍觉未尽，其可胜道哉。

检查血液尚未得结果，弟自听之而已。

起居万万珍重

弟平 顿首 三月廿六日

1976年3月27日

圣陶吾兄尊鉴：

前函语多而乱，又不甚完全，为歉。又有两错字，“砭砭”皆误书从玉旁，可笑，并请代为改正为荷。佩兄跋语殊耐寻味。“索解人似最难”者，微词耳，实则“此两段”无人能解也，亦即斯篇的一大失败。其下更就技术方面言之。佩兄虽已千古，允作之序终无见期，得斯一跋即可作朱序观，何必贵多哉。吾兄存之于日记中，胜事也。跋语不特见友情，对弟之了解与关怀、宽容，并明示一种决不苟同之精神。是若人之特征，可以垂后而无愧焉。于尊录本，弟稍有刍献如下：

（一）缺文当是“齐”。谓齐言句法，与下文，“参差句法”相对。

（二）删节号中，弟能粗说其内容。佩说“以示浦公（指浦江清君）他说句句精而不解所谓”，——大意如此。

“浦公”亦弟畏友之一，他说不解，则索解人难矣。即吾兄亦怀此感三十年，皆弟之狂言所致，何其谬哉！若云由于不解本事之故，此亦不尽然。有涉本事者前已在尊藏本圈出。东鳞西爪，亦不过二三百字，当全篇不足什一。其事弟固不以语人，即令人知之，亦未必解此诗。若佩兄之理解，实由于相知的比较全面，文心分析之细，固不仅在于知其人，知其事也。以“闺思”名，本事自为一主要动机，却亦不完全如此，所谓“身世怀抱”者皆是也。若沧海鱼龙，楼台蜃气，若郭解荆轲，诗衰礼缺，又何关于本事耶！凡以上云云，非敢自己解嘲，聊为吾兄姑妄言之耳。又想起前者写呈的两句诗，兄固以冲挹为怀，对次句似有保留，弟却自谓虽只两句，却能概括，且不拟足为一绝。两句已足，即不

须四句。古来名隽每以断句流传。如“满城风雨近重阳”原只是一句诗，若足为一章，恐反而埋没了，这催租人十分知趣。（仿佛前人说过，亦且不管它）若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”亦只此二句好。读《全唐诗》中之温作全篇，毫不觉其好，又近时贵州人有“黄花小店丰年酒，红楼遥村昨夜霜”，家大人喜诵之，以为有画意。弟后来在《黔诗纪略》中找到全篇，则很平常，还不如只读此两句。若弟作打油诗，何敢妄拟前贤，然亦深喜兄之知我愚也。又承示及拙作跋语，殆皆无用之谰言，其间或有一二可取者。已检印本，写呈之跋语之六当是初稿也。已尽三纸，仍不知何云，匆叩

大安

弟平 三月二十七日

1976年4月1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诵上月廿八手书，内容丰富，应接不暇，此球良不易回。兹先简答，以释念注。雒诵新成两句，感慨系之。以弟妄言，引起枵触尤为歉悚。以兄达人，因无所避，就世法言之，则未免唐突。然晚岁相逢，得互商禅悦亦是胜缘，且乐事也。一句两句已足，即无须四句八句。此不仅可免勉强拼凑之病，且单刀宜入，胜于铺张，独用药力，重于佐使。古语云：“以少为贵”，禅门云：“略通一线”者，盖皆谓此耳。重读《梦雨词》，拜嘉惠之厚，原来只有半首，不见全文，惊愕无言，甚于欣喜。当时殆以前半似艳体，未敢径尘尊鉴，此弟之愚陋也，尚乞恕之。稿既久佚，自得找寻，索之脑中，虽稍有遗忘，幸大体尚在，他日当写呈全文，聊以补过。只一首诗可三十年前读半首，三十年后又读半首，亦颇少见。俗

语所谓“初一一句，十五一句”，可笑也。内子以多年妇科病，近住“首都”疗治，或可不动手术，归家调养，前于通书时未敢尘渎，乃荷殷勤垂询，且承潭春挂念，感谢，感谢。

总希望您听到录音。不拘何日，于下午三时后来稍多待一会即可。有昆曲《游园》、内子八十自嘲《鹧鸪天》友人为作谱在昆腔西乐之间，亦尚好。以天冷，手脚不甚便。今日上午兀坐作字近午始休，亦颇能耐劳矣，堪以告慰。附上禅门旧诗一首^①弟认为三、四句最佳，虽浅而意深。复叩起居，不一

弟平 顿首 四月一日

1976年4月1日

圣陶吾兄左右：

前书有三纸，语竟未说完，可笑。绮语当删，而弟以昔日歪诗二首与兄瞎缠自觉其谬，不止抱歉也。然又势不能中止，请以四月为程限，如何？先说《梦雨词》之后半存于兄旧日记中，以此诗言之，实为奇巧，又是幸运，以弟已完全忘了。此诗之思想，乱；抒情，俗；用韵，杂。而弟于此颇有敝帚之爱，故其前半首时或微吟及之，但知道所缺甚多，决无法补全，不意开函得之顷刻也。兄之惠也！缘法之胜也！盖两兼之矣。尚拟附些笺注，迟日一并写呈。以其中幻想笔少，篇幅亦短，较《闺思引》好懂，似可互明。又前录示之稿中，有“藕折千丝幻”，此“幻”不知是“拗”否，请为查原稿，以便书写。下文当是“诂语”，不成问

^① 引自《桐阴清话》：“说到风幡大法同，漫天香霭月澄空。诂知寂要无多语，只在酣眠快嚼中。”

题。

又承录示丐翁跋，弘一师告别偈，并谓“其中有惭愧语，非随便说”。意旨甚深，颇得启发，因此想到弟前呈拙句，其中之“愚怀”亦非伪谦之词，乃是真情实话。盖谓人老而愈愚，乃益为兄所知于世法以至于出世法皆为希有者。双提二君而意有侧重。其间遭际，即是缘法也。

顷得刘生书，有书件寄呈，今为转奉。草草不一，敬请
近安

弟平伯 四月一日

1976年4月5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清明日得手教，今依次奉答。弟妇之病淹缠多时，近以转甚遂进医院。本应动手术而年老不宜，询如来示所言，弟亦甚感回皇。幸经诸医会诊，试用一种新药，决定不用手术，俟经过一段疗程，即可回家依法治之。来书云云已即日转告。伊至为感纫，多多属笔致意左右，并向合潭各位道谢。弟本当早告详陈，而迟迟未言者实缘心绪未宁，亦望其病情稍佳，始以尘清听耳。《梦雨词》经过追想，差喜完全，现正在写一清本，并附十馀条笺注，但一时未能完工，兹先将前半草稿附上乞正。一诗再读，隔三十年，亦罕事也。种种惭愧，书岂能尽。其为荒唐，二诗所同，《梦雨吟》或较明白，不致令人闷损耳。他日尚拟开新面，作长谈，非清谈，只是家常话，上下古今，却不远乎常情，得以千虑曾无一得之愚陈诸左右，以为是者可之，不谓然者否之，他则置之。藉兄谅直，救我狂狷，桑榆之收或未为晚耶。刘生前在商务临时工作，六六年后即闲居，住前门外珠市口西大街八十二号后院。若

蒙赐复，幸甚。易得安眠，惟不可兴奋耳。草复，敬叩
近安

弟平伯 四月五日下午

1976年4月8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日前承惠临，欣感无尽，虽同城居难得把晤。归途乘公车，不过拥挤否，为念系。徐图报谒，期在春和，当雇车挈侣而来也。呈旧作，手不如意，作楷字甚劣，却于病中尚是初次。石章尚未来，遂剪而贴之，笺识良赘，聊以破谜，绮语乌茑，况又妄说，然深知必荷亮宥也。致伯翁诸君抗战时尊札，内容极富，而册甚巨，须置几上端坐读之，有如晤对，闲居之一乐也。附呈随笔以实前书之言，希正之。草上，即叩
近安

弟平伯 四月八日

圣公鉴教

有所知，有所不知；

无所知，无所不知。

解曰：“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”，有所不知也。“万物静观皆自得，四时佳兴与人同”，无所不知也。

又曰：“无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”，无所不知也。

又曰：无所知，非冥顽同木石之谓。“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”，无所知也；“究竟涅槃”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”无所不知也。此与前条有道士和尚气，似不及第一条。

弟平 呈 四月八日

1976年4月13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尊札巨编，湜华制作颇好。原包在五二年光明日报里，是伯翁亲手整理的，不意晚年从未再提，似或忘记了，亦可惜也。弟方拟妄涂若干，却尚未完工，容缓日寄呈正。

十日下午手书收到，语妙见真情，弟之拉杂书不免“抛砖”矣，却有收成。湜华携书简来，虽未明言，自有惠题意，弟尚腕弱，拟简写如下：

“雒诵巨编，叹赏不止，家常生活，真朴言语，含蕴宏深，沾溉不尽，诚一大宝藏也。湜华君其守之。丙辰三月平伯书识胜缘。”未知当否？此书拟只谈诗，馀不多及，计有三项：

（一）《梦雨吟》“十载愿倾葵”句下注“一九二七”须改为“一九三七”，请兄代我添上一横，却很有关系。此两句“七年”与“十载”“起”相同，而“迄”不同。七年指抗战期，本当作“八年”方合；因用《礼记》“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”，遂不得迁就一点。“十载”亦自卢沟桥事变算起，丁丑（或戊寅）至作诗之年丁亥，恰好为十年。更有“倾葵”，此语系双关。那时固倾向所谓“中央”，企其复国，而后来失望，如“吟”中下文所云。却非完全如此。弟对于蒋政权向不感兴味。战兴，于大局趋向懵然无知，于“引”“吟”两稿中充分暴露了思想上之毛病，原拟于“吟”中“家国遂兼危”句下作笺，后来觉得牵涉政治，怕说不清楚，且非笺注之体，遂止。因之“倾葵”另有别解，仍切本意。近接次句“有梦低鬟侧”。其人约于三八年随夫由港赴美，“引”中云“忽又历九冬”（第七页上）与此“十载”相合，“吟”作于“引”之次年也。不惮啰嗦者，以似可解答一点日前晤面时兄所谓“跳”的问

题。事隔多年，对于“十载”自己亦错解了，可笑之至。

(二)“引”七页下，“小妹平生怜”以下数句，其人之妹（兄于曲会中曾见过多次），适一久大盐业公司股东任君（已卒）。以川有盐井，久大在彼设分店，资方也，遂以“瞿塘贾”称之。此处容易误解，前释似漏却，今补之。亦因看了兄书札，提到拟参观盐井，方才想到。

(三)十二日晨一时半，梦中醒来忽得两句。内子住院匝月，迄无一诗赠之，遂聊以塞责。而弟自己却颇满意，以为超过以前的赠内诗篇。不敢自阉，聊充芹炙。词曰：

他如出外心常在，人未归时话必来。

跋曰：“诗中之外内与事实上之外内相反，‘颠倒梦想’也，却真是赠君之作，只有些‘老王卖瓜’味道。‘他’即‘人’，‘人’即我也。上下联完全重复，于前人作中少见，而属对尚工，亦无重字。醒时断断想不到，且亦做不出。十四字于一刹那间得之，毫无改动，得存其真，幸也。”——此跋亦中夜枕上作，晨窗略修改之。

此外还有一条见于兄信札中，亦附书于后。

三九年六月十五日，蜀沪第十二号书，引贺昌群君和马诗一联曰：“娓娓清谈承杖履，昏昏灯火话平生。”贺诗乃袭用成句耳。

此乃王荆公妻吴国夫人诗也。原也只剩两句，云：“草草杯盘供语笑，昏昏灯火话平生”，见于笔记中，且言荆公之妹亦能诗。书名失忆，书亦不在手边。以弟夙喜此篇，以为有闺秀风格，故能忆之。此条以入读后记中似不恰当，故附记焉。杜诗所谓“递相祖袭复先谁”也。（此字记不甚清）

手示中有一括弧，“此朋友包括家属在内”，亦中肯之至言，天亲人伦之征，见乎辞矣。

承提及《鹧鸪天》中一语，已转录示内，伊必惊且喜也，感

谢感谢。弟近稍好，晨起坐书，近午始休，较能耐劳矣。匆匆不尽，敬叩

大安

弟平 顿首 四月十三日

得读旅蜀旧信札及最近自题记，五花八门，应接不暇。自题诚清明简要，然未免估价偏低了。此实是一大宝藏！粗粗看来，至少可说有三点：（一）从多方面反映了抗战初期动乱时代的现实。以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，虽有局限性，未得其全，却非常清切，如一剪影，即可识庐山真面也。（二）交游踪迹备见于斯，虽其人其事，览者或未详知，而就作书人说，实为那时最佳之自叙传。如对人接物之恳切，律己之严谨，工作之认真，与人为善之乐，教诲青年之盛，非特他人万万写不到，即吾兄自己，着意为之，恐亦不能到也。（三）当然是思想。各信中虽非有意谈此，而偶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，皆光明宝珠也。不偏重知解谈说而特重体验践履，如兄在蜀沪第十号信中所赞评者，亦即弟今日所向往者也。其他各端，非此能详，谨以另篇候正。三者之外，更有纪事、纪游、谈文艺、教育、记家常生活（此似琐琐，却很重要，弟最喜观之，如见我兄那时生活状况）。……包括多多少少文字素材，若摘出“卖文”，不知可添若干杖头钱也，一笑。纸尽，遂止于此，再谈吧。七六年四月十三日弟平涂

读公旅蜀书简杂书

（一）

卅七年耶诞前夕致伯翁书，长言娓娓，传世之作，所云“上视阳湖，乃伦土芥”者，冲挹之怀也。雕饰或稍逊彼，而自然之趣则又过之。若病其冗长，亦似是而非。唯其长，更觉其无拘束，

更见其大。所谓“风行水上，自然成文”，“万里黄河，挟泥沙而俱下”者，斯盖近之矣。其中有云：

纵历十载，否极终复，他日相逢，仍当欣然。乃未届此期，即胜利言旋，海滨酹酒，诚堪庆慰。前有句云：“已悔十年之徒掷，岂真一醉之能偿，不有高歌，宁无痛哭。”虽感想差同而情调衰飒，殊可愧也。

(二)

十一月廿日致丐、伯二翁书：

本来一无所有，仍回复一无所有之故吾，非故作矫情之言，实亦没有什么憾惜。斯乃经历忧患之实感，其冥符道谛，有不期然而然者。其上又云：“贪欲之萌，宜是惩罚。”戒贪正是入道之第一义。

(三)

三八年五月渝沪十七号致丐翁书：“《今见》一首，五六一联最先得，有深味，翁或颌之。”又十八号公信：“弟诗曰‘情超哀乐’，未知丐翁能垂纳否乎？”《今见》诗其五六句云：

情超哀乐三杯足，心有阴晴万象殊。

后札曾言为马一浮所赏。窃谓唯其深于情，故能超之，作者有自知之明矣。此与言“不动心”者相似。然彼尚或有强制其心之虞与作自了汉之病，此则无之。且措语自然，通乎人情也。次句包孕宏深，气象阔大，皆所钦迟。

“情超哀乐三杯足”，酒人深致，杜阮之俦也。

“心有阴晴万象殊”，旷怀观物，禅宗之雋也。

申而说之，其义至博，今不及详，请俟他日。

(四)

十月六日渝沪廿七号公信：“可见事情的进展，往往是会逢其适，要信命运，这就是命运也。”曰会逢其适者，常识之言；运命使然者，唯心之论也。然既有此一类事实而为我辈所体验矣，则二者不过说法不同而已，与事实之本身总无干涉也。曰巧遇可也，曰因缘可也，曰运命可也。唯心唯物之争，偶然必然之辨，众说纷纭，徒孽疑惑。“要信命运，这就是命运也”，似为两可之论，实乃一往之谈。只淡淡说法，轻轻放下，而意便深透，情无不达，信乎语好不在多也。

(五)

信札迄于一九三九年九月，八月十九日乐山被焚烧是其高潮。公方客成都，变作，眷属奉老母于火及前间间不容发之际，夺后门而出，夫岂仅缘会哉，宁非天乎。蜀沪十八号书出于次日归后，曰：“知人身均安，感极而涕，天已太厚我矣。”一语脱口而出，即当时之真情实感，而为人人读后心中所同然，口中所欲言者。以名理揆其得失，便隔一世界矣。其后只有二十号，（十九号缺）九月十六日致伯、丐各一书，于后来情踪不详，最为可惜。似读长篇小说，方在入迷，忽戛然而止。以后书札何以无存，安得起容翁于九原而问之耶，不胜叹息。公自叙所云先得我心已。

湜华兄出示斯编，俾得于病中昕夕展观，思我良朋恍同晤对，听说巴山夜雨时，洵嘉惠也。已识数语归之。

弟平伯 一九七六年四月于京寓

1976年4月16日

圣陶我兄赐鉴：

昨奉手教，回球甚紧，以少许胜多许，不胜佩慰。请先答满子汉华。二君途中邂逅谈及内子，欲来问疾，洵为盛情美意，顷已告伊，均深心感。伊住医院十五楼三〇四号，时间为每星期日、二、四、五，三时至六时可以探望，乞即转致，为荷。

此书恐只能谈到两点，先文而后诗，若弟之梦呓一联殆不足以深论，或俟他日欤。题词草稿中有八字邀心赏，斯幸事也，而返观前稿却使我颇吃一惊，以其他均凡劣耳，惶愧惶愧。兹列举其病。“雒诵”两句似坊本书札格式中语，是为“落套”，其弊一也。乱离之际，良朋两地，音讯往还，乃斯编之实质，而今乃一字不提，是为“离题”，其弊二也。“真一大宝藏也”句，似大声疾呼，中却枵然无物，且随处可用，是谓“虚夸”，或者“庸俗”，其弊三也。短短数行间而具三病，若此者真当入“文章病院”以疗治之。若兄之眼力真了不起，曰断轮老手，盖非过誉。其改正之法：将起首处移换，中加修饰，删去叹号句，径接末句。录改稿求正。

巴山旅逸，鸿印曾留；申浦潮回，鱼书可托。只家常生活，真朴言语（以蒙奖谨存），而涵泳功深，足以沾溉来学，湜华君其宝之。

改完重读，又不免自我欣赏起来。首两联虽亦落套，却多情趣，不至枯窘，亦符事实。中间修饰后似颇有深意。兄之言教身教堪津梁来者，尝惜今人未必知，知之亦不必尽也。结归湜华，勸勉之意，不仅关于保存，若言珍袭渠本优为之也。聊发狂言，当勿笑我。知音自古所难，况今日乎。

所示尊作两句，论文极切。仍以那一联谈起。“昏昏灯火”隽语也，而对句不易相敌。古来名句，其上下铢两悉称，毫不牵强者并不多。即老杜尚提到“属对能”，足证明其匪易矣。原上一句“草草杯盘”，似乎本亦配不上，作者是女子却占了便宜。此正是本色言语，弟认为有闺秀风格者。闺秀诗总有一个“套”，亦颇可厌。能不落套，能表示其个性，便可称“才难”。当时她写这话，可能是信手拈来，一气呵成的，非以下句觅对，如此即毫无问题了。贺的情况，既大不相同，自不须多说。文心微妙，其真伪得失每在毫发疑似之间，论世知人，夫岂易言者。

函中又连说到“引”，承多奖借，以为或可脱出古文之网罗，不胜惭惶。瞎做瞎撞，岂能冲破耶，正如孙行者翻了多少筋斗，总脱不开如来佛之掌心。此诗弟总认为是失败之作。昔年佩兄题中已微示努力而失败之端倪，只缘爱我之深，不欲径示耳。近日蒙垂询，遂逐条相答，把牌摊开了，更加一目了然。果欲逃出罗网，良不在万语千言，一句两句足矣。若一两句不能脱，则万语千言亦不能脱也。然既邀宏奖，敢不竭愚诚，若谬为谦冲则失之虚，妄自菲薄，奈辜良友之望何。夫失败，诚然矣。其冲破罗网之意与不怕失败之心，却似有可酌取者，此在我兄之前，亦无庸讳言者也。要之，陈言务去，戛戛其难。兄写示之两句，请作为“引”之定评。第一句固切，第二句亦切。三千馀字中，陈言将有多少？真所谓“良难必”也。弟于此诗，虽有敝帚之恋，却无我慢之心，既少可语者，语之亦必不了了也。

妄说艳诗，徒增我见，颇愿煞住，而牵情未已。若弟此想法滞于形迹，亦未必是。道固非文字，而亦不离乎文字。文之深者，近乎道矣，尝谓其间只隔一层纸。若权同之为弘一，斯其证矣。此题尤大，短书不能详，俟异日从容再谈罢。

日前另呈芜作三篇谅已彻览。诸多烦渎，致劳反复披寻，恐

或妨颐养，心甚歉然。既想出了便写，写了就付邮，亦势不可止。内子又不在家，无人相劝，听我兀坐涂写，不觉已尽三纸矣。其中“国策”异文，看画报似是帛书，（因文字甚多），非竹、简，好在无关文章。稿中有“竹简”之类文字，均请代改为“古写本”，或“古代写本”，即完全对了。匆叩

大安

弟平伯 四月十六日午

1976年4月21日

圣兄赐鉴：

承招饮市楼，虾菜鲜美，相与薄醉，“醉酒饱德”洵非虚言。淞沪佳游恍如畴昨，今皆有儿辈陪侍，不觉年华老大矣。霜鬓相逢一笑。最喜尊体健朗，弟病后犹得勉随杖履，步行半里初不觉劳，亦一幸也，知念附闻。高斋清静，花卉知春，海棠红艳，使病眼增明，半晌倾谈可抵十年尘梦矣。别时拳拳，彼此同之。归寓后即盼读前（十七日晚）寄之函，知其间必多论文微旨而迟迟未来，廿日方至，邮递殊缓。开缄循诵再三，果如所望，其中要旨两点弟均能体会，且深赞同，只凭臆妄谈而犹谓为尚可者，乃爱护弱弟之盛意也。可谈者多，容迟日另书。

昨承满子君偕汉华至医院看望内子，侣伴关心病体，殷勤恳切，可感可感。伊一星期内将出院，久病见好，堪释垂念。

以呈附件，恐过重，不多书。敬叩

大安

弟平伯 四，二一，午

1976年4月24日

圣陶吾兄大鉴：

两头快诵手书，中间得晤谈最乐，旋复一书亦通常书札体耳，而尊赐两书胜义络绎，回球不遑也。请即就修改诗文一点而言之。其必须改自不成问题。“新诗改罢自长吟”，杜老尚然，况馀子乎。更说一家庭故事。儿时窗课属对，先君每说“僧宝第一个念头不佳，第二个念头就好一点”。关于作诗，弟庭闻极少，唯此语念之弗忘。此即“再思”问题，更牵连到“三思”。所谓“再”“三”，亦只是大意尔，不当就数目字来看。用白话直说，就是：不可不改，亦不可多改；即使多改好，亦不宜钻牛角尖，文言所谓“穿凿”。此意前日尊书已曾讲到，附条引外面不大传诵的主席语录，极精要；“无缝的诗文，似乎不宜过分追求”，兄之按语亦善，皆明通之言也。固有此一说，好像不改不好，多改了又不好，这就难了。其实并不难，亦不过合于常识而已。因此想到日前的谈话。我说要打通三关：一常识，二情，三理。（当是情先理后，前语有误，）三关原都是重要的，而头关首当其冲。若此关打不破，这就谈不到合情与合理，亦是很明白的。茫茫烟墨，其间得失如何，亦总不好说也。此三者原不可分，不必有，亦不必无先后，举一得三，三仍归一，所谓三关，只譬喻耳。（此句“蛇足”，恕之，）“情”“理”如置勿谈，就常识而言，若陶公之论就是佳例。既好读书，却不求甚解；已不求甚解，却偶有会意，便欣然忘食。一似自语矛盾，实皆常识也。其远于常识者，一时想不起来，即以尊函蜀沪第十号中论“复性书院”一事为例。以六经统摄一切学艺，不论从那方面看都是违反常识的。书中言之已详，（且措词含蓄，妙有分寸，为佩）不再重复。尝闻马公渊博而尚不免此病，斯

通达之难也。十三号书中言“马于其他皆通达，唯于此学则拘执，理学家本质上是拘执的”，已一语道破。佛家所谓理障、法执也。弟最爱“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”一语，常以和尚念经式默诵之，兄勿笑我乎。似颇不悦学院气，而此书便不少此气，亦是一种讽刺，赶紧煞住，谈些闲话罢。

蒙奖题书札改本，称为“语少而意富且旨”，以亦在一“知”字范围内谨拜嘉言矣。已将此稿清写一通，即夹在画报册内，迟日倩湜华送呈，免得有折叠痕，并请电告他暇时来寓将原件携归，为托。所呈是再稿，但弟另有一“三稿”，这也牵连到上述再思三思的问题。因读吾兄十六日来书中“音书日日望遥青”词句，想到那些信札皆由飞机运致的，不由轮船，遂将次句拟为“申浦云遥，鱼书飞跃”，固更合于事实，却又觉得不如再稿之较为自然，有些作气，未果用，聊述为“推敲”之读助，供尊边一笑耳。“知”之一字自以少许胜多许，而十六日赐书中“纤屑无不告，忧嘉悉俱陈”亦非常切实，且能概括。若写作之两种不同，亦根据实际：一是直接，即时给人看的书信、发布的文字等等，一是间接，有可能给人看见的，如日记、随笔等等。“诗”在两者之间。白云自怡，不堪赠君，诚然如此。但我亦人也，“自怡”之品亦应当明清，岂醉吃之谓乎。因此，写法两种，即非有高下，优劣，亦不能无正变之别。就唐诗而言，李杜元白皆正，韩孟即似变格，长吉义山皆变。又跳一下。——弟生平有两畏友，不论一般言行或写作俱然，绝非过于推重，却有事实可凭。仅就最小者言之。佩公行文仔细，自不待说。其文字学稿弟曾看到，真一清似水，即涂改处亦很认真。吾兄草稿弟未得见，即以顷间所阅蜀中书，及今每次的往复银球，皆匆匆笔墨也，文字固少疵类，措语必合分寸，足可为弟示范矣。欲球赛得胜，良非易事，如何如何。

陈从周君来，知已得晤。渠住民族饭店 739 号，湜华如要去

看望，日内尚未行，便乞告之。弟妇病见些好，今日出院，附闻。

匆上即叩

近安

弟平伯 四月廿四日下午

前书想已收到

1976年4月27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承廿四日手示，为检《说文》，欣荷。𠂔𠂔并训大，二目大矣，三目益大，并会意字，张努其目，怒之象也。故𠂔有拳勇别谊，𠂔字下又引《诗》传，许君意亦甚明。毛曰“不醉而怒”，即无端盛怒也。其始于暴怒，终于困惫，正义引《易》象谈《诗》，语颇幽默，亦𠂔惫音义相通之证也。至𠂔又训迫，与惫相近，诚如来书所言。𠂔𠂔形殊，实系一字，尊说至精，并非瞎想。且说明其如何形变，较段注仅斥𠂔为俗字更进了一步。将横“目”竖起，“大”字简化，即立变俗字为古文，使弟居然亦认识这“𠂔”字了，不胜欢喜。“惫”见于《周易》既济九三象传，但群经都屡经迻写非古文，形声之惫或晚于会意之𠂔，或三个“哭”即是惫之初文，虽未为定论，亦可备一说。帛书异体问题，弟却另有解。秦王统一文字而祚甚促，六国之异文存于西汉时者想必甚多。此与后帖体，今花体字情形不尽同，其变异当较甚。再说，“古曰在昔，昔曰先民”则古中更有古。汉墓所藏，可能是那时的古董，亦即战国时人所抄写，而为司马子长，许权重所未见者，未可知也。狂言若此，兄毋笑乎？忆月前兄谈及昔在言子庙作教时，弟在让王庙上学，尺咫吴闾，失之交臂。同此青春，今皆白首，犹获以书翰往复，文字切磋，弟每以生平未得与兄同学为可惜，今得补此

段，实为私幸，且谓今似胜昔已。陈从周续来得晤谈，曾于六十年代在齐内寓中见过，此是第二次，以频通讯，有如熟识。渠治建筑，且能诗画，亦美材也。王泗原君暮年失恃，极可軫念，再得晤时，乞代致唁候。尊简题跋并改本另书一纸，日前托湜华转呈，或已邀察矣。勿复敬请
近安

弟平伯 启 四月二十七日下午

1976年4月29日

圣陶兄大鉴：

昨奉廿七日手示并照片，谢谢。三午摄影技艺良佳，其距离稍远之一张更清晰，吾人姿态亦较自然。画报中影印帛书中有两字不识：

有所鄰也（史记作苦）

和于身

篆文亦尚可辨，兄谓如何？昨晚从周、湜华来谈，（二人初晤于此）颇畅适。陈于明日即返申。“五一”在迩，复颂
节禧，合第均此

弟平伯 顿首 四月廿九日

内子附笔致谢

1976年5月4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手示承悉，曾偕从周小饮畅谈，惜未能奉陪，陈日前在寓言及生于戊午与小女成同庚，今知与至善亦生于同岁，其言谦矣，而

意亦厚。上月十九日趋前，乃凑合润民来京之便，若去年盛会日辰已不记得。周岁重访尊斋，良为巧遇，而追怀伯翁，又多怅触也。自题印谱，语皆精确，得手应心，固不仅是阅历之谈。曰“青年好弄”者虽是事实，而其佳妙，不可没也，此殆非关学力，良由天分使然。“奏刀终身，未必定臻佳境”，斯言是已。早岁杭沪初逢，其时兄于此技已“弃置”勿道，弟曾未乞得一方。顷承湜华惠赠拓印小册，尚未敢渎恳为一题也。前书言及“郢”、“和”，字皆见今本国策，帛书在此虽尚可辨识，却似非此二字。湜华画报之末未粘尊札处，靠左有一影印本，字迹不小，可辨。不知兄能为一观乎？附奉此段原文及校语备览。若非“郢”“和”，又是甚么字？“有所郢”文义含蓄，自佳。“郢”隶变为“郢”亦确，并非瞎想。前有“欣处可欣”七言联曾荷青睞，顷承吴玉如先生（小如之尊人）惠赠其草书原句楹帖，笔法苍劲，佳作也。迟日拟裱装之，将另呈览。逾“五一”，天仍寒，诸维起居珍摄，不一

弟平伯 顿首 五月四日

1976年5月6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五日手书尽诵。承示马公文，且云“观之不甚舒服”，弟深有同感。诸缺点之中，如有俯视一切气概，不免贡高我慢；视国土似浮沤，战争同儿戏，违反世法，生法过当，令人不惬，皆其较甚者也。且实为佛教陈言，兹录奉《圆觉经》一节备览，并附小跋殊不能尽。此文本属于“如来随顺觉性”条，其境界原非一般人所能妄拟者，若谓吾辈今日即可作如是观，虽儿似祖述经文，实未契佛本怀也，固当分列观之耳。此次漫谈接近佛教盖是胜缘，盼

以后多往复商量。李君对佛法谅多理解，兄亦常听其绪论否？吴老赐联，已托湜华去装池。原句“可欣”却写作“即欣”，更觉苍老，又接近陶诗。比弟原作为佳，不识兄谓然否。此真是一种推敲也。帛书影本即在尊简后面之画报左页上，想必早已看到。草此，敬叩

近安

弟平伯 五月六日下午

1976年5月9日

圣陶吾兄大鉴：

曲园公晚岁作诗，随作辄付刊以赠亲友，顷偶检得“丙编”一册，刻于光绪丙午春夏间，故其诗未全，已历七十载犹存。其时弟八龄随侍，诗中所述情事或能了知，遂妄涂于此册书眉。今拟以之敬呈座右，藉识文字因缘，博尊边之莞尔。中更夹一洋纸，即写弟前作联语就正。晤湜华时可属伊暇日来敝寓取去转奉，以省邮寄之烦，想必谓然也。书皮已甚敝，未及整治，希谅之。前书想收到。弟养痾多闲，辄以长笺尘览，聊佐一晌之娱耳。匆候近安

弟平 顿首 五月九日晨

1976年5月12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奉八日手教，帛书有字难识，其在“和”字位上之字下半似从甘，其义或与调和义近。其另一字则甚模糊矣。若专家能指迷，幸甚。吴老改字有味诚如尊论，湜华属写，拟即以改本赠之。尊

评“十二等观”至当，发两问均妙。“何以不说视不受用与受用等乎？”此语幽默。“自心受用何以如是重要？”此问切中其病。弟尝谓把万有一切都可放下、只有自己放不下是弟学佛人之通病。欲破我执，而我执愈坚，或反不如平常人之通达事理者。弟前题蜀中书简云“情超哀乐”一语较之“不动心”为尤佳，亦斯意也。然所谓不动者是能分别诸相耳，非情与木石同顽也。《坛经》中“无情无佛种”一句得之。弟对于“十二等观”中以“视战争同儿戏”最有反感，视万人之忧戚漠不关心而惟小我之是爱岂得谓之识道乎。来书引“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”语弟亦不知其所出，虽亦是一种等观而措语自无失。若以“毕异年同”解《圆觉经》文是唯理的说法，其立场观点尚不尽同。此段经文下有句总结云：“法界海慧，照了诸相，犹如虚空”，盖谓境从缘有，皆无自性，故“地狱天堂皆为净土”也。李芳远君好读经论，如来书所言似尚局于文字，又多老态，吾兄婉言规之，极佩，若书中后段切中凡接近古学者之病，则意义尤为深远。弟不但无闲然，且有纫佩之意。自以“染之者不自留意”一语为切，所谓积微成著者也。鲍鱼芝兰入而俱化，仿佛是一种职业病。年龄大小初无胜劣，但均不可有暮气耳。所怀百端，安得逢人而语，以时时就正于吾兄，引为至乐也。书已觚缕，仍感不尽，敬叩

近安

弟平伯 上 五月十二日早

1976年5月16日

圣陶我兄赐鉴：

欣诵十二夕手教。弟书拉杂，承拨冗青睞已幸，况乃引为“上娱”。十六字可谓精当，于喁之乐情见乎词，诚惬于衷，岂惟

首肯。以“毕同异”释经，其间盖有“虚实、空有”之别。佛家看法总不外“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”。尊说虽非唯物，亦是认世界为实有的，而彼教却认为空幻，如《金刚经》所谓“六如”，此乃根本之异，其他皆枝节耳。弟认为我们对于佛说（不是指佛教）本在怀疑阶段，而先贡疑，后起信，也是对的，弟前诗中如“引”云“识流往劫疑”，云“莲开一往疑”，此二疑迄今未解也。问题本很大，即以此作为讨论之起点，似亦好，兄谓然否？《圆觉经》中有“性自平等，无平等者”一语，则“十二等观”亦未必契佛旨也。兄前谈《春在堂诗》中缺一年，未及回答。干支为戊寅。以其年先高祖母卒，故集中无诗。今所呈乃一九〇六，光绪丙午上半年所作诗，随作随刊，曲园公尚健在。书中夹一原来封面，已破损，检收时望注意。尊处人事较多，书翰频繁，赐笺末署九点半，（其时弟已就寝。）至祈珍摄是幸。言不尽意，即叩近安

弟平 启 五月十六日

前书日辰或有误写，祈为检改幸甚。 又及

1976年5月20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得诵十八日手示，知敝书已递到，乃劳郑重致感，为愧且幸。日前汉华偕其婿刘君来，言日内将与满子姊相晤，遂拟倩伊转呈左右，今知汉华自趋前，更直捷矣。今岁丙辰，七十年来几历海桑，而残帙幸存得奉记室，岂非缘法之胜乎。最近银球往复，“亦心亦物，时心时物”，“如此情形将历万世”，说皆极精，所谈题目甚大不求其能解，却于漫谈时得少佳趣。此书恐不及言，请略叙之，弟前篇中贡两疑，其第二疑似已解决，《六祖坛经》中已辟莲

邦之说，只是说得“客气”耳。其第一疑就不容易说。弟日前草一小文，今将此稿附呈博笑，（不忙于寄还。）神识之有无，在佛教是一现实问题，即所谓“轮回”；若不信轮回，则其有或无，殆皆可置之不论，或可作为谈助耳。尊意亦谓然乎？近阅上海书画社出版之《王羲之传本墨迹选》中有数帖未见过，印品亦佳，只释文讹脱殊陋，不知曾寓目否。长春藤种来自远西，西人每栽诸楼旁，蔓生纡回，如爬山虎。以地气寒，只宜盆供。其枝条极长，垂垂可观。敝寓过窄非所宜，若尊斋培植，即得其所矣，扦插压枝均可，于春夏间尤宜。扦插，可于近根处，将小簇用手掰下分盆（稍头掐下者亦可扦插活）。压枝，选长条（其小有萌芽者尤好）压入另小盆中，母子二盆连带，俟子盆生根，再将长条剪断。须待时日，不要性急。其繁殖总是甚易，来历亦颇曲折。昔年舍妹锡璇（家叔同奎之女）见赠，在齐内寓中每以之分条赠人。其中有邵怀民者，善于养花，亦得其一。丙午岁仓猝失之，以后遂无此种。辛亥岁自豫归，移住永安里。邵携来一极小之盆栽回赠，时癸丑新正（一九七三）插小标签曰“珠还合浦”，曾口占答谢。“远西蔓草阿哀凡（IVY），畴昔分根几处栽。一似明珠还合浦，柔青浓碧喜春来。”此后又分出廿馀本矣。漫涂，聊资潭寓谈助耳。承垂询弟妇疾患，感谢。伊顷归自医院，得林巧稚大夫复诊，如法疗治，冀能痊愈，谨以附闻。并属笔问候满子姊兼道谢。草答，敬叩
大安

弟平 顿首 五月廿日夕

1976年5月26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大示诵悉，前呈小文，承为逐录，弥愧。此文意甚简单，即心物既同源或同流，若谓物质不灭而信神灭，似不大合理。至本质为不生灭者，现象为生灭者，则涉玄秘，置而勿论亦宜。天演论“佛法”一章已重检读，视弟之瞎说一气高出多多。兹就心喜者另纸摘抄备览，则犹之共读此书相互讨论也。私意俗语有“不了了之”一语最好。（“了”作“了解”意）不可知，不可解，不可思议非惑，而意欲求知此不可知，解此不可解，思议此不可思议，似反感矣。愚直之言，当勿罪也。六朝书帖之简，弟亦同有其惑，姑以管见揣摩之。竹简木札体甚小，故简札每只寥寥数字，文亦古奥，一似今日之电报，例如“平安帖”之末云：“元由同，增慨。”此盖先代有此体格而后人因之，（亦有长书乃另一体）如古诗云“置书怀袖中，三岁字不灭”，此小竹木片上殆亦不过数字耳。其次，旧云：“人远书稀。”其实人远矣，其书不仅稀，亦必简短，即今之银球往复之盛，视昔之南北睽违偶通音信者又何如耶。盖可说者愈多，其所说者必愈少也。又简或露封恐机事不密，“其语至短，鲜谈实事”，固其所也。人代迢遥情实难知，聊妄言之耳。

诣清华访陈夫人尊意至妥。弟近尚不宜远行，俟迟日体健再拟同往。前日吴小如来，谈及其尊人玉如先生倾慕我兄，拟得前挽周总理诗稿。能写一纸以赠之，至感，只恐不免添忙耳，如拟写一笺由弟处转，不须另函。草答，敬叩

近安

弟平 顿首 五月廿六晨

1976年5月26日

圣陶吾兄大鉴：

王淦华携来吴联，装裱雅素，惜较长，于寓楼矮小不称，暇盼台从来观玩，藉图良晤。顷奉书有遗漏未答者。《石头记》之记秦氏颇多特笔，如“享强寿”三字即非一般铭旌之体，殆有意点醒。其年决不逾卅。此书写诸人年龄每多惆怅，特出例如宝玉忽大忽小，而黛玉入府时有一段描写，亦决非幼女情态也。前闻曾偕友叙谈此书，弟惜未克侍坐，如有赐问请就所知以对，惟恐所知亦少耳。“黄落”吴语也，以不黄落评长春藤甚精。美国小说家欧·亨利有《最后之一叶》短篇，即写此藤叶也。清华之行未去，何日？晤朱夫人时，祈为我等代候为托。匆匆补书不详。即候近安

弟平伯 五月廿六日午

1976年5月28日

圣陶兄大鉴：

此书冗长，有“前言”祈先省览。近所讨论题目太大，实是地老天荒的，也就是来札所云“历万世而不已”的问题，以弟之孤陋恐未能胜任，故前书有姑作为漫谈之说。然如能在谈论之初，先把立场表出，庶不至于游骑无归，而吾二人间取同存异，亦方便良多，可省无数闲笔墨也。其另一点，吾兄处人事较繁，弟杜门养痾多暇，拉杂妄涂聊代晤面，每不觉言之长矣。承不弃屏，且引为“上娱”至感至感，又深知雅怀诚挚，辞无虚设也。但义既虚玄，辞又诋诃，以之尘渎，似觉未宁。窃谓如值事多，信到无

妨暂搁一边，俟暇时藉以遣兴，再答亦未为迟也。以上辄陈，不知亦谓可否。以下分说三点：

首先，神秘的看法。若僭附于西方哲学，其立场殆近于不可知论，虽然他们的著作我并未读过，却似暗合，即所谓“羞羞搭搭的唯物主义”。一切的唯物论，无论机械的或辩证的，我皆相信不疑，除非最后之一点，毕竟不可知，也就是神秘。近代科学进展，其知识远超于昔，深广皆无可比拟，于是一切迷信“神道设教”皆一扫而空，如再躡入这论，诚属无谓。然此只能就可知者言之耳。若其不可知者依然如故，以今视者，未尝减损，且有扩展。如女娲抟土为人，自是神话；云上帝造人亦然，已有神秘气息；由单细胞衍化为人，虽脱离了神怪，却亦不过把生命的起源往前推若干步而已，其为不可知，故自若也，如日前，兄谈及宏观微观世界，即所知益多，神秘弥甚之例也。所知虽有亿兆，不知虽只一点而实为亿万千兆点之根。或为初，或为终，或为循环无始终者之任何一点，皆属于神秘、不可知之范畴。即吾辈日常生活间接触到的运命因缘，有若不可思议者，亦此类也。夫既遍于群有，即寓于寻常日用之中而不在其外，与神怪正相反。原始的迷信，以受科学的清洗而逐渐消释，而神秘的性相则更显著。若斯妄言，亦谓可否？

其次，唯心唯物之论争将历万世而不穷，终究不了了之。而尝试言之，则在今日亦无不可。以“此日”若不辨，则千万年之“此日”亦终不能辨也。前十八日手书云“此等哲学问题皆是人的事情”，已一语道破。《坛经》曰“万法本因人兴，一切经书因人说有”。由此而言，不能说实在有，亦不能说没有，故谓之幻。一切知识皆因人而有，都是主观的。世界即客观地存在，而反映到人的意识里即不免带主观的色彩，纯客观对我们来说，既不可能有，亦无意义可言。故空有之辨归于一幻，心物之争侧重于心。唯

心唯物非对立面，只是说法不同而已。一切都可怀疑，只不能怀疑是心。笛卡尔有“我思故我在”之说，《天演论》于一〇二引之，且曰：“疑意为妄者，疑复是意，若曰无意，则亦无疑”，辨析极精。前来书云，世界终极之有无，都不外人的推想，则观点正复相同；其“回答不出”理所当然，所谓不可思议者也。忆前曾面谈，世界像个只有演员并无观众的戏台。演员“即生物”之思想言行都是“戏”，不能超出戏中情节之外，而又不知其前后之情节如何，只是盲目扮演这一刹那间而已。既无观客，何来客观。若有之，则必在其他星球上矣。以今所知，太阳系中诸行星恐无有生命，岂当求诸银河欤。我辈未免孤寂，亦赖有此心耳。人，微命也。其介尔之心则微之又微。然若无是心则两间亦寂寥寡欢矣。谓人心即天地之心，恐亦不为过当也。

其三，前谈常识、情、理三者，其间常识云云，吾人或已勉度。年邻衰暮犹未得过常识一关，有些说不过去；若夫情理二关，恐断乎未能也。今各举数语以论之，漫想拈出，并无准则，只堪一笑云尔。

常识——例如“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”，虽似陈言实为常识。即“为善最乐，读书便佳”，北京人家门联也，亦好。经典语有如“己所不欲，弗施于人”，“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”皆切至。

情——爱人犹己，惜物如人。此弟杜撰，乃“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”之翻版。尊诗“情超哀乐三杯足”亦妙语，比“一往情深”为尤佳。然此关不易度也。

理——此非杜撰所能搪塞，请据经典。《起信论》曰：“虽说，无有能说所说；虽念，无有能念所念；是名随顺。”《心经》曰：“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。”《圆觉经》曰：“譬如病目，见空中华及第二月。”

略举三条，不能详也。“空华”——喻常用，“第二月”——

喻极妙。空华喻物，二月喻心。

欲启信佛之端，必先明不信之理；欲窥玄远之谛，不可废浅近之想，此常识之所以先于情理也。就佛教观之，其荒诞无稽处视其他教宗既不超过，亦决不减少。今日欲去此等糟粕似不难。且乔答摩亦人耳，其在世年龄不逾吾辈，夸张神奇实属无谓。以教义言，佛在众生中，不在众生外。《坛经》所谓“但见众生即能见佛”是也。即此一点已度越他教矣。唯平凡故切实，唯其平凡切实故伟大也。又诸经论旨不同，欲归往之，大有“百草千花寒食路，香车系在谁家树”之势，将奈何。窃以为无难也。径以己意去取之，无伤，所谓“六经是我注脚”也。既不做佛教徒，何惧佛经之总杂分歧乎。狂夫之言，圣人择焉，诸经论之异，名为殊宗，实系隔教。园音一宣众类异解，岂非瞎说。大乘小乘，有似冤家，印度中华，各说各的。取家喻户晓之《金刚》、《弥陀》二经，亦自语违反也，况其他乎。别裁须有知识，弟却缺乏，奈何。佛教史总须读些，却亦不宜多读，多读即会着迷，反失原来之意。能入而不能出，殆学人之通病也。以弟之孤陋寡闻，偏要谈天说地，何其愚哉，兄知之耳。前呈联语，恐亦只“愚”之一字为差可。涂抹已多，终不尽意，原是“一封不寄出的信”，亦姑且付邮，以备“置之抽屉角落”里。馀详另函不具，唯珍重千万

弟平伯 顿首 五月廿八夕

1976年5月28日

圣陶我兄尊鉴：

奉廿七日手教及法篆赐联瞻对名迹抚躬自惭，厚意铭心，敢云致谢。忆拙句即得自与兄书简往还中。嚶鸣之乐亦朋情佳话也。

以附笔谈，馀容另详。敬叩
起居康胜

弟平伯 拜上 五月廿八夕

1976年5月30日

圣陶我兄尊鉴：

廿八夕勿复，以恐或挂念，遂即付邮，良未尽所怀。此联引书圆劲自如，赐款数字，简明精审，又含意深，乃惠我之厚也。顷偕内子详观妙墨，如挹清风，绀锦珍藏，永为家宝。若精神充沛今不异昔，洵为颐寿之嘉祥，尤切佩慰。吴联已张挂，甚妙；其旁陪以从周之墨竹小横披，陋室似觉生春。迟日惠临，或堪娱目。有谢堯公君者近赠我折枝白芍药，花开澄映几案间，偶赋以谢之，不足云诗，姑录于后。

清润花容玉不如，香传衣袂客来初，

识君雅步殷勤意，（闻亲往买花）慰我层楼寂寞居。

严译《天演论》多识前言，良为奥博，唯每属杂己见，其论业力、遗传（九十四页）似混心物之辨；言瞿昙创教似一完整体系，而大小两乘实有原始后起之别，无容混为一谈者也。与吾兄共读是书诚为难得之机会，盼得攻错，释疑匡谬。示及乔梓酒边谈艺偶及红楼，亦一乐也。此书即有注亦不易解，洵如尊论，然终聊胜于无，无讹谬斯可矣。昨日郊行，想多佳趣，唯路远车“轧”，不过劳否，为念！想迟日来鸿，必述及之。

“最后之一叶”前年得读，是从陈曙辉借来的。此藤栽诸庭院亦有凋零，若置室内便可长青。补写此书，仍不尽意。草此，尊请
大安

弟平伯 上 五月卅日

1976年6月2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承示近日郊行愉健，得如夙愿为慰。竹隐夫人晚岁独处一室，诚有可虑者，幸其有儿女在京，平居或托比邻照顾一二欤。从周墨竹小幅昔年所贻，嘱为题字，时为乙卯新正，顷重观所书殊不惬意，但今亦不能作此小楷也。墨分五色，浅深浓淡之间每有此境，尊诗得之。前呈妄谈恐未能解惑，反而滋惑，乃视若可珍，据此寻玩，愧感弥深。草复，顺候午节

潭喜

弟平 顿首 六月二日

1976年6月16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十三日手教承悉。缓拍银球，亦多逸致，总无非闲笔墨耳。知近在征集弦兄佚诗。在昆明时有见怀七律三章，未知尊记中有之否？曾以端楷花笺相赠，后制锌版，惜已无存。朱孟实主编之《文学》曾载之，或易寻觅也。元善兄不扶杖，不依人，步履悠然，最可羨。所述“褰襪”音义转化，南北均有其语，而皆有音无字，若我辈者，不伶不利殆肖其状欤。如近晤湜华，请转告如有暇希来寓，将陈画及长春藤小枝取去。前者承惠之茑萝已发芽，牵牛亦有之，以限于地，均不能多栽。馀盼不日晤谈。不一，即叩近安

弟平 顿首 六，一六

1976年6月18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前书所陈，义多芜陋，良为无益，且亦有未尽之处，请更略言之。（一）不知与不可知异。有些名为不可知者，实在可知之范围内，只暂时不知而已。譬诸天边明月，千古婵娟，一旦人来，只馀顽石，不特光辉顿灭，而且兴味全消，往昔名篇皆成累句，是则然已，亦可惜也。宏观微观世界中，此例正多。若斯相对者有可知之理，即非不可知；其绝对者则必不可知，亦非有所玄秘，只是以“不可以名理论证”而已，（严译《天演论》69页）亦即所谓“孤立无对”者也。（同书111页）既不能论证，自只能猜测，曰直观，曰顿悟，美其名耳，其实猜也。总是似懂非懂，吾兄之言是也。若夫不了了之，谓为解嘲可，说是一种看法或亦可也。（二）万法皆由人兴，心物固无别也。若近取诸身，根尘凡六，真即俱真，幻则并幻。唯物诟能离意，唯心必倚官能。若唯意所往而不以五官之实感限制之，校正之，则颠倒梦想而已，岂得成为一种主义乎。故心物之争，实争其所不必争；争之亦无益，以后息者为胜，但茫茫终古，殆永无后息之时耳。严译《天演论》105页：“人之知识止于意验相符”，注引《庄子·人间世》：“心止于符”，四字精极。符者，符用，符验也。合于意，同于官能，又得考验之于事实，则心之事毕矣。更流宕驰骛，疑鬼疑神，实为蛇足。我们能控制利用彼自然之力，则不必再怀疑，忆恩格斯即有此说。东西哲人，所见正同。不可知只限于一点，仿佛一黑影被四围光明包着。光明愈扩大，则阴暗面愈缩小，但无论如何压缩，却终不能消灭。不可知论之所以异于唯物论者，在此一点上，亦仅仅在此一点，谓为扭扭捏捏的唯物论可也，谓为最终极的唯心论亦无

有不可。于此点上谈论佛法自无妨碍，以本属于唯心观故。(三)于佛法当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之功，而我辈不能也，然亦不妨姑妄言之。辨之若有会心，信之可，疑之可，即谤之亦无不可；若终于弄不清，自只可放弃之，于“不可知”，固无所损益也。弟以髫年习染，颇有偏好，未必是觉，恐是感也。读书少而好妄想，所谓“思而不学则殆”，此病难免。试作澜言观之，固不值一笑也。瞿昙初始，盖是小乘，其大弟子并是“声闻”，即亲承佛语者。大乘晚出，或系后师所传，前修未密，后起转精，亦理之宜。马鸣之《起信论》最为精要，其中有劝人信净土语，疑为后人纂入者，以与全书意旨未必相符也。《维摩诘经》言众生病故我病，好像以套语搪塞，实是要言。佛有生老病死与众生同，即同凡夫。其舍死谈病者，乃措辞之微婉耳。其疾决非感冒之类，否则何劳师利问维摩耶。又言，在家亦可学佛，居士有远胜于比丘者，以净名为经主，即此意也。佛前诸大弟子，大菩萨俱自称“不堪诣彼问疾”，词气之抑扬，殆过于后之文士矣。又言，妇女亦可学佛，如天女之戏舍利佛，其神变幽默且过于梅兰芳演之“天女散花”，可作《天方夜谭》读。凡此，若以原始教义言，不但是非常异义可怪之论，且为离经叛道无疑，而以常识言，却是合情合理的。若《楞严》、《圆觉》殆皆中土撰述，非西来之梵卷，而似最为士流所喜，弟亦喜《圆觉》，病《楞严》之稍繁。以凡情陋质测佛知见，信如经云，如萤火之烧须弥山，不止蚍蜉撼大树已也。但童蒙或胜于毫荒，亦姑妄言之，以补前书所未及耳。三者有一自我批评，“病于庸俗”，欲申说之恐反增惑，遂止于此。

弟平 顿首 六，一八

1976年6月21日

国策“少益嗜食和于身”、帛书“食”下一字不识承圣陶兄为询文物出版社专家之意见，于二日复书云：

专家定为智，作注如下：“智通知赵策与赵世家并作‘和’，字形之误。方言三：‘知愈也。南楚病愈者或谓之知’。这是说有益身体。”

斯言迪我童蒙多矣。按帛书，其字下半从“曰”，是智非知，智知固通，“和”或“知”之形讹却非由“智”字讹写，一也。“知”作“愈”解，古籍罕见，左师当日殆亦通常语耳。战国时邯郸与西汉时南楚相隔迢遥，二也。质诸圣翁，以为如何？

弟平 涂鹤 六月廿一日

1976年6月23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日前承惠临老友乡谈洵足乐也。车程往返幸勿过劳，昨奉手教，不胜欣慰。所谈极真切，求同存异，观点就容易接近。无人之宇宙虽亦矛盾，尚可妄想，若云除吾人感觉外一切乌有，则陷入迷闷矣。兄言是已。假设有帝力，则万般皆物而成物者心——即宇宙为上帝观念之外化；即不识有帝力而识物者亦心。大块冥顽，无穷无际，实无所谓唯心与唯物也。前陈三者，其总评为庸俗。一、有似孔门之“不知为不知”或“多闻阙疑”。二、似折衷调和论。三、似为修正主义的佛教。皆凡情，又陈言也。近思想上亦稍有变动。上帝即“不可知”三字之代表，尊论已一语破的。弟近从生老病死参（或当作猜字！）出有帝力来，以其十分合理也；

若不然，即不成其为世界矣。临纸草草，书不尽言，即叩
颐安

弟平 顿首

所引俗说，第五字当作“璽”，谐问字音，在去声十二问，器
破未离也。其次云“还要问砂锅从那里起”，就将谜底揭出矣。

孟实有复书来否？并念。 又及

1976年6月25日

圣陶吾兄尊鉴：

每得赐书，均要言不烦，意切而情真，辄低徊三复之。弟妇亦言，圣翁之书必须读两遍。层楼兀居，倥偬中有岑寂。庚辛归京，即住建外，如客异地，不觉其在北京——自前乙卯来京六十一年矣——曾有句云，“一似迷方感，归来懒出门”。至近日两人都病，更极少出门，出则必多劳人力，不喜为之。惟诵来书，如清风披拂，涤我烦襟，是为不可缺之俦侣，又不仅是“上娱”已也。又闻将宠弟等以新篇，不胜欣企之情，惟只宜从容以之遣兴耳。想尊处笔墨酬应较弟多多，至希保啬为幸。日前有林树芳者携示时人书画册页多幅，其中见兄近写篆字，苍劲可佩，又见说宋玉悲秋之诗，林敦属写字，无由拒却，只得答应写一张，亦尚待交卷也。孟实以《文学》一期赠兄好极。弟原有一册，曾裁剪后又失之。佩公见赠三律，周到绵密，而一往情深，文清似水，故弟迄今犹能背诵。（迟日不妨面试，谅可及格，一笑）其第三首多奖借语，殊以为愧；惟读其中第五句亦窃喜之，乃深知我者之言，此恐非佩公不能道也。知我兄必以为然，不会见笑。于二十八年以后弟得追随左右共读诸篇，岂非缘法之胜乎。析而言之，其因种于吾兄追怀旧雨之切，如写《兰陵王》时；其缘则在系念于欲访

竹隐夫人于清华时。他日者，《犹贤博奕斋诗钞》以我兄之搜求补辑复显于世，垂诸将来，（窃认为有可传之理）则茫茫人海间，岂必无知音，而其遭际之盛，又岂吾人今日所能想象见之哉！此即弟所妄称“神秘”与“不可思议”即病于寻常琐屑之间，正不必如严译所云“如天地元始，造化真宰，万物本体”，（一〇九页）者般重大疑问也。又发狂言，以逗一笑。此册于钞阅完毕后，乞借一观。犹论追悼之文，弟做得甚劣，甚劣，愧为兄今日见之，其中或尚有些小小问题，俟重看后再说。日前谈帛书，于“知”字一条专家意见时，弟曾表示赞同，而兄意若沉吟，徐而思之颇有所会，故草此一段呈正。前托湜华送上弟近照一张（未题款），不知已察入否？馀容另详，不一。匆叩
大安

弟平 顿首 六月廿五夕

1976年6月29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手教新词同时得读，意笃辞清，惠我良多，欣喜之甚，兼有愧色。草稿如命依昔年例妄涂，仍乞裁定，虽小词而极概括，且情韵悠然，环诵兴感。前跋俚作，于“未谙红粉”句有未及详者。此句似言之过当，乃糅合弟儿时于全浙会馆落成之初，时由乳母携往看戏之心情而写成者：旦脚化装相仿，上下场出出进进，虽换了戏而弟不知以为还是那人，其愚如此。此事已七十年矣。在二十年代时当不至于此，而童心犹差仿佛。若作如是解，则尊词“苏州旧赏”句竟概约弟之生平矣。曩昔春晖之游，由佩公之介得识丐老，渥承留饮，此夕难忘。满子君喜读斯篇亦是胜缘，岂偶然哉。呈上摄影，未知邀察否？如尚未见，或可便询湜华欤。别

有妄谈，容另函呈，草草，不一，敬叩
近安

弟平伯 六月廿九日

1976年6月30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笔谈有趣，且可互益。以本书言，兄之耿直真挚，我当然得益非浅；弟却一向喜妄发议论或无益于兄，今姑不论，无损亦足矣。又曾想到笔谈或可给一名目，迄迟未陈。即“无隐”二字，本于儒书而禅宗用之——山谷与佛印诤辨，闻木犀香的故事。名似颇隽永，然恐不免有自我陶醉之嫌。终不如没头没脑之为佳，所谓钵盂不须安柄，姑妄言之耳。心知其意，固无伤也。还不如舍名谈实。其问题至大，即不论近东远西，亦非搅遍中国全部思想史不可，圣哲且难之，况乎凡庸耶。其不能胜任愉快明矣。就另一方面想，我辈晚岁，京邑重逢，不仅难得，且属最胜之缘。前呈拙句即斯意也。若夫小弟之少年狂态，兄岂不知，所至可惜者，迟暮愚衷（二字见《红楼梦》五回），无缘就正于先友耳。往事且不说，景在桑榆犹未为晚。“无隐”之名夸矣，其味弥类鸡肋。管窥蠡测，安有是处，“食之无味”也。白云自怡，切磋更乐，“弃之可惜”也。固不离夫颠倒梦想，然亦不必废之。以叹息忘想，恰又添一妄想耳。力有所示及，自可就力所能及者试为之。窃以为题如过大，不妨小做；义若过繁，不妨举要。从最浅者作起点，虽行千里亦何远之有。例如或信或否，信什么与不信什么。如从不信什么说起，似尤为简捷。即于佛说有偏好，固不妨辟佛。去其决不可信者，则其可信者见矣，故前书自评为修正主义之佛法也。犹忆范文澜所编历史课本中诋佛为大谎言者，当时读之颇不谓然，

然亦可商也。如轮回之说最属渺茫，严译所谓“持可言之理，引不可知之事”者，却为佛教根柢所在。若本无轮回，则其说俄空矣，业力无由递嬗，则三生因果之论，亦无所施。夙以为疑，迄今未减，翻寻经论，时惑茫茫，知兄必有同情也。业力之传似有二途，其一由遗传，另一由轮回，（《天演论》言之不分析，见93、94页）第一线唯物，是可靠的，却不能普遍。若斯人无后，则业种安归。第二线则人人皆有之，且历世无穷，争奈其渺茫何！“引”中所谓“识流往劫疑”是也。关于神识之存在，似有原始的误解，简单说来就是有“鬼”，佛家谓之“中阴”、“中有”，亦不过名字之别耳。舍却躯壳，决不能有个体的灵魂，此理易明。即曰神不灭，仍无鬼也。写了半天，不得要领，而四纸已尽。弟近右手较自如，能写此长书，足以告慰。他不具。敬候
颐安

弟平 顿首 六月卅日晨

1976年7月2日

圣陶吾兄尊鉴：

二函（一日下午、二日上午）次第拜领，均到得极快。新词含韵绵邈，且法书端严，已相偕浣诵再四，并录副示儿辈，永识嘉惠。刍言均荷虚怀甄采，为幸良多。用“聆笛”字，乃因避字面，诚如尊意。以义山诗连结，四字颇具风韵，他年或可作友情愉快之故事用；亦佳话也，一笑。来书相互比较一段极有趣，亦适合情事。笔调不同诚有之，记前者来书中亦提及，胜劣云云却未也，且不敢当。弟文多纰谬，诗恐亦难免，而良朋过爱，乃奖借弱弟之词耳。若云实做“不求甚解”则弟亦有此病，且或较甚。老杜诗云，“读书难字过”。则此老遇见不识之字也就让它过去了，

颇可为我辈解嘲矣。连说到所谓《寒涧诗存》。此亦随作随钞，未经取舍者，弟不敢藏拙，拟先以之呈正；如认为尚有可取，则再议其他。尊意欲增益其茹，关怀备至，无任心感。若欲躬自濡豪，于俚言诚为至大光宠，却有尘渎之想，未免劳神费力，心窃不安。请择其可喜者，暇时以之遣兴如何。容将旧稿整理后，再函陈详况。俟正阅后，再语陈王二君为宜。上月卅日另发一函，谅必收到。彼书有四纸，却未谈一事，可笑。草草，不具。敬叩
大安

弟平 顿首 七月二日夕

1976年7月6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谈“二悦”一书收到，欣喜之情见乎词。昨访叔湘面呈《敝帚集》，吕云今日奉谒，谅已聆悉一切矣，涂鸦屡荷尊赏，不胜愧感，其中殆有缘法存欤。顷又偶缀芜辞，缓日仍拟尘览乞正。“寒涧”集中有一句累改未妥，兹附小纸条，希代为夹入帙中，其间得失一目了然，亦文章病院之例也。草答不具。敬叩
刻安

弟平伯 上 七月六日夕

1976年7月8日

圣陶吾兄尊鉴：

复示于七日收到。同日下午叔湘携来《文学》已得读。其见怀诗以墨迹印出，小楷殊精。此即赠弟之原本，本在一花笺上，制版时隐去花纹反更清楚，手迹今不存，此亦可珍。拙文重读后，其

失望里如所期，有些庸俗，辞不胜情，愧负良深，奈何；奈何。其记佚事或尚可酌采，且牵涉到佩公年谱一问题。谱载其就宁波教席于民十三（甲子）九月，（《文集》第一册三十六页）而弟却于三月九日至十二日，相偕在白马湖、宁波两地，文中所述可靠，当时有日记，虽现已遗失了。弟前文若可信，则谱误矣。年谱编写时未经寓目，弟所见即在《文集》上。忆昔曾函致友人述之，似亦未有结果。迟日归还《文学》时，拟将本集一册一并呈阅，在此且不详谈。但请先转问满子君：朱公住白马湖多少时候？如是近两年，或两年多就对了。据谱不足一年。承示仍拟钞拙稿，为愧，而厚情又不可却也。草草，不尽。敬叩
大安

弟平 顿首 七月八日夕

1976年7月12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十日手教欣诵，正在作答而令孙永和惠来，又得十一夕书悉一是，已将书二册，拙稿二篇倩其携归呈阅矣。佩兄诗集存图书馆事弟本有怀疑、因与竹隐嫂所言不合。虽未窥全豹而我兄殷勤搜访自是胜缘。片羽流传愈觉可珍，固非篇章之多寡所限也。至于年谱问题之鄙见已详载两书附条中，不赘。满子君谈极亲切。“留白马湖至少两年”一语，以足明谱之误。秋日避兵，想象见之，必甲子年事。希为致意。知将精制册抄诗，于俚言矜宠多矣，惟终以陋质为愧奈何。所呈小文，一为窗课体，旧稿之仅存者，另一即此文之注，以过长故别写，皆尘俗可蚩不敢以示人者，于兄前却不当自闷。夫云愚怀，岂独晚岁，少年时又何尝不愚，亦惟老友能容之耳。“寒涧”稿中有谬误希正，其过于凡俗者可删，宁

严毋宽，企予望之。前者承惠词跋语中“豫西”当作“豫南”，忘未告知，于原书固亦无碍，息县居淮水上游，豫之东南境，《左传》云“申息之北门不启”，申即今之信阳也。草此，即候近安

弟平 上 七月十二夕

1976年7月16日

圣陶吾兄尊鉴：

示敬悉。赵公新作，劲拔老当，辞称若人，赏音不虚。至于俚言，相距六十载，仍妄涂抹，乃得我兄假借之，又何其幸也。“寒涧”名曰诗存，其实可存者不多，若来书言，思海微沕绳以诗律，未免矜持，则通达之论也，敢不敬遵。有红勾者去，其他姑仍之，何如？忆前六日赐函中有“欲言竟知矣”句，且在“竟知”旁加圈，备征心期之厚，极感极感！乃复书忘记提到，荒唐荒唐。此与“手不听话写出即错”（弟深有此病）相似，皆老态也。纸短意长，匆上敬候

颐安

弟平伯 启 七月十六日

1976年7月24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手书敬诵，近稍有俗务，遂迟答。知兄半日看稿，半日抄书幸毋过劳。天气渐转佳，将出游乎。“寒涧”稿尽可缓抄，迟至九十月不妨，在弟处亦不过搁在架上耳。近又有囑写字者不能却，腕病亦颇惮之，囑其少待秋凉，望能转佳也。刚主闻有书寄来，亦

未见，不知兄处收到否？感怀仍杂，以抄件一种小文一篇尘目正，恐未免有些颓废气息，奈何。匆上，即叩
近安

弟平 顿首 七月廿四下午

1976年7月28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廿六日手教暨附件，均得欣诵。写字又有一件，乃曹辛之欲求法书，其人为荒芜之友，颇多才艺，能自裱画，托弟转恳，只得再渎为歉，谅必勿却也。兹附上有丝栏之纸一幅。其同样的一张，弟为写佩公赠诗之第一章，恰好容一首七律。又荒芜姓李，来诗误陈。此两件尽可缓写，写就如拟径寄与（可并寄），请书：“建国门内五号文学所，李荒芜收”。承录示关锋《庄子》译文三条，弟未曾见过。其第三条无误。一二两条均略附管见，另写呈鉴阅。庄文艰晦，且多讹误，欲译成今言殊非易耳。其评宣颖之书意颇好，但其译文亦与宣注未必尽合。又附奉诗稿，其一为一九三一送佩游欧，不记得曾否写呈；其一顷作，谓人间远胜天上，亦打油之类也。至打油究作何解，却说不上来，如兄前书所言，总之不登大雅之堂者也。廿八晨四时地震颇剧，幸均平安，堪以告慰。尊处庭院宽广，出避容易，必更为宁静，可无虞矣。盼来书示知近况，匆匆，即叩

近安

弟平伯 上 七月廿八夕

《德充符》“日夜无郤”，（“郤”即“隙”，亦写作“郤”）

宣注“日夜无一息间隙”，是。关译为交替，非。此即念念不住无一息停，“无住”之谓。

“接而生时于心者也”，

此言时间观念，原于人心之连续，关译非。

《人间世》“藏天下于天下……是恒物之大情也”。

关于首句只将文言移为白话，其不可解如故。次句关锋译有“常住不变”四字，原文并无此意。恒，常也。情，实也。今语盖为“物质界之现实”。

1976年8月1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上月卅日示知斋居清宴，尺咫闲庭，跬步即达，良慰驰情。垣墙稍损自属无妨。日来虽闻将另有震动，待之良久殊无影响，谅可苟安旦夕矣。兹附奉“寒涧”佚存诗二首。明日已届七夕，又抄写旧作一篇，只可聊供遣日耳。敝寓均安，楼居似可恃，亦不拟外出。小儿津寓及通州韦柰处均平安，堪告慰。草草不尽，即候

大安

弟平 顿首 八月一日

1976年8月8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雨阴沉闷，写奉旧稿七夕诗四首（另一篇前已书呈）近续成小词一首，并希察正。或偏感伤，或邻玄虚，俱不足以示他人者，唯兄亮之。此间各楼学部同人大都在外支棚居宿，有远至日坛者，弟等以皆患病宿外非便，仍居二楼，平安堪释垂注。亲戚中有避者，外曾孙宁宁避到山西忻县其姑母处。

昨欣奉五日手教，只隔一天，并不甚迟。渝沪音书，仿佛再诵，藉详近日起居于紧张中得少佳趣，一门侍随，闲话琐闻，至足乐也。四言之体适于记叙，舍间有友借读，虽其文理不深亦能了解，所谓深入显出者是也。近仍偶读南华，觉有奇妙者，亦有极浅薄者，亦有看不懂者，内容驳杂，盖非出一手，只能用陶之“不求甚解”与杜之“读书难字过”办法以应付之，其实二公恐亦只是躲懒耳。此函较多，托友带呈，以齐嘉正君亦有瞻韩之意也。草草，即颂

颐安

弟平 顿首 八月八日下午

癸丑（一九七三）仲秋廿六日枕上忆梦中得《浣溪沙》半阙，以未解故不能续也，词曰：

雨里宵灯晕彩霞，当时一去又天涯，京东二百里馀赊。

越三载，一九七六年丙辰新秋初五日始以近闻续之，云：

拾得未明何所谓，寻来如梦或非差，“算增算减总由它”。

（借用前人除夕诗句，增减指户籍）

圣陶兄正谬

弟平 呈稿

1976年8月15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欣承十二日手示，并为李曹写件，藉得浣诵旧游词句，至为慰悦。迟日晤荒芜时，即当付之。地震一事群情惶骇，浹辰以来，差幸宁谧，以弟妄揣，或可安居无恙，亦不以为谬乎！唐山之震，闻人口损三分之一，诚浩劫也，但此等八级大震百年罕遇，以资料看，一三〇三——一九七二六百七十年间，全国范围内，共十

七次，远及边疆海外，在内地行省者不过八次而已。（《地震问答》六页）若数百里之内，旬月之间而两次发生巨震，鉴往察来，殆不然欤。今闻唐山余震已渐平息，其波及他处否，尚在未定之天。若有变动，则官方当有报告也，固宜静以待之。若夫传闻之辞，真伪难知，其言愈明确者恐愈不可信。如震级、震中、比较确定之时间等，殆皆揣测之词耳，以今之科学水平言，尚未能精密预报也。弟等于九日得闻京市紧急通知，即夕移居迤西南棚内，设二榻，共五床位，同宿者皆所内熟人。棚以蓝色塑料布为之，颇整洁。帐幕生活弟畴昨未经，颇觉新鲜。弟妇多病，亦尚能支。卧具调适，不致受凉，承赐书特致关垂，良感。如是信宿，迄今楼居安稳，扶持有人，得讯再往，亦至方便。琐琐述之，聊慰尊念。《寒涧诗存》宠荷挥翰，何幸如之，留置邺架，不殊在弟处也。是编迄丙午夏秋，以后为《穀音续存》，皆浅近荒率不足云诗者，既未编就，囑耐圃书，亦因病搁置，仅存零星之稿耳。有小序一篇，迟日当抄呈阅正，要之，不值一笑者也。吴玉如先生如至尊寓，亦可得详津门震况之一斑。晚节京尘，书翰往复，戏喻银球，而杂以震惊，有如巨霆，亦缘法之希逢，可不珍视欤。草答不宣，敬候

起居，合第均念好

弟平伯 启上 八月十五日

1976年8月21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日前奉手示，悉近起居清胜为慰。震讯缓和，诚堪庆幸，唯有不可知之因素非常情所能预测者。叔湘南游可免纷扰，唯江南盛暑，心窃惮之。舍甥住武昌函约弟等前往暂避，亦未能行，闻

武汉之热尤甚耳。李曹二君之件承为濡笔，顷已转致。敬叩
大安

弟平 顿首 八月廿一日

1976年8月30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廿一日寄奉一笺未知邀察否？以起居安佳为念。弟仍居小楼，诵读《庄子》遣日，并抄录少量名曰“读庄”。觉其书驳杂，既非出一手，有至妙者，亦有殊谬者。未见前人之说，坐井观天而已。另纸写呈两页，希并正之。不一，敬问
近安

弟平 顿首 八月卅日

《庄子·田子方》篇第二段甚妙，共分二节。首叙有鲁人屡求见温伯雪子及温晤见后之感想，次叙孔子见温之感想，所谓“目击道存”也。文似两端，实系一事。盖鲁人非他，即仲尼也，从彼此双方描写，却始终不说破，使读者自己领会，笔意空灵，有藕断丝连之妙。庄生洵小品之祖也。略陈臆见。倘检读原文，亦印可否。

弟平 一九七六年八月

骹音续存自叙

癸丑秋八月（丙辰改稿）

先曾祖诗云：“寒禽难学初调舌”，今名骹音，何耶？林西仲有吴山骹音文集自释之曰：

虽有所著，犹鸟雏初生乱鸣，不论音节之合不合也。

又余前诗云：

此地莓苔浅，今兹绿较深。新晴慙覩面，三日每连阴。水漫轻修乐，风欺弱磬音。（并见《庄子》）管床留促坐，杜酒急先斟。

兼取此意，以继前编。词多浅陋本不足存，以妻拟为抄写，遂过而存之，亦晚岁之消遣也。一九七六年八月。

圣陶吾兄正之

弟平 录呈

1976年9月8日

圣陶吾兄尊鉴：

前承惠临，欣感。弟以病足外出非便，每每劳步，弥歉。笔记丛残，可看者少，还有十五册，迟日再送呈。“读庄”今日抄毕，费一月光阴，今命柰送上，乞赐省察。并求为题一签条，封面纸即附在内，俟得法书后再行装订。又次册附素纸，兴至亦希洒翰，唯不敢请耳。匆上，敬叩

颐安，并候潭福

弟平 顿首 丙辰中秋夕

1976年9月22日

圣陶兄尊鉴：

今秋多警，屏居沉闷，以病足不克出门，又觉惶愧。前奉手教藉审近怀，又知忙于看稿，动定胜常，为慰。前呈抄件原是闲篇，去取无当，允题良感，于谊于缘并胜，希迟日从容命笔也。

如有取物等事，韦柰有时在京，可命彼造詣亦甚便。笔记残书尚有十五册，亦当续奉。草复，即叩

大安

弟平伯 上 九，二二

1976年9月30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叠奉手书，兼拜宠题，楷法端严，足为漫抄生色，藉志胜缘，岂唯嘉惠，且知定不厌其烦渎也。附纸未书自可，弥见真率乃知我者。弟素不谙庄子，于说庄诸说皆茫然，晚岁补课且不及蒙诵，以易遗忘遂随笔就所喜者记之耳。全书驳杂矛盾，欲甄别整治而概论之则大难，徒滋纠纷，殊无谓也。其视佛说为浅而较近人情。如云“入于寥天一”，不言入于涅槃；云“方死方生”，不言业报通三世；云出于无，不言“色即是空”等是也。惠书着墨无多而扼要。万法皆由人兴，于“人本位”说，良无闲然。物质不灭观点既明，即依唯物主义，其派生之精神固当随之而不灭，唯其存在之情形不尽同耳。轮回之证甚繁，生死特其一端。一切无始无终，庄生所谓“得其环中”者，而佛却认为虚妄幻境须远离，且必须离之又离者，自更进一步。弟赞同严译《天演论》真幻（第九）之说：

“所了然者，无法非幻已耳，至于幻还有真与否，则断断乎不可得而明也。”“夫所谓迹者履之所出，不当以迹为履固也，而如履之卒不可见何。”（其下文亦重要，请得暇参看。）

此虽极是，似仍无着落，窃以为无碍也。从拙抄取两条以明之。

知人之所为者，以其知（智）之所知，以养其知之所知……是知之盛也。（《大宗师》）

古之治道者，以恬养知，知生而无以知为也，谓之以知养恬。知与恬交养，而知理出其性。（《缮性》）

前以稿呈阅时，上引文未知曾邀心赏否？书不尽意，暂止于此。

节前元善兄率其儿孙伉俪惠临，累代世交，又见新婚，诚堪喜慰。遂以“寒涧”旧稿，改头换面书以赠之，如是躲懒，兄弗笑乎？勿上，顺贺合潭国庆之喜，肃叩起居

弟平 顿首 九月卅夕

赵诗得欣诵，谢谢。 附书

1976年10月9日

圣陶兄尊鉴：

节前书即托友投寄，其迟到或缘邮递，近屡有类似情况。赐书有奖借语，良由过爱使然。吾兄非轻易许人者，得之惭且喜，有如所云：“褒之无措”也。（忆为沈三白语）当自勩勉，以期勿尘冰鉴耳。《天演论》口语译本是新版，未知与兄前所见者相同否？原为一讲演稿并不分节，今节抄其相当于严译“真幻”者呈览。审其旨亦简，言主观唯心论者将物质看空，而佛陀并将精神看作空，为更进一步耳。严译中其他胜义似皆无之。几道藉赫氏之书，成一家之言，因中有创，自是名隽。其译例标示“三难”，斯无憾于“达雅”，“信”则犹未也，与林译小说正相似。清季闽中得斯两贤，堪称双璧矣。佩公遗诗发现，俾早得流传，三君寻求之力为不虚矣。异日吾兄必有抄本，弟当假观，重读而细绎之。其原件为黑色硬纸面，用钢笔书写者，弟亦屡见之也。近又抄读《庄子》添了九页，将装为一册，遣日而已。极思奉访，惜尚乏机缘，容徐图之。匆匆即候

秋安

弟平 顿首 十月九日

1976年10月12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手书敬诵，知将于一周内惠临，欣企如何，唯须佳时得伴，幸勿过劳耳。尊评严氏极当，惜其晚节蹉失有如扬子云。古今人每有相似者。吴玉如乔梓曾来。吴老赠我三诗，精写在库蜡笺上，意甚拳拳，已卅年不见矣。弟所抄《庄子》，彼携归借观，或将为题跋。近续抄之中有一段谈养生者极妙。“天游”二字已用得俗滥，恐未必窥其真旨也，以妄涂一纸上，亦野芹之味。匆不多书，叩安

弟平 顿首 十月十二夕

尊抄佩兄集盼得读。

《庄子·外物》：

物之有知者恃息，其不殷正也非天之罪。天之穿之日夜无降，成云、降、止也，人则顾塞其窦。按，此已为导引之说开先。与孟子“平旦之气”、“夜气”、“惜亡”诸言相似。窃以为老似论语（质朴），庄似孟子（多采），亦文哲界之双绝也。胞有重阃，释文，胞，腹中胎。郭云、阃、空旷也。成云，人腹内空虚，故容肠胃，肠胃空虚，故通气液。心有天游，室无空虚，则妇姑勃谿。按，此喻奇警，万想不到者。其意极深，盖谓吾人脏腑官能如失其养，则互矛盾。如中医所谓五行生克是也。心无天游，则六凿相攘。按，攘义为冲突。宣云，六根之凿性者也。无闲适处，则六根用事而夺性。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，亦神者不胜。宣云，今人见大林丘山之旷而喜以为善者，亦由平日胸次逼狭，神明不胜故也。按，其言若然，则烟霞痼疾，泉石膏肓矣。庄生此言，恰与后之习静山林者相反。

闲时以瞎说遣闷，呈
圣陶兄发笑

弟平伯

1976年10月14日

圣陶我兄：

叠奉十二日晚手书，王帖释文已就所见写为一纸俟面奉，藉可同观法帖也。日前亦有另函想必先到矣。兄赐书篆字联，顷已敬悬于书桌前，俾晨夕相对如晤面也。何日来？谅不远。馀不具。叩

近安

弟平 顿首 十月十四日

圣兄再鉴：前录《庄子》“知恬交养”之说，窃以为比佛说“定慧”更佳，以其不夸诞，弥近人情也。唯陶公最得此意，《五柳先生传》中数语尽之矣。“闲静少言不慕荣利，好读书，不求甚解，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。”此真是一恬一知交相养也。吾兄迭次来书每谦称未解悟，其实不然，如顷者五日书言，“屡问读庄所得，虽还异于解悟，而譬诸如饮陈酿，其味弥甘。”诗云，“情超哀乐三杯足”，弟虽不能饮，窃谓知味，岂非解悟欤。妄言至此，博一笑

弟平 十四同日

1976年10月20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昨午醉酒饱德，于五日间得晤两度，昔岁似亦希，况此日欤。

在八条步行见街树交荫，清居入望，较之蒹葭秋水尤为可喜。花草扶疏，吴音娓娓，不仅宾至如归，且仿佛还乡之乐，亦去秋病后之可纪者也。“东归日记”已读了两遍，朴质明画，是能使用文字而不为文字所驱遣者，一似披“万里图”，而家常行旅无所不有，说读之可作卧游亦仍不甚贴切，只能说如身到其境，非常过瘾而已。其中谈及“东风”，令人恍然于赤壁之战之实际，而杜牧之诗与《三国演义》之短长定于千载之后矣，不胜欣快。又前读蜀沪书简；惜其戛然而止，似读一未完之长篇小说；不无怅惘，顷得补全，惠我良多。其间或尚有笔误处，容校字候再核。看尊抄弟之妄作，昨以面陈“费黛”常言，终觉含惭，修改个别字句当为注明，或赘数语，以志因缘，如何。弟以有人照应，换公车出门，于病后尚是初次，归程迅安，堪以释念。草上不具，敬叩
秋安，合潭问好

弟平伯 上 十月廿日夕

1976年10月30日

圣陶我兄赐鉴：

奉手书，知兄近患感冒，至念，想必已霍然。附件两种均有校记，仍乞裁夺。近为谢公题《石湖棹歌》，亦以草稿呈览。三午摄影颇佳，其中之二页已转给韦柰矣。近日始寒，唯起居多珍重，不一

弟平 顿首 十月三十日

1976年11月5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手书敬诵。近天寒交冬令，清恙已全愈否？为念。《石湖棹歌》题讫交还谢公，选抄廿四首，以心慵手弱未能录副。此稿想不久将赍送尊处。近又从马笈云处假得莲池上人之《竹窗随笔》，亦昔所未窥者，以念佛不杀生为主，约与近人印光相似。亦间有名隽语，拟录出之。如入胎问题弟夙有疑者，彼亦不知，曰“经无明文不敢妄为之说”，颇觉失望，然缺疑亦其慎也。草草不尽，即叩

冬安

弟平 顿首 十一月五日

1976年11月6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前者迟未奉书，深以为念。昨日叔湘携来手示，极慰。并悉清恙有反复，顷已全愈矣。高年患感冒，须多摄卫，不可忽也。《题石湖棹歌》四绝句不施雕琢，一气呵成，且旧忆可珍，弟则仅有半日游览之缘耳。昨日十时已就寝，忽然地震，小楼摇兀，幸瞬息即止。兄处谅必安稳，动定如常，便乞示知一二为幸。《竹窗随笔》佳者不多，所述梦虎一条未见，当见他书。弟近患伤风咳嗽，卧时为多。湜华以小件嘱写，辄应付之耳。草答不尽，即叩起居康胜

弟平伯 十一月六日

有 感

金轮女帝当阳日，一衲南天旨弗遵。

莫谓空门无节概，花开五叶道弥尊。

慧能住韶州广果寺。神秀奏则天，请追慧能赴都。慧能固辞曰，吾南有缘，不可违也，竟不度岭而死。天下乃散传其道。（见《旧唐书》）。

《坛经》载达摩偈云：“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。”其后南宗盛行，五派传流，迄于近代，盖应初祖之悬记矣。偶见旧文不能无感，漫咏一诗，诂意北秀南能之胜劣决于千载之后也。书博圣翁吾兄一笑

弟平 涂鸦

1976年11月26日

圣陶我兄赐鉴：

奉十八日手书，诵悉近来起居住胜，至慰。事属唐山余震，距京尚远，虽犹有传闻，未必可信也。承询一节，前为尊抄佩公诗集校字，曾于“如未”句夹入纸条略说所见，顷不甚记得，另写数行以备参取，仍希是正。近闻殊多花絮，或写以诗歌而佳者稀，不知曾见否。弟前呈小诗稍有映带，亦此类也。匆复，敬候近安，潭第并念

弟平伯 十一月廿一日

“作诗”句承上“行云流水人所难”来，言其一似毫不着力而自然高迥也。下文“天之苍苍”、“俯视茫茫”皆登临绝顶之实感，

唯其领句反出，便愈觉其有力，若作肯定语便呆板矣。原稿“未”字极明，当不误。

弟平伯 谨记

杜诗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亦虚拟之词，与此作或非无关者。 又书

前呈诗稿，其跋语稍有润饰，于引《唐书》文下径接：

是秀希武氏旨而能抗之也。读史恍然，纪以俚句。诂意北秀南能之胜劣判于千载之后也。

似较明白，亦可作文章病院之一例乎？

圣翁法鉴

弟平伯 丙辰九月晦

枉自投纶钩子直，无所求亦无所得一奁空翠映澄潭。但凝空心不灭照心冬裘夏葛绿何故，快嚼酣眠事岂谳。不凝住心，但灭动心，忆禅门诗云：“诂知寐要无多语，只在酣眠快嚼中。”

注中四字句见《求阙斋日记》引或人语，原文如下：

“但凝空心，不凝住心，但灭动心，不灭照心”，可作《金刚经》“应无所住而生至心”之注解观。

丙辰初冬录前占俚句并注呈

圣翁长兄印可

弟平伯衡 一九七六，一一，二六，北京

1976年11月27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前奉书，承念至感。弟等一直安居，时闻震讯总非确实，以俱患病亦不能外出。小诗蒙奖，为愧，其不落套或有之。诗中原

作“无节概”，后易“无”为“忘”，字面稍好看而句又似弱，兄能为我一推敲之乎？仍漫涂写两纸聊以博笑代面。偈日鲜欢，得披诵还云即为之解颜也。匆叩

近安

弟平 顿首 十一月廿七日晚

1976年12月2日

圣兄赐鉴：

迭奉二书。拙句承代为推敲，一丝不苟，欣悦自愧。彼句中之字，“勿”“弗”均曾入意想（此外尚有一“未”），兄之吟绪恰符鄙意，正喜得兰言，因无所谓歉仄也。其“无”之于“忘”，斟酌极是。如再另想一字确亦非易。“忘”从庄子“坐忘”想得之。颜回忘仁义、忘礼乐者，岂尽弃其生平服膺，盖亦超越其上耳。此“忘”字或可暂留充数欤。近传打油诗不少，弟亦不免效颦，终觉未惬迟迟未陈，亦不敢自阉，另附奉博笑。天寒出门未宜，往复邮程可代良觐也。草答，即候

冬安

弟平 顿首 十二月二日

1976年12月7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奉三日手教，承询“性喜涂抹”出处，顷检《春在堂诗编》未得，当在其他诗中，以书籍堆积不易寻也。却在诗编中又看到一句：“鸦涂数字不成书”，似亦与弟之近况相若，而仍有来索书者，亦可笑。湜华来，《敝帚集》抄毕囑为题字尚未构思。震情缓解，

当可无虑。复叩

冬安

弟平 顿首 十二月七日

吴玉老元善兄均赐题拙稿，兄曾见否？

1976年12月9日

圣兄赐鉴：

前书谅先邀览。近惮于写作，湜华以其抄本《敝帚集》嘱题，情谊不当却，勉以二绝塞责，尚未能书，谨先以草稿候正。其中《浣溪沙》词，佩兄以咏本事赐和，览之便知，而于编集时郑重，思密情殷，读之感涕，注中未及详，亦唯我兄知之耳。闻吕剑君已以此集抄奉请题。总之皆笔墨债耳。匆匆不具。即候
炉安

弟平伯 十二月九日

王湜华迺写佩公《敝帚集》属题

萍踪南北追随际，酬唱新诗更旧诗。
今日遗文重展对，感君存我一篇词。
殷勤求访尊先友，恬密吟怀迪后贤。
最喜君家绵世德，青箱写本会流传。

丙辰初冬呈

圣陶吾兄吟海

弟平伯 未是革

尚有诗注三条似亦见赘，姑录以备览。

一、当“五四”前后共学新诗，君赠诗云“刻意作诗新律

吕”者是也。其后又皆习旧体诗，若斯编即当时成绩。其拟古诸篇，遵《文选》规范，曾就正于黄海闻师。

二、叶圣陶兄前往西郊访陈竹隐夫人得君诗稿二种，皆昔年编《文集》时所未收者。朋辈竞抄，其传遂广。

三、君于写作一丝不苟，曾亲见其属草，斯编其一也，足资来学矜式矣。

弟平 附书

1976年12月14日

圣陶兄尊鉴：

手书敬诵。前呈稿中两“君”字各有所指虽明白，犹恐读者有误会。第一首四句改作“感兄”，如何？如晤湜华，希嘱其暇时来取。写得亦不惬意也。震讯沉寂谅无妨，尊居设些防备自更妥当。承念为感。小女另住东四四条，原系平房可以暂避，亦有备无患之意耳。元善兄赐书有“七叶”句，以及见曲园公，今又见韦柰之子，与寒门百年世谊可谓长远，却写在湜华抄本上。今弟处亦有抄稿。匆复不尽，即叩

近安

弟平伯 上 十二月十四日

1976年12月15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大示及新诗均得欣诵。承虚怀见询，谨条对如下，仍乞尊裁，
复颂
吟安

弟平 顿首 十二月十五日

一、“郊贺”可用，但一般均作“郊岛”。此处引古为喻，不必一定贴切，贴切反而拘泥矣。所谓“郊寒岛瘦”正是苦吟身分。

二、“时仰”非但不勉强，而且有妙处，即七字句作八字用。（忆昔贤诗句亦有类似之例，已记不真）实为“凝思时仰望望江楼”，今“望”字双关。

三、此处似不需辞藻，“贻书”较胜，与上“探怀”相呼应。“诗附之”妥当。

四、次首之三四句是重点，拟有二种改法，（一）改动较少，（二）改动稍多。（原稿“终竟”字稍弱）

（一）此乐长违诵遗稿，感怀情迹巽当时。

（二）此乐长违遗稿在，平仄较调感怀情迹巽年时。请酌采之。

弟平伯 志

永字较重，且仄声觉沉闷。

1976年12月19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今晨得十六日中夜一书，料理吟怀似妨眠梦，亦趣事也。比唯起居胜常。书中说得极详，宛如晤谈。顷想出一最简单明了的改法，如下：

一、第一首，将“郊贺”易“岛贺”外，全不动。（“长记”比“永忆”好，永忆过重）

二、次首前三句亦全不动，只将“鱼诗”改“贻书”，以拗句示别扭之感，虽读者未必能理会，而意甚新。第四句不从原稿改写，谨依来书“又及”之文，直译尊意为七言曰：

“以情浑不似当时”，自谓颇恰。说明如下：“心情”是原文。初稿“异”字太凝炼，上面不好用字，今改为“不似”。浑不似是

成语，又是关于昭君的典故，意即来书所云“不大一样”也。因即待发出，免兄悬系，不多书，叩

安

弟平 顿首 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三时

1976年12月24日

圣陶吾兄座右：

昨奉来教，欣荷嘉贶，水仙冬笋点缀新年之隽品也，感感。今囑奈孙往取，藉呈先人《小竹里馆吟草》二册希惠览。并有恳求阅后为篆封面数字以志墨缘，盼闲时染翰即妙，幸甚幸甚。改诗刍议诸承采纳，其实只改动最后之一句耳，是尊述口语之直译，又有袭用先公词句处（见呈本《乐静词》第三页下）当必勿笑我。传说昭君在番邦，令彼工人制小琵琶以进，笑曰“浑不似”，此三字尚有其他写法，如“火不思”之类，又出自何书，均不复省忆矣。述之以供谈助。弟近喜随意吟哦，写出即奉呈一笑，竟不成诗，岂敢当“刻意”之称乎。匆复不尽，敬候

吟安

弟平伯 上 一九七六年耶诞节前夜

以事奈未来，请周裕德同志前往，尊赐及书籍，均可付之。

1976年12月29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复示敬诵。承允宠题先人诗草，不胜铭感，请于暇时阅毕后惠书二纸见赐为叩。尊作二绝句定稿想已写付湜华矣。此诗极清新真切，无赘辞泛语，可惬吟抱。弟前呈之稿中第一首改“兄”字

实不如“君”，其区别至微，非细吟不辨。前辈见告，甚感，未及即答，请即以呈本为正。近青年人多喜读旧诗，而每缺了解易误会，遂改此一字耳。新岁在迩，唯起居康强，合第均安

平伯 启 十二月廿九日

1977年1月10日

圣兄赐鉴：

新岁寒严，以起居为念。昨奉复书，知出外三次，且多写作，极慰驰情。所录示赠叔湘兄新诗，辞情并茂，浣诵欣佩。他时当可快睹墨妙。近怀劣劣，染翰殊稀，此书尚是今年初次也。文学所以《唐诗选注》本征意见，翻诵为遣，偶有管见，犹未自信。匆答。敬候

大安

弟平 顿首 一月十日

赠署先集，感叩，迟日当敬领取。

1977年1月17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得来书，承关垂，极感慰。企得良晤而天气仍寒，以俟稍暖出门为宜，祈勿亟亟，维多珍重起居，至幸。宠赐先集题签请即代为贴上，至荷。兄之手迹弟最爱重，且为后昆之宝也。书中谈频年闹儒法之争虚费精力，良然！且浪费多少纸张亦觉可惜。所内之唐诗选本已粗看完，其中最普及的诗每出异文，如王诗“但使龙城飞将在”作“卢城”。卢龙地名，作龙城，卢城似皆可。李

诗“八月胡蝶黄，双飞西园草”，点染秋光至妙，此本作“来”，便索然无味。七月胡蝶宁不来耶？已万口流传之句，若轻率改字恐不谐众望；聊示其淹博，亦无所取焉。又如“江州司马青衫湿”，释青为黑，与吾侪诵习时了解不同，且似影响全诗之调子，觉其凄暗阴沉，也不解其故。更附语云：“古诗简约，注释固宜求详却亦不宜太过。如太着实，反易引起读者之误会。”愚管之见，漫作妄谈，附书供一霎之娱耳。小诗另纸录呈吟正。书不尽言，即叩炉安

弟平 顿首 一月十七日

1977年1月22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承示，俟气和即拟挈伴惠临，不胜欣企，其在“五九六九抬头看柳”之际乎。知近又参加集会，履蹈康健，至慰下怀。迟于前年曾想阑入学部，来过数次，其欲未遂，亦幸事也。所内近发给魏国禄“随周长征”一书，叙述详明，文笔清顺，是一佳书。弟等于二万五千里长征事所知甚狭，读之得扩眼界。我兄博览，或早看过矣。所询“小头”之文弟亦不知，刚主既以此嘱书必有了解，似当询之，再为引书更妥，（是否有误字？）尊意如何？开春在尔，良晤非远，即叩

炉安

弟平伯 上 一月廿二日

1977年1月26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日前三午同志偕友惠临，甚欢迎。刘杨二君嘱书，诺之，闻告韦柰云，长三尺五寸，宽一尺五寸，他们有现成的框可装。但不知所措的是柜子的还是纸的尺寸？（纸在柜内，四面有边）乞便中询及为荷，以便裁纸。近腕力殊弱，书写恐未副二君之望也。廿五日手书敬诵。法书签条至精，已嘱内子粘贴，当留仍昆保之，敬谢敬谢。刘君善琵琶，拟为书吴梅村《琵琶引》中有关描写声音之词句，杨捷则或写弟昔年之妄作而为我兄所未见者，亦藉以呈正之意耳。周公逝世经年而群情震悼无减于初，足见遗爱及人之深。弟昔年无作，于心为歉，所呈小诗恐亦欠庄重，唯其第三句尚觉贴切，一般尚少引用，兄谓何如？草草不尽，即叩近安

弟平伯 一月廿六日

丙辰腊八戏为新体六句诗录呈

圣陶兄一笑

弟平

诸葛周郎合一身，罗家演史又翻新。
鞠躬尽瘁舆评确，如饮醇醪昔喻真。
今日谁堪孚众望，为霖作楫继前人。

1977年2月1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上月廿九日手示欣诵。天气严寒遍及各地，闻杭州亦大冷且

雪。从者外出，总以转暖为适；又近日公车殊拥挤尤感不便，亦须斟酌。伫企春来，得图良觐。于迟日来时，祈携一小图章来，补钤于尊书签条上。如有两方可分用于两本之上，则尤妙矣。杨捷嘱书拟为写五五年杭县康家桥舟中作《鹧鸪天》，未知前曾呈正否。迟暮之感人情之常，彼此所同，愈觉思唯修之切要耳。草复不尽，馀俟续陈。敬叩

冬安

弟平 二月一日

1977年2月6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三日手书敬诵，附钤小章二方甚合式，即可黏贴，无须另携。纸已裁出，唯恐手劣，不能佳也，当徐图之。前蒙惠贶水仙，一箭两花，单瓣，点缀早春亦殊有致，其他当尚可续放。湜华近如晤，希告其暇时来寓取茂康嘱写之件。旧作道情词，另纸附奉。勿复候

春安

弟平伯 二月六日

1977年2月11日

圣兄赐鉴：

九日手教欣承。近车路未便，遂迟良晤。天时日趋和暖，以后佳日尽多。他日来时，或搭公车至北京站，由彼雇小车径达敝寓亦妥，以九路车最为拥挤也。赐钤小印已贴好，白文在上册，朱文在下册，地位相当亦颇适观，堪慰左右。旧作小词本拟为杨君

书之，后以用韵稍杂（庚青韵，“针”入侵韵，吴音通用，北音则否，读真文韵）未果，另写同时所作二绝句。此词兄或拟一看，即附呈正。道情词弟亦能瞎唱，却从未与伯翁谈及，不知其能歌扬调，亦所谓“蹉跎后悔”也。纸尽暂止，即叩
春安

弟平 二月十一日

1977年2月19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倾偶检出先曾祖为夏孙桐（闰枝）丈所书对联，隶书，词曰：“高阁看云参画理，小楼听月写诗心。”并附先君昔年为其嗣慧远题字，弟亦附云片纸，时在丁亥（一九四七），夏家并未及装裱。他日拟以之尘览。是否托滢华去裱则尚未定，以寓所地窄不便悬挂也。已交七九而气候仍寒，今年各地皆然。闻西湖结冰，可步行至三潭印月，殆前所未有，诗歌笔记中似均未见。小儿等十五日自津来，原只两小时，却误点两小时有半，行路难又不仅市内为然。

已上丁巳年前书，未发。旋奉十五日下午手教，知将于人日后单车宠临，无任欣企，亦新春之佳讯也。示及篆书布局，拆穿后壁为弟言之，极感且佩。迹缘人重，非一般书家之谓。新年多客来，两处情形差似，有馈红梅花纹洋纸者，拟为录白石丁巳元日《鹧鸪天》，历十三个甲子矣。其末一联弟最爱诵之，以为神来之笔。纸颇厚重不宜折叠，当俟手奉。又近有打油六句律诗，恐未宜尘睐，亦拟留博谈笑。馀容面罄，不一一。即请
颐安，颂合第春禧

弟平 顿首 二月十九日

1977年3月2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丁巳元日承 三老宠临，匆匆一面为幸。其后迭奉两书，内容美富不啻倾谈，今依序奉答。

十九日书实邮于十八日，故信中未提及面晤一节。先曾祖隶书夏款字联已由湜华付裱，云本月下旬可得。其题字二纸未装上，以格式不好看，且夏氏珍皮嘱题则可，今归弟处即无此必要，已送给湜华。湜华拟另装为一小卷，且嘱在后跋志其缘起，自不能却。闻他还想请兄写一题头，若何措词似亦颇难，容迟日再商量。来书建议摄影，意极好，当俟裱后再烦劳三午同志试为之。小卷扁而长，或不好照相；但如照出必很好玩，或为朋辈所喜也。弟用洋纸写字，仓促面陈妄见。若尊论乃通达之言，无弟之牢骚也，感佩。但红梅洋纸确太滑，容易蹭墨，故改写弟之打油，跛脚趁韵之六句，若以之写上白石《鹧鸪天》，就不免唐突前贤矣。壬子《人日》一词作于自豫归京以后，不免类东家施，可笑之至。其时为基辛格来京之日，上片末句云然，似出《诗经》，而诗言“西方”，不言“西来”。“美人自西来”者出于讖书，非雅谈也。宁宁，韦柰子，弟之外曾孙，顷已足八岁，上初小。其与令外孙女同名实为巧合。伊年龄当不太小，望便示一二，以志世谊。其末句“愧”字，非漫为谦辞，文字缘生忧患也。即白石原词亦非无此意，特出之蕴藉含蓄耳。“鬱”字极难写——郁垒、神荼二名用作门对，比用秦叔宝、尉迟恭者为古，旧日京师每于人家车门上见之——而小孩努力书之，神态画所不到，迟暮萧寥之音却寄诸弦外矣。写呈一纸甚不惬意，却是旧纸，尚多馀幅，兄有无挥毫极盼先睹。凡此盖皆丐翁所谓“结缘”。顺便说一近事。叔湘近枉顾，获瞻吾兄

墨妙两种，甚快。横幅尚有馀纸尺许，囑补写之，为忆录戊子年《寒夕凤城行》有怀佩公之一节，凡八句，其全篇已零落矣，此段残稿兄或未睹，迟当另写呈正。

舒芜咏新四皓诗颇有趣，弟未曾见。其第四首可为俚句作注。其人为宰平之子，昔在清华中文系读书，翩翩少年，不图晚节若此，诚为可叹。弟之门下已有二人如此，引以为愧耳，别无可说者。

知为从周写任公集句篆字长联，想意兴、腕力、笔法俱佳也。饮冰原作，于六十年代陈曾寄我囑题，遂咏一小诗，见《寒涧诗存》中，却被弟误删，以致各抄本均无有，诚为抱歉。今另纸补奉参阅。重看似无删去之必要。梁联得兄重书，留二名迹，胜缘也。承录示旧作《从未》，真挚素朴，所谓“至亲无文”者。弟反复诵之，弥感惠我良多。此由于性分流露，非关文章优劣。即以文论，在传世群集中不会有二，亦可妄揣而得者。兄弗斥其诞乎。年老悲怀于颐摄非宜，恒言也。然窃谓旷观与深悲实异流而同源，皆超出言文之表，为不相妨者。唯旷达可遣悲怀，亦唯有深悲能成其为达观。所谓“竹密不妨流水过，心高岂碍白云飞”，请为兄诵之，迟暮之感遣之禅阅，前贡愚忱尚祈荃察。将届九九，天气愈和，随宜挈眷宠临，无任企盼，尚有拉杂待陈者，以纸尽，封恐过重不及多书，敬叩

春安

弟平伯 三月二日夕

1977年3月14日

圣兄赐鉴：

十一日书中见示诗句极其自然，足成之似不易。弟顷亦得一

诗，另写候正。多暮气，奈何。将旧题裱装成小卷出于湜华美意，弟不能却。引首似不可少，但确不好想。鄙意只宜简简单单，从家君跋中得“翰墨缘”三字，亦谓可否？如须四字，“缘”上加一“前”如何？乞酌定。足为寒门增重，亦以见吾辈三人之交谊也。尊论古字俗字一长段，读之殊觉过瘾。太炎喜写说文本字，自有未惬人意者。如汉家姓刘，人人所知，史无异文而辄书作镠向、镠歆等，岂名从主人之义哉，洵如《文选》诗中所谓“通蔽互相妨”也。弟近集龙藏寺五言数联，其中有云：

觉生诸幻灭，心静自然凉

上句出《圆觉经》，下句用成语，对偶不甚工，颇似偈颂耳。写博一笑。三午同志前囑书清真《兰陵王》词，已勉涂就，手劣时误，恐未履所望。裱件将得，湜华日内当来，拟托彼带去。天气渐和，或有命驾出游之兴，若弟之足不窥园亦可笑也。匆候

大安

弟平伯 上 三月十四晚

1977年3月15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昨寄书谅先到，所拟题字未知惬意否？顷枕上想到原题似有误，不宜装裱流传，请兄暂勿书题。湜华来时请将原件囑其带回，至荷。琐渎悚愧。即弟之前题亦非合于事实，以夏家迄未付裱，无所谓重装也。当时盖拘于礼貌，故作谰言耳。吾兄日前惠临时曾见未裱之联纸，遂漫及之。馀容续陈，即叩

大安

弟平 顿首 三，十五，下午

1977年3月18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昨晚湜华携来各件。尊题及为湜华书联行书极精，室内观众均致赏不置，空气热闹。知前发第二书亦已达览。两跋均有微误，顷重展，觉尚可补救，末幅尚有馀纸，拟另写一小跋，迟日仍可就正。原联并无年月，以起首图章推定，必在一九〇二，光绪壬寅以前，因其年曲园公重宴鹿鸣而改用他印章。又可能更早些，大约曲园公讲学于诂经精舍，夏闰庵在浙做官时所书赠，其时弟未必来人间也。先君或与闰老谈及，别有了解则不可知。十六日手书诵悉，七三年一诗，比顷拙作为胜，计其时兄八十却未颓唐，自评确矣。其第四句写老境真切，言必由衷，窃自附于同调，想亦谓然。勿复不尽，叩

安

弟平 顿首 三，一八

1977年3月20日

圣兄赐鉴：

十七日手书承悉。十八日寄书谅先到。彭逊之其人弟夙未知，著作甚多亦未得见，可谓孤陋矣。吾兄曾见其一二否？与弘一蠲叟交游，其人当非泛泛者。彭长青原书附上。并附对联再跋草稿，摹龙藏寺碑字各一页，祈察正。跋语虽短，却颇费心思斡旋，原件仍赠与湜华存之，则此局可不废，大家欢喜，或尚有别的花头，所谓“好事者”也。草草，敬候

春安

弟平伯 上 三月廿日

韦柰亦读求写对联，亦可笑也。

又 跋

曾祖书联盖当十九世纪之末。其在江阴夏氏时，闰丈慧兄皆未付裱，余前云“重付装池”者，亦世情语耳。顷瞻圣兄赐篆，诚为光宠。片纸尘埋，八十余年矣，今获珍视。物之显晦有时，离合有缘，岂不信哉。二月朔再记。

七七年三月十九日录稿呈

圣陶兄教正

弟平伯

文有二意：一、正误。二、发挥题耑之义，其馀纸不多，字亦较小。

1977年3月25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手示诵悉，对联摄影恐不易，俟有机会再说，如何。近从次园处得兄旧日记中所录弟于丁亥岁除酬答佩公律句，此稿已佚，承兄赐存为感。以小跋俟正。且有读请者：佩兄原和业雅诗祈抄示。弟能背诵却不全。在伊诗集中盖为最晚之作。又陈抄本第三句有“南雀”字，雀当是鹄之误。如为一检旧记幸甚，恐或添“麻烦”也。又此二诗亦愿闻兄之评论若何？鄙意谓已作空泛不及原作之深切也。勿上敬颂

大安

弟平伯 上 三月廿五夕

三十年前曾有酬答朱公不寐书怀律句，其稿久佚，乃幸存于我兄日记中。顷次园抄示，为之恍然。此篇忆曾荷先友致赏，今重展阅觉辞颇空泛，且每用宋人词句，如第三句为东坡《卜算子》“拣尽寒枝不肯栖”，第七句为美成《敛馀红》“犹恋孤城栏角”，皆萧飒柔靡，非高格也。其第四句却有一小故事，忆见于《梦雨词》自注中，或未详审。佩公偕其夫人早年住清华园西园时，弟出城诣之，间或信宿，曾得一绝句有云：“曾从秋蕊分红叶，今日燕郊独看花”者，即所谓题叶西园也。燕郊署集秋蕊名亭皆此缘生。丁亥小除夕一诗词虽不佳，堪留永念，语我尘踪，志君嘉惠。圣兄鉴存。丁巳二月弟平敬呈。

1977年3月29日

圣兄赐鉴：

承约观日本樱花佳游良晤企盼之。附呈早年拙稿，意有所感，兄必察焉。其跋尾误书（实是误记）日坛为社园，总是看花，亦无须点涂矣。尊引苏州俗语评诗极确。唯佩公诗第二句衰飒，实缘多病，故言为心声。昔有诗谶之说，实则倒果为因耳。诗岂有谶哉。弟和诗第七句似亦有此感，或是写国民党权之残灯末苗，亦聊以解嘲也。以柰便奉此纸，不一一，叩

安

弟平 顿首 三，二九，早

1977年4月11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今年首次春游得与兄偕，虽海樱尚稚，亦胜赏也。又荷乔梓

以摩托接送，毫不觉疲，尤所纫感。谈话固不多，总比书函往返为亲切。聆知构思损眠，自以保蓄为上。十九日本拟趋访以续前游，乃即承相约，心同良非偶然，可喜可喜。想斋中春色自比公园更多逸趣。良晤在迩，诸容面谈，不一一，即叩
大安

弟平伯 顿首 四月十一日

1977年4月21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旧游能续，新晤可珍。半日闲谈忘暑，久坐不觉劳否？盛扰欣荷。恐不免为潭寓添忙耳。华生粹深乃宝瑞臣（熙）之孙，寒家世交，昔在清华中文系肄业，与弟相从有年。现在天津南开任教，与润民常来往。以得法书为深本也。弟近手腕粗可而步履疲弱，殆如所云“多病方知健是仙”。草此不尽，即叩
大安

弟平 顿首 四月廿一夕

1977年4月29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手示敬诵。佳日胜游，欣挈仙眷，便企音书慰我岑寂，幸甚幸甚。华生昔曾受业于佩公，今得法书必喜之不胜矣。至善嘱书件并奉希转致。匆答不具，即候
潭安，祝旅途愉健。

弟平伯 顿首 四月二十九日

1977年6月1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迭奉苏宁两书，藉悉旅游佳况之一二，以欣以慰。计程当已命驾言旋，遂写此柬。想乍归事冗，希勿忙作答。前呈一笺知己邀察，其事可记，而诗未足观也。先人大梁旧迹，亦唯此片羽。重装横披，其右则地位不宽亦只能写廿八字耳。以近心绪劣劣，尚未及缮写。近来写字极少，只勉为湜华书一甚小之五言联，颇稚弱。匆叩

大安，潭吉

弟平 顿首 六月一日

1977年6月7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手教诵悉。归途愉健，一是清嘉，不胜忭慰。信到，三午适来，拜东山新茶之赐，感甚。葱青淡碧，信佳茗如佳人，欣得分尝，不殊身到江乡也。知近日高斋将有音乐雅集，以得追陪诸贤为幸，届日当挈韦柰同来。（其实柰挈我也，一笑。）内子承邀极欣，以近患头晕未愈，不克如愿，至为歉怅，嘱笔道谢。韦柰拟带录音机前往，或可收取一二，携归同赏。前者兄在弟寓听到之昆腔录音带亦拟一并携去，藉获近期良晤，尤为欣情。闻湜华将以“甫里闲吟图”请题，或已来接洽。弟已得观颉兄长题，尚未敢下笔，请俟兄写后俾得附骥。想旧忆新怀必多胜义，膏馥沾溉，为幸多矣。说句白话实大有做文抄公之意也，可笑可笑。匆复不一，即请

大安

弟平 顿首 六月七日

1977年6月11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昨诵手示，知近来视力减退，极为挂念。治疗以外，需多养摄，于闲笔墨可省即省之，犹前书之意也。弟近眼光亦差，不仅手劣。以为眼睛不合式，恐亦是自我解嘲耳。前呈三诗可作一诗三章看：一否定，二不定，三肯定。皆弟之愚怀，恐未符先人之意，而儿辈亦未必理会及之也。所呈“诗编”原缺其末数页，竟已忘却，致劳重检，至为悚歉，今另抄奉一纸备览。纪游新什知将写示，极欣荷，唯尽可从容，幸勿过劳。内子宿恙淹缠，多承潭寓致念，深感。近增患头眩，十日勉应北医附属医院之约，前往复诊旧疾，据云可用“激光”治之，需每日一次，约十分钟，旬馀为一疗程。用科学新发明理疗，当可一试。唯每日雇车往返，殊多不便。想到前与吾兄偕游日坛之三轮摩托，曾在门首相待，不知能否与彼商洽接送，已由韦柰电询三午君，待其缓日复音再定。此事兄或已闻知。知关垂注，谨以附陈。弟近写字甚少，有来索书者以存件补款应之，不仅“出门弗认货”也，可笑。馀不尽言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六月十一日

1977年6月18日

圣陶我兄赐鉴：

奉十四日手示，其前又得赐韦柰书，承指示详明，深荷合潭关垂之意，感谢感谢。自悉吾兄目疾后，寸心时时不安难以言喻。旷怀静摄亦是常谈而大意总不外乎此。节劳不止关心文字写读，其他均然，百凡珍重，诸事乐观，必有助于痊愈也。鄙怀悽悽，必邀荃察。弟近况亦殊冗杂。内子患头晕两月未愈，医云血不养脑，量血压亦甚低，服党参熟地丸剂未见效益。其宿痼云可用激光治之，亦尚未去医院。一则以眩晕疲惫，恐体力不支。二则车未洽妥。文学所不轻易派车（有同事患癌症不能进食，仍觅平板三轮到医院，即此可见一斑），若出证明信，拟先与相熟司机接洽然后具函，或可打通。尚可从容时日。知关注附陈，不辞纤琐。山西孙玄常，近由次园携赠一仿费晓楼吹笛仕女图，雅淡可喜，并《鹧鸪天》有“五湖烟水”句，盖画西子，弟复书附录一旧和雪珊女史陶然亭题壁诗曰：“纵有西山旧日青，也无车马去江亭。残阳不起凤城睡，冷苇萧骚风里听。”其时迁都南去萧条，今昔迥殊矣。孙公前惠江亭图犹在壁间也。勿复意不尽言，敬叩

颐安

弟平伯 上 六月十八日

1977年6月24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奉到端阳逢夏至日书，喜慰。弟以大字复书聊供破闷，总勿要（合音）急复，从容俟兴到草挥数行掷寄即妙。不然，唯恐烦

渎，反令弟不安也。静摄乐观均非易，良如尊旨，却不可不勉为。且静养非全无作为，而乐观仅存大意。以弟近怀亦冗劣，曾有句云：“白首相看怜蓬鬓，邛岨相扶共衰病”，可见一斑。句似长歌之起笔而足成匪易也。就此看来，乐观境界弟亦去之颇远，只是有此想法或倾向耳。贪嗔痴难除，不执著差可矣。境风浅浪，执则成碍，不执即如流水行云。惺惺即乐观，常惺惺则常乐观。忆莲池大师述永嘉之言曰：“惺惺为正，寂寂为助”称为迥然独得之见，殆不虚也。兄前去医院复诊如何？为念。知音乐会从缓，自毋须亟亟，他日追陪致足乐也。弟妇已去北医理疗，期其有瘥。零觅小车往返亦便，知注附闻。匆复即叩
道安

弟平 顿首 六月廿四日

1977年7月8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握别以来逾旬，此日动定若何？想渐康复，时时念及。叔湘前往谅得晤叙。闻将有热河之游，惜不能从耳。前得悉医生为兄处方似凉药过多，于眼疾固有疗效，而高年人总宜温补，凉性药只可酌用，未识谓可否。弟近服元善兄所赠之“参粉”似尚好，从美国进口，非市售品也。

顷得读吴玉老旧作五言，意深而末联稍晦，兹抄奉吟赏。又因之借尊作（七三年句）集成一联曰：

得句疑人有 读书不厌忘
似尚自然，惜腕弱不工书。匆叩
颐安

弟平 顿首 七月八日

至祈勿忙作答，为幸！

1977年7月10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今晨并得二书，欣慰。既惧尘湮劳神，同时又盼佳音，弟心情亦有矛盾，承详示近服各药，皆妥善。石斛地黄滋阴之品。芦丁弟亦服之，此外又有肌醇脂、维生素等，知注附陈。避暑山庄胜地，从者欣然规往，极妙，自比闲坐鲜欢为佳，想必挈伴偕行？值暑宜兼重休息，幸勿过劳，行期已决定否？玉老诗第二句原有“浅深各自完”，误书竟致失韵，荒唐极矣。以老境解嘲，而弟之年亦尚未及“耄”，奈何奈何。以急于更正，故即奉书，不期而答也。弟近况差可，日唯看“闲书”。勿复不尽，敬颂
痊安

弟平 七，十，夕

1977年7月21日

圣陶兄鉴：

前书想达。吴诗原“完”字佳，且与末联相应，弟不但误书，并点金成铁，愧矣。祈在原件上代改正，幸甚。

谢老昨晤，承德之行尚缓。近酷热，秋来较好！兄近候如何？敬念！

报载叶公《八十书怀》，末联用一“颂”字即打破义山之科臼，有革命实践的人，毕竟不凡。

附奉近写笔记，或可供消遣，阅后希掷还。恐封已重，不多书，祝

健叩安

弟平 顿首 七月廿一日

1977年7月27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两示先后奉到，字迹自然，不殊常时，为慰。唯“单用右目”必须节劳，仍以少看少写为上。照片俱得快睹。四柏闻名已久，今获题志，奇姿恍如面对矣。乞代向玉奇同志致多谢。忆曲园诗云：“衰年不是漫游身，邓尉空传在比邻”，诵之增慨。前有律诗六句而末联未妥，记曾邀惠示斡旋，至感幸，近闻嘉讯，薄海胪欢，遂改写此二句，另纸附呈乞正，附注志感想。仍录全篇则无须另检。陶诗末联，意殊近于我兄之楹帖“种花何问看花谁”也。闻谢老言，承德之游当在月底月初，乔梓同行，亦胜事也。草草不尽，敬颂

大安

弟平伯 启 七，二七

丁巳岁初，戏为六句律诗，先例盖寡。末联未醒豁，及仲夏遂修改之，钦前徽之可则，念来轸之方遒，其词简略，并见附注，即写呈圣陶吾兄再正，时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日也。

1977年8月2日

圣兄赐鉴：

上月卅日手书敬诵。其芳之丧，弟因病不能赴八宝山之会，甚感歉疚，只致函唁其夫人。工作文字因缘有数十载，亲见其创建文学所，最近尚通信讨论其近作律诗，为修订字句，不意其遽卒

也，以后所中似失去重心，未审若何。写件附上，乞察。易注中之“纲纶”等语，与时局有偶合处，诗中改“馀迹”为“佳气”，于歌颂新猷亦较适当。知左目情状见好，为慰。静摄亦可助药力。出游纵览当更相宜。谢公近得晤谈。

近有搬家之讯，实现将在中旬，其时吾兄将自承德归来矣。俟时地确定后，当再函告。三里河虽远，有十三路公车直达，与尊处往返较建外为捷。匆上，敬候
暑安

弟平伯 顿首 八月二日

1977年8月11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月初奉书计已达览。弟将于中旬迁居阜外三里河南沙沟十一楼一门二号。距尊处虽远而十三路直达，其终点站即在敝寓附近，晤面不难。匆上，即候
秋安

弟平 八月十一日

1977年8月16日

圣兄赐鉴：

前书想达。弟等于昨迁居三里河十一楼，地距十三路终点甚近。已安电话“863259”，联系较便。小儿来京嘱伊晋谒叩起居。初搬家诸待整治，不具。

弟平 顿首 八月十六晨

1977年8月26日

圣陶我兄：

此到新寓后第一书也。闻兄患感冒，极念。前者电询知己退烧，唯尚须调养。弟意如外出，必俟完全康复始可，至祈采纳，为幸。湜华囑题已草就，不足四百字，可笑。兹附呈稿，乞正其可否。曾与湜约定，待兄题讫始可附骥，今则果然，以于角直实无所知也。匆上，敬候

颐安

弟平 顿首 八月廿六日

1977年9月9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昨接电音，悉远游归来，起居清胜为慰。以小诗二纸附奉，只宜借以遣闷，祈勿忙于作答也。一切珍重为祷。弟近亦不甚佳，写字唯信笔所之，漫无把握，然不免仍应人囑，可笑。匆叩

近安

弟平 顿首 九月九日

“津门初驻似游辙，君尚垂髫我少年。小别匆匆四十载，不图犹及见生前。”此篇记前已尘览，近改写，末句本作“不图重见及生前”，亦一般语也。改本或较新，但不知合语法否？谨此就正圣陶兄鉴教

弟平 涂鹤

“友生语我维扬胜，城郭垂杨想见之。迟暮来游称过客，低回风景换年时。”近有以扇面索书扬州诗者，乃修改旧作应之。即奉

圣陶兄博笑。

弟平伯

1977年9月14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手书并照片均收到。承玉奇君推爱惠贻，希便中代为致谢。扬州诗即己亥同游旧作，以末句“黄垆思旧与君同”为人书之似不恰且词亦通常故改之，而味弥淡矣。另篇承详示诗文语法之别，增信发蒙，益我良多。又录示尊句，句法巧合，殆属心同，非偶然者尤为可喜，唯似较拙句更多曲折耳。又承为详解，若“泪垂者汝，及知者我”，洵提命之盛情也。然“汝”为谁，还费思寻，纪梦抑纪事？如是记实，其人弟当可猜得。质说或者寡味，当于后函详之。循诵全章情感弥厚，非泛泛之笔也。而句法波峭犹是馀事。

热河游踪未知得句否？匆匆不尽，即叩
起居

弟平 顿首 九月十四日

1977年9月18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手教敬诵，嘱件勉涂就附上，乞转去。吾兄配眼镜能使两目平衡恢复视力，闻之喜慰。初戴或觉未适，亦尚须练习也。清秋佳兴，伫图良晤。“得伴乃行”，自不亟亟也。前辱农祥伉俪惠顾，其住址盼告知，弟处所留尚在十余年前，恐未悉合。匆此，即候大安

弟平 拜上 九一八之夕

1977年9月22日

圣兄赐鉴：

以询倪郑住址乃辱两函，烦渎至感。小诗附呈。以不甚恰意未径寄，姑以草稿乞指正。近又觅得会稽刻石曲园公另一摹本，多小字十（残字）乃二世诏，秦刻例有之，又拟写跋语，他日当再求教。匆上，候

颐安

弟平 顿首 九，二二

1977年9月28日

圣兄尊鉴：

稚诵赐笺，喜且愧之。愧者愧措语之谦，喜者喜相知之深也。八字概括，奖借备至，是以少许胜多许者，要言不烦，甚佩，评初稿亦至恰，说出其人性格，而弟前句并不能，且善示其怯弱者，则改去自佳。旧时词有许多词汇典故，既不能示用，而用之宜慎，否则易落俗套，或成恶札，亦颇足畏，时得就正于兄，亦幸事也，稿已寄出。又惜容翁之不及见。若他人总不了了耳。家藏秦篆摹本三种获全，新见之本多出小字十，双钩未填墨乃二世诏之残文，前所未见。从者来时可纵观三本，且以管见面陈求正。简说之，一名会稽刻石，在今绍兴南镇，即会稽山；一名会稽南山秦始皇碑文，以弟考之当在诸暨之何山。而摹本文字之歧出即由于石本而来，非偶然也。今午文学所古代组聚餐于康乐，以车迎送不能却也。草此，候

秋安

弟平 顿首 九月廿八日

1977年10月12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承念致书至欣，近又写会稽秦篆跋语，连前共二册，又曲园公原摹二本命小儿赍呈计已邀察，前惧烦渎，未敢径奉，尽可留置案头作为消遣，亦希代弟考虑，两本导源两石，其说可成立否。以尚未敢确信也。

近读义山诗集，此弱岁肄习者，顷始重展每为惆怅。瑕瑜互见而好诗极多自是一大家。评者纷纷，目迷五色（指朱鹤龄注本）未免“前贤畏后生”耳，弟习诗由斯入门，生平多靡丽晦涩之句亦半由于此。兄当弗笑之。偶成随笔一则，附呈俟正。阅后请寄还。此条朱本无注，冯浩本未知有注否。弟处近况粗可，儿辈多宁，家亦颇热闹，堪慰锦注，馀不一一。复叩
颐安

弟平 顿首 十月十二夕

1977年10月18日

圣陶我兄赐鉴：

来书云诗如电讯，语简而意传，诚是。以俱贵凝炼，有不期然而然者。而今日之电码本似有些问题，或有隔阅遂不能悉传。或者加注而注又多，殆无谓也。若用僻典则密码本不能普通，其弊尤甚，自以少用为宜。然亦不能废。以有典故少许能摄多许，不但简要，而且较诗句更为明确。佳例不少，不能记忆。附呈旧作一篇俟正。全篇空泛，若无结句，竟不知说些什么了。以打球喻之，恐是救了一个险球。其是否得救或竟堕地了，亦难说，一笑。

前钞呈玉谿诗随笔。秦中有白颈鸦至近世犹然，诗之第三句亦系即目寓怀，虽用燕丹故实便不觉其突兀。诗心极细，当邀欣赏也。

近翻读清吴穀人《有正味斋日记》残本，记有对联一：

愿与不解周旋定饮酒，难为未识姓名人作书。

彼称为“亦妙句也”。弟不善饮，于首句之理解或稍差，我兄必有所会。若次句之妙，吾二人盖有同感，不待言矣。然均无法以却索书者，奈何。妄涂不觉纸尽，草草，即候秋安，迟数日霜降矣。

弟平 顿首 十月十八日

1977年10月

白石疏影云：“苔枝缀玉，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。”盖用赵师雄迁罗浮事，见龙城录卷上（疑是伪书）又见曾慥类说卷十二引异人录。其词流传旧矣。前见近人谢稚柳梅花横幅只立一鸟，曾为题句，忆已钞呈。顷王澐华又以陈从周绘梅花小帧属题，而空枝无鸟。谢陈二君皆署“苔枝缀玉”，其不同如是。以文思枯窘，同题拟用同诗塞责，奈彼又不尽同，遂改其首二句重写博笑，如是懒拙亦可蚩也。

苔枝耐得岁华侵，拣尽寒枝^①忆翠禽。

萼绿仙人似姑射，好将冰雪涤凡心。

闻澐将以另页请题盼得瞻颂为快。

圣翁尊鉴

弟平

① 东坡《卜算子》“拣尽寒枝不肯栖”。后又拟不用。次句改“惆怅空枝宿翠禽”。如何？

1977年11月6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日前承惠临，得良晤至欣。赐小儿篆字，笔法苍劲，意含勸勉，且与昔年所赐成为双璧，当永保之。顷已托湜华去付装池矣。郑逸翁来书，并以其女孙所绘绿梅相贻，有潇洒之意。索书自不能却，殊恐无以酬之耳。近得新印《资治通鉴》二十册，可以遣日，阅讫当待来年。寓间尚无暖气，只十七度。尊斋或已笼火。天寒，维多珍卫不一。敬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十一月六日

1977年11月11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七日晚手书欣诵。其前曾寄一书并附呈小诗，未知邀察否？贱恙渥承廪念，并荷阎潭关垂，不胜感纫。自上月十九日小便带血，次晨即停，亦无其他不快。后延耿君诊治，服药五帖颇好，迄今安然。其不宜忽视，诚如尊旨。耿云，如再有类似情形，则须往医院检查，弟亦不敢过于躲懒也。知念琐陈。张君镌章远惠，希于便中通信时为致谢。观四字布置颇好。“人旁反文”，想当有前例。刘生叶秋顷亦为治一印，以拓本附奉。似妥贴不甚遒劲，然否？亦六十年之一点鸿雪也。小联笔软，祇可博笑，竟付装裱，斯又乔梓之盛情也。手腕疲软，勉应人属，每多败笔，奈何。匆复，敬叩

颐安，并颂潭吉

弟平 顿首 十一月十一日

夏瞿老夫妇属书，其上款殊费思索，兹拟共称“先生”不知当否？

弟 又及

1977年11月18日

圣兄赐鉴：

次第拜诵两书，感切。先答第一书。弟体粗安适，酌服西药，有必要时当往检查，祈释念。词选旧稿久已弃置，寓中亦仅存一册，近忽有文学出版社人来，欲重刊发行，询之所内，亦邀得同意。弟却本无“冯妇”之意，且所内方在另编，同时出同名之书似无必要。又此书缺讹尚多，需要修订，弟近亦乏此精力，拟嘱其暂缓且待来年，如何。亦尚未有定议也。承惠假《明中都考》新印本，颇详明，似觉稍长，异日如“约缩”之，俾重点突出，则愈觉了然矣。承追来一笺，极感，极感！无言即是深祝，斯意甚厚，弟等心领祇谢。弟意本不欲多人知之。若次园、湜华等顷均尚未知。属刘生刻章，虽未工，亦偶一用之耳。拟作一俚句纪事长歌，虽下里之音，然亦不免费些心力。如能脱稿，迟日当呈正恐不登大雅之堂也。书殊草草，即候

颐安

弟平 顿首 十一月十八日

1977年11月29日

圣陶吾兄尊鉴：

昨奉手教，藉悉起居胜常。小春气候尚和，良辰得伴，伫企惠来。前者湜华携示尊处裱件，其中有乔梓合作五言对联。至善

君琢句工稳，含意超脱，雒诵殊欣。我兄边款中述及生日，未知是农历否？若然，则揽揆之辰将届，谨此预祝。弟近体粗安。日前耿君来诊，开调理方，云隔日服一剂，当可无恙。俚歌在续写中，怨于五言之前失，不拟过长，约六百字即止。七十年中情节难于列举，只约略点到而已。亟思以之就正，奈未完篇。所奉顷写四句，记一九七零庚戌息县事，聊博酒边一笑，即叩
颐安，潭吉

弟平 顿首 十一月廿九日

1977年12月3日

圣兄大鉴：

上月卅日示敬诵。今年嵩降嘉辰恰与弟等结婚纪念日相值，非独巧遇，殆胜缘欤。乐山词句，素朴新雅，如闻如见。弟髫年读吾父《蜀游记》，深慕乌山凌云之胜，兄之旧作于弟不啻新词，亦嘉惠也。前呈稿乃长歌之一节耳，俚浅若斯，殆不费猜度，可一览而尽也。诚是佳题如来书所云，弟幸而得之，其奈文不称题何。顷已脱稿，六百字不足，写了七百言，或尚不至冗长。日内拟先寄草稿候正，随后当缮写奉上。兄曾为写《闺思引》长篇，弟至今犹为之汗下也。此诗意在通俗，俾闺人易知，或算一种优点，可笑，可笑。最近在医院检验小便，均正常，无血球，知注附闻。近日天气转寒，惟多珍重。即叩
近安，不一

弟平 顿首 十二月三日

1977年12月4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承转来赠书为荷。拙稿附说明敬呈候正。虽是好题，却难做。弟初认为不易完篇，且无前人之规范可遵，只是瞎做耳。语多浅近，不费猜度，或视旧作稍进欤。馀不一，即叩
近安

弟平 顿首 十二月四日夕

此篇每节四句，平仄换韵。近结尾处，两平相连，抽去一仄，略仿偷声减拍之意，使勿过于弛缓。

凡廿五节。首二是总起，述婚前六节，正文十七节。实际上是一歌中包两小歌；其一为幼年吴下事，其二为息县乡居事也。以对于一年居乡，虽辛劳，却有味，且为生平所未尝历，故特写之。廿五节中若减去此十一，实只十四节耳，以三百九十二字包括六十年情事，只能点到而已，亦是一种躲懒法。检查之亦无甚遗漏。中间有些自我批评（“好似金笼”至“常比玉”）叙北平沦陷一段较明白，于曲社有微词。其他则含蓄。说得过重亦似不甚恰当，又恐喧夺正文，不知是否妥当。

“童心”节虚写，以转入下文。写乡居光景比较惬意。结尾两节屡经修改，为之连夕损眠。初稿只剩了数字，可入文章病院者也。杜云“新诗改罢自长吟”，岂必自我陶醉，盖还要修改耳。

弟平 记 十二月五日

1977年12月8日

圣陶兄大鉴：

惠书及赠刊两种均收到，谢谢，纪游近作均得诵。前州桥长歌尤见工力。新事物以新诗咏之方合。陈陈相因非特无谓，亦不可能有适当之表现。“自力”一诗极深厚切实，但恐理会此意者少耳。红楼注解不免有误，如至善言。偶翻第五回如释缁衣（尼姑）（惜春）为“道装”，翻黑色衣服不误。“三人木”为休而“三”字无着，均误。拙作先奉稿本，迟日另呈减注之清本为念。承赐十读，惶愧；更拟移写，尤感不安，而私心窃喜引以为重也。闲时以之遣兴或可乎。今岁弧辰与弟等结婚日，新旧历巧合，如来书所云，殆俗所谓“托福”者，一笑。附书，即叩
近安

弟平 顿首 十二月八日

1977年12月10日

圣兄大鉴：

稿有修改，另纸抄奉乞正。此次改订，似颇有关系，或可稍便于流通。已将挖补班剥之草稿呈元善兄。尚未以示他友，此实“喜歌”之属，遂不免稍近庸俗。想到共分六节：1. 首二；2. “璧人车”止；3. “春梦婆”止；4. “燕郊”止；5. “讨论”止；6. 末二。亦有偶思而未用者，如“化作茅檐土壁新”，吟诵间忽出一“真”字亦在韵中。不知好否？（“新”有一缺点使读者易误认为新的茅屋，其实所居极劣且陋敝，弟意本谓是新生活也。）这真是一种“推敲”也。匆叩

大安，不一

弟平 拜启 十二月十日

前呈诗有如下改动：

(一) 首行“邛岨”写作“邛”误。

(二) “童心涉世”一节。第二句今作“何限风波多往复”还是原意却较含蓄，或荷赞同。《易》曰“无平不陂，无往不复”，又曰“天地际也”。第四句“却误”改“只误”。

为改此文，又损眠半夕，可笑。

弟平 旧十月晦

1977年12月13日

圣兄赐鉴：

前诗又有修改。“童心涉世”中间之节是关键，如乏警策语则全篇蹶矣。以字面言“携女手”，似近庸俗，“翁”字独用亦欠醒豁。其尤甚者与原意不尽符，而斯意却不可少：匪特两人同历艰危，而我且藉伊助力方得度过也。兹录此节改本如下：（异文旁点）

“童心涉世焉知淑，何限风波经往复，漫扶彼相_·蕞危岑，误得而翁_·怜此玉。”（“彼相”句意有多层，不甚醒豁。参用“盲人骑瞎马，夜半临深池”之意。）用《论语》、《史记》属对，持危扶颠，即原意也，仍乞是正之。

王湜华来见此诗稿，允他迟日抄写，当可流通矣。弟意不求多人知，亦不拒人知。要想看的，就让他看看。以字数较多，惮于自写，却总得写几份才行，大约今年可书两份。承示可无须再呈清本，旨在为弟节劳，感不可状，固当敬承。至明春暇日或仍发兴妄涂、白文大字更尘青览如何？书到时在十二傍晚，哦诵时

于末节忽改一字，甚得意，不容不告。即将“重瞻天阙似年芳”之“似”改“胜”。“似”字软弱，此节以“似”字为最弱。且意含混，易致误解。若云同比天安门也，而今胜昔，则明白矣。诗中未提及“五四”（正在结婚后二年）是一缺点。补此一字庶几无憾，惟恐读者未必理会耳。新诗浣诵，晚悟之境，钦佩！作法深入显出一气呵成，承命修饰所不敢辞。已为妄涂，仍乞正定，殆可不费“推敲”矣。自评为“实况录音”旨切而语谦，为佩。贪嗔难祛而以痴为本，所谓“无明”，一切妄念缘此而生。然妄念本无实体，不执可也。不妨听其自生自灭，一俟水到渠成，自然超出也。聊发陈言不值一笑。检寻拙稿未涉禅语，只于第二节着一幻字，则七百字皆幻也，亦自生自灭之属耳。草草已尽三纸，即候冬安，不具

弟平 顿首 十二月十三日

1977年12月18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诗原有一小叙，顷检得即附呈并正，或可粘在纸后。又近有闲务歪诗，亦写博一笑。作画者尹瘦石。兄亦知其人否？

诗中又改一字。“漫扶彼相”，扶字不好，改他字若“凭、依”等亦不惬，今作“与”。因想到《礼记》“譬犹譬之无相与”，此字浑成。前人措词之的当，不可及也。诗之末前一节用“孙曾”，意重在将来，亦可包括儿女，似不误；然仍觉不甚恰，幸在其上“凤将雏”二字可以补充。当时漫吟，未曾细想，亦可见古典有时不可缺少，若增加读者之困难是另一事，所谓译电须有电码本子也是也，检点似无甚遗漏，其未述者皆所不欲谈或不必要谈者。却似有一处罅漏：叙儿时生活只以“十载匆匆”片语度到亲迎成

礼，未叙订婚经过。幸“童心”段末有“误得”一句借“妇翁冰清，女婿玉润”补出。（这又是用典之例）以乏前人之作可依傍，只任意为之，其不免纰缪亦宜，顷奉十五夕手示，所提各点均欣悦。多少情事括以四句，读者或难理解，诚然。但多写烦冗，恐亦无多益处，亦姑听之。改“室”为“想”初未甚会，徐而思之妙极，妙极，真“一字师”也。即遵改。“新”以亦新生活，不忍割舍，而用于此句易致误解，拟将下文改为“负戴相依晨夕新”，且可避免与次句重复。自觉较妥，仍希审定。流通事承关注，迟日将以托湜华。复写油印皆可省力。若夫“珂罗”则遥遥远矣。纸不能尽。即候

长至颐安，潭吉

弟平 顿首 十二月十八日

1977年12月19日

圣兄尊鉴：

前函有四纸，未再写下去而意未尽，如兄亦以一“想”字，初读句似软，恬吟却妙不可言，使下文“化作……真”诸字俱活，仿佛画龙点睛矣，简言之上句化实为虚（虽无此室，却有其名，原比“想”稍实）下句即化虚为实矣，再简单一些，即理想成为事实也。虽非今胜于昔，却更非今不如昔，而此一联最容易误会到牢骚上去。弟幼读古书，最慕隐居生活。（有一笑话，与同怀姊瞎说，她只长我一岁，各言将来做什么人最快活。她说要做两江总督！我说做隐士！）其实原始生活即隐居也。若无下放“五七”干校之事，则童年之憧憬（当然是错误的）决无实现之可能。诗中有此意却总说不清楚。得一“想”字，稍稍表达出来，感谢！感谢！若夫晚岁论文之乐则尤可喜，乡居一年生活虽艰苦却是全新

的，弟等返京后每乐道之。西窗夜话，盖纪实也。欲写为散文，而终畏人言，今于歌中加此段描写，或于章法有畸重之病欤。曾邀鉴赏，昨元兄来书云“有同感”。得二老佳评，可增弟之信心矣。正文大概如此，不拟再动。自注有详、略两种，呈兄稿本是较详的。以何种为佳？弟意自注不宜过多，以免干扰正文。亦盼酌示。以俚言屡渎，亦晚岁愚怀之一也。足前者未尽之意，不具，即叩冬安

弟平 十二，十九，午

1977年12月22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诗中于“一自金笼”节还有小修改。如巨星之巨写作“钜”（用钜子公之例，较庄重）。又元兄来书说“社会主义初胜利”句，时间似乎早了一些。弟答以此就世界范围言之或无碍。兄谓然否？而此句原稿本作“方崛起”，后以其似生硬，未用。近阅“通鉴”有“崛起”，注云“特起也”。作“崛起”好么？但恐越改越难懂了，弟意不动为佳。盼示以便决定之，为感。还有可作谈助者。后段“行来渐近”句本作“步寻来径客知家”，惧迷路也。句曲折而较实，似不及改文之有远神，却亦有其佳处，故不能遽定。知兄不厌推敲，遂漫言之，近已写成两本，一注简，一较详。（采用详注本）分七节，首尾各二，中间大段分为三。（“童心”以下分出）信方写至此，奉廿日书并张君来书，均悉。冰玉之典，云出晋书衙玠传，亦未能检对。妇翁谓乐广。“想”字从读“真”字漏出，极其自然，殆天趣也。若努力去想，或反而失诸交臂，一字之易，令全章生色，惠我多多，且楚辞原典本是想象。因之此句即不拘于弟之室名，亦甚妙，张书中有为周颖南属书之意，兄在

原件上有一记号，想为引起注意。如允彼挥洒弟当附骥，若蒋抱一君在沪问诗一段话已毫不记得，如同隔世。回看五十年前，说话还有些豪气意殊愧之。许君云将赠我《全清词钞》。想必巨帙，请先代致谢忱，亦颇觉不安。纸尽，即寄出。候

冬安

弟平 十二，廿二，冬至

1977年12月27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廿四夕同时得两函弟试默写，幸获满分，皆兄之赐。何则？以其文从词顺一气呵成故。若用字稍未稳，将不免误忆。联想到尊示文件中所云“用白话写诗，几十年来迄无成功”。主席虽不否定白话诗，自己却不曾写，这是值得深思的。记诵是关键之一。因吟咏是诗之生命所托。对于作者如是，读者如是，作者读者之间亦复如是。口耳之间能令诗之旋律再生，即其情感，而目治不能。弟于早年曾拟写文论四篇，迄今未成一字，徒有其题目耳。“文无定法，文成法立，声入心通，得手应心。”上文所言，即此第三题意也，不能详言，暂止于此。前惠书述及“天衣无缝”语，虽寄两函未及答。传世名篇每有极自然之句，是本天机，抑由人巧，自不能起古人而问之。亦略有可知者，大抵人代天工者多，脱口而出者少也。如梦中得句之类自是天籁，然亦由平素工力使之然。妄揣之言，于事实或不远欤。修改字句，承示感切。大致仍旧。“初胜利”非误，兄以列宁之义明之至为荣幸，决计不动，且此三字立场亦较稳当。下文“步寻来径”弟野行之窘态可发老友之一笑。以一句言之，颇形象化，殆即所谓“赤骨肋相打”。原稿如是，后于吟时得新句，喜其空灵，读之顺口。将“行容”二字拆开，紧

接上句一气而下，独行过野辄有迷路之虞，及其渐近，客始知家，是亦包括原来之意在内，只未明点，稍欠醒豁耳。当时想法如此。后来又想起“十九首”，即所谓“行行重行行”也。行来渐远，便是天涯。越走越近，即望见茅屋矣。虽未用典，似亦有密码之意，故渎陈之，又前蒙赐一“想”字，最能解决问题，不仅一句，且贯穿后段。鄙怀已前陈。原有“旧”（“室”是改本）“新”二字不妥，最易引起误会，谓葺芷缭衡胜于茅檐土壁也，恐人人皆如此想罢。其实谓今不如昔，固非原意；谓今胜于昔，未免矫情；只是昔之想象化为今之现实，虽不同亦非尽异。幻景都消，而根柢仍在，所谓“耕田凿井”也。一大段皆此意。用一字而全章俱活，故有“点睛”之喻，非夸诞之比，拜嘉良多，当邀鉴察。涂改粗定，如释负担，可不再妨眠梦，亦吾兄所乐闻者，前写《闺思引》时亦有类似情况，而良友天涯未得切磋之益，以致散漫冗长，终篇惆怅。雕虫末技亦有际遇之缘也。书到时将近岁杪，即候起居，新年康乐

弟平 顿首 十二月廿七日

1978年1月4日

圣兄尊鉴：

年前手示敬诵，开会较忙，未觉劳否，为念。小儿来京已将赐书携去，甚感且喜，此件本悬外室，顷已换上兄早岁为弟所写篆字矣。诗稿中又将“破甑”易为“甑尘”，（平仄皆可无须注音）虽欠明豁，却较含蓄。尊评若何？原句颇率意，未多思量也。草稿现已有三本，其它拟迟日涂写。即候大安

弟平 顿首 一月四日

来信信封“阜外”二字可省，可书“一〇二号”。

1978年1月8日

圣兄尊鉴：

五日手教诵悉，引主席词句说“兴”极清晰。窃谓比兴二义，兴尤深微，以每在有意无意间联系本旨也。即“春风杨柳”句亦然。改诗欣荷赞同。仍用原典，只不出“破甑”字面耳。曰“转密为明”，甚谛。却另有一说，姑妄言之，“甑尘”之晦，盖含二义故。曾想到“甑生尘”；（已不记得出处。）若然，则亦可释作那些瓶瓶罐罐都不要了，便较原义为轻。一词有二义即觉得含混，而亦即含蓄也。妄自解嘲，兄勿笑否？昔人诗不自注，固有深意，以注不胜注也，览者自得之。诗屡改动，知兄不厌其渎而私心犹歉，迟日当以清本呈阅。还有一些闲话。儿时读《后出师表》于六个“未解”深觉不解。所不了解，何以如此之多？顷读《通鉴》至此文，豁然眼亮，原来六七十年皆瞎看误解也。其卷七十一胡注曰：“解读曰懈，言未敢懈怠也，后皆同。”似是权威说法，却不知究竟是否。以六个未敢懈怠来读原文，似比蒙诵之六个未了解更不顺适，有些更难理解，好像连接不上。“未懈”云云似亦过软，岂鞠躬尽瘁人口气乎？吾兄理解如何？盼示解惑。此家弦户诵之篇，其沿讹亦已久矣。香港胡君寄赠《全清词钞》，又本年彩画月历，已复书致谢。其人何似兄略知之否？勿复，此请
颐安

弟平 敬上 一月八日

一〇二即一门二号之简化，凡来信即放在门口架上，其实写“一门”即够。 附书

1978年1月14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承抽暇复示，为感。前呈写本（只是瞎写）备阅。其最初稿涂改甚多，当可勿存。其中又有一处改动，以“奈何”句借押入声不妥。现韵脚已正，改稿如何？仍希正之。元兄曾两次来书为弟指政，意甚可感，但此句夹在中间不易移动，而前丁巳年有十月革命，关连这六十年来之一切，既不便不提，实亦无所谓早晚也。兄想必谓然，所示吴歌，曩昔未闻者，妙极，正在有意无意间。如诗《关雎》、《桃夭》换一物不得，泥定此物却又不得。故比喻多方，而寄兴尤深微也。《后出师表》真否未定，窃谓是真，吴人所传，盖密奏也。当日形势艰危，故其言如是，“六未解”自非泛泛。误“许”作“胡”可笑。寄港信未误，承提及，感感，近来写字，每写了半个，忽然错成另一个，真所谓“别字”也。于行辈中素称弱弟，今亦乃尔耶！吴世昌君以其去年所作关于“红楼”论文两篇见示，大有望洋之叹。此书今已成“显学”矣。勿答不尽。即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一月十四夕

1978年1月18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十六日手书欣诵。诗稿已在湜华、次园诸君处传阅。原浅近纪实而知者亦希。旨在自我批评，无取夸饰，其阻阂固不尽在文字。或谓情调偏低，亦颇中肯也，又有一字更改，虽只一助词亦

稍有关系，另见附页俟正。前者尊撰《兰陵王》词今与拙句并得论文之乐，视高谈诗法者为切实，诚晚岁之胜缘也。吴君两文至善君评价如何？窃以为论高本者较好；其“钩沉”棠村序，虽颇费心力犹未为定论。然否？乔梓同整治《石头记》标点，诚此书之幸，亦文苑之佳话也。标点于古书，今已成为不可离之柱杖，其间颇有得失。正确之断句，读者或忽之；而错误句读却会引起误解。又前人下笔时本不准备有标点。尊论诚然，顷重读《通鉴》，发见有些极难标点者，曾拟钞呈，后竟忘却。篇幅浩瀚，旋又迷失矣，为歉。承惠水仙，新春佳品，感谢，日内倩奈往领。不觉写满两纸，即候
大安

弟平 拜启 一月十八日

于“奈何”句末用“际”以前“知音”句已用之，但韵亦不合。“际”在霁韵，与“姊”“喜”叶，真下里之音也。然竟未改。如换他字又觉得勉强（譬如“始”字）。尊意如何？又第二节末句“几见”拟改“又见”，结上启下，亦谓可否？

《后出师表》之非伪有一显证，《通鉴》卷七十六载诸葛恪之文有云：“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。”则表文固有研读之价值也。

弟平 附书

1978年1月19日

圣兄赐鉴：

嘱奈往领尊惠水仙花，附还《中都考》一册，歌行中第二节之第三四句尚须改动，详俟面陈。盼为检出日前写呈之稿中有关

一页（当是第二页？）付之，迟当另缮写寄奉。琐渎为悚。昨曾寄书颇长，想已彻览。匆颂
刻安

弟平 顿首 一月十九日

1978年1月24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日前柰携来所书，《有正味斋日记》已装订好，且荷题签，感谢。此书藻饰似过多，却颇有趣，惜其残缺耳。前书敬诵。湜华治印若能如我兄在甫里时所镌，渠倘闻此评，自必欣喜逾恒。续治而有进，要在于虚怀。弟完全是外行，瞎说瞎说。其抄本拙句已竣，囑题，即以拟改之文字充数。叙文结束，于“再臻”之下改作“京国重来，倏已七载，勉同俚唱，因事寓情焉尔”，比较符合实况。又永安南里生涯只字未提，亦似未妥。灯下草草，便寄此纸，即叩

近安

弟平伯 一，廿四，夕

1978年2月1日

圣兄赐鉴：

前日惠临，无任欣慰，座谈比笔谈更觉活泼。近寒甚，即不宜出门矣，唯起居胜常。拙稿“寂寥情味”句曾改去六字，见前呈写本附页中，似不流畅，尊评若何，晤时忘却未提及之。吴世昌来书仍积极肯定所传之诗为曹作，弟以其来历不明，谓宜审慎，似亦未能采纳也。不日交戊午春，和煦在望。即候

颐安

弟平 敬上 二月一日

1978年2月6日

圣陶吾兄：

前奉手教，评拙句精确，与弟意全同。写呈本虽经补缀，故仍用初稿。寂寥情味自可娱遣，措辞固无失也，顷为友人（荒芜）写之，拟于未送去以前摄影，系一横幅；如果尚精美，他日将以一本奉呈，晒存留玩。近作得诵，自然新隽，“倩”均妙。岁末寓中人多，陈曙辉自郑州来，三年未晤矣。偶成联语附呈。勿上，敬祝

戊午岁合第春禧

弟平 顿首 二月六日，丁巳除夕

1978年2月15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奉十三日手教，拟联蒙奖为愧，谓宜在陈言务去之列，得评尚有新意，则可喜也。嘱件涂就附上，祈为转寄。知大会将开，添忙不少，至祈保啬，幸甚。顷阅《通鉴》第八册，昔年弟曾稍校过，而标点之误如故，岂未看，或坚持己见欤。草草，即候大安

弟平 顿首 二月十五夕

颐兄住七楼二门一号。

1978年2月18日

圣兄赐鉴：

拙句照成似可玩，唯字迹过小不宜老眼，恐要用放大镜，迟日将奉呈一纸博笑。读《通鉴》有关于标点者，瞎写成两张附呈，亦闲时弄笔耳。承吴世昌君详示箱子实况，殆妄作，非真品，而欲面献领导，亦可异也。文学出版社又来商洽《唐宋词选》事，旧稿久弃而不便坚却，姑漫应延宕之。草草，即叩

春安

弟平伯 顿首 二，一八

1978年2月22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柰携来刘画巨册甚精。周君厚意，而劣书小幅，未免秀才人情，千里鹅毛矣。照相当已邀察。弟今日往政协报到，以病不能外宿，已蒙允准。拟勉力赴会，却不能每次皆去。有晤面机会，而银球往复，期待春和。匆叩

大安，不一

弟平伯 上 二，二二，夕

1978年3月18日

圣兄赐鉴：

顷奉手教，知会罢得休，餐卫复恒，无任欣慰。弟于九日会毕，有些笔墨债欠待理，想兄或更忙，未敢先发球也。大会共去

六次，甚得照顾，大都从西边小门出进，车可直达会场。（东门高台阶只爬过一次）路线各别，遂少遇熟人，未得与兄相值也。于照相时遇赵朴初稍谈，且示以一小诗。因未能去分组会，赋一绝句聊以塞责。闻载在会内简报，亦未看到。文学所得新力支持，当必有起色。沙汀忆曾在文代会上见过，已隔多年矣，闻拟惠临，至欣企。迟日亦思走访，得伴乃行。春气渐和便于出游，可喜也。勿复不一，即叩

大安

弟平 顿首 三月十八日

拙稿照相安放极善，约邀盼睐，为幸。 又及

1978年3月28日

圣兄尊鉴：

会后近况添忙原在意中，顷诵来教，果然。私怀喜慰，唯愿保啬珍重。如所云少应人嘱即佳，且亦重要。承询于会时所占歪诗，见简报七十五号，原聊以塞责故未写奉。近友人又将修改稿付《文汇报》，或刊出，当可呈览。报载叶帅新词，“宏观”两句，名隽语也，若兄为人篆书小幅良宜。此老于诗绝非外行。刚主为写前作歌行，连注叙文达千言，意颇愧之，遂答谢一诗，今附呈。其中次句自觉尚可，若读者不了了则易“缠夹”，又似不妥，兄谓可乎？“恼谢公”见唐诗，乃谓谢安也。周君远惠新珍，乞于通函时先为致谢，迟日当囑柰走取。贱况粗安，偶赋诗以应人嘱，兄则事烦。回思畴昨，于银球往复间谈天说地，致足乐也。春候融和，容当晤陈，书不尽意，即叩

大安

弟平 顿首 三，廿八，夕

刚主先生为写拙句颇长，雅意拳拳，书后志感：

昔年南里瞻迟近，今日巴人恼谢公。

似我卮言宁足惜，知君楷法晚逾工。

广征石墨千秋迹，独抚芸编万卷雄。

春早江城宜蜡屐，君将南游五湖渔棹赏音同。君曾以所藏
《石湖棹歌百咏》嘱题

戊午二月写呈

圣陶我兄吟教

弟平 未是草

信未发，小儿来京，即命晋谒，携归周君寄件。并加附诗稿一，前书所云应酬之作也。次首二句上四字改为“檀郎苴篲”，或较风趣。不一，圣兄鉴。

用稿纸极劣，不须还我。

弟平 又及 廿九早

1978年4月5日

圣陶兄尊鉴：

手示敬诵，弘一上人于南土有缘，兄赠以手迹影本甚善。紫山老人草书流利，却不大识得，后附释文又不尽合，如其第十首首句“属谁有”，而正书作“属何人”，两字皆误，海外书品则精。致周君函已为道意，为感。子恺漫画简而有神，今瞻其晚作，不胜感叹。华瞻近曾来访，系刘叶秋介绍者，以前未见过。所呈句近于“赋得”，诗思初未佳也。今日清明风，俗传四十九日风，窗前偶见柳色。匆候

春安

弟平伯 上 四月五日

1978年4月15日

圣兄赐鉴：

前上一函想早邀察。孙玄常曾来，询悉近候致佳，唯较忙碌，良慰并念。今附奉打油诗并注，博笑。又舍亲黄存纾（君坦）赐和拙句，似较弟原作为胜，亦以抄评本呈阅。阅后不须寄还。恐函封过重，不多书。匆叩

近安

弟平 顿首 四月十五夕

从来女帝号文佳，未必金轮便胜她。

青史千秋无定论，盲词荒板属谁家？

读《通鉴》歪诗，出韵俗字，发一笑。

圣兄鉴之

弟平

1978年4月21日

圣陶我兄赐鉴：

一年一度，又得新辰。今岁春寒，乃劳外出，酒楼小叙，足慰岑寂，未免多扰矣。清斋促坐，倾谈移晷，盖亦所谓千行书札不及小坐时也。语言直捷，文字总多此一重转折。“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”经典已一语道破。柰就业事渥承关注斡旋，感甚感甚。渠当努力前进，庶不负公期许也。匆叩

大安不具

弟平 上 四月廿一日

前书归后得诵。

1978年4月28日

圣兄尊鉴：

前示、“战地”均次第收到。讲演劳神“吃力”，恐还不免要修改记录，若弟今日，力殊不逮，闻而生畏。近日能休养否？为念。然亦足征耄耋康强，良足慰也。报载新作，精细。“之所以”弟不甚了了。听说用得颇广，几成口头语，虽名人文中不免，亦可巽。日前沙汀、荒煤来访，与之谈及《唐宋词选》事，商定于下半年付印，须修订方可，而讹失仍恐不免。又书名拟改，以同名者多。或用《唐宋词释》之名，省一“选”字，可否，乞示知。另附上近写歪诗二纸，均祈阅正。七言歌行原稿近萧飒，今将其三四句倒置，比较热闹，却不知结得住么？亦盼聆尊见也。匆匆不一，敬叩

崇安

弟平 启上 四月廿八夕

前闻拟影印唐骆宾王集，旋又中止。四月廿四日晨枕偶忆口占打油诗。廿八日书呈圣兄发笑

弟平

陈琳檄愈头风，宾王讨盟辞雄。

遗集犹堪吓鬼，文章天下之公。

戏改俚唱之末章，呈以博笑并注之。

晚节平安世运昌，重瞻天阙胜年芳。瞬将届“五四”六十周年即教退尽江郎笔，却扇能窥月姊妆。《通鉴》卷二百九胡注引“李商隐代董秀才却扇诗云，莫将画扇出帷来，遮掩春山滞上才，若道团圆是明月，此中须放桂花开”。平按此诗未见义山集中。又其诗云“月姊曾逢下彩蟾”，遂以此作结，亦谐谑语耳。一九七八年“五一”前夕

1978年5月3日

圣兄赐鉴：

奉上月卅日手教，词编拟名承批“可”，即当用之。又拟于内部发行，其故有二：（1）注释陈腐，且言文夹杂，于群众非适。（2）原用旧体字，直排，今亦不动，异于通用格式或引起误会。俟整理粗完，再与出版社商之，他们恐未必同意。愿闻尊意如何。骆集印出，弟昔不知：今知己印行而将收藏图章割去，是匪人亦惧盗窃之名也。前诗似尚可用。第三句尚可用。第三句若改为“遗集能褫奸魄”觉更切事实，亦谓然乎？黄公诗雅贍华丽，得此和章，弟之幸也。另本题云“闻开帘而动竹，喜空谷之登音”。赋颂骈体，知者能者今皆极少矣。悉驾往西川，与令郎偕，诚为胜缘。外出疏散，自于尊体相宜。顷检得去岁四月廿四日手书言五月初赴宁，时间仿佛，已隔一年，蜀道新猷，托诸遥想。匆复，即颂起居不一

弟平 顿首 五月三日

1978年5月9日

圣兄尊鉴：

手示敬诵。《词释》公开发行似无大碍，尊意甚是。却总觉得其内容外表都非时世装，未免“突出”，而出版方面或正欲其如此，奈何。以注释有必须添改者，进行不能很快，例如李白《忆秦娥》之“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”，原注“以汉喻唐”亦不甚错，而故汉未央宫至唐贞观时尚在，太宗且为其父置酒则亦有写实成分，非全然虚构也。又读《通鉴》卷二一六记唐府兵制，胡注：“人具

弓一，矢三十胡禄”，“胡禄”，箭袋，稼轩词中即有之，而今点作“人具弓一，矢三十”，以胡禄连下为“胡禄横刀”！即不知胡禄之义，一兵三十支箭，岂能够用？此尚非知识局限，而是常识问题。现在读古书，标点不能无，犹如拄杖之不能或缺。若用之失当则有蹉跌之虞，亦可惜也。立夏气暖，兄此次巡游视去年稍晚，蜀中物候当近江南梅雨矣。草上不一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五月九日夕

1978年5月17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昨奉手教。答问亦是一趣。“令人满意是一乐”，兄盖有得于弘师丐翁者。今遵命条对附上，亦不够五分也。“嚼梅须”一条若不须释，似易实难。弟亦偶尔得之。吾家有于春分日取绿梅花瓣淪汤饮之之俗（不知苏风或浙风），见《春在堂诗集》，弟儿时亦蒙赐饮。想起此殆沿古风欤（记载中或亦有之，惜未详耳），否则梅须至纤，胡为嚼之？杂有臆测，未卜然否，姑以之塞责耳。坡词《菩萨蛮》乃普通应酬之作，名贤未能免俗，若蔡姬与顾彦先搭在一起，亦可笑。“扶头酒”彼未问及，却颇有足资谈助者，在近编《词释》中有详注，它日当以尘览正。人民日报姜德明君藏有弟之昔年妄作《剑鞘》。此书问世，运道不佳，然已逾半个世纪。顷读尊题，遂欣然书于卷尾：“五十餘年重见，有寂寞感。得圣陶题后，则可喜也。同年五月。”兄言纪实，我却“务虚”，一笑。

久旱，雨后凉润，唯多珍重。草复，即叩

大安

弟平 顿首 五月十七日夕

廿三日(星期三)下午拟约自美归来曲友项馨吾来寓茗叙,兄亦知其人否?

1978年5月21日

圣陶兄尊鉴:

十八日手示敬诵。答人问未提贱名,极妥至感。“扶头”之注颇长,引小说自不宜入,却尚有趣,一并抄奉俟察。若何谓“务头”,曲籍中每“含糊言之”,诚如来书所言。弟亦不甚了了。长洲吴师《顾曲麈谈》谓务头是曲子中去上阴阳相配处,恐未尽然。曾记《桃花扇》中苏昆生教李香君唱,说到务头,似即在《游园》之“雨丝风片”句,恐不过点缀而已,非有确解。弟未闻今之“拍先”,曲友言及。即娄东俞氏乔梓亦不闻以此为重,盖其失传久矣。《水浒传》中有一段稍可说明其如何应用。词曲尚在勾栏说唱时,务头仿佛说评书的“卖关子”。及其戏剧化,搬上了舞台,即无存留之必要,只虚有其名耳,总是在声辞酣畅处(所谓“美听”“俊语”皆是)蓦地停下来。究竟如何,恐只可缺疑。

项公(闻其年八十)由张允和介绍相晤。他拟得晤元兄,顷函约其于廿五日下午来寓。未知我兄亦有兴来否,得伴有暇否?项之唱盘,弟只听过“折柳”,觉甚佳,事隔多年,印象亦模胡矣。复请
大安

弟平 顿首 五月廿一日

附件

《唐宋词释》李易安《念奴娇》“扶头酒醒”句注:

古人于卯时饮酒称卯酒,亦名扶头酒。白居易《早饮湖州酒

寄崔使君》：“一榼扶头酒，澄泓泻玉壶。”贺铸《南乡子》：“易醉扶头酒，难逢敌手棋。”扶头原义当为“醉头扶起”（附书“见清真词”，原注无之。）扶头酒是一复合的名词。宿醒未解，更饮早酒以投之，所用只是较淡的酒。以此种饮法能发生和解的作用，故亦以扶头称之。或自饮，或待人侑劝（如《绣襦记》）且有作为应酬者，以扶头本情人也。酒薄易醉，重饮故耳。引申之，即无宿醉，仅饮早酒，亦曰“扶头”，如上引白句，固未必重饮也。易安此句当亦然。又如下录《声声慢》云云，只是三两杯淡酒而已，非有宿醒，文义自明。

注文似已嫌过长，还有一点材料未用，录如下：

亦见于中西小说中。如《儿女英雄传》第三十二回记早酒：“邓九公……又要了壶荸荠枣儿酒说：‘昨日喝多了，必得投一投。’”如萨克雷《名利场》（中译本上卷68页）：“隔夜的宿醉，只能用淡啤酒来解。”是也。

百回本《水浒》第五十一回《插翅虎枷打白秀英》：“白秀英……如今见在勾栏内，说唱诸般吕调。”

那白秀英早上戏台，参拜四方，拈起锣棒如撒豆般点动，拍下一声界方，念了四句七言诗便说道：“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写着这场话本是一段风流蕴藉的格范，唤做豫章城双渐赶苏卿。”说了开话又唱，唱了又说……高低紧慢按宫商，轻重疾徐依格范，笛吹紫竹篇篇锦，板拍红牙字字新。那白秀英唱到务头，这白玉乔接喝道：“虽无买马博金艺，要动聪明鉴事人。看官喝采这是过去了，……”白秀英拿起盘子指着道：“财门上起，利地上住，吉地上过，旺地上行。手到面前，休教空过。”白玉乔道：“我儿且走一遭，看官都待赏你。”

按，这很像今之鼓书、评弹，却用笛子鼓板伴奏。说唱到中间暂停下来，打钱，又像北京茶馆中“说评书”。

1978年5月25日

圣兄赐鉴：

手示敬承。扶头卯酒，常见古书，未知吴门有此习惯否。廿三日寓间小集，元兄亦临，约二十人，室内已甚拥挤。项翁长我四月，有一联云：“万里归来一支笛，数翁相逢三里河”，虽有重字，而颇自然。文联将开会，弟未往报到，而以实况函致办公室。顷得其电话允我只参加大会，派车相迎，诚为优待。不到文联二十载矣。此次必能与兄把臂，不如上回政协之错过。柰事迭承关心，极感，已示以来书并告之。此次会中当可晤林默涵也。诸俟晤罄不一，敬颂

大安

弟平 启 五月廿五日

1978年6月21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别后相念瞬已兼旬，日前奉自渝赐书知旅况清嘉，五游巴蜀，即将自汉还京，不胜欣慰。垂询一端，弟亦耳熟，却不记得出处时间。或在宋代欤？蜀中乱先而治后，固切当时形势。今则缩地有方，山川失险，发言中引用之或须稍绕，不知然否。韦柰事多承斡旋，至为感幸。闻部中调令已下，自可静候解决。如尚有须疏通者，嘱其自办即妥矣。渎神并歉。匆叩

起居，潭福

弟平 顿首 六月廿一日

1978年6月22日

圣兄再鉴：

前书说起所询一条或是宋人语。近与黄公谈及，他说可能是邵雍（康节）语，或可查《邵氏见闻录》、《宋史》等。弟觉得或者不差。近仍胡写，小诗附呈。尚有小叙述其原由，迟日再写奉。

仙云飞去迷归路，岂有“天香”艳迹留。

左右朱门双列戟，争（怎）教人看画红楼。

弟平 顿首 六，二二

1978年8月29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自兄病后，心常悬悬又闷闷，幸得从电话中悉近候见好，甚慰甚慰，唯祈身心交养，万万保重，即叩
痊安，馀不一

弟平伯 启 八，二九

1978年11月19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晨奉大函，合家忭慰，以电音询问总不真切。展诵字迹清劲如常，知臻康复，更觉欣快。相距已五阅月矣。语云“吉人天相”，洵属不虚，老境何足介怀耶。旧照片极可珍，复印清晰亦难得，惠赠至感，当善葆之，觉五十余年光阴飘羽耳。佩兄除夕新体诗短句云“某某年赶过去了”其数目字记忆不真。诗作于第一

师范学校。其时与兄同舍，当即是一九二一年，否则相差一年。忆《踪迹》中似载之。兄体初复，宜多保重。弟数月间偶有涂抹，未敢读陈，恐劳清神。此书阅后，不妨置之。缓缓往返，亦似银球也。馀容续书，复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十一，十九，夕

《词选》稿已寄沪排印，明年可出版。 附启

1978年12月6日

圣兄尊鉴：

昨通电音闻近候康胜至慰。近得《竹枝体·八章》，寄呈初稿乞正，发表须待明年也。俚句为兄遣寂，不须急复。匆上候

颐安

弟平 十二，六

1978年12月15日

圣陶兄尊鉴：

诗承赐鉴，兼惠复书，欣慰欣慰。徐公为来年纪念“五四”索稿，原充资料之用，而弟答以歪诗，实属文不对题，同于曳白，殊觉愧对。记忆渺茫，诚如兄言也。湜华前偕从周来听曲，闻已调文艺研究所。其文尚未得读。前诗有修改稿附呈。敬请

冬安

弟平伯 启 十二月十五日

1978年12月23日

圣兄尊鉴：

手教欣诵。小文是搭浆戏。其时心绪欠佳，通常美辞又不想说，连缀旧诗，聊塞文责。若不引兄书札，几不成篇，有愧为兄所见意，乃仍荷奖掖，以为深幸。涉笔之际殊多牴牾，而文不逮意，称为“有感情”则非虚也。湜华之文已得读，颇清佳。释博奕为赌博下棋，固是直译。佩公所谓犹贤于彼者，不过打打桥牌而已，诗序“闘叶子于斗室”是也。（简化为两个‘斗’字，看来颇不易懂）盖于虚怀中见“幽默”感，固非漫袭陈言之比耳。

咏“五四”事诗稿，修改颇费力，不能违反事实，又不能影响气氛，只可斟酌于虚实轻重之间。兹将其二、三两首拟稿附呈阅定。如认为尚可，明年城北徐公或即以之付刊也。承悉尊候一是如常，为之释念，关节痠痛，是否于春和时可用“理疗”？雪后寒严，想必增炉火取暖，唯万万珍重保啬，不一。匆此贺冬，敬候
颐安，潭福

弟平 顿首 十二月廿三，戊午冬至

1978年12月31日

圣陶兄尊鉴：

前上一笺计已邀察。承赐寄小女英译尊著二种，敬谢敬谢。

自叙译文读之觉别有风味。今秋小诗一首，彼时兄在病中，未敢渎神，今补呈正，即贺一九七九年
合第新禧不一

弟平伯 七八年除夕

闻清华大学为纪念朱佩弦兄于西院荷塘东侧新葺方亭额曰“自清亭”，学府郊园留兹名迹，俾群材自勖，香远益清也，余以衰迟未获往瞻，悲故人之早逝，喜奕世之名垂，聊述昔游，志我怀感。时戊午仲秋。

西园裙屐几回经，荷叶如云草色青。忆昔偕行悲断柱，园中有石柱兀立其上截折断兄告以此乃韦杰三同学纪念碑殉“三·一八”之难者何期今赋自清亭。

圣陶兄教正

弟平 呈稿 一九七八，除夕

1979年1月12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日前小儿晋谒，值在外间会客，藉知起居康胜，致慰私怀。又奉手教，以近事稍冗迟复为歉。评鉴刘刻印已转告之。颇有海外来鸿，云将编有关《红楼梦》书目，列二千七百余种，洋洋大观，不几汗牛充栋哉。是欲作一“红学”家亦须皓首穷经，若弟者诚无能为役矣。《中华文史论丛》七期载刘、陈驳正吴恩裕所传关于曹雪芹的材料一文，未知曾看到否？此文未引吴晓铃所藏《考槃室诗抄》题石头画幅之诗，以明吴传曹句之伪，以二者相同也，此似甚可靠。然近闻此诗乃抄在另纸，剪贴于书上者，是用以辨伪之证据，本身即有作伪之嫌疑，诚为可笑。红楼已成显学，作伪者多，自以缄默为佳耳。

叔湘寄赠《语文》一期，得读吾兄修改《文集》中诸条，至精细允当为佩。叔湘谈校改《通鉴》，标点长文，于读古书、整理古籍皆极有帮助，惜知之者或少。弟曾同阅“鉴”文，故颇有兴味。

时届“三九”，天寒多保重，不一。匆叩

炉安

弟平伯 上 一月十二日

1979年1月16日

圣兄赐鉴：

示欣诵。漫谈似消寒会，庶慰渴想，从容即妙。述及《语文》将其上“中国”二字省略，致引疑惑，良歉。即拟奉寄一份，又想近来此刊必已递到。如或需看，即奉上。

《文学评论》五期有追悼何其芳之作，与吴世昌论《秦女休行》一文颇佳，兄拟看否？弟《中华文史论丛》（复刊第一期）已赠美国友人，因无以酬远来客也。前谈一节尚有小花絮，亦世昌所传，抄奉一笑。其事颇奇，不知信否。昔恩裕的材料若云雪芹会糊风筝、烧鱼之类，于红楼本属闲文，无关宏旨，弟向来不信，后又听说是假的。今刘陈撰文辨之固可，若造伪证，便成蛇足，反令人信吴氏所传亦或不虚也。此等事只是常识耳，非关专门知识，然常识亦大难，忆往岁通信曾与兄谈到。近得舍亲赠曲园公中年书隶字屏条六巨幅（录《文心雕龙》），乃昔（无年月，考之当在光绪初，距今百载）赠先外祖子原公者，藏诸钱塘许氏，至宝爰已历三世。今归和璧，良为胜缘。以房屋仍小，悬诸外间，西壁已满矣。想兄闻之必同兹欢悦也。得来书二页之多，且云友琴嘱题书名，晚恢复小饮，诵之增慰。私意仍以保啬为上。天寒珍重。春来期晤，不一。匆叩

颐安

弟平 拜启 一月十六日

1979年1月25日

圣兄赐鉴：

以钢笔硬划犹蒙赏识，殊愧。其谈兄修改旧文，虽属捧场，却甚细致，与湘翁大作，一白话，一文言，皆有裨于来学，盖不可因噎废食，唯恐耐心理会者少耳。吴文乍观颇畅，细辨颇有疑。“休”之释“赦”，证似单弱。而秦地之女遇赦曰“秦女休”以之题名，于古文词例似亦罕见。未知然否？鄙意仍以旧说“义同事异”为较合。古来淑媛遭遇不幸，每令人作悲恐想。其贞烈事迹相同相似者不胜枚举，若秦女庞娥，特太仓中之秭米耳。以义同而事又相类，傅玄虽咏庞氏妇，仍用左延年《秦女休》旧题，此乐府常例，无足异者。乐府标题，甚至有与其中情事全不相干者，其作用颇似后之词牌、曲牌。若如吴说，则左延年原作未免太荒唐而千古传为名作，何耶？子建、太白亦因讹袭谬，抑又何耶？吴文颇长，阅之费力，弟亦妄言之，兄姑妄听之，正不必多劳神思，至幸。

省亲园墅，赐名大观，旧境重逢，疑真疑梦，（指宝玉事）烟云缥缈，妙在于虚；含英咀华，必胎乎实。荟蕞南北名园，遂成千秋之胜。譬如《扬州画舫录》中即有两条：一言开门翠嶂如屏，一言结构迷楼，画开户见，有若怡红院。即此可知京邸朱门，作者偶曾游历，固宜在网罗摄取之中。若质言之，某处熙凤曾游，某处潇湘曾住，言者娓娓而听者茫茫，不仅穿凿，且伤庸俗矣。兄谓何如？周稿未见，暂拟置之。曾祖屏条悬外室，小儿曾摄影，灯光较暗，未知佳否。如尚好，拟寄奉一纸。若影印为册，恐暂时匪易也。昨以贱辰，蒙诸老邻肆招饮，良为光宠。沈裕君翁年九十六，弟瞠乎后矣，童心栩栩，则可喜也。小诗另纸附博吟笑。复

叩

颐安，预贺春禧潭吉

弟平 顿首 一月廿五

1979年1月30日

圣兄座右：

姚君来，携奉些少茶叶，乃舍弟自杭寄来者，亦鹅毛耳。已邀品尝，为欣。小诗纪昔吴下园中放花炮事。认春轩在春在堂背后，对曲园。以不虞“火烛”，故曰太平。放花高出屋檐，照得园林如昼，光景犹在目前。诗语过简，未能达意。若黄公书中云“看太平花”或是生香活色，但与上“饮屠苏酒”连文，弟遂联想到此，未知然否。清斋花发时，盼约来观。

即将交春，伫盼良晤。弟当诣谈。如有佳兴出门，乞万勿勉强，选辰挈伴，或用小车则妙。近周铨庵（前昆曲社友，兄或识之）处有昆曲录音磁带，亦颇可听者。如拟驾临，祈先时告知，当约伊来寓，则比“做同期”幽静。兄谓可乎？附奉小照片，可见屏条五幅，并请参看背面。祖迹贻孙，已及五世矣。匆此贺春，即请

颐安

弟平 顿首 一，三十，立春前五日

1979年2月9日

圣兄赐鉴：

示敬承，春和非远，伫图良晤。今年文会，当可相遇。顷事稍冗，忙中却得小词，另录呈正。看法虚实不同，殆非时世妆也。

乞暂阅之为幸。即叩
起居百福

弟平 顿首 二月九日

1979年2月17日

圣兄赐鉴：

诵来书所述起居近况，夜枕蓐腾，甚萦系念。私意于中宵偶醒时，息虑凝神，“虚以待之”，（出《楚辞·远游》）盖于神智有裨补。孟子所谓夜气平旦之气，南华远游亦各有说。若后之道门，则云“三更之午一刻之初”也，玄虚近乎诞妄，且博开颜一哂。前呈俚词，不意竟至十读，重劳进尊虑，悚歉何如。月旦闲评确甚，而言之谦矣。有意不尽者，有辞达意者，一多姿，一素朴，盖不得以之遽分优劣。若昔佩公研诵巢经巢诗，我兄赤骨肋相打之评，便是眼前佳例。若近传之诗自又当别论。顷见报载《蝶恋花》词，竟全不似，不写调名，则离之双美。以拙句谈繁复之红学，累兄思索，心实不安，今请循文作释，简单言之。第一首上片是门面语，“玉楼”一典庸俗，“茜纱”二句揣拟后回事。下片“石破天惊”，意中有第五回警幻语“第一淫人”在。以下述弟之妄解，谓八十回殆非出一手，曹是最后的整编人而非唯一之作者。其义甚繁，非此能尽。第二首上片有泛说。“断纹”喻记中有罅漏矛盾，“焦尾”以下言其未完，知之者少也。若禅心诗心，不过调语耳，不离不着，二者或相近欤。窃谓《红楼梦》以意会为主，未尝不然。下片多谈十二钗，此记许多变幻，皆胎于实。“深闺幽怨”，实也。“情天幻境”则虚。金钗十二，娥英之义，而本书所述，却非娥英，亦在虚实之间。“罗绮无生”书中大义，弟之妄解，总是陈言，无非诸幻生灭色色空空耳。钗黛合一之说，见于脂评，非弟

之见。二人如何合为一人？本是险语、荒唐言，然知境幻情亦幻，则离合无伤也。蘅潇假借，破三角恋爱之俗套；兼美虚名，成色欲升华之洁本，按书中描绘钗黛形象，纤浓南北迥异，则兼美又当如何？却不道“万紫千红总是春”乎。昔人云，《法华经》是譬喻因缘，《红楼梦》殆亦然也。拉杂涂抹，语多惆怅，或更滋疑惑，为愧为歉。匆答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二月十七日

1979年2月28日

圣兄赐鉴：

廿四日手书敬诵，详示近来尊候，念慰同切。弟前书言夜气等亦属妄谈，不须重视。高年颐养，总以行云流水为佳。此即金经“无住生心”之义，息虑非由强致。亦卜印可否？梦中得句，旋即忘之，弟于此颇有经验。缠扰不休者，忽渺无痕迹。盖梦醒二界互为起伏，脑经之活动部分不同耳。弟性沾滞，辄欲努力记取梦里言词，实为唐费。即偶有捉得，醒后观之，颇出意外，然亦未必佳也。昔人每疑入梦通灵，其实不然。生，惑；梦，则惑中之惑耳。妄谈一笑，就此收稍。前书云闷之者，即为《红楼》，非有他也。似无珍闷之必要。但此道今成显学而鄙感颇异时贤。鉴于往辙，不免惩羹吹齏，试览新题，亦复惮为冯妇。然徇世昌之意，亦已有一旧作七言歌行付诸《集刊》矣。

来书提及某君之文，似与鄙见有合。报上廿七日发表《北方论丛》消息，或即载不凡所作欤。承垂询此书作者问题，固非数言能尽，然亦可简答。看开篇一段，备列无名氏（空空道人等）、假名（孔梅溪）、真名（曹雪芹），即为非出一手之证；若果真独

创，则这许许多多之子虚乌有亡是公，胡为乎来哉！曹氏于《红楼梦》原有绝大关系，却限于“披阅十载，增删五次，纂成目录，分出章回”这十六个字，不多不少也。昔人谈禅有“依文解义，三世佛冤；离经一字，便同魔说”，尝窃于斯记有同感焉，我兄亦印可否乎。寥寥三叶，聊代片刻之谈。书不尽言，言不宣心。审观来札，笔迹亦甚清整，良不如自评之劣，诸唯万万珍重。肃叩
颐安

弟平 顿首 二月廿八日

1979年3月11日

圣兄赐鉴：

奉手书为慰。以迟得报书，总以尊候为念耳。无住生心，金刚要旨传昔六祖即从此悟入者，自非易到。窃有二说，以供采芹，谛闲法师云：“妄念不必除，要在不为所转而已。”语虽平凡，亦颇亲切。所谓无念，亦非一念不生之谓。既有身心，安能断绝耶？

前呈词稿有“蜻蜓才点水”之句。又有两句云：“禅心不作沾泥絮，一似蜻蜓点水飞。”好像成句，已不甚省忆，作为譬喻可乎？所言《红楼歌》，即见于《寒涧诗存》中，非新传篇什，谅早邀察矣。戴君之文有新见解。弟方在研读，亦觉其稍冗，未脱自传说与脂批之笼罩。其说若行：一、摇动曹雪芹之著作权，二、降低《红楼梦》之声价，影响非浅，想红学家当众起而咻之，争鸣结局如何，良不可知也。其说之后半（即曹雪芹整理）易成立，而其前半（石头玉兄创作）则否。岂贾宝玉自作《红楼梦》欤？殆非常情所许也。兄自力欠佳，看书报勿尽力，以多保啬为上。匆叩
道安

弟平伯 启 三，十一

《中国语文》第二期，吕文续完，内引弟校语四条，祈阅正。

1979年3月15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十二日写一小文甫脱稿，次园适来，即托彼带呈，计已邀察。其所以拟呈者却有二因：（一）此文广泛，触及记中微旨，而颇简明。鄙意兄看有关“红楼”材料，只宜“略读”遣闷。过于烦琐冗长者，宜“屏而勿读，读亦勿卒”（鲁迅语也）。若前云之载文，其后半即甚烦琐，不但“不明快”而已。拙稿庶免此弊，然亦有“过简”之病，如来教（于十四夕收到）之言。（二）奉呈之另一因，即近来写文每不属草，随笔漫写，改变过去急草连自己也不认识的习惯（或不必要），此法如何，望兄评之。观来书知己佐乔梓酒边片刻之娱，是亦足矣。就自己说，恐是思路迟钝之故，亦老境之一也。昔夏闰枝丈曾言，老年人构思，如钝刀刻木也。其不能畅所欲言者，殆亦半由于此。然窃谓今之谈红学者，其病正在过繁，遂堕入魔境，恐矫枉亦不免过正耳。来教两言“似能领悟”，自是谦衷，弟意此即“不求甚解”之谓，而于谈禅为更妙。谈禅盖不同治学。深切着明者有益理解，而宗门语录辄令人闷损，何耶？所谓“略通一线”，禅宗固不立语言文字也。惠书每谈及老来病目，枯坐鲜欢，弟意莫妙于禅悦。以寂遣寂，则虽枯不枯矣。摆落文字障，则尤为胜缘，且为我侪一生与语文打交道者之药石。常言“心能转境”，弟固不解。对境不动心或者有之（已属不易），心岂能转境哉。其实不然。心缘境变，境亦随心而异。如春花秋月一也，而欢戚不同者，心情异故。顺逆之境，亦得互转。眼病，逆境也；若借以破文字障，即为顺境矣。妄念不必祛，不执著即为破妄。无住生心似难，其实不过随遇而安耳。漫发狂言，聊供

一笑。《唐宋词选释》初校样来，有三百页，订于十天看完，亦很紧张。闻国庆前将出书。内子仍患头晕，宿恙稍愈，勉可支拄，承念词，极感极感。已写三纸，似话未尽。匆叩

颐安

弟平伯 顿首 三月十五日

1979年3月17日

圣兄左右：

顷假得去年香港所刊《书谱》，见张人希文，述及弘一师刻印自跋，中有一字似凸横搁，以未识存疑，不知其后解决否？弟初不识，后观影印手迹，此盖宦字之简写，省去宀，又一竖。宦者，居室，宦名殆即室名。其所以变文者，凡情俗染，非出家人所宜，措词之审也。“假立”二字意义亦精。忆兄曾见告法师多用别署笔名，今读斯文差悟其意。《坛经》云，思量即化身。化一为多，盖示不执，亦忘我之趣也。此与近日通行之名号合一正相反，绝非自我欣赏之比。道家谓之“无名强名”。既强而名之，一固非实，多亦无妨也。《石头记》开篇列诸异名，至今引起迷惑者，殆亦此意耶？一笑。

昨别寄吴文印本（不须见还），以事颇有趣，聊供消遣。传者云伪而读者认真，似与常情相反，且难得证明。世昌要拉我为援，不得已谢之，文中遂未列贱名。颉兄近为周颖南写此诗则认为雪芹遗作，于吴说表示拥护。匆颂

颐安

弟平 顿首 三月十七日

1979年3月23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连发两球，回球迅速，并告以“不甚用心，不甚费回力”，尤为欣慰。此兄子病后之第一长书，读之极为过瘾，殆无殊面谈，且俱耳聋，或较胜之也。语多奖借，诚不敢当，然亦略窥雅意所存，绝非歉词，不胜感幸。若“草草”之评，弟才真是，率意径行，常虚飘飘。读书亦然，偶或有见而浅尝辄止。其认为凡劣者便放下，如逢名胜又废书三叹，总不曾仔细看。儿时逃学——非真逃，是在书房里“瞎白相”，曾有句云“颇自不悦学，督责赖母慈”。弟之老学，即蒙学也，六十载心知良非容易。会当共庆之。

随遇而安，即无住生心也。经文原是两句，设法无住，何惧妄念哉。真妄非一非异，一切均在变幻中，吾心无住，则与之相应矣。言诚是也，苏州话云“说说容易做做难”。做亦非难，在乎工夫。所谓“顿悟渐修”，工夫到了，即水到渠成矣，日常生活随缘，便是佳境。电视中蔡文姬剧，弟看了两折，觉得不大像昆曲，唱做简单，兄意如何？《词选》校样昨日取去，告一段落，而欠下笔墨债颇多。闻仍有乞书于兄者，挥毫胜否，心颇念之。

吴文言亦有理，而意气盛，虽引重言，终难证实，证据如有，亦在周汝昌处也。此件何来，周言亦殊恍惚。弘一师铁笔圆妙，诚如尊评。小轴得暇还乞一观，有些文字，印本不大清楚。

今春多雨雪，斋前花信动未？时光易过又近清明，弟室内尚须有暖气，十六度。

附奉诗词稿各一，抄件一，俟察阅。草此敬叩
颐安

弟平伯 启 三月二十三日

予同有文谈孔，载《中华文史论丛》本年一期，当是口授。同署名者贺卓君，不知是其夫人否。有《乡党》一小段甚妙，今抄奉一览。弟未曾想到者也。

弟平

……马棚失了火，孔子问了句：“伤人乎？”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句多么普通的话啊！但是，孔子的学生听后立即记了下来，说：

厩焚，子退朝，曰：“伤人乎？不问马。”这“伤人乎”后面加个“不问马”，便可见孔子的“问人不问马”在当时确实是“惊世之言”，因而引起了人们的惊讶！（下略）

1979年4月3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奉上月廿八日手示，迟答为歉。弟性喜涂抹，企慕前修有志未逮。常苦其稚弱，近更患病，手不从心，宠赐存留，实为过爱。藉以志吾二人之交谊，深感拳拳之意，又不止惭愧也。兄书劲直，表示个性即此已足，不重在于工拙，毫期遣兴，更无所不宜。弟藏手迹，备早晚年时一展观，有同晤对，可祛尘俗矣。花时在迩，气候稍寒，月内当趋诣一谈。弘一师小轴便得重瞻，不须送来。匆上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 敬启 四月三日

1979年4月5日

圣兄赐鉴：

前函想达，此信只谈两小事，皆四月三日。

一、湜华晨来，传达要我任新红楼集刊的编委事，我谢却了，因既不能负责，挂名就不大好；又于所谓“红学”抛荒已久，一切新材料都不曾看，如有人来问询，将无法应付之。听说冯其庸君拟来访，表示欢迎；又听湜说，亦将请吾兄任编委，然否？

二、有湖州徐重庆者，要编《朱自清传》，来书相询，弟少可供献者。他却抄示弟之旧作挽联来，今转录于下：

三益愧君多，讲舍殷勤，独溯流尘悲往事。

卅年怜我久，家山寥落，谁捐微力慰人群。

此件于四八年时未知尘览否？

曾荷掷还周颖南书件，想是弟误封入者，为歉。顷周又有信来，抄示潘国渠挽郭老诗四律（七言），题曰《大星坠》，似较近报载诸诗为佳。海外亦大有人。匆叩
近安，不一

弟平 顿首 四，五

1979年4月11日

圣陶兄大鉴：

前承即复书，感幸，答书又耽搁数日矣。红楼刊物听说有两个，一在文化部，一在文学所，亦是新闻。附呈三件备览。《古槐书屋词》已编成两卷，拟于旬内携之来访高斋，藉得面谈。且或小有请求，以其中尚缺一里封面，盼得椽笔一挥洒，不拘字体工

拙，以手迹弁端足矣。餘不一一，即叩
頤安

弟平伯 四月十一日

1979年4月16日

圣兄赐鉴：

前日归来即奉十三日手教。早春例会又是一年，促坐闲谈最为畅适，更喜得瞻杖履康强，合潭安乐；且盛扰郁厨，儿孙辈饮和饱德，感幸同深。明日赴医院检查必甚妥贴，便希告知一二。拙稿尽可多留吟案。叶公叙文抄件另附上备览，期许甚殷，而汲深绠短，只觉悲愧耳。周颖南来书又提出香港书谱出版社愿承印，据云有较好的出版条件。此与昨谈拟付中华书局又不同。弟意踌躇未定，仍盼指示。总之不忙于出版也。

许宝騄弟囑询一节大致如下：一九四七、四月间，上海有刊物曰《民主》，曾刊载北京学生反饥饿运动宣言一文，载在《名著选读》栏，附有赞许之按语。据云兄曾参与此刊，未知然否？许意欲得此文稿，能觅得否？事隔卅载，屡阅海桑，恐不甚好找，兄当能忆及，盼示知，以便转告。拉杂已三纸，即叩

頤安

弟平伯 顿首 四月十六日

1979年4月18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两封寄上诗文计已收到。《出版工作》次园所赠，可知所内与出版社处理《唐宋词选》之经过与其审查意见。（引用来书之言。

乞谅。未提姓名。)另文系近写,亦应出版社之囑,未知何用,是否合式,姑且写出,一并奉尘一笑。两诗皆偶尔想到。大张信纸颇适用,颖南寄赠者。

承即复示两点,谢谢。其第二条当转告宝骊。书谱社情形如此,词稿或可付之。来书所述甚确,与颖南所言相合。近张允和为新刊《昆曲艺术》来索稿,无以应之,拟为抄写前作有关昆曲的词。其五二年一首有兄和作,拟并抄与,谅荷慨允也。匆颂
颐安

弟平 顿首 四,一八,夕

1979年4月23日

圣陶兄:

廿二日迭奉两书并附件,至欣荷。第二书清整,恢复旧观,细读尤慰。兹先答杂务,后作闲谈。

《出版工作》对内,据云还有对外的;当作宣传。叶序廓落而分量颇重,亦用心之作。囑望以创新歌,与词曲代兴,弟何敢当,愧之。如词稿付印,当以兄意商诸颖南。洋纸分量多,而油墨浮在上面,于阅读匪宜,诚然。弟却马马胡胡,不甚措意。《民主》在图书馆有,已面告骊若矣。文化部新校《红楼梦》样本甚巨,湜华顷送来提意见,弟颇视为畏途。然偶一翻阅,即发现一错字:四十一回之“虎符系臂”误“背”。二字北音相近,每每讹乱。宝骊则深喜之,云将借去看看。兄去医院复查结果想必圆满。报载出席大会,亦觉劳累否,为念。

拙稿得真赏,极快慰。提出上边一段如离原选本,读者不大明白,极是。而弟意怕生枝节。若出版社主张附入,亦可考虑。顷将此文加注数条,引宋词原文,以便单看,或者稍好。于白石

《齐天乐》词叙“中都”原注临安，今改汴梁，实一百八十度之转弯也。其误如是，实堪警惕。十八页所引兄语，当三复之。按语殊简，以不欲多致赞颂，意固不尽，恐今人理会者不多耳。

诗心微妙，通于悼悦，二者恐只隔一层薄纸。悟入无所不可。如生平多与文字为缘者若以言文得悟，即祛除理障矣。前呈咏《红楼》词上片即有此意。吟诵因仍不离于语言文字，省却詮表的一个转弯便觉直捷痛快了。前文亦随想随写，旨在简短，未及详言。今试作一粗浅之喻，做诗有如录音，读诗如听录音。由情思而声音，（譬如惊骇而喊叫）而文字，由内及外，是作者也。读者之过程恰好相反，循之能诵以至于背诵如流，而作者之情见乎词矣，虽依稀仿佛淡若烟霏，但总不至于隔靴搔痒。更进一层说，欣赏一途通于创作。读得太多太熟，久而久之，他就会做了。即所谓（不知出自何处）“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吟诗也会吟”。语虽俚俗，实一针见血之言也。来书最后提出诗词之别尤感兴味。此意前人多已言之，而亦未尽，这里亦只能想啥说啥。兄引梦窗“黄蜂、纤手”句实为典型之例，不仅同心之言也。尝评此句八字自谓极确。“极幻极痴，纤而近褻”。于词诚为绝妙，以之入诗，即为凡劣，此可深长思也。（且恐根本不能写为诗）兄书中似亦有斯意，用“决然”二字重笔可见，从此又牵涉到一个文学史、文学批评的问题。称词为“诗馀”，曲为“词馀”。馀之一字若释为剩馀，便属荒唐；释为（今之常言）扩大，却符实况。所谓“别启附庸蔚成大国”者是也。诗之变为词，词之变为曲者，不仅于文学史为物穷则变，且适合于古今语法之变，实不得已也。弟之妄说，词曲即是新诗，即是白话诗，但这白话，是广义的。又是叶序打破五七言科白的说法。已尽三纸，累兄对镜细看，不胜悚歉。张允和所说刊物名《昆曲艺术》，弟不能写文，只付以词四首（二十、三十、四十、五十年代各一）并引兄词一章云。上午写此，即

候

颐安，潭祉

弟平伯 四月廿三日

1979年5月1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前得题字，即欲拜复而竟写不出。欣慰非常，如小儿之得饼，而翰墨良缘，同登耄寿。新感至切，难以言宣，诚如兄言“不限于文字”者，姑代之以小诗，率直无文，或稍近之。末句原用“得”，改“乞”义较广，能乞尊书即是一快，得之则加倍矣，俗谛所谓附骥之荣也。拟以小字本付印，尺寸较合。其字较大者，则弁诸仅存之许宝騄写刻本上，亦是一纪念品。承于致周颖南书中提及影印拙词事。甚感。笔迹尘陋，能印即佳。梁披云君六月来京，整治毕，拟即与之，当任其嗤点流传耳。

前试评梦窗词，猥承赞许，惭荷。后四字稍可，末字为切，下文“双鸳”犹俗云“金莲”也。上句亦陈言却不可少，否则竟成贬语矣。

来书谓翻为七言在弹词中算不得好句，极精妙，耐深思。何以入古诗（五七言）评弹中均不必佳，而于词独妙？可见诗的形式之重要与其内容为不可分者。此意甚广，盖非仓猝能尽者。节日有客来，仍写小诗博笑。敬颂

颐安，潭福

弟平 顿首 “五一”之夕

1979年5月2日

圣兄赐鉴：

《词选琐记》，忆已尘览。前半叙述连系原书，单看不明，诚如尊谕，且文字亦欠佳。今修改后再奉教正。此文原应出版社之囑而作，他们拟如何用法，不得而知。吾兄看看能否单独发表？以何处为宜？《中国语文》如何？盼聆尊见。文中结尾一节，袭用兄前书语，照顾自较周到，览之当发一笑。

“发魔”字不误，我们叫“着魔”，两字极精，比弟之八字为尤简，贬中有褒，所谓“美恶不嫌同辞”也。然梦窗此句实验，如乒乓球之碰台角边。李君人极温文，在永安里，时为弟检查四肢。自移居后，相距辽远，久不相晤。以上补前书未及者，虽连发两球，幸勿急复，即叩

近安

弟平 二日夕

1979年5月7日

圣陶兄：

“五四”会上相晤遥对，亦慰。兀坐三小时许颇觉疲乏。尊候如何，为念。说话人多，兄未及发言，未知有稿否？归后即奉来教。琐记与本编配合，其发表时地，容斟酌之。词稿得兄题端，心铭如诗中言，如更有惬意翰墨见赐，则尤欣跃。曼殊绝句之三、四，子恺盖亦以俳句读之。其头两句不免敷衍，而“浙江潮”又似趁韵。兄云“曼殊之语即完诗”已一口说出了。日本一句得为一诗，而此邦无之。若“满城风雨近重阳”，盖即一句诗，续作必堕庸凡

矣。此催租人大解事，岂败兴之谓乎。诗有新旧，有真伪，而狂言不宜多发，仍拉回来罢。兄诗中重两“之”字，与弟前呈句相同，何其巧合。不忌重字，窃谓此即新风气，岂其然乎，一笑。

近得不相识索书者（谢刚主介绍）一笺，颇奇。本拟毁弃，又看他写得颇为工整，姑附奉博笑（不须还）。若开设文章病院，将何以处之乎？

五、六月会将多，弄笔闲话之缘将少。弟大概只能到大会耳。前作“五四”诗，已于是日载《文汇报》，未知见否？亦尚待修补。匆上，即候

颐安

弟平伯 五月七日

1979年5月11日

圣陶兄大鉴：

昨寄一函，因恐过重未另作书。后即奉手教，欣承一是。题丰句稿，弟将原“二”误认为“之”（“二”字笔势相连），遂谓有二“之”，其昏眊总可叹。前奉诗今稍修饰之附上，结合游园看花亦是巧遇，牡丹繁开，与黄刺梅同时，春寒故耳。近有一妄想，新旧诗可合流，不改其形式而酌更其内容。粗拟如下：一、多用白话句法，二、少用词藻，三、不用典，极熟易知者酌用，四、情思清楚健康。不居革命之名，而有更新之实。古来岂无以白话入诗者，却非有意为之，故不成为流派也。若以弟上开四点言之，尊集中类此者当甚多。佩公晚学宋诗，或较坚涩。弟则好幻思缚采，与今之主张殆背道而驰矣，固宜作自我批评。如近呈两绝句，则颇近之。第一篇全用白话。第二虽有“兰菊”字面，知此典者了解稍深，不知者亦可通晓，窃以为无碍也。妄想止此，再写下去

即成文论矣。然可瞎说一通，亦唯我兄知之耳。勿颂
颐安

弟平 顿首 五月十一日

1979年5月16日

圣陶兄大鉴：

手书及剪报均收得，谢谢。《新晚报》与《大公报》同地，盖其联号，拙句两见之，若京中《战地》迄今尚未出版。

怀念子恺诗真切可诵。前拟四款，获准为欣。又思得补充者：一、不忌重字，避重韵（异义者不计）。二、笺而不注。凡述本事皆笺，不用密码则注自少。且原密而译为明码，亦似无味。如锦瑟秋柳聚讼无休，有注则明，然义山渔洋决不自注也。诗不自注，自有深旨，非出偶然，或缘躲懒。且注若过多，便有喧宾夺主之弊，不能眉清目朗，即弟之近编恐亦不免耳。

近有以旧抄宋元人词卅家囑题者（李一氓君未识面，有人介绍），诗做不出，写了一篇小文，附奉求正。（此集清彭元端故物，后归镇海李氏，一九二七在厂肆烧焦重装，后仁和邵伯纲收得加题，近在李一氓处。附题跋中熟人颇多，如郭绍虞、顾起潜等。）又偶想及有个文题，曰《孔丘惜故人，庄子爱其妻》。以出版社又以词选校样来缠，大有催租败兴之意，竟不就。勿叩

道安

弟平 顿首 五月十六日

李一氓藏知圣道斋烬余词跋语

词曰诗餘者，非剩餘义，盖扩充之谓也。《文心》詮賦篇

云：“六义附庸，蔚成大国”，可借以说词。其于诗也，为新邦而非附庸，尤非六义之附庸。尚不能与之代兴者，时势为之。唯英雄能造时势，今则可矣。一氓先生革命前辈，关心文献，其收藏烬馀词集，真可称物得其所，良为胜缘。己未初夏。

因只写两页，限于篇幅，结尾不畅。

圣兄晒教

弟平 附书

1979年6月24日

圣兄赐鉴：

廿日会殊适，不做编委尤惬意，一如兄言。是团结之会前所未有者，而引“学”甚难得成绩，胜利未易言也。吃饭时，我坐在李、蓝之间盖有意安排，亦颇融洽。蓝翎并倩我写字，亦漫诺之。来书并件均敬领，小文荷同意为快，此文于是日赴会前匆写欠周到，后面加上一句：“然于他处（指词选）求深过细，或仍不免钻牛角尖，盖著述之难也。”带些自我批评口气，兼遵用来书言，或较妥贴，如何？

用“新途”字颇妙。忌重韵诚然，于短诗尤甚，若文同义异者，即古人亦不避。诗馀之“馀”，尊解盖是本义，弟释为扩大则是新义，所谓“新”，定名时未必然，而依文学发展之途径看，又何必不然之谓也。其“非六义之附庸”，则尽反张惠言（《词选·叙》）之说及清代诸先辈之路线，实属妄论，弟初不敢自信。“此说能成立否？”即抄来书语，祈赐驳正。得无过左乎？一笑。

评清真梦窗词句是一极好的也是颇不易答的问题——自不敢

说能对策问，姑妄言之。“深至浅薄”诚然也，却有未尽者。清真浑厚，梦窗纤巧，一似玉与水晶，若此抑扬固旧说也。若采弟之近解，则有沿旧^①创新之别，老实说，梦窗此语毛病极多，而其不避庸俗以至近褻，正是创新之妙处，读之似不甚愜怀，却非常过瘾。亦有同感否？不觉已尽三纸，即叩
近安

弟平 拜启 六，廿四

1979年6月25日

圣陶吾兄左右：

在政协简报得诵建议，公审四凶，此彰法纪、平民愤之先务也。有如惊雷起蛰，凤鸣朝阳。忆访高斋握手又是一年，实慰輿情，岂唯私庆。弟因病不去组会，循去岁例赋一小诗，另笺录呈吟海。照片四页附奉。匆上，即叩
道安

弟平 顿首 六月廿五日

1979年7月5日

圣兄尊鉴：

二十天开会辛劳，辄以动定安否为念。弟亦勉支，多蛰居湖南厅，罕睹大会之盛，与旧友把晤尤稀，仿佛矮人观场耳。尊为周题迎客松诗，已得拜诵。颖南又托弟索元善兄写诗，顷已寄来，

^① 《词选释》：“陈注引李贺诗，颇得词意。李贺《代崔家送客》‘恐随行处尽，何忍重扬鞭。’”

颇工整，耄期不衰，足慰远人之望矣。彼欲“姑苏三老墨宝”已全。若徐盈文中齿及小弟，过矣。元兄今年八旬进八，东人曰米寿，重之。其生辰约在何月，兄知之否？乞告。有纪念碑拓，拟便呈之，勿上，颂
颐安，潭吉

弟平伯 顿首 七月五日

1979年7月13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大会后曾寄一书计已察入。唯起居清健为颂。周颖南寄示潘君和公庐山《水龙吟》词甚工，上片末段用“石林”、“庐阜”贴切本题，“髻”均自然入拍。可谓海外词人矣，都中亦罕觐，兄谓然否？曲友来函欲弟重主持曲社，其意甚盛，而弟病躯不耐烦剧，已敬谢之。复函计日可彻览。近作小诗，另笺候正。勿上，叩
颐安

弟平伯 七月十三日

1979年8月8日

圣兄尊鉴：

三日手教欣诵。前尊撰长调概括生平交谊，可作散文诗读之，弟以为杰构，固非规抚宋贤，亦步亦趋之比。顷又得至善君《书后》，述作之微萃于一门，钦迟兼慰！以兄年高倦于命笔，鄙意若机会适宜以后尽可赓续为之，亦足嘉惠士林，岂唯有光家乘哉。朋辈中当有同感，殆非弟一己之私见也。近得瞻手翰三种：（一）篆联见书法，湜华有文纪文。（二）迎客松题诗，颖南寄示影行本。

(三) 为从周作画竹题诗，近来所书，较(二)尤腴润洒脱。甚慰甚慰。陈画竹赠友，风致想佳，原作却未见，弟只简题十六字，以轮扁匠心致美，就俱为建筑名工程师一点截搭，亦无聊甚矣。

天气殊热，瞬已交秋，北方夏天总是容易过的。

闻梁披云之子来京，曾来电话，尚未得晤，尊处有所闻否？勿上，即叩

秋安

弟平 顿首 八日八日

1979年8月17日

圣兄赐鉴：

凉风飒飒，颇含秋意，溽暑阴雨，瞬已过矣。十三日手教敬诵。梁披云之子仲虬来寓，词稿未付之，只告以拟用中国纸印，倩渠转告。其人曾谒兄否？作协于十五日果将选票送来，弟知名者不多，圈不足数。此次选举民主化，办理且认真。大会于何时开，兄亦有所闻否？以行步摇摇，亦惮于出门。四届“文代”距上次将二十载，人事多迁。若老舍于会上以先曾祖《缪悠诗》手稿相赠，虽故纸仅存而故人久逝，可胜叹惜。前题何其芳遗稿两诗已在港报刊出，附何夫人诗，呈剪报一纸备览。阅后仍希掷还为幸。日前在电视中看《思凡》甚佳，前后情致转换，非平铺直叙之比。未知兄曾观否？（忆以前已见过一次。）弟耳聋眼暗，电视移远就近，胜于矮人观场，然亦偶一为之耳。勿上，敬颂

秋安

弟平伯 启 八，十七，夕

1979年9月2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上月卅日手教敬诵。下午低烧须休养或酌服中药调理，知已就愈，释念至慰至慰。缪诗手稿，盖当年赠徐花农者，惜纸薄且敝。老舍题赠亦足珍重。近有“曲社筹备小组”或于十月间有活动，兄或已知之。文学所荒煤命写短文，拟刊在《文学评论》上，不得已应之，题曰《略谈诗词的欣赏》，扩充“琐记”，无甚胜义。勿复祇颂

颐安

弟平 顿首 九月二日

1979年9月10日

圣兄赐鉴：

奉手教，悉尊候佳胜，又外出涖浴，欣慰欣慰。学刊中颇有文章，（王蔡文容细读）补注亦均妥，只讹字太多，累及书品耳。观场不耐久坐殆相同，弟或更甚于兄。小文有底稿字大，因是陈言，未敢径读。吾兄有先睹之意。即附呈正。尽可留置案头，不急于掷还。复叩

颐安不一

弟平 顿首 九，十

1979年9月19日

圣兄尊鉴：

承手教，并详示小文利病，拨冗支倦为之，心感何似。此稿近于“赋得”，聊以塞责而思路钝涩，遂多疵累。遵改处另纸俟正，并函致“文评”。能减些毛病，拜赐多矣。十月将要忙开会，弟恐只能少去。梁披云月底将来，拟约他于近肆小叙，并拟奉屈乔梓惠临光陪，届时另函。匆复，即颂

秋安

弟平 顿首 九，一九

文章病院诊断极确，感佩感佩。兹遵改两处。自宜补充发挥。（或须举例）使读者易知。唯稿已送出，不便多改，为歉然耳。

弟平

（一）第二页“辞汇”改“词”，“每个字、每个词汇”改作“每个字、词”。

（二）第五页，原“其所谓联想即引申之义”，改“其所谓联想，亦由此而及彼，与引申义近”。

可否？

1979年10月3日

圣兄座右：

日前得晤，良欣。节边开会多，唯动定胜常。承拨冗为舍亲写笺，足慰喁望。得之者当自勉。选材又隽，忆及分咏四肴宴客之笑话也。涂抹册页颖南近有复制本，未知曾寄上否？又《重圆花烛歌》闻亦有印本，尚未收到。匆叩

道安

弟平伯 敬启 十月三日

1979年10月11日

圣兄尊鉴：

奉九日出院归家周岁一书，同深喜悦。下旬如未开会，亦拟造詣续前游也。《兰陵王》喜得重读。至善之文清胜，类此者期得快睹。似略有误植字，如“尝瀹酒”即不知其名，希便中示及。

周颖南有“潮音花雨满人间”一文，记者与赵朴初谈佛法。赵提三点：无始、无常、无我，又曰缘起（盖即因缘生法）语颇简要，似较前见之谈佛法者为胜。弟对“赵州八十犹行脚”一诗，谓与俗语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”不必尽同，并非找着了，乃是不须找也。曲会闻将有同期，想已知之。匆匆不尽，即候

颐安

弟平 顿首 十，十一

1979年10月18日

圣兄赐鉴：

示敬悉。“藉”是藉之古体。“瀹”当与耕藉之藉音近，然否？“九三”开幕会去一次，拟俟闭幕时再去。以需人扶掖，不甚方便故。听报告，如在大会堂，恐亦不能去。禅机即是常情。云“及至归来无一事”者，乃是涣然冰释，无待寻寻觅觅，《心经》所谓“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”。“似懂非懂”正是妙境，胜于穿凿多矣。偶书小文，以酬颖南，抄呈发笑。即候

顾安

弟平伯 十，十八

《重圆花烛歌》复制本跋语

初稿以“退笔拈来字几行”句结束，颇觉萧飒。改本末联两句换位，易催妆为却扇，借月姊字面点明中表之谊，遥应开篇，于情思结构或稍进欤。去年寄颖南兄此稿，未曾写款。顷在星洲精印成册，得就正于海外诸君，论文之乐，言诗之缘，皆可记也，爰为书之。

时一九七九年十月于北京

圣陶我兄指正

弟平 呈稿

1979年10月27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廿二日手示敬诵。“九三”开会，旅进旅退者两度而已，得晤旧友，大都颜鬓苍然，似曾相识，盖二十一年矣。文代会将开，其情形想亦相似。吾兄赴会，事当更多，幸未过劳，引为深慰。颖南甚爱谢书，撰文亦颇活泼，而《书谱》编者误将弟之稿本影印，遂致张冠李戴，不知次期如何更正。前晤披云，亦未便提到也。弟近疲茶，卧时较起坐时多，偶亦不免妄想，以小文候正，较门面语。若云证悟，恐非思虑所及。秋日致佳，足不窥园，负此西山霜红矣。匆复敬叩

顾安，并候潭吉

弟平 启 十月廿七日

己未九月朝偶记

一切皆物也，而了物者心。心偏于物始显，能转物者心。岂“刃”与“利”之比耶。范论之喻巧矣，固未确也。

不生灭，故云无始，灵明隐现，犹聚散耳。是销融，非顿灭，故曰“神释”。有如冰之为水，水之为气。又如瓶盎之水，终归无际，瓶破水流，水故自若也。三生与轮回盖皆有之，只不如世俗所传故事耳。

臆想妄说，聊发一笑。

圣兄尊鉴

弟平 呈草

1979年11月25日

圣兄赐鉴：

奉廿二日手教，回球迅速不异前时，欣慰。兄自谓“框框”乃谦词，实是矩度，岂可废耶。唯知之者已稀。书二册已寄奉。周印里歌，如还有需自当另寄。又颖南所赠是否附有跋语？亦乞便告。近得港剪报“九三”、文代二会上弟之影片颇多，皆称为“红学家”，却之无术，受之无名，良可愧也。又出版方面每有人来商，要重印弟之论词旧作，弟不想重印，不拟拒却，亦不加修改。其书旧开明版，似亦不宜随便翻印。他们应当采取如何手续，弟应如何回答为妥，均乞暇中挥示，以便应付，至感。匆复，叩
颐安

弟平 顿首 十一月廿五日

1979年12月10日

圣陶兄尊鉴：

五日手示敬诵。《梦遇》即以奉赠，弟处尚有存者。《唐宋词选释》迄今未出书，迟缓极矣。《古槐书屋词》自梁君携去后，亦无消息，已去函询之，未知如何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于明年拟重印《浮生六记》，即用弟昔在朴社之标点本，未另写跋语。《读词偶得》尚无重印之说。弟总听之而已。日前在文代会所作俚句，有改稿在港大公报登载。兹附奉剪报，无须寄还。

最近我外甥徐家昌，在一九四〇年的天津《庸报》检得三七年弟旧作《丁丑胶海纪行》五言长诗，诚为巧遇。（记得有此一事，嘱徐检之。）共有长篇五种，其一也。平铺直叙，无甚佳胜，却曾得先君赏识，且其秋即有“卢沟”之变，亦颇有纪念意义。现在整治中，未敢遽以尘览。近气候转和，有小春意味。匆叩
颐安

弟平伯 十二月十日

1979年12月24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近届冬至，唯台候康胜。前奉书计已察入。陈从周前来京，想已得晤。他说苏州曲园有恢复可能，曾在会上发言，反应颇好。（剪报附上不须见还）他日俟有机会，深盼吾兄斟酌倡议，庶能实现，实为感幸。又拙词影印事，屡承关垂。询之梁君，顷已得复，言用中国纸不如洋纸之佳，弟等前承尊旨都主张用中国纸，阅之

颇觉踌躇。他信上虽如此说，或者港澳觅国产纸较难或价昂之故，似亦不便相强。现拟婉答作模棱两可词，未知妥否？并将原书呈览（乞赐还），仍希赐示为感。日前往观昆剧，匆匆即返，不过两小时耳。即叩

春禧

弟平伯 十二月廿四日

1979年12月28日

圣兄尊鉴：

昨日寄新印本《词选》，想已察入。旋奉廿五日手教，以拟修复曲园承允赐文，大力提倡，不胜铭感。云嘱湜华来谈，做些笔录，此法甚善。拟托人约之，弟当与之面谈梗概也。更有一事湊神者。先曾祖坟墓在西湖右台山，原法相寺附近，现属西湖公社双峰大队。昔年林彪拟将这一带夷平改建，故坟上石工毁去，幸兆穴尚未动（本拟动，后以事败未果），而蔓草榛芜荒凉满目。幸有族弟在杭居住，尚能辨认，偶一省视而已。这总不是办法。最近用水泥做了几个碑，重新竖立，因陋就简，取其可识而已。

此坟似应在文物保护之列，弟亦不甚详悉。且另有一情况。舍弟来信，又近许氏表弟（宝骥）亦亲往看过，均说附近有浙江省总工会休养所（亦近来所建）距坟地甚近。如明年扩建，恐将占用坟墓。虽属未定，亦须绸缪预防。弟于浙省、杭市均无熟人，不知应如何着手方妥。建老年高，亦未敢烦渎。兄意以何法为较妥善、简捷。是否需弟写一函件？送往何处？乞示知一二，以便遵行，至为感幸。目前新立墓碑，舍弟亦已向大队陈说，谅可无恙也。知关垂素切，敢烦清虑。

演昆剧事或在明年，尚未有确信，觅剧券自不难。颉兄住院，

发烧未退，近闻如是。

已复梁书即照其意办理。此稿甚短，即用西洋佳纸，恐亦不会太重。梁意殷勤殊可感耳。弟意此书不能畅行，故云然。勿颂颐安，岁禧潭吉

弟平 顿首 十二，二八

1979年12月29日

圣兄赐鉴：

日前写信已长，未谈及一事。有不相识的广东陈鸿舒者，忽寄来严既澄的诗稿七卷，名曰《初日楼言志集》，不附一笺，莫明其意。如要印行，既无此力；如保存，应属后嗣。已去书询问，亦不知其将见复否。姑与兄一谈。佚集幸存，良为胜缘。吾辈旧题具在，若伯翁之题，兄之《浣溪沙》，颀兄与弟之跋文，畴昨青衿，皆成皓首。既澄想已去世，尤有黄垆邻笛之悲。然有可异者？七卷之中，除《初日楼诗》《驻梦词》昔已见者，其他五卷，曰《边尘》、《埋愁》、《变徵》、《绝弦》、《抢榆》，皆愁苦之音，以悲哀为主，观其标题即可见大凡矣。且措词直率，与前二卷面目迥异，不似出乎一手。以弟妄评，后似逊于前，而《边尘集》上却有大诗家陈三立老人题，极致赏誉，如云：

雅怨骚音，长歌当哭，此之谓诗史。若格律音节，颇于放翁、稼轩、梅村为近。

因之颇感惶惑，与先辈之看法何其相反耶？甚愿得吾兄一正评之。如陈所引放翁稼轩二家，弟不敢妄赞一词。若梅村诗平素爱诵，几首长歌皆能背诵，岂相近耶？其惑更甚。希进而教之。此稿无可位置，既不能付印，又不知何处能保存。书帙相当大。如拟披览，当挂号寄奉。

更有小趣闻。前甫回京，作一《鹧鸪天》半首，嘱宝驯续之，其后又自续之。曾呈以博笑。乃蒙惠爱，赐以新词，且有燕尾双叉之喻，至今葆之。及后编词稿，自只能用弟自续者，其另半章遂无所属。前夜伊忽发兴，作一上半首，居然完篇矣。弟且认为三四句颇工，过片换头原作肤泛，于新作又不甚连贯，弟所拟改。今抄录如下，再以尘目。

几度沧桑老此身，雁行聚散各前程。梨花庭院迷离境，
影楼台历碌心。愁雨雪，感晴阴。农村广阔记犹新。友人
相顾居邻好，汲井分柴助我勤。

岁阑闲话发笑。即颂

刻安

弟平伯 十二，二九

1980年1月7日

圣兄赐鉴：

年前传来口信，指示至当，关垂情重，已各去函遵办。巽时先茔当获保全，感铭匪言可说。闻湜华已呈笔录，重烦尊虑，尤切悚惶。闲中正阅，恳勿亟亟为幸。广东陈君来信，欲售严集得钱，而严尚有子女在南，理合归之，固不便代为作价。（且没有人要买）已函复，迟日拟将稿寄还之。阅之数日亦颇累，兄弗拟劳心目，甚善甚善。其诗风格改变，盖出有意。其中年欲作爱国诗人，洗绮靡芴泽之态，为激昂慷慨之辞，意未尝不善，而《边尘集》中几乎篇篇如此，亦觉无趣，或由弟之偏见使然欤。跋语中亦有可异者，如《变徵词》述诸友评其音节悲亢。“平伯兄且有老健如正阳楼螃蟹之喻。”此语甚怪，他如此说，自必有之，却完全想不起来了。书奉一笑，暂止于此。《词选》封面四字歪宕，不得

其位，很难看，良如兄言。近来封面设计似有专门，弟亦不解其短长何在。书尚未应市，据云还需时日。有精装本亦未见，总之很慢。《书谱》近期不知如何更正。是否有谢翁的字，尚未得见。前有和黄君坦诗，写好忘记附寄，今补奉一览。所呈弟妇俚词得兄奖饰，有味旨之誉，何幸得之。赏音非远，雅意深铭，嘱笔致谢。

信将写完未发，即奉四日午发一书。笔录已校讫，可谓速疾，足征关垂，尤感。现已看了，遵命补充，仍乞最后审定之为幸。弟意如此即有说服力。尊文刊出时，由湜华通知从周，俾南北呼应，相得相彰也。廿九日书只谈闲话，而字迹甚细，此书改写大字，又丛杂噜苏，总是多劳心目，临翰歉然。即候

颐安

弟平伯 一月七日

陈三立卒于“卢沟事变”后，约在三八年。严卒于香港，在1959—1960间，陈信如此说。附白。

1980年1月11日

圣兄尊鉴：

手示大文均于十日晨敬诵，神速之至，深荷关垂，当可造成舆论。异日者修葺荒园，为吴下留斯名胜，固宜九顿首以谢。文字清简得要，又不支蔓。湜华写录，亦可感也。从周得此响应，想亦心喜，吾道不孤矣。水仙两本，人希见惠，乞便将其在厦门住址见告，以便报谢，或寄赠《词选》。严集欲出售者，乃陈氏，非其家属，故尤不成问题。翻寻故纸，为之怅惘。

《书谱》前既误排，次期更正又不清楚，诚然。弟却有一臆想：

颖南虽赏谢公书，而字迹原颇凌乱，编者未必同意，故以弟稿代之，张冠李戴，盖非全出无心也。讨论《红楼梦》事，弟得见原书副本，其第三名为文学所之陈毓黻。前不甚著称而以反驳吴恩裕所传之伪材料得名，遂为海外所知，名居海宁之先，然其人资望较浅，未竟究竟如何决定。弟则力不从心，负斯嘉招，望洋兴叹耳。

拙编市上未见出售。文学出版社之内部《书窗》载有本书责任编辑陈君一文，推许备至，为之汗颜，所谓“戏台里喝采”者也。以剪报呈博一笑。陈君工作勤慎，雠校极细，亦属难得。

临翰神驰，勿急报书。兄毋须即复我。此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一月十一日

1980年1月19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十三日手示敬诵。以患流感羁答，曾通电话，计已鉴察。小园修复，如以我兄名义函致本地机关，自最直接有力量，感切感切。唯实际情况若何，从周就近知之较切。且俟与彼通信后再定。先将文字刊出，造成舆论，想苏地响应者当不乏其人。威尼斯代表团要来苏州观光，必然大失所望，认为上当。其实今日之苏州已与马可波罗所见迥然大异；且两地情形，一为海岛簇聚，一为河网名区，其所以为水国者固不尽相同也。昔闻老辈言，从前苏地繁盛，与乱后大不相同，辄向往之。盖清兵入关，苏州并未大毁，坊曲犹似前明。即吾辈小时，距今不过八十年（弟且不逮），已有沧桑之感，而况六百年乎。所谓“户藏烟浦，家具画船”者，今虽踪影无之，前贤岂尽欺我。拉杂妄言，惜不能与威尼斯人一

谈耳。

张人希处已寄书籍一册，未附书。其人与尊处通信时久，在《书谱》中亦见其文，想不甚庸俗耳。

颖南来书要写子恺纪念文集的签条，据云兄已为写上册，要我写下册。其款式是否大字一直行，左边另一小行签章？要年月否？在上在下？乞便示知。决写不好，只是不能却耳。南洋人对于丰氏，似颇热心。刚主的字闹了好半天，始终未能影印。即弟对于谢，亦颇抱歉，只无可如何。其实当时颖南欲印甲，即寄甲稿；欲印乙，即寄乙书，编者总无可掉包，今两稿并寄，遂致张冠李戴；推其本源，实弟之咎。以此两本皆由我先后寄颖南者，只是没想到周酷慕谢书乃尔。今此写本仍在，不知其下落如何。是否亦由周氏自印？不便再多问他。

拙编历二十年始得印出，虽不必佳，然亦深幸。今得乔梓重视，尤为幸乎之幸。闻兄拟读之终卷，不胜愧荷，将滋颜汗。如遇纰缪，千祈明告，仍当仔细核对，此实是书之荣遇也。海宁又提示三条，不甚贴切，亦属可感，虽有多有少，总不过随便翻过耳。昨另封寄上《红楼梦研究集刊》一册，亦乞乔梓览正。小文只是片楮孤证，恐无说服力，却是文化革命前未佚之文，亦幸草之属。字迹潦草，恕之。即请

颐安

弟平伯 顿首 一月十九日

弟等同时感染，七天方愈，只体软少力，勿念。

1980年1月26日

圣兄赐鉴：

腊八贱辰劳祝，“共享黄发期”，殆如苏俗所谓“托福托福”，

感谢感谢。昨纷纭竟日，赢得食品颇多，亦有赠画“松”者，一笑。从周来信，言已将大文转苏州市委，以后看当事者意向如何再说。湖州府属有水乡风味，惜无缘偕游。弟于五六年回故乡德清，苕水贯城而过，城院早起好鸟睨院如音乐会。其地致佳，亦只匆匆一到耳。《子恺纪念文集》已写寄颖南，不好固如所期。其实亦不甚要紧，有了签名盖章就可对付了。“红楼”已成显学，而愈讲愈坏，以其不向明处走，而向暗里去。如伪制文物从而瞎说之，又不仅争争吵吵也。纸尽暂止。复叩

颐安

弟平伯 一月廿六夕

·1980年2月1日

圣陶兄：

前日得寄来《苏州报》剪报，刊载迅速，造成舆论，至慰。《朔方》创刊要稿，不得已以旧作《青岛纪游诗》“观樱花”一段应之，无头无尾，甚不明白。韦柰应其友之嘱，并尊作《五醉图》写成跋语。闻曾蒙面予指点，实为柰之深幸，固当益自勉耳。二诗相距四十余年，不图同时刊出，附缀短文，可免读者摸不着头脑，亦未为无益也。

今夏美国要开《红楼梦》的会，周策纵要我写些字，现拟两种：（一）诗笺两张裱一框心，单款，（二）横幅写《红楼缥缈歌》（即前发表者），如何写款，尚须考虑。亦用单款最为简净。如写上款，是否可用“写赠威斯康辛大学红楼梦讨论会”字样。弟拿不定主意，亦无人可商。若询之周君，往返邮程月馀。他上次来信未提及此点。吾兄看法如何，祈明示，至感至感！上月病中颇多空想，今略陈一二。弟生平无笔名别署，年老亦无“翁”

“叟”之称，盖与我兄相似。却拟得一名曰“信天翁”，又不敢用，恐引起误会，其实只是一种鸟名而已。闻此鸟身矮步迟，海岛中间或有之，殆将绝种，亦稀有鸟也。另一点，弟兄时在马医科宅中，一知半解读了些古书，尝与三姊（长我一岁）言志，欲做隐士，甚为可笑。值此“大时代”风云变幻，吹影无踪，只于《重圆花烛歌》中略及之。耕田凿井，原始生活，即隐居生活也。庚戌一年中村居颇狼狈而窃喜之，其故即在斯。“葺芷寮衡”（承兄添“想”字）事实上是“茅檐土壁”，若谓是发牢骚，失之远矣。因上两事：想起一付对联，曰：“尝昔自称充隐子，何曾饿死信天翁。”自不能用作别号。此六字平仄适用于《鹧鸪天》换头，然而过重过直，亦不宜写为词也。纸又将完，写得很小，累兄视力，歉甚。匆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二月一日夕

1980年2月15日

圣兄尊鉴：

十二日手书敬诵。黄裳嘱件当为之。但近来事冗手劣，容徐图报命。原书先奉返，黄裳问弟住址，想会来信。他姓什么已忘之，希见告。弟赴会较兄少，然于星期一亦应“九三”之约于人大会议堂，坐听发言，已颇觉吃力。前信见告，三月将纪念蔡公，未知将实现否？弟以为昔年蔡胡之辩“红楼”，楚则失之，而齐亦未为得也。以考证笑索隐，亦五十步笑百步之类耳。于今日谈此，似非所宜。弟近得专家凌君为配一耳内助听器，不用电匣，较为方便。唯不能开得大，只能极小，否则杂音震动反而不好。匆复，顺贺

合第春禧

弟平 二，十五，己未除夕

1980年2月19日

圣兄赐鉴：

承于春节匆忙中示复，感谢。黄裳原名容鼎昌，已在辞典查得，件已写好，今奉上。他未来书，弟不拟直接寄，仍请转去为叩。如以后通信，即可省此手续矣。苏州城建部黄尧志（其字迹难认，弟读如此）来信读悉。看来事极困难，恐不易实行：（1）需款五十万元太巨。如十五万则所复甚小，见下。（2）看附图，现存旧屋不过春在堂与乐知堂而已，情况恐亦未必如昔日。其他皆成杂院或市物资局办公室。小款修复，无有实益。园中假山池沼亭子均已不存，只存一紫藤称为古树。（3）其尤困难者，在于要迁出居民二十馀户。据云与机关合计有二千多平方米。小园面积不大，本无须全部迁出，但既剩空园，将来拨款五十万重修，亦只新建一园（或者更大）仍斯旧名耳。以弟个人私见，不如作罢，俟后有机缘再说。（以偏于消极，拟先不告从周。）若公家决定要重修，以纪念先曾祖，弟自当竭诚欢迎赞助，却是另一问题。尊意如何，仍盼续示。黄同志原书附上。房图暂留，他日再寄。匆匆不尽，复叩颐安。近未过劳否为念。

弟平 顿首 二月十九日

1980年3月1日

圣兄赐鉴：

前奉一书想已达览。黄裳来信谈及两点。一言诗笺所写，有

时代气息，与古人不同，却不易说得清楚。二言《词选》（他在沪买到）用力甚多，较前《偶得》更凝炼深入。说得很好，只是弟不敢当耳。已复之。

又颖南来书并附《苏州报》刊尊文复制本甚佳，流传海外，可扩大影响。既已发动，不宜中止，却宜缓进。前书所言，只是弟之私见。当时不知实况，以为破坏不多，恢复容易（此园本不大），及读黄君来信，知其不然，迁徙户多，费用甚巨，请款恐亦非易，不妨稍延时日。名论已流布梓乡，有此一段文字因缘，他日旧赏园林，楼台涌现，亦意中事也。深荷厚情，歉悚何已。

近录得吟咏诗赋一小卷，拥鼻微吟，杂以乡土，或唯兄能喜之。俟将文字抄出，当以呈正。匆此，即颂
颐安

弟平伯 三月一日

1980年3月6日

圣兄赐鉴：

三日手教欣诵。修复曲园事承热心关垂，从周来书尤为积极，有“必定要修，非修不可”之豪语，而弟畏缩不前，诚为愧对。却有一想法。黄君所言残破之甚，民户杂居，当是实情，而地方与中央，关系经费事亦颇胶葛，深恐急进，重烦尊虑，故有此说耳。细读从周原信及来示，详明妥善。如大家商量好了，即可连名函陈文物、园林两局。友情深挚，大力相助，他日粗复先迹旧观，皆诸公之赐，何幸如之。与颀刚通信时亦乞为多多致意。附上黄原图（增画此园曲尺地形示意）陈书，乞收察。

五日弟携成女赴会，得晤元兄，遥望我兄在台上。此会清爽、简短，亦与往常稍别。四日曲社人来，有有光、允和等十人，得

录音以纪实况。勿上敬叩

颐安

弟平伯 三月六日下午

1980年3月21日

圣兄赐鉴：

十七日手示敬诵。会务纷冗，多劳请愿，至以为念。仍祈保啬，餐卫珍重为要。修园事适湜华来谈，拟列名八人，弟谨附骥，当由渠面陈也。洪君书得读，举证新颖，昔所未闻。坡公此篇千秋绝唱，家喻户晓，若有讹文，无缘不知。手头无词谱，只新刊龙榆生遗著《唐宋词格律》列此调，以坡词另一首“凭高眺远”（此句上四下五）为定格，而以“大江东去”为变格，自属稳妥。如在课本上改字，须多举事例参证之，方有说服力。此句读起来有些拗口，“了”字轻读近口语，尤为别致，弟亦有此感。从“推敲”文字，揣摩用心，事颇微眇，亦一有趣味之问题也。勿复不尽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伯 顿首 三月廿一日

1980年4月11日

圣陶兄尊鉴：

六日手书欣诵。湜华十日晨携来从周所赠姚著巨册，观兄之题签，笔力遒劲，甚佩且慰。信稿如囑已当面斟酌稍为简化，由湜呈阅正，即已请写征求签名，估计五月初一可完成。签名最好请兄首署，然后自元兄以次依年岁排列，不知亦慨诺否。（并由湜

华面陈)此事承兄发起更坚持之,他日故迹再兴,梓乡嘉话流传,为寒门光宠,拜赐实多,不胜感幸。闻刘延陵健在,甚慰。彼此俱衰老,相逢恐不相识矣。复书时希代致意。其情形何如?盼续示一二。承念及俚词付印事,甚感。梁披云去年来信说“来年出书”,当靠得住。但迄杳无信息。周颖南近到香港访他,说他到北京来了,但此间亦未闻。去年年底他到厦门,晤张人希,且和张谈起印词稿事(张来书言及)。兄如与张通信,可否托张写信问问他究竟如何,有无别的困难?如此可将这事弄清爽了。拜托拜托。又《书谱》登载曲园公墨迹,迄无赠本寄来。尊处如有,亦望惠寄一本,琐渎主臣。即叩

颐安

弟平伯 四月十一日

附书一

儿猫怎得翻飞蝶,婪尾春痕似牡丹。

若是画工非戏笔,粉脂何事媚劬颜。

诗本无题。若有题当云《戏题富贵毫氍图》。其猫必小,蝶飞必高,牡丹又似芍药。然非画工之误,乃诗劣耳。固前人所不为也,录奉圣兄一笑。

附书二

拟请教一语法题。《红楼梦学刊》二期,载周汝昌《异本纪闻》,引一九四六年《重庆晚报》载朱衣《秦可卿淫上天香楼》一文。周认为“淫上”颇好,而疑脂批之作“淫丧”可能错误,说得曲折。见本编 156—158 页。版本问题且不论他。我觉得“淫丧”通。“淫上”通否?不大拿得准。

兄如无暇,不妨请至善君看看,并愿闻乔梓高见。又 160 页适徐氏的家三姊,亦小新闻。

弟之一册被人取去。兄处若无之,可问湜华要。

1980年4月17日

圣兄赐鉴：

十四日手书到时，恰梁披云君来寓，随即通电，云致张人希书不须再提影印事。梁云五月底出书，先印五百部，图章朱色。想必漂亮。还可再版。弟索赠五十本（已达十分之一），未多要。日内拟约他在寓茶会。他曾问讯我兄起居。张人希日前书来，又送我两小方印，云将寄往尊处，先以铃文见示，仍有些儿怪，想兄未必喜欢。弟不解此道，若友朋见惠即随使用之。公信依此办法即妥，兄名首列，甚落落大方，弟名拟列易后陈前，却恐有一番谦让也，（信中口气，于弟本不甚合，不过附骥尾，宜在末后。）于信送出后，可由湜华再访“九三”牟小东告知此事，转陈许老请他应机从旁相助（俗谓之敲边鼓），如此较为圆转。尊意谓然否？

《书谱》总有法找，请勿挂怀。最近六卷之一期，载潘和词者，弟已收到。前呈戏笔末句有八十自嘲意，不便明言，故缪悠其词耳，可发一笑。“淫上”不解，疑未必真有是本，不过故作异文以惑人耳。周亦未见其书。舒芜之文承尊旨始读。意思自较妥当，唯用问答体似过长。首辨“四大家族”说之非，末似有翻一九五四年一案之意，却说得含糊。其引鲁翁语为依据，亦近时风尚也。另有一点，引后四十回与八十回之文相混。弟并非坚持己见，但曹作高续既内外证据明确，似亦不能置之不顾。具体之例，如黛玉临终时说“宝玉你好”，我一向觉得很拙劣，决非雪芹笔墨，比写晴雯之死差得太多。舒文引此亦觉未善。弟常说“红楼”已成显学，实是难题，以能不作文为佳。黄裳近常通信，虽内容丰富，而很啰嗦，然亦不便却之。匆复，敬叩

颐安

弟平 上 四月十七日

1980年4月28日

圣兄尊鉴：

廿六日手书敬诵，悉日前体温稍高，经诊治复常，不胜念慰。以保啬为上，人事可省即省，兄必谓然，实行亦非易，但总宜注意耳。前拟公信，湜华已带来，已有从周、元善二人签名，弟亦附签。想日将转至兄处，礼容往湖南闻“五一”左右归，俟他来时就即完全矣。许老处弟当随后与之联系。《书谱》颖南亦赠我一册。兄处新得之册，可留赠他人，黄裳拟请兄题他所珍藏的《拙政园诗馀》，未知承允否？书在弟处。如有需，当面呈。近气候转和，弟拟于卅日上午趋前问候以续前游。诸容晤谈，不一，即候近安

弟平伯 四，廿八下午

1980年5月3日

圣陶兄尊鉴：

卅日之叙，醉酒饱德，不殊畴昨。小儿得陪末座，感谢感谢。二人同藉助听器自是老态，而谈话较便则可喜。花前留影，足为迟暮生颜色矣。归后越日拈得小诗，另纸俟正。又前作另篇，亦打油体，一并附上。其蔬果笺，近扬州曲友郁念纯所赠，旧纸小幅，着墨良宜。钤用“姓”章，尚是曲园公故物，边款朴茂。云：“仿汉铜小印法 李彬”。其人惜未详。篆法规矩，异于近人之好诡异也。黄裳藏本，罕见之品，其原来朱墨圈、批语，未见其佳，且偶有错，见夹附小纸。黄公题志甚详，可供消遣，（弟之跋语是文抄公）微嫌其过多耳。兄之跋语写后，祈另抄给弟一读为幸。颀

兄处，顷成女已电询（代兄致候），云尚在医院，情况还好，有小热度。看来要靠医药维持。纸短意长，书不尽言。即叩
颐安，合第均候

弟平 顿首 五月三日

1980年5月7日

圣兄尊鉴：

《五四》一书并附件敬诵，知费一小时工夫，甚荷深以为歉。弟目力亦差，手亦不很如意，或较吾兄稍胜，乃年龄为之耳。书札用大字，两利之道也。量情斟酌，含屈己为人之义，而文士矜奇，每不理会，若发报良非易也。前呈小诗，殊乏佳妙而差无老态，或有可取耶。雅俗之辨，尊论甚是，盖自古已然，非由今始。所谓结缘，文字亦是其一。张人希又以三件嘱写，不能却也，黄裳之旧纸，弟亦写坏了重书。兄以稿倩代书最妙，渠必欣然，我处尚有两件均已寄去。黄公来书言，兄有新任文史馆长之说，欣喜之至，未知已慨允否？弟屡谆劝我兄节劳，唯斯馆老辈星稀（黄书云“馆员原为二百人，今存在者只十七人，百岁者一人，九十馀者四人。”），耆英属望，今得我公领袖群贤，扶轮风雅，匪唯盛事，亦胜缘也。镜清斋去岁前修，山石苞润，檀栾金碧，海子中禁区，从未开放。他日约期过访，可待茗谈。《古槐书屋词》样本已来，书品精美，恐妆嫫费黛耳。扉页背面题“梨于澳岸”，盖披云所书，字体亦佳，只梨字特别，缓当携尘清览。不觉写了三纸，即叩

颐安，不具

弟平 顿首 五月七日下午

梁为闽人，题曰“澳岸”，盖有乡土之意。

1980年5月16日

圣兄尊鉴：

礼容已归，电音想聆悉。十二日手示收到。文史馆一席近于古之“祠禄”，会见诸老以外当无烦扰，却足为胜地之光，不殊庾楼雅兴也。拙词初行值梁公在京，主持乏人，遂多讹失。其一是扉页并非梁写。澳门是半岛与香港不同，云“澳岸”尚可，或一般有此用法。“梨”字欠通，弟未见先例。却有用“梓”字者，或作“付梓”，虽常云“灾梨祸枣”，而梨枣均未见独用，且实是影印，与刻木了不相涉。用个“刊”字也还勉强。其二是书页凌乱。弟颛预之极，初未看出，承君坦见告，开函惊讶，检之果然。卷一有五张（二至六）前后错简，一如乱点鸳鸯。披云行前留下两本，以其一赠王益知君（前在文史馆任秘书近升为馆员，前在河南饭庄曾同席。他与周颖南很熟），即是黄公所见者。既两本同误，盖五百本皆然，于是大起忙头，急函港电澳（长途电话费十六元），恐其或径发行，闹笑话，而返工劳费尚在其次，亦不得已之请求也。顷尚未知后闻如何，而请兄先睹，亦耽搁了，为怅歉。

另有一事。赠阅本《海洋文艺》第五期，自首页目录以下漏印十六页，俱空白，似单面印刷，阅之惊异。未知尊斋之本亦然否？香港印刷迅速而粗糙，与此间之迟慢，病症不同，而出版之不能控制印刷，则又相似。我兄于出版界有数十年之经验，见闻所及，必多感想也。前呈人希治印，目力昏眊，以为“平白”，其用古文自可。顷细阅之不然，仍是“伯”，乃人字爬在“日”上耳。附铃纸尾，博笑。馀另详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伯 五月十六日

1980年5月28日

圣兄左右：

诵廿六日手教，书法清劲，为之欣慰。笔札往还无间，其迟速不同固无碍也。托许公一节，已由“九三”转达矣。镜清斋十老咸集，得公主持，即胜会也，要言正自不烦耳。拙编重装，已函港注明页数，谅不会再错了。自存之册已由弟妇重钉，只将散叶易次，并不甚费事，而手民或感为难。若当时每页注明号码，即无此失。颖南将俚唱裱为长卷征题，虽是美意，未免好事。承下问如何题法，谨另纸对答，未知及格否。总不宜多劳神思也。潘书引首，短跋得要。黄诗华贍，并多风趣，亦佳作也。闻将更请张伯驹、夏瞿然二君题之。国际《红楼梦》研究会下月召开，国内去者三人，想已知悉。弟致主持者周策纵一书，只言“此书之文艺与思想方面犹待进一步发扬”，未及其他。前日摄影如何？颖南亦要一张，可否由尊处径寄？匆叩

颐安

弟平 上 五，二八

原歌前后两段，一、吴下，一、豫南，实闲笔也。中段为成婚后主要情节却不铺叙，只点到而已。布局未必妥当，盖有不得已者，且避免冗长。黄公之曲则备述侍亲家居，再阅沧桑，以至批判“红研”，以颂美作结，颇多风趣，虽非一人之作，可补原作之缺，鄙意且谓胜之。如何？

颖南垂念师门，征友题词，结文字缘。鄙意不免多费螺黛，雅而近俗。却总是美事，朋情之乐，可匹潘题伉俪之重。谨呈两端，备兄酌采，似不妨从侧面着笔，轻描淡写。大大的几十个字已足为俚言增重，想颖南必大悦也。

弟平 谨对 廿八日

1980年5月29日

圣兄左右：

昨上一函答卷较长，并不清楚，补充如下：（一）二端选采其一即可。若并提，几十个字决不够。弟意二诗之评价、关系，可置之勿论。（二）所谓侧面，即第二点“朋情”，且可略增。如谢之写诗，弟以写本赠周，而周珍重之；黄公之和诗，亦以之赠周；周拟合装成卷子都是朋情，不仅征题一事，亦谓然否？总以轻描淡写为妙，且免得使弟颜汗。黄又题三绝句。以原歌末二句改动，弟亦拟写数十字，殆不可少也，匆候

颐安

弟平伯 五，二九

1980年6月5日

圣陶兄左右：

上月卅日手书敬诵。园林局复函说得具体，或有希望。只民户杂居迁徙非易，不仅是经费问题。事在他年，当静待之，期其实现也。已给易谢（刚主曾来寓）看过，剩下在京待看信的只有章顾两兄了。大约湜华节抄一份给从周寄去即可。湜华未来。如晤之，乞告其来取此件。

拙歌征题已有黄谢二公自告奋勇（他们都已写过）。黄补题四绝句，以解释前曲。谢欣然持纸去，弟将周之印本赠之（颖南未寄给他）。二君总已赐墨，而情谊有加，黄又措词郑重，使弟不安。且恐多费粉黛，貽笑大方，奈何？题者纷纷将成长卷。诸公题写尚需时日，我兄自不妨尽管从容，乘兴大笔一挥也。

匆此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六月五日

1980年6月7日

圣兄左右：

奉大教及宠题拙句四章，愧荷不胜。原愚轻描淡写，不图仍邀盛誉。以诗而论则清明圆劲，一气呵成，且各方面都照顾到，足为俚言增重矣。承命依曩例推敲，固不敢辞，妄涂呈政，恐未必及格也。第三首叙事极有斟酌。颖南以弟之跋语云云，遂屡欲介绍谢本，颇觉迂回使题者不易下笔。前君坦来书亦微示此意。第四，首句用“又一珍”点明甚好。次句拟改，然否？“公理”喻周，可。如用“周郎”，颖南年方五十，亦合，只平仄不调耳。若守不用典原则，似不妨径作“周氏”如何？

论文之乐，不异晤谈，改来改去总在夸奖自己，未免颜汗。以急付邮可释兄念，不尽。即候

颐安

弟平 六月七日

1980年6月10日

圣兄左右：

七日手教敬诵，妄涂勿呵已幸，况荷采纳。“更”字妥帖，昨已电告。弟拟此字未用，以未敢径改“尚”字也。今既心同，即确定了。虽颖南好事囑题，毕竟缘弟之俚唱而来，多烦尊虑，或损宵眠，心窃未宁。至若措词郑重，眷顾情殷，益弟惭汗者抑其

次也。照片六张收领，谢谢。已赠黄裳一纸，并附小诗，叙文未写。颖南寄来《南洋商报》所载知堂遗著《十山笔谈》，文颇长，十一段，谈汉字、汉语，未知兄已见否？如拟看，当另邮寄。叔湘于此或亦有兴味。其论点固未尽然，却可参考。匆答，敬颂
颐安

弟平 顿首 六月十日

颖南征题托王益知办理，附闻。

1980年6月11日

圣兄左右：

顷奉手示，立即遵命修改。此次不比前诗，改动较多，涉及作意，僭妄之甚，望多原谅，仍候裁夺。华公垂询寒家，殊感隆情。兄熟友在中枢者较多，如有机缘，亦盼便中提到。《词选》又发现一错误。157页“又”改“清平乐”，158页“清平乐”改“又”。目录七页下亦须转勾。调名弄错了，可笑！匆颂
颐安

弟平伯 六，十一，夕

1980年6月15日

圣兄尊鉴：

僭拟瞎涂，承勿呵而喜，冲怀深佩深佩。已遵命省些字，仍候裁定。近时诗歌多注而古人例不自注，偶注亦甚少，自是时代不同之故。弟意存诗之风格与晓喻读者，不可偏废，宜尽量少注，不得已始下注，亦谓然否。周文不宜给文改会同人看，极是。拙稿决定付《新晚报》，前有小文，每由许晴野转。若给冯亦可，但

恐引起他更来索稿，不如还由许转之为简捷。照片我处还有，能再赐一张尤妙。因欲快寄，不多书。即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六，十五

1980年6月17日

圣兄赐鉴：

诗稿照片仍如尊旨，以径寄冯君为妥，且刊出或可较快。

日前“九三”有电话来，许老允得便与文物局人谈修复小园事，当有些力量。前书忘未提及。

杭市园林局人携公函来，要写题九溪之横额“溪中溪”三字，极不好写，弟病不任笔，殊感惶恐，已敬谢之，亦不得已也。据云湖上名胜修复而皆无联额，遂遍请人书之，曾至尊斋否？前书沪上龙华寺额，从周迄未寄影来，亦未知如何，若此，盖皆好事者为之耳。

承允托友向西岳达忱，事固非亟，谢谢。

小诗一首赘语颇长。弟前书云诗宜少注而今如此，若自语相违，亦不得已也。诗颇鹘突，骤读之几不可解，诠表费辞，亦只说末一句耳，其他仍未说到，“七雄三国”，揆以近日形势皆可意会也，澜语无端，率尔附陈，恐徒劳目力耳，勿罪为幸。节届天中，聊供半晌之遣，肃叩。

颐安，并颂潭吉

弟平 顿首 六月十七，端阳

令孙妇闻入院，见愈否？

1980年6月17日

圣兄赐鉴：

日前偶得小诗，今奉上。以其辞旨不明了，遂写短语释之，终属含意未申，奈何。

诗中第二句，“五代”约相当于六朝，非指残唐。接句“用夷变夏”，指残唐（胡化）以来直至近代，不限于唯新变法也。率笔漫涂，博尊前一笑。

弟平 同日

诗用美国来笺背书，殊不恭，勿罪！

今年《书法》第三期26页有说“假立臣名”者，凡引三说，弟亦在内，兄见之否？如要看，即当寄上。

板桥道情咏古概括，戏效其体

七雄以后分三国，五代纷纷似弈棋。

一自用夷来变夏，唐虞怀葛邈难追。

古不可复，亦可思也。

少时习见清之遗老，明亦有之，即胡元亦有遗老，而宋更不待言。心窃惑之。若伯夷叔齐，则商之佚民载在青史。首阳歌虽叵信，而“黄农虞夏忽焉没兮”，思古之情如画也。孔子虽曰殷人，观其“信而老古，窃比老彭”，则其怀想盖远在唐虞之际也。若陶公自称羲皇上人，怀葛遗民，更遥遥远矣。何以愈古愈好，岂榛狁即华胥梦欤？以窃惑之。

然前哲兴怀，宁无深意。历史只是一部相斫书则其寄想象于“史前”也亦宜。易屯卦曰：“天造草昧，宜建侯而不宁。”“建侯”部落酋长；“不宁”者，盖谓战争也。其沦堕之始乎？

诗云：“自古在昔，先民有作”，其措辞何其复耶，盖亦愈推

益远之意耳。人各有其童真，人各慕忆其盛事，若夫太古者即人类之童年也。西哲论神话，已一语道破矣。

发思古之幽情，感流年于逝水，夫岂不知其往而不可复返耶？盖大群之共念，流传来页，非只一己之臆测也。若详言之，自知学不逮思，深恐汲深绠短，遂止于此云。

庚申端阳前雨窗书

1980年6月23日

圣兄尊鉴：

端节前夕梁披云之侄女送来拙词编凡十八本，重整成功亦可喜，于次日即邮奉一册。细察扉页并非“黎”，仍是“刊”，乃不正规之异体字，从“刊”，下加“木”。书上每见之，仿佛是“𣎵”，也不大记得了。主者不在，遂沿俗而讹，好在无甚碍。原是陋质，亦非关妆点也。揣兄看了书品恐不能甚惬意，石印总不如珂罗，而在弟等已属遇宠。若尊题五字神采焕然，为俚鄙生色多矣。

前信附书小字言及《书法》谈“臣”字，窃谓其第二说在此句恐讲不通，第三说引丐翁写本，读作“亚”而释为次，未知其详，想兄处或有第一手材料也。此文引弟说，所有的宦均误“宦”，看来极不明白。

以上写于廿日未得十九手书以前，却接得上。如是“刊”之异体，扉页不算很坏，然否？

前诗憧憬“前史”，以属悠谬。然草昧之初土广人稀，资生之具俯拾皆是，则争夺少，剥削轻，亦其宜也。桃花源之想象，半亦由于斯，兄之怀感与弟之妄念，殆有些暗合也。

前谈东坡词“小乔初嫁了”，有一证，因手头无书未及言，姜

白石卒，有人挽之云：“幸是小红方嫁了，不然啼损马塍花”，其显袭坡句无疑，此故事亦甚有名，顷知其出《砚北杂志》，又见严杰白石道人小传，此诗乃苏洵、字台叟所作，则南宋时坡词刊本如此可知。从黄裳借阅白石集中偶见之，即以附陈。

梁披云来寓。吴君尚未来，来时当为题字。唯于作书画者未相识，恐只能以泛应之。王益知君来，见到文史馆合影又张伯驹题《八声甘州》。馥容续布，即叩
颐安

弟平 顿首 六，二三

如事冗，勿忙作答。 又及

1980年6月25日

圣兄座右：

前寄一书并请无须急答，谅已邀察。吴君昨携来多幅，大笔煌煌，敷衍躲闪势不可行，只得努力成一五绝，贪其字少，殊不知此题大难，甚不自惬，姑抄博哂笑。例如画中有诗，且画先诗后，遂直云“画诗”可否？盼示及。弟向怕词句生硬，尝笑闻一多之“哀悲”，却不知今有“画诗”也。或要改写。希便告知《文艺报》在何处，以便通信。另写白石诗，推敲一字，总是闲事。匆颂
暑安

弟平 顿首 六，廿五

宋姜白石有观灯诗十章，尝喜诵之。其第六首咏天竺寺御赐华灯，言一灯宰地，夜雨空堂，极静穆趣。亦辄以应人书，唯其第一句作“到地垂”，窃病其似过长。顷黄裳寄示影南宋本，“到”作“把”，试推敲之，何如？即书后以尘吟览。

弟平 涂

珠络琉璃把地垂，凤头衔带玉交枝。

君王不赏无人进，天竺堂深夜雨时。

此本罕见而残缺，抄配零乱，恐赏音稀耳，且亦有明显错字，虽宋本亦不免也。

1980年6月30日

圣陶兄尊鉴：

廿七日下午书敬诵，并知尊址之新编号码。敝处之编号亦写在信封上，以后来信，“三里河”可省，只“南沙沟”足矣。弟本拟相告，后忘记说。黄裳廿八来，虽早年通信，顷始得晤。《书法》第三期说“臣”字引鄙说（其实未给他们去信，不知从何处得之），而“宦”“臣”六处皆误，已函请更正。

拙词稿中发见《临江仙》康家看花词脱一字（倒数第六页、倒二行“木兰”下脱“花”字），荒疏之极，可叹，亦只可请为补上。他日幸有再版机会，当重写此页也。

张伯驹《甘州》词乃题颖南卷子者，草书，怪而纤细，铃章甚多，有一章画莲花，其下有六郎等文，甚奇。益知君携示，匆匆一瞥耳。他日卷成，颇有可悦目者。

尊写四诗，颖南甚赞，寄复制本来酷肖手迹，只图章非红色耳。置诸外室玻璃板底下。黄裳昨已抄去矣。

呈未是草乃蒙莞纳为荷。兹更奉改稿俟正。“明星”“多彩”皆今日语，而在此彩笔连文，“多”则绾合两人，下径用“画图”，即无妨矣。已函吴君请寄纸，当为另书。两稿或可并传。

坡词原句无问题，后人以词调、语法修改之，其得失可商。来书所言“了”“把”二字之古今用法，颇饶趣味。如秦少游词：“甫能炙得灯儿了，雨打梨花深闭门”，此“了”用法正与东坡相

同。盖此字今语轻读如“勒”，古或不然，亦犹杭语（“中州音”）之“儿”与京语之“儿”也。白石词之“把”字固不合词例，却可意会，总是此灯极大，悬佛殿中，五色流苏将近地面，想象见之矣。兄谓如何？三纸已满暂止，匆颂
颐安

弟平 六月卅日

1980年7月8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六日手书敬诵，知近精神倦怠，极念。医云无他，自宜徐俟康复也。前报收到，谢谢。冯君亦寄来一纸，复赠拙编词选精装本一册。改本自较好，弟觉其有些庸俗，故电询兄意。吴君囑件已写，等他来取。宦宦字讹，《书法》编者已来信，允于第五期上更正。（原件人希所寄。）另寄《中报》一本，谅未寓目者，其中周汝昌述其拟补曹诗当是事实，说得有些扭捏。“访问记”乃新华社记者徐民和作。弟总得勉强应付耳。匆复不尽，即叩
颐安

弟平 顿首 七月八日下午

1980年7月10日

圣兄左右：

香港何君见惠复制本，兹附奉祈收存。丝韦文述尊事颇详，或尚未见。言及兄前月曾得儿童文艺奖，想必不错，全当奉贺。王益知君来，颖南卷子征题已收齐。王写篆字五律二首，夏作《好事近》集宋人句，其夫人吴闻连名，均藻饰过分，措词郑重，循

讽增汗，奈何。即将汇寄星洲矣。其款式凡三，兄与黄公并题颖南、拙句。王只题颖南，未及歌行。张夏二君径题弟作，不言周氏嘱题。似以第一式较周到。所得美国“红”会报导甚多且详（亦颖南寄来），颇饶花絮，收获似不多。若此问题原非开会所能解决者。杂书闲事，即候
颐安

弟平 七月十日

吴件已取去。

1980年7月19日

圣兄尊鉴：

十五日手教并寄还《中报》均领。颖南所寄“红”会报道甚详，其中有陈毓黻转述弟见之大略者。未知曾邀察否？看来海外“红学”异说纷纭，拘局较少。近日哈尔滨亦将开讨论会，未知视彼如何。请柬红色纸印红字，结尾抄红楼梦两句，颇奇。前传王冈画悼红轩像，近发现原来题跋四张，未提雪芹之名，上款或书“进老”不知何人，是只可存疑。雪芹遗物，传者纷纷，殆皆不甚可靠也。

剪报所载尊句误字关文义，拟告知颖南，“无”为何字之托，弟已不甚记得，祈便中示及。

梁披云已返港，至到后书即发行，且作宣传。俚言弱挽愧负良多，而流传南海，殆亦有前因也。

天气闷热，闻下旬将雨或可稍凉，唯起居万万珍重，不一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伯 启 七月十九日

1980年7月25日

圣兄尊鉴：

近交大暑甚热，得雨稍好。近候如何？为念。前书询及尊诗中一误字，想已彻览。颖南写一长文，题兄诗四绝句，妥贴周详，且富情感，谅必另纸书呈矣。若七八年春初屡次通函情况，弟所未知者。偶忆癸亥居沪结邻，年少可乐，抄奉旧作一首似代茗话。

即叩

颐安不一

弟平伯 七月廿五日

1980年7月28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廿四日手教敬诵。曾另寄一旧作七绝想已到。跋语近夸，可笑，亦印可乎？来书言及丝韦文中之误，而颖南为尊题拙歌四诗，写“书后”长文（即前跋所述）似尚未见。文有情致，亦委婉详尽，弟觉其稍长，却可窥知七八年春颖与吾兄最早通书情况，畴昔所未知者。如尚未见到，当即邮呈。《词编》已在香港商务出售。弟购十本以赠港友，披云未知也。折扣后仅港币六十二元。披云初言印五百本，后王益知君言二千册。王因尿闭入医院诊视，亦未能再询之。恐王说是。披云说要作些宣传，若只印五百本又何待于宣传。总之，此书得群公之爱庇，始获行于世耳。润民在东，住横滨逗子海岸，因日趋公，未能出游。曾瞻识“茶道”，“回环击拂”，与宋人所谓“分茶”、“布茶”相近。所饮盖甚浓之碎清茶。闽之工夫茶闻亦极酤，卢仝七碗，宜其两腋生风也。若普通沏茶，

则吾人亦复优为之。杂书博笑逗暑。即叩
颐安

弟平伯 七月廿八日

1980年8月3日

圣兄赐鉴：

十月卅日手示敬诵。炎暑困人，每以为念。尊候血压偏低，是否宜稍进气血两补之剂，资其助力或可恢复较速，与中医商之尤为妥慎。弟向来不大信医药，兄之所知，而今发此末议，似与昔违，祈勿哂之。颖南文中引吾侪书札甚备，弟亦颇惊。殆幅幅保存之欤？若此则“使人不敢随便下笔”，诚如兄言。总属过爱使然，流传泯灭，各有前因也。又前书所云“亦印可乎”，非仅指申浦歪诗，盖兼指跋语中之“儿嬉老态”而言，尝谓劳谦固佳，或不如从直。而直道良难，若此夸谈，亦堪“致赏”欤，一笑。

颖南另文介绍拙词亦甚详，云拟付《书谱》，未知能刊出否？

颉兄出院，昨走访，适值休息，即于榻前略谈。其精神尚佳，有时亦能在楼外散步。面奉“词选”一册，云令其小女读之。以邻比得会老友，良非易事，距尊斋五人同会，不觉又六年，似水流光，都增老态。

附呈近作歪诗，未写款，恐褻也，注尤琐碎，不录。匆候
暑期颐福

弟平 顿首 八月三日

1980年8月10日

圣兄左右：

交秋渐凉润，奉七日书知尊候转胜，为慰。中旬以后想当较忙。弟前书贡言补剂，乃服食之品，如西洋参（闻颉兄亦常服）黄芪燉鸡之类，想或亦进之。何焯贤，字竹孙，孤桐之老友，在港耆宿。由介绍弟与之通信，并呈小诗。今以复制本奉贻留玩，可知其对吾人颇珍视。复谢时当与兄连名也。章集罕见，亦佳品，惜其人其事弟或大半均茫然。其中“广州聚餐”一诗叙张袁故事极有趣。从周云十二日到京，为圆明园开会，当可得晤。匆叩
颐履，不尽

弟平伯 八，十

1980年8月13日

圣兄左右：

前有广播电台人来访问，记出后隔了半载，顷于八日对海外各国广播，寓中亦听到。原稿英文有打字本。今附奉一览。阅后乞寄还。字小而印浅，请勿费目力，宜嘱膝前诸君读译，卧而听之。

《桐桥倚棹录》印本不精，用简体并字混乱，亦有讹文，且不谈，未见兄诗而载刚主跋云“顾俞叶诸公已言之”，两不对头，今人迷惘。

载拙诗十八章，有错字一，标点误者三。兹举关系较大之二者为例。

（一）173页倒六行“惠视”不辞，检原稿作“眎”，如简化当

作“示”，“视”字误。

(二) 176 页六行引《红楼梦》，点作“水银灌的”，“打金斗的”“小小子”，当作“水银灌的打金斗的小小子”，只是一物，即本录卷十一所谓“跟斗童子”也（155 页）。若点断为三，竟不知为何物矣。已函告湜华，于再版时宜更正之。

弟向不会写大字，而港友海洋文艺社潘君乔迁，嘱写楹联，情不能却（弟每有琐事烦他），日来于是与弟妇大起忙头。其文即“既醉情拈杯酒绿，迟归喜遇碗灯红”。虽旧作却颇有新居气象，亦谓可乎？

闻吴下小园住户多，且盖了房子，拆迁非易，于晤从周时当询之。

写满两纸暂止。即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八，十三

1980 年 8 月 20 日

圣兄尊鉴：

十七日手教敬诵。从周此来得谈晤二次，甚畅，荒园小楼事均已拜托之，企其他日有成，亦不必亟亟也。圆明园遭劫百年，一旦欲图恢复，诚为大观盛事，望得假年追陪杖履，则尤胜于海棠花下也。颖南之文载《海洋文艺》八期，已看到否？引拙诗“慰”“空”二字误，于文义尚无大碍。其阐扬大作颇有道着处，措词亦较前流畅，期其晚更成也。若兄自评诗“最为平常”却未敢苟同，“平常”正是“难得”耳。诸公华辞宠褒，增弟惭汗。除黄王二君外，不言何人嘱书，未免离题稍远，弟初未敢以俚鄙径渎也。多费黛螺，非始愿所及。颖南又与上海李宝森君相熟（其人

与弟有远亲)，遂在沪征题，闻含甥郭学群亦在内，洵洋洋大观，他日当与兄共赏之。语云“以无益事遣有涯生”，斯为名隽矣。香港文学出版社出一丛书（我二人均在內），作者纷纷，三山五岳。弟之“选集”，由潘君惠寄一册。该社从未来接洽。书品颇佳，亦不免有误字。如《清河坊》文中结尾“野水无情亦耐看”作“火”，可笑也。前言亦好，多奖借而不落套。署名谭鸣。兄之一册，情形如何？

政协将开会，此次新事必多。弟近体疲软，行步更摇晃，即勉力赴会，恐不过一二次。兄两处开会自必更忙。务必多保重，勿勉强。此信勿忙作复。打印件尽可多留时日。附奉近拟联语一纸博笑。书讫两纸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 八，廿

1980年9月7日

圣兄赐鉴：

奉上月手示羈答，想兄事多，未敢添忙。开会未遇，仅一度碰见至善耳。弟赴会殊少，只在湖南厅旁听，在家课读简报，窥豹一斑。附呈两件（均勿见还）：曲园公佚诗，发现于九十五年后者。清华园自清亭照片印本。匆叩

大安

弟平伯 九月七日

高祖铜花公于道光丁酉赐伯曾祖福宁公（名林，字壬甫）精楷手书古体诗六首。（诗见《印雪轩集中》中）曾祖于光绪丙戌九月题绝句二首，《春在堂诗编》卷十一失载。顷承陕西西安唐润一君抄示，俾得补写入集。曾无一面之缘，奚啻百

朋之锡，意良可感，事亦甚奇。庚申七月十九日铭衡谨记。

传来庭诰六篇诗，五十年前手泽遗。

白发孤儿和泪读，为曾亲见写诗时。

中经兵燹未遗亡，此后天教付汝藏。

前后科名皆丙子，尚堪勉绍旧书香。

上付兄子祖綏者，原注、题志今皆从略。

唐君所见之手卷藏江都汤氏，亦已历三十多年，其存佚殆不可问。而寒家文字贻留，洵经五世百四十馀年。先曾祖诗云“此后天教付汝藏”者，原谓剑孙，伯祖父，以今观之抑若有微意存焉。孙曾耄耄，乔木海桑，其可胜道哉。

拟增抄一叶，倩黄公写跋附入《春在堂诗·乙丙编》中。我兄曾校阅先集，谨写奉惠存，并乞正之。其年八月，弟平伯书。

1980年9月27日

圣兄尊鉴：

承乔梓偕临，闲话极适，别来又数日矣。《海洋文艺》停刊，潘耀明调三联工作。吴小如由北大调中华编《文史》，约弟写稿，遂检前作《秦妇吟》一文付之，此文后附兄一书，拟一并刊出，想荷允可。渠迟日当晋谒面恳，嘱为先容。附呈近作一联俟正。纸背即从周之文，唯字纤小，恐不易读。至善君嘱书已另寄上，想已收览。匆叩

秋安

弟平 九，二七

早岁识奇才讲舍殷勤共听夕

暮年空怅望云山迢递又人天

一九八〇年九月廿四日北京大学为故教授许宝騄表弟召开七十诞

辰纪念会，予因病未能往赋，此志感。

平伯

1980年10月3日

圣兄赐鉴：

知兄近忙，犹拨冗见复，甚荷。耳背未闻，遂致误款，可笑可笑，自当为满补书，酬伊雅意。“横”“直”以何为宜？如仍用原纸（日本制）写一小横幅，则与前书配合，亦可另用，如何？（如要直幅，可写较大的字。）小如拜访，原说为《秦妇吟》事。但既当编辑，要稿恐不免，婉辞却之甚是。王联概括得力。“思旧”盖谓向秀赋易一“文”字显得不大稳，亦出于无奈。港报载“云乡”文《今日曲园》很详细，以字小未寄上。其人名邓云襄，从周之友。观其叙述，园址建民房甚多，拆迁重建殆非易事。弘一师手迹在法源寺展览，艺苑留珍，宗风不沫，良为胜缘，惜未克从游。匆叩

颐安，潭吉

弟平 顿首 十月三日

1980年10月22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诵手示笔迹清整，至慰，恐多劳目力。晴野远饷食品，一式两包，廿日之夕即命韦柰奉呈左右，分尝有似同餐也。三联接开明之业，借调旧人为故友诸公整编遗文，诚为胜缘。犹幸吾辈得观。弟于丐翁著述所知原极少，固盼读之。悯忠寺法会陈列弘一师手迹，届时如体力尚可，拟追随同往游瞻也。读陶小诗只说逐

影无休，就荫即止，只是陈言，非有新意，亦无关政治，却略似“赵州八十尤行脚”一颂，末云“悄如秋”，（僭妄之言也，）即从彼句“只为心头未悄然”偷得者，可笑可笑。颖南来信云纱厂以亏蚀停办，将另创业。恐亦非易，意颇念之。又欲求椽笔为潘国渠写书封面，想已函陈。《书法》本年第四期，尊处或有之，如易检得，乞假一观，亦勿亟亟也。意殊不尽，匆忙作答。即叩
颐安

弟平 启 十，廿二午

1980年11月2日

圣兄座右：

上月卅日手教敬诵。法源寺已数十年未去，印象模糊。今闻修葺，又有佳会，荷命驾相迎俾得从游，为之欣跃。届时伫听电音。前呈俚句，非有新意，故事极熟，却不袭陶诗，或稍合尊说明码之旨，其犹若密者，表现力未逮耳。《书法》四期收到，如有需，当寄返。颖南近来书有云“人生原是一回事”，意兴殊未佳。潘书已嘱弟题扉页，封面自属吾兄，殆不可却，且弟书仍劣，以原系近视，又增老花，戴镜平看均不佳，所谓“花似雾中看”也。草复不具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伯 启 十一月二日

笺纸沪友见赠，兄处或已有之，甚佳，却不便瞎划，奈何。

1980年11月20日

圣兄尊鉴：

十五日书敬诵。参与听审预习，与元兄接席，耆英胜会，惜弟羸疾，未能健步相随耳。期于来月悯忠法会相晤。南洋报刊，弟亦得到。载弘一师遗像有二，（一费君、一子恺）以缘慳昔未瞻识形容，二者均佳，未知孰似，费君所绘较为清癯，盖写真旧法也。卧疾无聊，重翻儿时课《左传》，欲写小文而惮于寻检（且亦无书），遂以歪诗趁韵。写后一看，仍非注不明。今以其首章加注呈正。这样自不会发生电码不明问题，却显得啰嗦。且弟向来主张诗宜自明不须多注，今有似自语相违，亦可笑也。天气阴曛，忽忽一日度过。复叩

颐安

弟平 启 十一月廿日

《左传》蒙诵（之一）

病久体孱，卧多于起。儿时《左传》课本犹存，字大悦目，偶检读之，纪以小诗，俚质无文，聊取自娱。若以喻他，又非注不明耳，“郑伯克段”一节印象最深，遂首列之，颖考叔孝行无报儿情，未愜虽老犹欢，即录斯章，奉圣兄晒存之

弟平

有目嫫嫫识彼姝，

《孟子》：“不知子都之美者，无目者也”，盖即郑子都也。汉乐府“不意金吾子，嫫嫫过我庐”，言其似姝丽也。

史夸“纯孝”报还虚。

《左隐元年传》：“君子曰‘颍考叔，纯孝也……’”诗曰，“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”。十一年传“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螯弧以先登，子都自下射之，颠。”

诅盟鸡犬成何事，

同年《左传》“郑伯使卒（百人）出覲，行（三十五人）出犬鸡，以诅射颍考叔者，君子谓郑庄公失改刑矣。”

今日犹传《伐子都》。

戏名，京剧与地方戏中均有之。

庚申十月十二日晨窗阴雨灯下书

1980年11月24日

圣兄赐鉴：

前上书附一小诗，计达典签。从周以其散文集嘱序，弟荒废多年，文思枯窘，勉强应之，以文言塞责。今将初稿附上，至希批改掷还为感。未免为兄添忙，尤歉。馀不多渎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伯 十一月廿四日

1980年11月28日

圣兄赐鉴：

呈草承拨冗“批转”，至欣荷，即寄与从周。近得昔年在上海大学之学生施蛰存君来函，云将刊行《词学》，并附稿例，兄知与否？又有歌行一篇，为弟等补祝，情辞并胜，近亦罕见，今附奉吟赏。诗中颇述琐闻，令人回想在闸北青春结邻之乐也。件可留以备览。颖南卷中遂有长歌三篇流传海外矣。他却尚未来信，以近往锡兰岛，十二月始返也。每晚看电视，有教育意味。家人聚

观亦均兴奋，勿书不尽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十一，廿八

1980年12月10日

圣兄尊鉴：

承枉驾相迎，俾得从游古寺，参与法会，幸甚，而一句两会晤，亦胜缘也。《书带集》序文，梓室来书郑重致谢，以稿示君坦，则称为“驰骤高朗”，“欧苏之笔”，诚为过誉，不可当也。读近人何为《临窗集》云：“吉祥细草柔如兰，装饰着庭径”，盖即书带之异名，兄知之否，弟略有仿佛，记不甚真，拟告从周知之。

今年人大有新颁年老退休条例（原名不如是）弟未得见，不知尊处有之否，如有，盼得一读，若文件堆积不好寻，即算了，切勿多费力为嘱。匆布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伯 上 十二月十日

1980年12月17日

圣兄尊鉴：

奉十二日手教，知归后尊候欠适，极念。顷湜华来，询悉渐安为慰，计不日康复胜常矣。弟以有二人扶掖，又观览未周，因之还好，只略感疲劳。皆老境也。与施蛰存一别数十年，顷始通信，其新编《词学》推为顾问情不可却，言明只是挂名。湜华以另编来请，亦同样应付之。兄名首列，自当附骥。闻《词学》拟少用简笔字，便与施君谈及，谓文字之功用，一在便于书写，一

在易于辨识。在简体，书写诚便矣；若两字合并则易致混淆，侵犯正字令人无从下笔。其例不胜枚举。最近见到两处：其一陈寅恪文引《秦妇吟》，原作“黄巢机上割人肉”，改用繁体，变为“機上”，其二见《光明日报》载韩愈“山石”诗押韵有一字似“靴”，视力减退，看不清楚，后来方知是“靴”，原作“安能局促为人靴”。这字本来冷僻，简化后恐更少人认识了，书以博笑。附呈谈前诗偶记一文，仍乞阅正。敬叩

颐安

弟平 十二月十七日

诗《燕燕》略说

前呈俚句，第一首空说，第二首实指。《邶风·燕燕》其前三章起兴，为第四章作引。

一章以燕羽喻衣裳，三章以燕音喻言语，由外而内，自浅入深，一章“远送于野”已在郊外；二章“远于将之”，在程途中；三章“远送于南”，则越野而南，殆将及国境，信乎愈行愈远也。毛传“越礼远送”，寥寥四字，深明经旨。

主要的是第四章，包括二点：（一）赞美戴妫，其辞曰：“仲氏任只，其心塞渊，终温且惠，淑慎其声。”戴妫之妹厉妫，故曰“仲氏”，“任”训大，又可信任义。“塞渊”，深厚也。加以“温惠淑慎”，美辞稠叠，决非仅送归姜之词，亦非泛泛之章，乃极言其可靠耳。（二）叮嘱庄姜，勸勉甚至，故特提先君。夫庄姜之茕茕孤嫠，岂能有所作为，而其言如此。盖仍为元妃，国人所重，《左传》“卫人所为赋《硕人》也”，已一语道破。戴妫春归而州吁秋即被杀于陈，其人其事亦思过半矣。八零年十二月平伯写毕。

1980年12月23日

圣兄尊鉴：

十九日书敬诵。以弟之歪诗，烦兄至邻居借书，殊恐俚句不值细观耳。鄙意“去泰去甚”减少混淆即可。偶举一二：如“并”（“竝”）字宜存，“適、适”“余、馀”等字不宜合并。至于酌用旧字，诚不易。欲校者识备而眼敏，难矣。若我辈之眼力，岂能胜任乎。吴泰昌索诗，弟之近作恐不适用，即以前柬曲友四绝句不知可否，附上乞转。《文艺报》载旧体诗似不大相宜。吴意如此亦不可却。近候已如常否？极念。弟意应酬之作能省即省，不得已，挥数大字，亦可行否？耶诞在近，即叩

潭吉

弟平 十二，廿三

1980年12月30日

圣兄赐鉴：

廿八夕手书敬诵。颉公之卒，意中亦出意外。闻其逝只一瞬间，殆无痛苦，似解脱也。若伤怀感逝，彼此差同，往事烟云，可胜道哉。唯善自排遣保重为要。

振飞以曲谱征文，虽属应酬，而言之再三，自不可却。承命代拟文字，固所乐为，无所谓“例”也。遂赋小令一章，虽仓卒口占亦颇费修饰，以其原意似不必妥（见附还原件），首句只是略点。本拟遵嘱力求通俗，不用典，但“鸣鹤”切合亲子和歌，苏语云“弗舍得弗用”。另纸写奉，正其可否。词不加注，只看看而已。不作为典故，亦可通解。如鹤鸣可喻歌唱，《长生殿·弹词·

五转》云“恰便似猴岭上鹤鸣高寒”是也。除夕谈词，亦趣闻也。

肃候

颐安，潭吉

弟平伯 十二，卅

浣溪沙

题《振飞曲谱》，祝八十寿

鸣鹤相和后转妍，一丝紫曳几回旋，怀庭余韵快流传。

以爱闻歌成夙好，还欣度曲有新编。南天星朗八旬年。

附记备参考，最好以手迹影印。若排字，“幾”作“几”，“馀”作“余”，不大好看。

【注】鸣鹤在阴，其子和之，见《周易》。

一丝紫曳珠转盘——吴梅村诗。

叶堂，字怀庭，有《纳书楹曲谱》。

“南天”句，用南极老人星典，似过重，只略点而已。

注不拟用，博兄一笑耳。

弟平 拟呈 八〇年除夕

1981年1月10日

圣兄赐鉴：

得七日夕手示。承悉近患感冒见愈，为慰并念。唯希珍重早日康复。寓中自一月亦常多病。弟先患头晕（轻微），又患咳嗽。弟妇感冒三日。顷各已见愈矣，尽可释念。《纳书楹谱》美备正确，承前启后，（事实上，现在通行的各种曲谱皆由此出，）为唱曲谱曲者所必需。而其唱法仍须由工师（即所谓“拍先”）口耳相传，如俞粟庐之于韩华卿是也。（详见吴瞿安师所作俞传，见《粟庐曲

谱》第二册之末。)据说韩得叶堂唱法真传。弟前拟作词上片末句原作“叶韩家法快流传”。以句不甚好，又非注不明，改去。唱曲总不外乎咬字做腔，关键在于运气。气从丹田出，吐音唇齿间，即所谓口法，亦叫“喷口”。一气转折，绵绵不绝，亦仿佛一种“气功”，此又是弟之戏言也。自明以来，古今唱法亦非无变化。即以俞氏父子言，振飞唱法亦较粟庐花梢，宜其有两谱也。

以上只是瞎说。为美术出版社题词，想四个字比较容易，偶从“三十年”连想得四字，未知可否？即写于纸尾，仍乞酌定，勿复候

颐安

弟平伯 一月十日

阅世据华

1981年1月15日

圣兄尊鉴：

书中提及贱辰，无任愧荷。童愚未遭，已届耄荒，徒唤奈何。若所拟辄当尊旨，而非揣摩，是则可喜，正缘以情相似耳。施君近来信，《词学》将于三月底出版，收词作四十篇，弟以二首应付之，皆未刊者。施能续叶公龙生之业，可谓高兴。颖南旅游，海讯沉沉，心颇念之。近忽寄来长歌全题复制本，或是其夫人所为。兄处亦收到否？语云“过了腊八就是年”，岁暮天寒，唯多珍重。

即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一月十五日

1981年2月1日

圣兄赐鉴：

承委中华题辞谨遵。亦待触机，当徐图报命，恐于其多年事业不甚了解，难免通套耳。今年一月两人皆病，幸各就痊，祈释念。（弟妇患慢性阑尾炎，服中药而愈，附闻）

颉兄悼念会嘱韦柰前往，闻人甚多。香港李君致多仪，受之无名而益知翁贸然携来，却之不可，谓有不安之感诚然也。总是好意亦只可听之。颖南寄手卷样本来，卷末应当有一自题，谓可就前文改写，已告之。又复印剪报，中英对照，述兄生平颇概括，今附奉一览。（或已见，多一份亦无碍）

《左传儿语》续得三首并奉。即候
颐安，合第春禧

弟平 顿首 二月一日

1981年2月2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示悉。四八年挽佩联居然记得，另纸大字抄奉一览。当时就不满意，如书中言，今日犹然。文辞表达情思本是有限度的，“辞达而已”谈何容易。若非乔梓重提，此联亦不复存矣。原书拟不动，以存其真（“抑郁”似欠明白），“共洒此泪，心知其意者，唯我兄一人”，三十馀年前之言已如此，况今日乎。葆兹黄发，互相珍重，自是胜缘，不须慨叹也。想荷印可。常风（笔名）字镂青，清华旧人，三、四十年代在北平任教，今不知其人踪迹。至善君嘱抄浦词，并奉乞转。香港李君处，弟亦写一俗套的八行书相谢。

王益翁之介，馈物自不可却也。为中华题词，迟当报命，请释念。
不觉写完一张纸，即以
贺春

弟平 二月二日

1981年2月14日

圣兄赐鉴：

手教敬诵。述草桥往迹，瞿安不假与《牡丹亭》，而赠以手抄《赠曲》折子，意亲切微妙。此弟曩所未知者，诚文坛曲苑之珍闻也。弟初读此记亦洋版小字，翻阅朽敝，若后得较好之刻本只偶尔翻检而已。颖南来信云，所藏拙歌卷子，将自题跋答谢众宾，其生涯意兴似尚不劣，而惊动诸友，弟心实不安，且非夙怀。唯若此题目前人似未有，疑“重圆花烛”之说在清代“重宴鹿鸣”等之后。今则时移世换，法禁中表连姻，若斯俚鄙，恐难得嗣音矣。

从周寄来近画拳石、水仙一枝题“神仙眷”，受之有愧却之不可，且无地可悬挂，书中又云，“想定有佳篇报我也”，颇感无措。却谄得一诗，即以博笑。

厦门远寄水仙来，其奈春来不肯开。

宜画凌波伴拳石，天涯春意感同侪。

“春来”并重出，盖打油体也。

前呈“读左”咏殷之战诗，实拟白石，不免文抄，录原诗：“钩窗不忍见南山，下有三雏骨才寒。惆怅古今同此味，二陵风两晋师还。”以一家骨肉之悲，见万姓虫沙之厄，而只以惆怅淡语概括之，可谓微婉，不唯言近旨远也。拟篇以一句为二句，变反喻为直说，不免效颦妆嫫，而以秦并六国作结，见天道好还，冤业相寻，亦别有感慨。另得一首别纸呈正。或速或迟，皆报应也，亦

邀 印可乎？此等诗知者甚少，弟近仍疲软，文思枯窘，待完成《左传》之“十二公”，难矣。其“先帅”二字双关，犹音苏州人之呼“筱帅”，盖打油体。匆布三纸，即叩
颐安

弟平伯 上言 二月十四日

1981年3月6日

圣兄赐鉴：

一日手书敬诵。节交惊蛰，天气仍寒，唯多保蓄。弟近更疲沓，惮于构思，“读左”拟暂阁，即所谓有“任其自然”。却看了些近刊。（一）从周的《园林谈丛》，其中插图如136页之南宋时西湖。一塔亭亭峙立于左，极眼生，又似曾相识，盖雷峰塔未毁时影也。如去其塔顶飞檐，其中结构大小，恰与吾辈所见之残塔相合，堪称妙肖，得见亦眼福，惜从周文中未提及也。（二）今年之《新文学史料》，内容丰富，必已邀察。佩公日记发布至可珍，却非其夙怀。以英、日二种文字写之，亦曩所未知者。我兄年谱，窥豹一斑，得于家世等增进了解为幸。其附篇目详甚，阅之似妨正文，将来或用小号字排印。1911三照片较之1921者尤为名贵，若伯翁颀兄，竟不易辨认。初晤杭垣，前后辛酉，迄于今秋，恰六十载，亦可念也。

刘作《共产党员修养》昔只批判，未能阅读，尊斋若有之，乞假一观，盖重要之文献，亦谓然否。匆叩
起居，不一

弟平 顿首 三月六日

1981年3月18日

圣兄赐鉴：

十日手教敬诵。近得俞振飞书，嘱为新编曲谱作序，弟稍稍料到，今果然来了。虽力不胜题，而情不能却，只得勉为之。兹将文稿附呈乞正。（阅后仍希掷还。）此谱盖经改编，去吹腔而增添零支昆曲，其前言亦有改进。匆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三月十八日

潘公前来书，于弟之词编两种推许之甚，已觉惭汗。（闻亦有函致尊处）顷又收到《南国诗册》（尊处想同时到），煌煌巨制，写作并工，乃冠以弟之稚笔，更觉不安。书中又云“废圃之篱，饰以玫瑰”，譬喻可谓幽默矣。若此者，对以伪谦似无谓，率直又不可，奈何奈何，远人情重总可感也。兄意想亦然。

弟平 又及

1981年3月21日

圣兄赐鉴：

呈稿既荷细读，又迅速见复，劳神思，费目力，不胜歉感，惶悚难名。已逐条细检，其句逗符号差别不多，大半原来相同，弟点得潦草（句号为作一“。”），馀下遵改，今呈写本中红笔标记是也。却颇有可商谈者，如下：（1）去点号，不分节，兄意极是，弟有同感，于自留本用之。付印本拟不动，分为二节，上明、下清至近代，取其通行易晓。谱是横排，文用简体，亦相应也，甚至有本不应用“、”号，如两字相连处亦用之者。例如“声辞”“曲

白”，若中无逗点恐人连读。(2)释“水磨”不够明白，诚然。但讲起来很噜苏，弟亦想不好，如“细工”二字，妥否？(3)“曲白要解”非原篇名。原两篇名字略同，弟合而言之，似杜撰也。(4)“西式”意谓用1、2、3，又横行。其出于东洋，弟未想到，今改“通行”。(5)结尾用问号颇怪，出于弟之妄念。兄言合于一般的用法，极是。所谓“采葑采菲，无以下体，君取节焉可也”，此处乃加强不能自信之意，非通常收梢话头，亦谓可乎？

附呈改本，与前稿不同者有二：(1)删去俗套泛语形容，如“宛转缠绵”八字，(2)删去后面“且前代遗音”以下三行。此节意似重要，其所以删去，有二原由。保存昆曲，在此不宜多谈。上言明，下言清，夹在中间文义不贯，气亦不顺。希鉴定，纸尽不具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三月廿一日

答潘书，一语破的，有同感，且佩。 附书

1981年3月22日

圣兄赐鉴：

近日讨论文辞句逗，颇似曩昔谈《兰陵王》而路线相反，斯良可念，亦可乐也。前书（想先到）仓卒，虽写三纸，未尽所怀。今举琐事三者，以代片刻之话。(1)水磨工之形容，原作“细腻熨贴”，弟妇将末二字改为“光润”。弟后来又将“细”改“滑”，见改稿，未知兄意如何。“滑”似非美称，然美恶不嫌同辞。《琵琶行》云“间关莺语花底滑”，此字究竟好否？又形容声音，删去陈言，独用吴诗，是一躲懒之法，亦可乎？然二句言柔中有刚，圆里有方，于姿媚中见遒劲，至为得神。以乐简要，不能详也。

(2) 文意重在粟庐，却不便喧宾夺主。引吴师一言论定，是又一偷工减料之法。弟未识荆州，只听过百代唱片，对于老辈，亦不敢妄论也。(3) 最可笑者，为了不喜简体而修改文字。如原作“八秩高龄，怡神宫徵”，今改“怡情音律”，惧“徵”之作“征”；“零支十馀”（此振飞来书所云，甚确），改为“若干”，惧“馀”之作“余”也。颇近纰缪，唯兄晒正。仍苦匆匆，即颂
颐安

弟平 上 三月廿二日

序文结语：

“仆少悦里讴，长惭识曲。”（以上不动，原“吴”改“里”。）

原稿“葑菲之献，滥竽无名，知音君子，或有取欤？”

拟改“承命作序，谊不可辞，葑菲之采，或有取欤”。

仍希批转

弟平

前作姿态不佳，点句亦谬，改从平正，兄谓然否？

1981年3月28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昨荷宠临，面告水磨工夫之实况，使文章较充实，言之有物，信为大力支援，无任铭感。文字脱稿，恐须迟至下月，以又发见其他问题。又排字繁简，关系全谱曲文，拟托友询之。如用横式谱、简体字，恐曲友不悦，而弟大为吹嘘或未惬輿情也。作茅公挽联，兄说“七言”，弟昨晚果然想了七个字，颇空泛，聊以塞责，另纸抄呈。其实七言分量亦重。记得昔年张香涛挽我曾祖一联，亦是七字句。书写颇不易。如较小（比呈样稍大）弟可以写。如正式挽联，则缺乏工具，腕力又弱，须另倩人为之。只要粗大可观

便好，可不计工拙。又有一说，如不当场悬挂，印在纪念专刊上，则大小尽可不计。署名事与此相关。如是大挽联，由兄先列名，许弟附骥为幸。将来开追悼会，弟处总会有通知的。如是小挽联，只有十四字，宜兄单列名，二人连署未免可笑。晨起瞎写，即颂
颐安

弟平 顿首 三，廿八

昨日归去不觉劳否？文稿缓日另寄。

信收到，如谓可用，请来电话，可省复书。

1981年3月31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勤靡馀劳在陶集自祭文中，弟误忆乃点金成铁，愧矣。承提命极感。兹改写仍奉上。注云礼记中亦有相似者，则人同此心殆不虚。前稿仍附奉，真可谓“再三渎”矣。但改动颇多，拟分五节，仅备参考指正，他日当另奉缮本也。清工戏工，南词北曲，昆腔磨调，必须提到，否则读者不了，文仅六百言而颇费工夫。用何字体已函询，一时尚难交稿。拟联空泛自不合用，甚歉。未知如何应付之，深以为念。匆上，即候
颐安

弟平 启 三月卅一日

条对凡新改处皆用红笔标记，馀当另复。

（一）大部分照改，北曲用一凡。“因缘”不限文字，弟亦曾想到，因循未改，今已照增，感谢。

（二）清工、戏工是今日行话。

（三）明初荆、刘、拜、杀为“四大传奇”，加《琵琶记》故云“各大”，详述文字太长。

(四) 速迳、遐迳似皆可。

(五) “文字因缘”增为“文字乐律因缘”。

(六) 末段弟意“若其”以下至“哉”，作一句读。以文法言“斯”字当另起，以文气言，一口气读下且遥承“父作子述”云云，所以为“胜业”“珍闻”也。若用尊断句法（稍短）未宜用“也哉”，今句已长，拟不增字。岂其然乎？

拉杂不恭，恕之恕之。

弟平 顿首

· 忙 与 静

陶渊明说，“勤靡馀劳，心有常闲”。我曾想起一个别号“无事忙”，却不敢用，因怕人说是出于《红楼梦》而自比贾宝玉，这就缠夹了。其实我是从另外一个角落里想到的，既非从《红楼梦》，亦非从陶渊明。自己对这别号却很欢喜。近读香港《读者文摘》第二期载胡兰成《韶华胜极》。此文清新素朴。他讲蚕忙时说：“繁忙可以亦即是闲静”，意与陶诗正相合。他未必读过陶公此句，而渊明是否从劳动中得出来亦不可知。我把这“忙静”倒过来用，就把唯物转化为唯心了。文人以为至理名言的，在劳动人民只是一句普通的说话。可见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真理永在，故不贵多言。

一九八一年三月廿五日书呈

圣陶兄教正

弟平伯 稿

1981年4月5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昨寄稿凌乱故敝，极其不恭，却易看出改动处，阅后希即弃之，当另缮呈。第二段中“而加二变”句不明，拟改为“而仍用一凡”，如何？“仍”表示虽是昆腔犹有北曲遗声。此文屡承提命，看得至细，写得极详，不啻“把着手教”。盖六十年来所未有，诚为晚年之乐。既深佩悦，读神费力弥感不安。今幸脱稿，已由湜华转致。原可自写，以谱是横行右行，序则直排左行，而书是西式，翻阅不便。若只一页，如兄之题辞制版固无妨也。用何字体尚待商量，总不致化“僕”为“仆”耳。

挽茅公四绝敬诵。尘迹不堪殚述，以“赋别”摘要诚为警策，章法亦善。所述申江往事，弟初不知。用挽联亦决不能说出。前拟七言，被《朔方》杂志人取去，即署弟名，虽不拟写送，如见报刊亦可致悼念兼表敬意。兄当谓可。

中华书局亦送纸索书，拟得一诗：“创建欣当鼎革初，年华瞬届七旬馀，新知旧学商量遍，更启琅嬛万卷书。”希哂正。

乍浦许白凤，与振甫、元兄相熟，近与弟通书寄诗。许刻一章，尚未寄到。观拓片，刻得甚精，而词句云云弟不敢当，无处用之，奈何。（附章拓片以为如何？）若此者尊处想必甚多。殆只可保存耳。匆书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四月五日

1981年4月6日

圣陶兄尊鉴：

前书想达，附许刻章拓文请暂留，迟日拟奉元兄。四日批转得诵。“各大传奇”去“大”，“海内外人士”改“寰区”，均遵嘱。银球往复，时近两旬，虽一字、一撇、一圈之微，俱不放过，可谓认真矣。今幸而脱稿，虽非无缝天衣，亦近水磨工夫，公之赐也，兄之力也。同在耄年得之，尤甚珍重。文字得失，会以寸心；安得逢人而语。始知所谓“不把金针渡与人”者（见元遗山诗）非不肯，乃实不能为耳。稿拟迟日以大字缮呈备览正。春气渐和，良会在迩，花前觅醉，堪续前游，元兄想必欣然命驾也。相晤非遥，伫候电音，不一。敬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四月六日

1981年5月11日

圣陶兄尊鉴：

六日手书欣诵。贤郎通竹报足慰远念，计程当归也。正不须掷还。人希治印，乃“雁欠之鉢”，雁（鸟下人）鉢（左作里？）可谓诙诡。近有以“春在堂上春仍在”之文刻赠者，已谢却之。许白凤所刻，则至今尚存。匆上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伯 上 五月十一日

辛酉三月下浣家中人会于东郊永安南里七楼孙女华栋处，与旧寓十楼相距甚近，忆玉谿《凤》诗云：“新春定有将雏乐，阿阁

华池西处栖。”漫咏俚言以发一笑。

归京即住永安里，七载光阴一瞬间。

今喜相将来子舍，莺雏调舌启衰颜。（外曾孙女二岁）

1981年5月15日

圣兄：

手示及照片均领谢。韦柰辞行，祈赐箴言为幸。颖南约廿七八来京，当可晤叙。又得《读左》诗一，参以《国语》，附呈正（依年份当列第六）。即叩

道履

弟平 拜启 五月十五日

读《春秋》内外传载晋骊姬申生之事。若《国语》记夜半之泣，阿谁听闻。东山之伐，一似绯绿逢场。古史多疑，管窥孤陋，偶赋一诗，注以谄观者。

黄金缺月象寒离，龙袞狂夫偏袷衣，

既用妇言虞子篡，戎容何故泄天机？

注《左传》闵二年：“公衣之偏衣，佩之金玦”，又云“龙凉冬杀，金寒玦离”，“是服也，狂夫阻之”。所谓偏衣者，左右异色，其半似君服，即龙服，亦作庞，杂也。外传更详，卷七晋语“衣之偏袷之衣”。注云“袷在中，左右异”。袷训背缝，今语犹存，曰“督缝”。偏衣左右异者，袷本在中，今偏在一边，盖其大半为太子服而小半君服也。如左右异色，则更离奇。国语所谓“奇生怪，怪生无常”，宜乎“狂夫阻（疑）之”，言狂夫亦疑之也。史实如是，似颇费解，遂姑妄言之。

古诗例不自注，即偶有之亦甚简单。诗意当自明，若待注而明则混入散文矣。而今人作诗每喜自注，且极详尽，因时代之异，不能一概而论。私意不免墨守陈规，然若“读左”诸篇自不能不注。《左传》昔年虽家传户习，今日亦似密码矣，且可省翻检之劳

也。外传载灼龟之象，内传繇辞薰莸共处十年犹臭（此字即今语意）皆甚隐秘；骊山兴戎，今古皆然，亦可异也。并奉圣陶兄博笑

弟平 呈稿 八一年五月

1981年6月1日

圣兄赐鉴：

示悉，已电复。益翁准备公请，凡五份，颖南却未见来。闻廿七晚在沪国际饭店宴客，座有陈从周（陈来书），此外想当有为题卷子诸公。元善兄今岁九旬正庆，其生日在何月，兄知之否？是否有公祝局面？近香港李国柱制赠拙句（即前歌行）印本，检奉一册尘览。上未题款，可备送人也。即叩
颐安

弟平 拜启 六月一日

昨归奉手示。照片三人神气尚佳，收到谢谢。附呈前诗复制有两处：第二页“还娱”补缀痕，其作“难娱”“堪娱”均未妥，“还”字适中，然否？倒第三页上，注解改动，以信阳非古申国也。其说到吾兄，记相与之乐，当勿呵也。

弟平 附笔 六，五

承面询刊出否，今附奉4月21日港《新晚报》剪报，祈察。（大致不差）阅后希掷还。

平 附书

1981年6月6日

圣兄赐鉴：

得张牧石来书定为“私”字。尊藏之“臣”文可解决为快。今将原书寄奉，阅后希掷还。又乱涂三纸一并附呈正之。元善兄生辰为九月初四日，俟明年庆祝也。馀不多及，即颂
颐安

弟平 顿首 六，六

《题〈石头记〉》下半章注

多少金迷纸醉，真堪石破天惊。（非泛言也，如记云“明明德外无书”，而人多忽之。）休言谁创与谁承，传心先后觉（概括一切玄言），说梦古今情（一切文艺）。

如贵简易，则“五经”不如“四书”。开蒙必读，亦为长远计也。盖以论孟为廓，学庸为心。《大学》开头四句即摄“四书”之义。余甫及四龄，吾母口授背诵，生平第一次也。“明德”秉诸自然，“明明德”重在人为，此二“明”字，即《中庸》之“自诚明谓之性，自明诚谓为教”。“新民”之旨无改于今。“为善最乐”，至善即至乐之境，曰止于此，一语道破，可谓要言不烦矣。晨起妄涂，聊发一哂。

六月初三日

1981年6月12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八日手教敬诵。元兄书中言其生日，用精确之数目字，反而不大明白，大约在八九月间，原件附上。清真词以季刚师开示，弟于上学时喜之，二零年旅次和韵，实儿嬉之笔。荏苒数十年，尘迹重重，今不复谈矣。然其词实佳，尊和《兰陵王》，必能辨之。根柢在于言之有物，辞能达意。思想不必超妙，却当行出色。后人推崇备至，未免繁而寡要。近乐简易，故妄言之。顷得一句，另纸写奉，殆无先例也。惜阴寸分皆指日影，今易“秒”字出于時計，诚不恰当，总可意会。“夺”字用重笔，亦谓可乎？虽似陈言，却非泛语，以有感于《论语》“朝闻道”之言，夫子固亦甚亟也。寿居五福之先，而人每乏正解。敬之未必有变，蔑之似觉唐突；卖老固属失态，叹老大可不必。弟意人生重在始末，中间只是过场耳。童真往矣，遐不可追，桑榆暮景即人生之黄金时代也。聊发狂言，引兄一笑。馀当另陈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六，十二

如晤吴泰昌兄，希囑其来寓。

一九二零年庚申清明地中海佐渡丸舟中寄内子莹环于杭州《玉楼春 和清真韵》。首二句修改。

花花草草随人住，鸟兔相催无定处。江南人打渡头桡，海上客归云际路。消愁细把愁重数，执手正当三月暮。今朝悄对杏花天，那日双看杨柳絮。

平伯

一句诗呈圣翁：

断句每较全篇为佳。日本有一句之诗而中国无之，盖由于语音不同，若“满城风雨近重阳”，仍是断句也。然意尽即止，岂不可作一句诗读耶。晨窗得句云：“垂老偏宜夺秒阴”，急以尘览。亦印可乎？

弟平伯 呈稿 八一年六月十二日

1981年6月15日

圣陶兄尊鉴：

前寄一句诗颇鹘突，亦常谈耳，却与“夕阳无限好”诸语不同。（即弟前拟之“晚来非晚借灯明”亦总未脱科臼。）暮景似生之秋实，非回光返照之比也。宇宙间量变至质变，每分四阶段，如成住坏空、生住异灭、生老病死皆是。人寿百年，如四分之则各得二十五，而其最后一段似较短，盖自八秩起算，而百岁翁健在者亦甚少也。斯盖秉之自然，一如暑往寒来，春秋代谢，非关人力。然此第四段既非人人能得者，又最吃紧，俗谓“收缘结果”，释以今言近乎“总结”，若释氏言即“所作已办”，偶发狂论，唯兄鉴之，幸甚。

张人希寄画竹、石、月季花来为元善兄寿，并嘱弟加题，为书“三益友”，已转上。又来书释弘一师所书臣字为私（厶），云见占印文，其证似确，弟却仍不认识，以不谙古篆金文也。兹将其原书附上，阅后不须掷还，已复之。弟初认为“宦”，不合，既少“丶”，又少一竖，且所刻亦无室名，则决非此字矣。今得正误，亦幸事也。更拟询诸治印友人以确定之。兄看法如何？

潘国渠君寄和诗来，甚妙，另纸抄呈。诗近语体而意谦冲，只用“识荆”一典。弟曾谨抄此，“荆”字为“君”。若作“君”即全是白话了。却为初交，此熟典自不可少。吴泰昌君已来。匆此，

即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六，十五夕

潘虚之先生赠和次韵

将灰自念心仍赤，既白何由鬓再玄，
把酒不妨吾落后，对棋每愧客饶先。
诗诚所好无佳构，公独相期有赠篇。
风景故都如故后，明年应是识荆年。

新雨新辞录奉

圣翁朗照

弟平 抄写 辛酉五月

1981年6月18日

圣兄赐鉴：

前函待发奉手教，同心之言，欣慰何似。元兄赠赵诗（稿已寄还），非注不明，若四D者乃胸中之符号耳，以英文之女儿亦不缩称为D。却引动弟之勇气，有歪诗二，十年来未敢呈览，检自尘封，博酒边之一笑，汉英夹杂而似调平仄，又妄译之，其谬殊甚，幸勿呵之，已录副，可留作谈资也。

所示两句，重读大感兴味，以与弟前书中言不谋而合，即可作为漫谈之起点，其他则不妨求同存异。弟自逞臆妄谈，或竟数纸，兄正其可否略为开示，足矣。以免劳神费力，幸甚。

四言源远流而流不甚畅。尊句可作四言诗读，若成篇章当似渊明也。

《论语》谈生死极少。如《季路》章“未知生，焉知死”，朱注云“幽明始终，初无二理”，皆甚含糊，唯此章独明。即朝闻而夕死，则其所谓“道”，非仁义礼智、修齐治平之类可知；若是一般的道，得闻以后正可见诸行事，来日方长前程远大，胡为遽死耶？此不可通者。此道分明有关生死，若结纓另簪，七十子自有心传，固不仅道释二家为然。

此章又可作反语读，原意当是不闻道而遽死之可惜，反过来就成为正面话。此即那“一句诗”写作之动机而有争分夺秒之妄想，吾兄赏此三字谓有同感，自不待烦言也。又总结若在第三期最好，如“五十知天命”是也，至第四期则迫促矣。即叩
颐安，不具

弟平 顿首 六月十八夕

自友人处假读 Rostand: "Cyrono de Bergerac" 英译本戏成二首，一九七二年一月

1. "Be careful! If you struck me on the nose, it would drip milk!" "Milk!" "From the Milk Way!" "Hell!" "No no—Heaven." (P149)

“迢迢牛奶路”^①，情人从此堕，
鼻带乳花馨，点滴如凝露。

2. And what is a kiss, when all is done! ……a rosy dat over the I of Loving. (P138)

击剑吟诗客，诙谐道不穷。

Loving 心一点，此是 Kiss 红。^②

一九八一年检从故纸堆中，呈

① 鲁迅原句，但此处如译银河，亦不恰当。

② 二英字译为“恋唯”“口斯”，音义相兼，却不妥当。姑存之以便读者。

圣翁乔梓一笑

平伯

1981年6月23日

圣陶兄尊鉴：

昨晚奉复示，味甘交慰之言使弟扑慰，增自信力，而知写字非易，则又切惶恐。然想得一法，弟尽多言，兄仍少答，可则默而存之，否则简言斥之，以便隅反，亦可两函一复，如此则虽多尝野芹而不至多劳神思也。看到“启事”，举双手赞成。弟文有此意不敢请耳。其疏笔砚固无伤也。小诗近俗套而辞意和平，兄或勿呵欤。急复言简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伯 六，二三，上午

如此信即可不复。 又及

人希绘竹石月季花以贻元善为题三益友，并赋短句解嘲

直谅谈何易，多闻合占魁。

花开四季红，犹胜一枝梅。

原作“一枝花”，改韵，省注一条，即奉

圣陶兄一笑

弟平 呈 辛酉夏至

读潘虚之诗（其字见《海外庐诗》）“将灰自念心仍赤，既白何由鬓再玄”。想起古德偈颂：“胸中一寸灰已冷，头上千茎雪未消，老步只宜平地去，不知何事又登高”，（盖谓法坛。）生平服膺此偈，以为谈定不可及也。师名失忆，只记得一“达”字。潘句近之，盖人同此心，不因古今内外而异者。

圣公法悦

平 漫涂

昨书达否？

昔吾家有乐知堂扁额，外曾祖父彭刚直公书。今依之得八字云：

乐天、知命、安闲、养拙。

申之为二十字：

乐天不忧惧，知命不妄想，安闲啬心神，养拙慎言行。

缩之则四字耳，

乐知闲拙。

辛酉夏至

前奉华英歪诗，其外原尚有一绝句，并尘笑睐。

假读西书难字过，（英文生字太多，不胜其查，遂借杜句“读书难字过”。）英雄喜剧泪华新。当年惜负朋侪劝，（弱岁旅游时，友人若傅杨诸子俱劝我治泰西文学，至今愧焉。）老我虚逢七十春。

1981年7月1日

圣兄赐鉴：

手书敬诵，要言不烦，以少许胜多许也。又承画近影，正侧面俱佳，盖出名家手，当谨保之。开列八个字，其境界本不易到，心向往之耳。闲拙意较浅，然辄与事实违反。拨冗弟尚难为，以兄况言之恐更不易，然积四日之忙以一日之闲为快，即有安闲之味矣。养拙原意是藏拙，以耄荒多误故。而遇事谢却不合道理，亦非人情，事实只是一个态度问题耳。言行上差别不必大。上四字情形不同，自是陈言，甚难似易。何则？乐知或否，人不能究，醜颜居之，亦无所谓。仿佛口头禅，自不妨悠悠忽忽过日子也。若

检验之，事本大难。依原典言，易传云“乐天知命故不忧”，忧之对文是乐，渊明复易此四字为“乐夫天命”，只以“乐”字领“天”与“命”，意更明白。此句原在“归去来”之末，更足之曰“复奚疑”。复奚疑者，决定之词也，平素尚有疑，今则无，故云尔也。可见此乐，其得来匪易，陶公尚尔，况我辈乎。似掉书袋，咬文嚼字，心殊歉然。却有可解嘲者，以弟近感，于此乐境相距尚远，如谚云“望山走倒马”也。唯远睇遥青聊以自慰耳。如揣度之，此乐盖从解脱、反省中来，非由享受。若“心静自然凉”便是消暑胜境，而饮冰徒滋内热。兄谓斯喻何如？又近体疲茶思路艰涩，厌烦冗而乐简易，似亦是一病，然易简之理固不可废也。容后详之。

《读左》十章大略均已写呈，亦颇沉晦，待注而明不得已也。殊不近“儿语”奈何！其首章状子都之美言不雅驯，考叔纯孝迹类装点，“君子曰”者时人语耳。末提《伐子都》京剧，宣扬果报，似打油体。以之带头觉不合式。兹另加换一头，真从开篇说起，记初读此传之印象，差不违名实也。写在庆祝百岁翁柬之背面殊不恭，以佳纸似可惜耳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伯 七月一日

《读左》已得十章，亦颇晦涩，似非“儿语”。今补写首章，或较近真实欤。

开宗不记王正月，只见元妃侄娣来，

克段谁知初未死，蕉窗展卷一寻猜。

克段之段，声势汹汹，“克”之一字，意甚含混。“克之者何，杀之也。”“克者何，能也。何能也，能杀也。”是公穀皆不知其未死。独《左传》记“大叔出奔共”，为得其实。但释经云：“不言出奔，难之也。”还是不懂。

1981年8月1日

圣兄赐鉴：

上月廿八手书，知新居明爽，便于读写，极慰。天时盛暑大似南方，唯解蚊扰，仍为可喜。《北上日记》刊布，俱得快读。其三月二十日所记有弟之长诗，此稿尊处未存，想阅后曾见还也。近有一事奉渎。舍亲携来苏州汪嘉铨（前北京工业大学教授）之伯父与其父之著作数种，拟恳请我兄审阅，分述于下：

其父曰汪葆楫（字补斋），著《贞石唐书内编》有样本一册呈阅。（引文集者曰外编。）意欲刊行，问向何方接洽为宜，若能介绍自然更好。弟意出版匪易，不妨示知一二。

其伯父汪葆善，字应千，有日记多册：庚戌年全七册、辛亥年一册至八册、癸丑年五册（实只三册，其末二册多空白，八月后即无记载），其人弟不相识，却与伯颀二翁，吾兄均极熟，盖草桥旧侣也。弟已得读其书，正是清末民初苏沪光景，颇饶兴味。唯卷帙颇繁，书多草体。如何处置，乞示送行。他们拟请看看，亦未及其他。如庚戌第二册记二月廿六偕游七子山事，兄必能记忆也。汪君多才，其后如何，亦盼告知一二。另附抄件备览。挥汗不尽。即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八月一日

汪应千民国二年四月廿九日日记

圣陶一词颇有见道语，此子真可儿也……

圣陶词中我最爱“悲壤愁天，苍球长遍榛芜”及“目感非真，境（镜？）中画里奚殊”诸句。

抄奉可窥豹一斑，尊作诚工，未知犹忆否？亦有全篇否？

弟平 附书

1981年8月5日

圣陶兄尊鉴：

昨夕兀真君惠临，携来手教敬诵。即托伊将原件带奉，计汪补斋著述书一册，应千君日记十三册（已详前书）。想次第邀览，颇费目力，却可遣日，尊旨极善，补斋书既有样本来，是否可即以之代询中华？以碑证史固是胜业，弟却全是外行，诚恐知之者少，出版社未必肯承印也。（亦当看全帙价值如何）顺便提起此件来历。汪嘉铨教授弟不相识，于兄为同乡后辈，或知其人欤。昂若长女之子，昂在时过继为孙，名许以林者，乃嘉铨之学生，以此关系，遂托弟转恳也。若应千之日记，情形不同。“癸丑”五册均亲篆题，而于第三册中辍。兄言其人卒于民二、三年，良然“对此残帙，亦感怆恨”。弟于此颇感兴味者，盖缘个人环境时代接近之故，今之一般人恐不易了解也。内容亦瑜瑕互见。俟兄审读后即可决定。能否择要刊布，殆非多劳我公神思兼目力不可。文后选载原作若干，则附驥尾而得行远矣。旧词似萧飒，诚如兄自评，公虽无心，彼却有意，于五月二日下又云“我诵此益觉有无穷之感矣”。言为心声，殆关气运，非偶然也。妄言勿呵否？片纸搁置多日，始行附寄，乃蒙褒之郑重，何可当耶，心窃感焉，主臣主臣。印章即人希前刻（一“人”爬在白上），嘱湜华削去一横可耳。近又得《书法》社王运天君镌贻一章，附铃纸尾，“俞”笔划甚多。匆答叩

颐安

弟平 八月五日午刻灯下

1981年8月16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奉十二日手示。雨后凉润，新居爽垲，且免虚惊，洵出谷迁乔也。所呈诗稿亦以示黄公，评曰“不作悲语，弥增感旧之思”，又引古诗“襟期文字海，尊酒岁寒盟”，则不知何人所作，过奖为愧。为应千君日记作序，以耄期之遐龄，怀冠年之旧侣，他日流传，足为故人增重。文坛佚事，在昔已稀，况今日乎。弟先睹为快，实感非虚，何幸如之。忆其中有二琐闻：一、在簑衣真人祠听吴耀（原文如此）庵拍曲，其人似谙昆曲。二、有关于寒家者一条，曾摹曲园公“慈悲”二篆字为联，一字一联。公原作铁线篆极精劲，悬在观音堂。弟朔望必去烧香，今久佚矣。汪公则配以无量寿佛，额曰“西方圣人”，亦趣闻也。其中有一点未明，即“公中”“二中”“府中”之区别。祈明示为幸。兄等当与之在草桥二中同学。日记如早一年寄来，犹可以呈颉翁也。

从周嘱其门人石迅生为公画像，亦知其事否？雨窗阴暗，瞎涂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 上 八月十六日

1981年8月19日

圣兄赐鉴：

昨日手书诵悉。知将命驾惠临，扑慰良深。希先来一电话告知，为荷。陈件已送到，画者只盖两章，所留地位不多，弟拟为写五字“圣陶老人像”，其下亦盖一章，不知好否？届时当可面呈。

有人赠绍兴（加饭）酒，或可品尝。以良晤在即，不多书。

颐安

弟平 八，十九午

1981年8月22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昨任枉驾，片时茗坐，足涤尘襟。吴阊往迹，知之者稀。弟以年小，未获追随，一似失之交臂。今荷开示，扩我闻见，好续前梦。伯翁于倚声每谦让，未遑诵弱冠之词，如闻警欬，感怅何如。另诗并呈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 启 八月廿二夕

吴门汪应千清宣统辛亥闰六月朔日记载王伯祥兄《清平乐》词云：

廿年去早，愧读书空劳。枯坐无聊青灯小，填清平词调。深恨格律难明，无端笔下愁萦，料想钝根未疗，何方乞取仙灵。

容翁词于此仅见，可宝也，即录奉圣陶兄

弟平伯 辛酉新秋

1981年9月1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奉手书，知拟续临，无任欣慰。已通电音，较复信为速。计时或不逾旬，行前赐电话尤妙。颂文史馆，益知谆嘱难辞，兄勿见呵，幸矣。其修饰小不足道。如第三句本用杜诗“窃攀屈宋宜

方驾”而字面较重，又下句原为“恐与齐梁作后尘”，亦欠妥当，遂改屈贾。第七句“野人能击壤”，言其只能敲敲边鼓。附书博笑。对联“十堂”乃知堂最晚之别署，弟亦从其遗著知之耳。近以破纸抄写些对联，字拙而大，驾临时倘携一镜，或可邀鉴也。前为华君作序，文中有“年未中寿”，用《左传》义。黄公改“未”为“甫”，诸情合理，（华卒年七十有二，亦逾古稀。）一字师也。黄遂去查《左传》，发见“索引”错字。兹将原件弟之附记并奉上，如未出书，校改固易。承示吴趋往事，以伯南夫子之介绍，三兄同考存古而未录取，可谓珍闻。盖科场流风未泯，评阅綦严。孙翁之热肠古道，则弥可钦式也。应千君似与翁相契，专约沧浪亭观荷而花已谢，乃共读龚半千画，见日记中，其文殊隽。兄他日写序文，或可提到。日记仍在湜华处否？良晤匪遥，不拟多书，却已尽三纸矣。即叩

颐安

弟平 九月一日

前有“性喜涂抹”一章，本曲园公语，而《春在堂诗编》并无之，顷检《补自述诗》得之。今抄奉一览。

圣兄赐存

弟平

娇小曾孙爱似珍，怜他涂抹未停匀，

晨窗日日磨朱玕，描纸亲书“上大人”。

僧宝虽未能书，性喜涂抹。每日为书一纸，令其描写。

1981年9月19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奉十五日手教，知瞎抄对联可供公馀遣闷之需，颇感欣慰，以

涂抹尚有微益也。如能于素纸（即近用之信纸）上挥写大字数行表示曾经已览，俾留鸿雪可乎。又前抄曲园公赐诗，（玕）当从石作研，乃误写，祈在原稿予以订正。又玕字无仄声。黄公又见示“上大人”出典见张尔岐《蒿庵闲话》，乃临济宗白云禅师开示郭功甫著，有汇通儒释之意，非如今人只知“孔乙己”也。多闻可喜，弟初不知有此意。

有一事奉询：忆兄前者曾有低热度，其后见愈，想必服药，未知用何药品？弟妇低烧多日不退，欲知情况以便参考。祈略示概况，至感至感。

闻元兄近移家复兴门外，与舍间颇近，已知之否？

匆复不具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 上 九月十九日

1981年9月27日

圣兄赐鉴：

廿二日书敬诵。旋寄祝元翁诗稿，谅已达记室。其新寓成去过。有两单元，而开间不大，距寓只两站路耳。允为抄联题字极荷，希以之遣寂，勿亟亟。承示消炎痛药名。近亦自医院觅得，名炎痛喜康，盖类似者，亦有疗效。弟仍疲软，各会均不能赴。写字易失误，为元兄题册即写坏一字，而总有人索书，亦无可如何者。《红楼梦》讨论会十月在济南召开嘱书，为写一横披，长三尺许。诗云：“仙云缥缈迷归路，岂有天香艳曲留，左右朱门双列戟，教人怎看画红楼。”书中写楼房殊少，亦京师邸第实况也。若欲指实之，其唯天香楼乎。今秋甚暖，云将降温，唯多珍卫。即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九月廿七日

第二句拟“而今瞬及八旬春”。

第四句“童心”拟作“髫情”。“童心”通用无碍。但原典非佳。《左传》“于是昭公十九年矣，犹有童心”，盖童昏之意。

末句称弟为“翁”，殊不敢当，却亦难改，“翁”可作通称，如易“公”、“兄”反重。“预一陈”改“一预陈”如何？作“预一陈”，“一”，数目字，实；作“一预陈”，“一”，语词，则虚。

可说无甚修改处。

(2) 单音方字，“妃伻”（用“妃青伻白”字面）成联，妙手得之，出于自然（二句一气而下）。亦谓可否，仍乞酌裁。

弟平 贡稿

1981年10月6日

圣兄尊鉴：

昨良晤，欣瞻新居极快。以时促未及推敲诗句，又前书未达，（顷收到否？）归后思之尚有芹供，另纸写呈祈察。亦尚有须补充者：（一）“瞻前”应合元兄“向前看”图章之意。（二）“豪情”似肖其人，作“髫”即稍差，且欠庄。（三）齿及贱名深感殊荣，质实言之，于兄则可，他不能也。杜诗“平公今诗伯”，岂可当耶！晚岁论文，相看一笑。叩

颐安，潭福不具

弟平 十，六

第二句“瞻前将及八旬春”。以壬癸甲乙尚有四年，将字不动。

第三句“童心”原拟“髫情”，亦不甚惬，改“豪情”如何？

末句三人之中，弟年最幼，称“翁”不妥，还是“公”字好些。依杜诗原典，弟何敢当。或不嫌过誉亦可酌用。所谓“后世谁相知定吾丈者耶”，一笑。

1981年10月9日

圣兄尊鉴：

七日手书顷始到，亦颇缓。僭易之句均获采用，为欣且愧。第四句“犹有”作“更有”，口气较适，但不改亦可。“童心”，《左传》下句为“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终也”，固宜回避，想起弟前作《忆》扉页，用龚定庵句“瓶花贴妥炉香定，觅我童心廿六年”，自谓则无嫌贬辞。

近值光复（此辞似久已不用）纪念各处开会，台从必甚忙。文史馆开会见电视，家人见告，弟未得观。弟各处均以病辞，即书面发言亦以小诗代之，另以大字写呈博笑，所谓大字报式也。

集字联尽可留玩，勿亟掷还。此册无年月是一欠缺。题览胜图七古是弟所作，询之徐君，知作于戊寅除夕，则在三八、三九年间也。其时侍亲家居，故多闲情，以之遣日。

来书已示韦柰，嘱其多自勉励，勿负长者之望。匆复，即叩颐安

弟平 顿首 十，九，灯下

1981年10月31日

圣兄赐鉴：

多日来未通书，时以起居为念。昨奉手教至欣。寿诗中“犹”字，既元兄有此言，自可不改动，即以入诗亦无碍也。集字联多陈言，少新义，徒存鸿雪，实不敢劳神费且力。湜华喜抄旧籍，或可倩渠为之以供浏览，得一副墨亦佳。兄谓如何？

颖南近来一文或已邀览，曰《姑苏三老》，此间未闻，盖见港

报，中列贱名，未免滥竽充数。时尚如此，固不须辨，却亦已告之。又文中讹字颇多。又近两期《书谱》，二联均误释，“蠹简”作“木简”，“落残禽”，“落”释为“前”！（此人希见告）兄处有其书，检之可得。附呈改稿，敝帚可嗤，次句用《论语》，公喜此句，或勿呵欤。纸劣未敢署上款。勿复共祝长寿，并候潭吉

平伯 十月卅一日

改旧稿梦中句并注

人人生死皆平等，可否之间事不齐。（夕死可矣，见《论语》）些子儿缘能定命（些子儿，宋时俗语），飘首都不要沾泥。婴啼知否前身患（大患有身，见《老子》），老至犹为昨梦迷。自笑孱躯将八十（丁巳年七十九），还将疏放恼山妻。

平书 辛酉十月朔晨窗

1981年11月7日

圣兄赐鉴：

滢华抄联，闻有万言，两夕而毕，盖甚劬，若吾辈为之，不知要费多少光阴也。已大略校对。如七言“上赏玉符”少一点，十一言“文名及官职皆高”，少一捺，亦微误耳。昔侍先君，于九成宫皆极熟，趋庭以之为闲话资料，积时遂多，非有著述之意，笔录不加分别，以家大人所集为多，弟则赞助而已。如词人联七言咏延己、美成，《石头记》联咏兼美可卿、宝玉、龄官，自出弟之妄拟，佛寺一联题《溪山揽胜图》歌行亦然。徐君出示斯图，引首父书大字，歌行弟书，颇似九成宫帖，以髫年所习也。还有十

二言“名士出山阴”联，原拟赠佩公者，观之可知。胜利后匆匆未及检点，遂阻人天，至可惜也。倘蒙赐览正，幸甚。七言中有一联“黄流不与滌明月”，下句偶吟错一“生”字，“碧波为我生微凉”，却较原作“挹微凉”为好，然否？

附件原拟作小文曰《百岁非夭说》，后觉其大可不必，遂只剩此一表云，亦可笑也。匆叩

颐安不具

弟平 顿首 十一月七日

用古义百廿为上寿，戏拟寿人之目，博圣翁一哂耳。

弟平 呈

十岁	童年	廿岁	青年
三十	少年	四十	壮年
五十	中年百岁之半	六十	还年还历
七十	稀年古稀	八十	老年“七十曰老”，今人多寿， 移后十年
九十	耄年耄耋，耄未	百岁	颐年期颐
必佳，有耄字			
百十	大年超百龄曰大	百廿岁	彭年可希彭祖颂辞也

1981年11月23日

圣兄尊鉴：

拨冗赐书，甚感。知己迁回尊寓，想见爽垲一新为慰，惜未能造谒。集《九成宫》联，在外另有副墨三本，弟之原稿尚在则亦足矣，拟不再烦湜华，因他也很忙。

百二十为上寿，各种说法中以此为合。《左传》秦穆公斥蹇叔曰：“尔何知，中寿尔墓之木拱矣。”注称中寿为百岁，甚确。蹇

叔已老，估计其时约七八十岁。穆公之意原极粗俗，今作想象语，亦措辞之善也。其经过左氏润色否，则不得而知。寿人之目出于臆想，非敢妄冀修龄，元善兄以外未示他友也。匆复不尽，外呈一纸，敬叩

颐安，潭福

弟平伯 十一，二三

泰西以悲剧著称，余惜未能读。中土小说戏剧每以大团圆结尾，自是陈规为世诟病。然亦不可一概而论也。《石头记》颇近于悲剧，惜其未完，或云不足为病。即今传八十回之后半，其凄怆气氛已渗透纸墨间。对拈偶句解嘲。辛酉十月晦。

已是梦中梦 何须悲里悲

圣陶兄教

弟平 呈

1981年11月30日

圣兄赐鉴：

知兄日来必甚忙，而奉渎者，以港友何焯贤（竹孙）来书附件嘱为转呈。（原信并附，请勿寄还。）其地址在信笺上角，中文写法弟亦不知。剪报是弟旧作，并乞阅正。（前呈“对联”中已载，只文稍短。）弟近行步愈劣，每作蟹行，前进殊艰，而会场广大，望而生畏，以致不能赴会，良堪悯叹。匆布不具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 上 十一月卅日

近写字多用钢笔划之。

1981年12月2日

圣兄赐鉴：

二日晨起，不期得手教甚慰。张人希送兄水仙花一头，闻厦门亦不易得，暂存待取。贱体荏弱而精神尚可，笔墨可谢则谢之。近得一钢笔，颇适于写洋纸，亦悦目，有向兄看齐之意，可笑。此纸背有字，殊属欠恭，此周策纵所写回文诗，亦游戏耳。

古今谈“心”者多矣，试妄揣之，似有三：一、肉心，二、脑系，三、灵魂。固宜存而不论，然而不妨思之。所知愈多，愈广大，则愈觉其不足与神秘，知与不知，有涯无涯，盖皆此义。暂止于此，博笑。可不复。匆叩

颐安

弟平伯 上 十二，二

暇时惠临，欣企晤谈。

1981年12月19日

圣兄尊鉴：

五日手书早已收到。《北上日记》得诵，到京即承偕访齐内故居，光景宛在目前，不觉三十余年，观河留眼，可胜太息。以体慵羸答，昨荷电询至感。弟近更疲茶，用手扶不得力，则步行益难，自虞蹉跌，半亦由于神经。眠食如常，可以告慰。不甚写字，偃卧看些新的闲书，如从周所编《徐志摩年谱》重印本，如黄裳之新刊游记，尊处亦当有之，又港印知堂晚年信札三本之多，聊以遣日遮眼。在前曾寄一函，有残诗芜笔或已邀览。今附上《解放日报》所刊小诗四首（曾写给荒芜，由他寄去）剪报一纸，不

知曾见过否？

近得上海邓云骧来书云，吴下废园有修复之议，将于本月开会讨论，最是佳讯而弟却不甚信，以方在百度撙节中，且等他续报再说。知必为我兄所乐闻。如果恢复，事亦非易，如斋匾均已无存即为一例。请人书写，亦颇难。

近日寒严，寓中室温亦降二度，唯多珍卫。匆此即叩
颐安

弟平 顿首 十二月十九日

1981年12月22日

圣兄尊鉴：

昨奉手教二页，笔迹清整似前，不胜欣慰。序文拜读，简要深厚，不落感伤为佩。其首页引补斋书云云，弟未尽明了。所谓“我”者，应千抑补斋？忆癸丑日记之末，文字至简，未言造府。（是否记忆有误？）是否补斋是日随兄同来而别有记欤？若山东大包夹酱汁肉，令人作朵颐想，诚有趣之笔也。

以体气荏弱，承嘱加意，感谢感谢。走路靠扶，六年以来久成习惯，只是近来手亦不得力，有把柄握之始稳，总要防跌，祈释念注。以近视兼老花，配镜不易合度，仍摘镜看书，不耐久视，只图遮眼而已。以视尊况，或稍好，亦五十步百步之间耳。以施蛰存之介（书云《词学》今年不能出书）江西出版社将重印《杂拌儿》两集（删去六篇），得步骥足后尘，其不想炒冷饭，则全与尊旨同。匆书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 十二，廿二，冬至

1981年12月26日

圣兄赐鉴：

廿四日示悉。遵命僭拟改文，另纸书呈。略说修改过程：（一）补斋所言，其事既不详日记，似可勿提。如曰“日记”，或误会有此文。（二）两家俱以珍饌款宾，备见交谊之厚，亦文中之“俏头”，却易混淆。兹将“到府”改“往访”，于“母夫人”上添“其”，则分清矣。稿已清写不宜多动，易此四字，窃谓足矣。妄涂如此，乞恕并正之。

关于“红楼”公案尚无定论，重刊未可，所印乃《杂拌儿》耳，亦不知将印成什么样子。

小园修复事，闻从周一力承担，他年且约弟等往观。先人之遗迹幸存，平生之愿已足。吾兄首创斯议，感激惭愧如何！邓云骧书言之凿凿，随函附奉一页（不必寄还）一览。此事或不会“黄落”欤。《读左儿语》汇写经年只十首，甚矣其衰也。匆匆改岁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伯 十二月廿六日

遵嘱僭改凡四字，乞正。

“谓日记”删去，作“亦”。“到府”改“往访”，“母夫人”上添“其”，文如下：

补斋先生书中，亦叙我当年往访留饭，……酱汁肉系其母夫人手制。（接下不动）

馀详书中。

1982年1月1日

圣兄尊鉴：

日前乔梓惠临，得倾谈欣慰。除夕舍亲许以林来寓，补斋大著已手付之，代达尊意，他表感谢，嘱为致意。其师汪嘉铨在京，渠当面呈，自会斟酌转呈其翁。（名条附上）荏苒半载藉交文字缘，亦可喜也。馀容续陈，即叩

颐安，合府贺岁

弟平伯 启上 八二年元旦

中华审稿，精确为佩。径奉恐老人不悦，兄意良厚。 附书

1982年1月16日

圣兄赐鉴：

四日闻眼恙住院，至念，回遑累日，未敢率尔修书致候，恐或劳神。想逐渐康复，式符私颂。总勿要性急握管写字。弟近体亦劣，卧床多于起坐，亦不用毛颖，只以钢笔硬划之，大有学步意。从周来书，嘱为天一阁中东明草堂榜书，不敢承命，亦无奈也。即叩

痊安，藉贺戌年

春禧

弟平 顿首 一月十六日

此信祈暂勿复。 附及

1982年2月6日

圣陶左右：

怀念正殷，忽奉朵云慰吾饥渴，更思畴昨银球往复时也。知医院疗治得法，兼试用金针，宽怀静养，“勿药有喜”指日可卜也。元日拟一联值兄眼疾，写好未敢径呈，遂尔耽搁。“儿语”诗乃荷再读，俚辞之深幸也，恐知之者少耳。叙殷战又题《秦师东》，名仿义山（隋师东）。本有一小跋缮写时忘之，而另拟稿。后又发现旧稿，尚不甚重复，暇当抄奉，亦可单看。弟向不喜自诗多注，今亦是，可笑。旬月以来，弟寓中多事，笔墨抛荒，若有必要之书札则以钢笔划之。内子久病，今又加剧，自头至足，症状颇多。间觅中西医，皆云阴亏贫血，如旧机器亟待维修，疗效未著。其行动维艰，有似瘫痪，平日由弟料理，近拟延一保母伺应，尚在寻觅中。自昨日起，又患小便不通。今晨往“首都”求诊（有熟人李舜伟大夫招呼，兄或识其人。）及午归家，已为导尿，当可维持。老病侵寻，人生不免。弟怀殊劣，犹可勉支，敬祈释念。拉杂不恭，复叩

颐安

弟平 启上 二月六日

1982年3月1日

圣陶兄尊鉴：

上月廿七日手教敬诵，知患感冒，想已痊愈为念。固不宜忽视也。月来恍惚如梦，屏居丈室，往往牀触，随意涂抹，既难喻人，亦不悦己，率尔写呈，方恐尘渎，乃荷深情下逮。“悉心默

念”，感何如之，抑亦逝者之幸也。彼平素于弟之友朋来札中最喜读我兄赐笺，以为言简意深故不可及。上月四日一书于五日递到，犹及见之，讵意此即最后之阅读耶。其去时（于七日）迅速安静，当无痛苦。弟所以不能释然于怀者，盖其得病之远因仍由于昔日之艰虞耳。前呈第五首即明此意而似未完，兹另纸抄奉（补四句）求正。近寂居外，以林译小说与《庄子》遣日遮眼。亦颇有所感，惜未能详论耳。

苏州园林局邹君来寓，将前悬“春在堂”额双钩而去，且云修复曲园，一九八五可落成，佳讯也。惜弟衰暮，未知及见否。勿复不具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伯 拜启 三月一日夕

1982年3月3日

圣陶吾兄赐鉴：

弟重读《庄子》，当然要先看（《外篇》十八）《至乐》篇“鼓盆”事，这可算悼亡所必读者。乍看不太满意，好像是陈言，细看却不然。姑妄言之。（一）“鼓盆之戚”，常用却谬，他根本不哀戚。原作“方箕踞（非跪坐，洒脱不拘状态）鼓盆而歌”，不言何歌，盖非哀挽之音。有如《礼记》二原壤登木歌“狸首之斑然，执女手之卷然”，方在赞美他母亲的棺材之美。所以惠施来吊，责备他：“不哭亦足矣，又鼓盆而歌，不亦甚乎。”庄生表态十分明朗，非偶然也。（二）其说之理论部分，则以有无说明生死始终之道，强调这“无”字。“察其始而本无生；非徒无生也，而本无形；非徒无形也，而本无气。”下文说他不哭自有充足之理由，从略。忆兄前答我诗云：“以证不可分”，斯即其证也，“有”可分，

“无”不可分。形气皆无，宁可分耶。这非常干脆，弟以为似胜于佛家轮回，带业往生“中有”投胎种种说法，兄谓然乎？（三）其感情部分，若如上述不哀又不哭，毋乃过愒？他说：“不然，是其始死也，我独何能无慨然”，只此一句耳，似乎很淡。若细想却很恰当，虽深悲恐亦不能过。弟之近怀括以两句：“无一处不感慨，无一处不杌触。”“寂寞胜感慨，感慨胜悲伤。”虽长言之不能尽，亦不过如此而已，仍不离乎此“慨然”二字也。再者，他说“其始死也”如此，及鼓缶而歌时，是否已不感慨了？正恐未必。比以凡情妄测前贤庸讷有当，然亦差可意会，兄当勿呵。又潘岳诗，前引结句极妙，放宽一步，正是逼紧一步。顷又想到，已用在第一章之首，亦可叠用在第六首之末，作：“良朋有嘉言，‘料知无戚戚’。‘庶几有时衰，庄缶犹可击’”。用在结尾，是正说，非反说，与第一首意异。如此则首尾循环，可作一首读，暂亦不再续写，勉塞悲怀，且免雷同落套之病，想亦兄之所许也。

屏弃人事，独居无聊，既看破书亦无可与瞎说者，不觉言之长矣，未免累兄视力，甚歉甚歉！然不说则不能得兄印可，心终不适，乞谅之。近以壬辰年（一九五二）一七言长诗属湜华录副，他日将以呈正。此诗从未示人。于昔年曾大闹问题（认为“文化革命”时所作），勒令我默写全文，幸而交卷获免。今不能矣。此信作为笔谈，以之消遣，祈勿急于作答为幸。匆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三月三日夕

1982年3月29日

圣兄赐鉴：

廿七日手示敬诵。屡以呖语尘览，悚歉何似。兹检奉新旧诗

文各一，或较悦目，亦谓可否？欣闻高斋花信，良晤非遥，即颂
颐安不一

弟平 顿首 三月廿九夕

凡情殊圣意，圣悟若凡情。

万叶如云夜，山空见一灯。

偶忆旧作，博圣陶兄一笑。

弟平

1982年4月16日

圣兄左右：

十日欢叙堪称良会，晴和花开，视去岁雨中尤胜。兼晤郎媛三君，喜慰。新枝海棠携归盛放，得驻春痕二日。昨日仅奉诗稿而无所说明，以仓促付邮，谅已先到，三首实是一篇，说出不能作达自遣之故，与前所奉稍别。兹拟将其（一）（二）颠倒以成章法，本系同日作，故不妨耳。词句亦稍有更动，如下重抄：

（一）

八十四《悼亡》，人道我不达；欲赓《遣悲怀》，又言君解脱。

（二）

为缘忧患深，垂老有斯疾。一朝舍我去，音容无仿佛。

（三）

平生好尚气，因之多触忤，那能细细过，但恨此言负。

陶诗“但恨多谬误”，又“遂令此言负”，是文抄公也，一笑。

二、三为一之回答，不待再说了。即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四月十六日

1982年5月8日

圣陶兄尊鉴：

五月五日手书欣诵。以涂抹劳神费眼，自去夏迄今不意有百二通之多，乃荷赐存，以感以愧。过劣者或弃之，如何？仍候裁定。昨寄印刷件谅已收到。云乡书中谈虎丘拥塞，甫里清嘉，皆兄钓游旧地，想所乐闻。弟妇抄诗尚有黄公之“后鸳鸯社曲”，以附弟妄评，未复印耳。近从湜华处得五二年题伯翁《书巢图》《浣溪沙》词，此稿失忆，未收入刊本中，未知曾写呈否？

上月中旬，湜华为《烹饪》杂志征文，偶尔兴到答应了，以为容易，实不简单，遂费旬日之功，有欲罢不能之势，至“五四”始毕。首云“不会烧菜，我只会吃”，说外行话，其窘可知。拉扯到旧作《望江南》词，《未名之谣》诗，分写杭州、北京两大段，有五千字。弟近来笔研抛荒，不应人囑，文思兴致俱劣，得此自觉可异，盖亦缘法。其中谈西湖醋鱼较详，制法大略可知。《有正味斋日记》兄曾看过，曾说到他家制醋缕（今作溜）鱼之美。君家厨娘妙手亦有意一试乎，当就所知，以作芹献。其制法固未备，所缺亦不多。其文湜华处有抄本，琐屑恐无足观。

黄裳来书，由华君武带来，署“十二月二十日”，可异，附奉一览，已复，不拟留存。附件为曲园公于光绪癸卯（有一书可证明年份）以后致朱竹石书九通，多请托语，乃荷朱公珍藏，迄今八十馀年，忆及儿时（曾否参谒，已不记得）殊多感慨。其人虽盲，而公事精练，记忆极佳，为一时能吏，苏人都称“朱瞎子”（忆后来小说有以瞎子做臬台为讽刺者，非也），公必耳熟能详也。

《词学》创刊销路尚好而次期尚无承印者，蛰存来书云。题《书巢图》卷子词即抄写与之。人民文学出版社人言，《唐宋词选

释》拟重印，惮于构思，无所更改只改正错字耳。封面白签改窄，稍上向左。弟近况粗可，日往外间吃饭二次，馀多室内偃卧，以残帙自遣。《呻吟》亦未续，心中空空洞洞，藉以告慰。

何日挈伴惠临，至盼。弟总在家。如先一日电知尤妙。匆复敬颂
颐安

弟平伯 启 五月八日

鲜活的鱼不要太大，收拾分两片。

要一大沙锅，金属亦可，将鱼全放在锅内，加盖闷熟，以鱼眼突出为度。（需多少时间不明。偏嫩毋老。如试验一二次，当可掌握时间。

然后浇上极烫的卤汁，（其配方不详）以醋为主，加芡粉否，不知。可适合自己口味，厨娘能作五柳鱼即不成问题。洒上姜末。不用油、味精。

妄谈烹饪，发笑，较文为详。

平 呈

顷得杭州新茶，封呈极少量供一次泡，不敢多寄惧遗失。

1982年6月1日

圣兄赐鉴：

计程当返。瑯邪乃秦王大乐之所，齐景公越勾践皆有往迹。乔梓挈娇孙同莅，谅多佳兴也。武夷谿山夙所欣羨，附奉风景片一，陈秉昌所赠。即候起居

弟平 六月一日

写《谈曼殊诗》未及尘览，先之以诗。

兄曾瞻弘一，我未识曼殊。

艺苑双国士，空门又何如。

圣兄一笑

平伯 壬戌闰四月

1982年6月9日

圣兄左右：

烟台佳游不及一旬而颇动怀念，遂以风景片涂写小诗，得尘文几。小文前日另邮，计达典签。似美风流和尚，论旨微偏，故以短句救之。二公行径迥别而皆畸人，年代差相及，无缘瞻对，为可惜耳。《呻吟》编就，五言十八，词一，凡十九首，短文二篇。即斯为止，不拟更续，所谓“不娱人，不悦己，鸡肋鸡肋”者是也。苏州演昆戏十天，三十馀出。此间曲社张允和、周铨庵及二女俞欣均往观。闻浙江新编《杨贵妃》不佳（略见邓书），创新非易。黄裳来信赞美《蛟绡记·写状》，此剧弟不知，盖净丑戏也。又《题曲》，旦角独坐灯右观书，场面亦甚特别，独脚戏沉闷，不知如何搬演。文词音律俱佳，弟夙喜之，惜无缘观场。闻来宾有千三百人之多，想轰动吴阊矣。

云乡书言有得款，小园修复可期。其不能如旧是当然的，亦不足计。看来要修正房中路。这一条线原有两块扁额。门道有李鸿章书九字，此件墨迹尚存，未见来商洽勾摹。（李款有碍可节去，九字够长了。）大厅“乐知堂”为彭公手书，已佚，不知其如何处理。弟却颇有一妄想，姑妄言，万勿介意，不如治一新匾，敬叩求椽笔（相当大字即可放大）为弟书之，可在敝庐同留纪念。亦有意乎？敬颂暑安，不具

弟平 六月九日

1982年6月13日

圣兄赐鉴：

妄陈勿呵，喜出望外，缘此作明信片谈之。纯粹出弟空想，距实现尚遥，幸勿挂怀。中路两匾，大门之额今存，如不要李款，九个大字足矣。大厅之额只“乐知堂”三大字，新款可勿提彭书，免牵涉政治，当另拟稿候定。但苏地却未见来接洽，大门匾亦未勾摹，如他不要我管就算了。日内拟函邓，托他转王西野询问是否要弟张罗。俟有确报，当再陈。现暂可勿理会，至要。勿颂
暑安

弟平 六，十三

近气候凉快。

1982年6月16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十日手示敬诵。恐或以写匾事劳念，遂先上一片，想已达左右。云乡来书有些已澄清，仍将原件转奉，无须重复矣。从周在沪，大出风头亦妙，他日小园可沾馥馥。乐知堂额事弟只略询如何，并不招徕，更未提及吾兄，怕他们或来缠扰也。总等我们商妥再说为妥。邓数日后当有另复，可知情况，款字弟定用最简式，大方得体，兄谓如何？曼殊画影，失去可惜。小文暂不拟付刊（指国内），一要引知堂，二恐酒肉气重，怕煞风景，乞援于吾兄，救之以弘一，可笑可笑。俚句芜杂，十八首均阅之，只传一词给何（竹孙）邓，而邓即有太上忘情之劝，弟岂敢当。尊意“说出即可”，知言亦知音，此外殆无人可示也。《题曲》较《寻梦》更

恬静，而用风雨声大锣，想象而已。敬祝
颐安，不具

弟平 顿首 六，十六

1982年7月6日

圣兄赐鉴：

多日来未修书，唯起居康胜，开会不过劳为念。云乡来书言，旧寓修复大有蜗牛沿壁之势，争取明年五六月开放，未及斋匾事，想一时还谈不到。弟意不妨姑置之，等他们来说再商，兄总勿须挂念也。邓有纪游角直诗文颇佳，寄来剪报。东乡风物清嘉，昔未瞩目，如获卧游焉。湜华复写俚歌，而字迹殊淡不便披阅。今附上校字片纸备存。弟文思钝拙，神经似稍复，居然作文三篇，以付期刊，未卜何时印出。《谈曼殊诗》一文，增修后半，有似来来回回说，又写了又涂，有如儿童，诚可笑也。匆布，敬颂
颐安

弟平 上 七月六日

偶占俚句用百廿岁为上寿与天元甲子旧说为圣陶兄八旬晋九寿，录稿先呈吟海

弟俞平伯 拜书 壬戌五月

九秩方当幼学年，期颐风度最翩翩。

愿将甲子河清颂，来侑名山福寿篇。

闻患结膜炎力疾报书，心感尤念，万万珍重。

小诗即奉先博莞尔。馀另函不宣。

弟平 叩

1982年7月11日

圣兄赐鉴：

前奉小诗初稿乞正，未以示人，秋间当更缮写红笺致祝。七日手书，匆匆未及复，新添眼疾，极念极念。中药石斛夜光丸颇佳，未知曾试服否？“乐知堂”三字原系彭公书，今不相宜，另书不提前事。即大门李匾恐亦有类似情况，姑暂置之。云乡八月间将来京，明年如修复开放，弟虽行步艰难，若得追随杖履，诚岁晚之上娱，且为深幸，应互相珍重以待胜缘，期其实现也。

《未名之谣》作于一九五二年，曾大闹问题，其后迄未以示友。湜华虽抄出，字小而笔迹淡，恐兄不便阅览，拟自书大字本呈教，恐力不逮，存此愿耳。弟目力虽较吾兄稍好，戴眼镜书写亦模糊。近不应人嘱，不得已始应之，仍有二书债未酬。《谈曼殊诗》前文修补有三千馀字，未敢再渎陈，有一稿在湜华处。香港何竹孙赏之，每以示海外友人。颖南赴美洲，近无书来。弟近日神经稍复，眠食无恙，终日颇忙，以破书遮眼，堪以告慰。草答不尽，即叩颐安

弟平 顿首 七月十一日

1982年7月17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得十四日手教，极慰。虽云目疾未除，而此信较前札字迹小而清整，可知有些进步。前呈俚句乃信口吟成，以之祝嘏不恭。以百廿岁分三段，臆造之说。期颐犹弱冠，想见我兄二十时之风度翩翩也。又此诗扣定为八旬晋九之作，非九秩，亦非九十一。一、

三两句不宜呆看，乃欣望之词耳。承赐新刊旧日记，正苦无书可读，已得浣诵，颇多可谈者。如八十页记唱“天淡云闲”确是破天荒，弟向所未闻者；早知如此，以前寓中有笛师时，我们亦可同歌此曲，一笑。重读《江行日记》深觉川江之险，特别在新滩上岸俯瞰自己所乘舟时，惊心状态宛在目前。吾兄此行，其航道实与先君光绪壬寅（一九〇二）东归相同，只彼是由成都启程，但读《蜀辋诗记》却无如此危险之感，因缘处境文体之异，亦或由于先曾祖年高，如要素阅，不便过于描写，而安坐舟中瞬息即过，亦初不觉其险也。即李白之诗恐亦复如此，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，只觉痛快不觉其险，而险实寓焉。我们读古人书，亦容易上当。总的看法，羨兄见闻之广，胜弟之坐井观天多矣。

为张君试书二亭额之法甚善，可以消遣兼酬友情，以此法移之“乐知堂”，何幸如之。原额彭书，雪琴与曲园公为至交，详见集中。今此额即作为我兄新书赠弟者未为不可，无须拘局于修复旧居也。闲时泼墨，是叩。至于修复，难言之矣。今附邓书，览之可省纸墨。既欲修园又要保存楼房，自相矛盾，不能理解，可见地方上不甚热心，迫于中央政策耳。从周自是正论，未知效果如何。若云乡附言，其意固佳。但如何拆修是手续问题，弟未敢尘渎尊虑也。既已“定好计划与艺圃同修”，姑且待之，冀能他日同游也。拉杂已二纸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七月十七日

1982年7月27日

圣陶兄尊鉴：

近得从周书云：“修园事当尽力争取，请放心。”既如此说，只

可听之。英文报载，将化“姑苏”（包括无锡）为地上天堂（原文为“集园”）。果真实现，岂唯我兄色喜，弟虽侨寓，与有荣焉。只不知何年得陪同瞻也。七六年地震，弟有日记不足一月，极其琐碎，又足不出户，坐井观天，以视“三记”之东西南北之游，小巫神气矣。姑且抄出。以跋文章稿附呈博笑。阅后祈掷还。即叩颐安

弟平 顿首 七，二七

“侵入”改“进入”，一字之差，不知朝野有警惕否！

1982年7月28日

圣兄赐鉴：

近有关诗词的小趣闻，可资谈助，简录于下：（一）有人以秦少游《浣溪沙》问黄公者。黄释之，自谓未惬，转以问我，弟亦不能对，只瞎说一通。原未录全篇，只有两句：“霜缟同心翠黛连，红绡四角缀金钱。”次句很明白，是一块大红手绢，首句“同心结”是记载省字不成问题，“翠黛连”不解，弟说是物，不必与眉黛相连，终归不得要领。后来一想，此物到底啥用途。弟以身体摇晃，手又无力，极怕去检架上书。前晨努力检《彊村丛书》。（他们不录全词来，或以弟必知之，其实早已忘了！）一看唬一跳。今抄全文，不必多费笔墨。词曰：

霜缟同心翠带连，红绡四角缀金钱，恼人香蕲是龙涎。

枕上忽收疑是梦，灯前重看不成眠。（自然之极。弟妄圈评）又还一段恶姻缘。

如此漂亮的词，何以不读不知，深可愧也。（二）下午湜华携来《印录》，书品至精而有错误，姑且不谈。他说，近人有讲张继诗首句“乌啼”二字者，问其可否。弟又吃一惊，不知“乌啼”又

有什么问题。他说，那人以为现在枫桥一带并无老鸱，却有一种水禽，俗呼水老鸦（音 O），能以之说此句否？弟无可回答，只简单答以“不能这样说。即夜半钟声，现在可也没有了。”以上两则，都是无中生有。俗语叫“鸡蛋里找骨头”，方知“不求甚解”之为名言，又岂可语之人人乎。昨呈封寄呈《谈曼殊诗》清本（弟处尚有，即以奉赠）其中有言“诗不能讲”，恐兄不必谓然。自是“过激”之论，却亦非无因也。灯下草此即发信。敬颂
颐安不具

弟平伯 七，廿八夕

1982年7月31日

圣兄左右：

前书相当长，仍有未尽者今补说。颖南印赠潘氏《印录》，书品不唯精美而且讲究。弟不懂治印，有则用之而已，却颇看出是书的缺点。（一）错字总不免，却有特殊的，如收吴君一印，一六九页作“吴仲侗”（“侗”不识，大概无此字），三十八页边书“吴仲同”，不同。原印边款甚明“仲垌刻”，“垌”字普通，却两处皆错。（二）其尤甚者，把印章的本身似乎亦弄错了。它收乔大壮廿二石，而其中三石皆有边款（86、88、89页）“印勾”。弟前有一酱油青田石章（以石佳，没收）倩寿石工（名玺）刻“但恨多谬误”，每喜用之，兄或见过。其边款正是“印勾”。因此疑惑他们搞错了。颖南自不懂治印，但他委托钱君匋整理（见钱序），钱本人亦以刻印名，那怎能缠错了？现只有一个解释，即乔大壮亦号印勾，不然就是弄错了。同名固可，却疑其不然。二人同时皆颇有名，未必不相知。石工此号显然发牢骚，由“文丐”化出，“勾”是“丐”之异体。乔公岂能一样？物证是明白的。依其所录

边款，字迹亦异。其八十六页一章“己丑印句”与弟旧藏字迹十分相似，（惜不能对证）其非乔刻甚明。尊处有书，暇时曷试检之。是非以语颖南尚待斟酌。南洋人士知爱重文献者不少，惜多半外行。偶有写作流布海国，便谓“吾道南行”，恐不然也。若梁公损资精印小词则殊堪感幸，且非泛泛也。

淮海《浣溪沙》各本作“翠黛”者多，弟当年所见亦同。虽有彊村本，未及检对。据黄公言，叶遐庵、龙榆生校本均然，盖“带”之讹“黛”，由来久矣。“黛”之小写为“代”，且合音训，“黛”者“代”也。《红楼梦》脂庚本，所有的“林黛玉”皆写为“林代玉”。弟初见是书，几疑代玉是她的正名，可笑。而“代”、“带”二字京语无别，几乎不算错字。乙卯弟初到北京即到东安市场吉祥园看戏，见海报上许多“代”字，以南方眼光看，皆当作“带”，非常别扭，六十馀年，习惯成自然了。北京若是，汴京如何？人代遥远不可知，而中州音因亦北音也。宋刻有“黛”、“带”之异固不足怪。榆生传砚彊村，不用师校，差觉可异，亦偶然失照耳。费话冗长，近乎博士买驴，多劳尊目，恕之。书待发，得来电音，近候如何？用何法治疗，极为惦记。此书三页皆闲谈耳，可看可不看，或令人读之。云乡月初即来，苏州修园事可面谈，不知兄可接见他否？（有须接洽者，均可电传）又前二文稿，其日记跋请寄我，勿附书。馀俟续陈，总不必复也。匆叩
痊安

弟平 顿首 七，三十一夕

1982年8月9日

圣兄赐鉴：

二日手书敬诵，以近有客来寓，遂迟复为歉。目疾有瘳否，甚

念。云乡来京晋谒，想已晤谈。修复旧居，盖将先立纪念馆，后修废园，则拆建有辞矣。此法亦善，陈邓皆云“尽力争取”，吾侪可乐观厥成。仅缮修厅堂恐无甚可观览，何时力疾往游，尚有待耳。顷得颖南书寄来游美照片多幅，又述及我兄为“海翁文集”作序颇长，闻之扑慰。亦已脱稿未？近从君坦处又得到关于“印句”的材料。黄今藏有寿刻两章均有边款，堪为物证。乔不可能亦字“印句”，以二人边款迥异。乔文笔迹清秀，寿石工字朴质。黄又云：“石工治印甚速，同辈得之者甚多，而大壮疏懒，往往不能践诺，流传遂少，盖实情也。”今观《印录》，恰好相反，所收大壮二十二石之多（其另列二石，有目无章，只有维崧五石，检之则六石，亦不可解）。而石工则无一石，想潘氏不会没有寿氏所刻印，若前云三章即是。弟于此道毫无知解，仅就事实言之。当以语颖南请其订正，庶免张冠李戴之病。亦可谓闲人好事矣。

地震日记及附志，已付宁夏友人，如何付刊亦未定。昨已交秋，唯恐还有“秋老虎”，唯多多保养目力，勿勉力多看，为幸。（愈看不清，便愈想努力看，然否？）勿上即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八月九日

1982年8月12日

圣兄尊鉴：

奉十一夕手书，知目疾未愈又患暑湿，念不可言。弟意须有一对治之法方好。一切念虑放开以外，可看即看，无甚关系者姑放在一边，看不清不要着急，不要勉强看，令人读之。忆寅恪中年病目，四六年回京住清华园，其时已什么都看不见，而其后南去仍多新著。其谈柳如是，弟不大赞同，且以过长为病，其实正

是抗病的大成绩，而此公记忆力之佳令人惊叹也。吾兄近况较彼为胜，殆不愁无事可做，或无可消遣，唯须于助力者稍加安排耳。银球佳兴不必尽废，可缓缓为之，如球赛之慢镜头，一月可一两次，兄谓如何？近郑逸梅（他体颇健，出外犹乘公共车，望尘莫及！）知弟近来劣况，录沈石田句相慰，可感也。迻录如下：

放开身子安然卧，不管乾坤几百秋。

以下谈文字。前小文以得颖南复制清本，遂邀尊鉴，幸也。读来书为之惊喜，所谓“俯拾即是”。“浅说”岂但“说得过去”，竟是一语道破。其妙正在于浅。以妄证引起曲说，走入迷宫，愈走愈远，得兄片语，恍若梦醒。题本只云“简法忍”，不一定约在酒家，则禁忌、招牌均落空矣。还有一病。此文本系闲谈非作论文。兄在烟台时只有三四页，对于法忍何人未予考记（怕做考证，又无材料）。顷在《燕子龕遗诗》在此下又见到一首《南楼寺怀法忍叶叶》：“万物逢摇落，姮娥耐九秋。缟衣人不见，独上寺南楼。”其人固与佛教有关（诗中点缀蒲团），看引文加圈之字或者女性欤？不知尚有其他记载否。“胭支”句谓请她来画牡丹。曼殊或亦同画。“深一尺”者，甚言之辞，盖樱花。日本人以樱花为本国的花，而以牡丹为中国的花，至今犹然。尊说极善，只不知法忍是否会画画。（想必必然会画的，一笑。）又如尊解“来”字领起，十字一气呵成，较之对偶并列者为佳，以其本非对句。兄驳正我的引证，又赞助我的理论。论文之乐原不可多得，而况晚岁切磋乎。弟得便即当过从，敬候起居，阻隔不须深怅。唯万万珍重，不宣。即叩颐安

弟平 顿首 八月十二夕

有些狂想，书不能详，俟面谈。

1982年8月13日

圣陶兄尊鉴：

《录印》之讹已详复颖南有三纸，恐其未必悦，却亦不能不告。然恐白费气力，书编得很乱而弟于印人所知极少，无由校订也。他所请钱、符二人，殆皆不可恃。如一七〇目录一望而知的两条：（一）乔大壮重出，所云二石只有一石，书中亦无题。括弧内文亦有误。当完全删去。（二）既有“蒋峻（峻垒）”又有“维崧（蒋峻垒）”，（二垒并误排垒），两名而一字，不知是一是二。考之原石边款盖二人也。烦琐不宜多费目力，看颖南回信如何。兄曾说，只要查查书，多问一问，就可以减少错误，诚者是言也，而知之者少矣。

张伯驹、黄君坦合编之《清词选》弟得到一本。二君皆词人而此编亦颇有问题。如不收王静安的人间词，以吴梅村之《贺新郎》“万事催华发”一首引旧说谓为绝命词，似皆可商，已告之矣。兄如想看，当寄上。但恐不宜以费目力也。又俞振飞之曲谱闻已出版，上有吾兄题字等等，却尚未见。都译为简谱，得之亦不能按节而歌。以上写好，以无甚关系，恐累兄目力未寄。即已写了，弃之亦可惜，姑奉上，备暇时之消遣。

弟平 八月十三日晨六时

1982年8月19日

圣兄左右：

那错误的文章已在《南洋商报》刊登，很糟心，幸国内尚无之。如更正拟附我们来往的信，但亦须有弟之原文方可，以免无

的放矢。弟拟暂置之不理，迟日再寄所附两书如何？小文附呈。虽似过情，鄙怀犹感未尽耳。此不对外发表。

云乡携来从周画卷，竹石潇洒有元明人意，惜附扬州诗，次首押“舫”字不调平仄。瞻尊题简妙，弟得附骥，若仅书观款，似过于躲懒，为书“壮游能使画理自深”，纪实而已。

云乡偕王君来，为李合肥书匾照相，匾长则字小，不知看得清楚否。修理厅堂大约明岁成，却少可游览，弟拟俟小园修复再去，则未卜何年也。

更正之件已抄出，今奉赠一份，祈察阅。其中为添了“落花”“桃花”四字，则二者关系更清切。亦合兄意否？恕之。

外孙女韦梅将于明日自港来，家中将热闹。匆不多书，即叩颐安

弟平 上 八月十九夕

《谈曼殊诗》一文订误

八月九日《南洋商报》载我的《杂谈曼殊诗〈简法忍〉》一文，论证未确，恐生疑惑。爰录近与叶圣陶先生通信二则以代更正，并此致歉。

叶圣陶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一日来书

尊稿论曼殊诗者已看毕。欣赏不一定后于理解，兄意多层，弟皆信从。曼殊此诗，总之，要法忍来（四字原旁圈），其他都是兴到之语。第二句或是隐语，或是说来（原旁圈）共画牡丹寄兴。兄以为有此可能否。至于“落花深一尺”，亦如“白发三千丈”、“桃花潭水深千尺”，尽往多里说。说了落花多就想坐落花，于是来了“不用带蒲团”。如此浅说，不知说得过去否？

俞平伯 同月十四日复书

前以小文复制清本奉呈，遂得指正，幸也。读之惊喜逾恒。“浅说”岂但“说得过去”，竟是一语道破。其妙处正在于浅。弟以妄想引起曲说，走入迷宫愈走愈远，片言唤醒，恍若发蒙。原题只云《简法忍》，（“简”字通“柬”）不言约在酒家，则禁忌、幌子等等都落空了。拉扯就是附会，曲解就是穿凿。还有一点，前文未提到法忍其人亦欠完全。《燕子龕遗诗》在此诗下面有《南楼寺怀法忍·叶叶》：

万物逢摇落，姮娥耐九秋。

缟衣人不见，独上寺南楼。

“姮娥”、“缟衣”，盖谓女子。曰“缟衣”者，以别于缁衣，其在家修行，非比丘尼。有关于佛教，就说到蒲团。原约她来饮酒赏花作画，若连吃肉，无乃好笑。“深一尺”不必泥定是何花，甚言之以示春色阑珊，宜及时乐耳。“来”字领起，以下一气呵成，行云流水直贯篇终。诗心通乎禅理，而兄之胜解如之，弟作庸妄可烧矣。若夫切磋论文之乐，于尘缘为希有，而况同在晚岁欤。

圣陶兄八月十一日书跋语

简而深，直而和，金玉之音也。说诗解颐即此便是。来书只用一“来”字旁圈，其文即在曼殊原诗之首，可谓一字不着尽得风流矣。偶侍谈及禅宗，兄辄谦言不会，若此非惮悦之文心乎。玉谿诗“自有仙才自不知，十年长梦采华芝”，其此之谓欤。

十四日抄后记，以近似标榜未敢径用。聊发一笑。

弟平 十五日

1982年8月22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一日得两书希有，为之扑慰。不唯往复，且有胜负，这才是

真的银球。知兄看字费力，拟稍变通办法，文辞从简，大字墨书，如此书也。长信当另写呈。“修改前作似不必亟亟”，细思尊意至妥，已函致颖南矣，本系闲事，俟他日再理何妨。于复书中添“拉扯即附会，挖空心思就是穿凿”。自评前文颇切，亦中时病，兄谓如何？苏州修复旧寓，最近消息云已动工，则观成有望。若他年撰杖从游，以补五九年未竟之愿，诚为胜事。附奉近作博笑。即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八月廿二日

1982年8月26日

圣兄赐鉴：

前奉一书只说二点，其实可谈者甚多。今分别列以便披览。

跋文写得尚好。兄云“拿出去惹人笑，只你我二人知之罢”，肺腑之言，读之欲涕，岂寻常尺牋文字哉。——然原跋实不够。弟性迂疏卞急，近更衰迟，动辄致误，笔难殚述。匡扶启迪，唯诤友是赖，环顾宇内，一人而已。岂唯文字得失之谓乎。故曰言之不尽也。

前文讹谬甚多，始就三点明之。（一）首段荷兄印可，或堪取节，而仍不合本题。曼殊此章，依兄新解非沉晦惆怅之诗，则落空矣。（二）日本禁食兽肉，云在天武四年（六七六），当唐高宗仪凤元年。东瀛多存古俗，千百年后尚有之，如知堂于三田地方见山鲸招牌是也。但曼殊是否见过，却很难说，看他的诗集，有关日本的名物如“尺八”、“春雨”、“白妙”皆有注，而此无之。一般解释以本未用典，故不注，极其明白。若公度之托，知堂之说，只是偶合而已。弟却曲为之说，若“语在显隐之间……不必斤斤

于东瀛旧俗”，即不能坚持己说而含糊其辞，此即所谓挖空心思也。（三）引佩兄昔谈赵心馥文，似属无关却含微意，以近于自我否定。这次一个筋斗果然翻不回来，近乎语讫矣。文写完曾向人说，写又涂掉。结以“钵上安柄”，犹言妄解之为蛇足也。其引起尊书良非偶然。

弟初定三篇蝉联而下，故急于更正。其得手教两通在晚上，均言“不须发表文章更正”，弟竟未看懂，至翌晨始明息事宁人，尊意之妙。近心思迟钝？每落后一步，可叹，岂足当兄之艳羨哉，却又引起另一想法：现姑置之不理，他日将两封书单行，上引曼殊原作。如欲参阅鄙文，告以见《南洋商报》可也，且我们皆有复印本。谅荷赞同。又想起十年前的小诗，有所谓“讹谬流传复水同”，“复”字稍重，今改“逝水”，另纸俟教正。言多必失，安得时时得匡谬哉。

曼殊另诗《怀法忍·叶叶》新旧二本同，盖皆其女友。楚伦别号，当是偶合耳。“缁衣”用典以别于缁衣（附注），措语有分寸。彼诗凄冷，与此迥别。约其来作画饮酒则可，若说请她吃肉无乃好笑。亦可助成兄说也。（如《红楼梦》第八十回说夏金桂以油炸焦骨头下酒无妨，若说她吃红烧肉就可笑了。）《玉簪记》潘陈故事见宋人笔记，盖实有其人，情节亦相似，只妙常是尼姑。传奇改为女道士甚好，而于《偷诗》曲文中有“从今孽债染缁衣”句，就露出尼姑的本相来了。即是尼姑，舞台上亦不能穿缁衣，有如《思凡》的色空。曲文说“被师父削去了头发”，而依然鬓发如云；又说“为何腰系黄绦身穿直裰”，她又何尝不“着锦穿罗”呢。

从周画卷中，右侧铃章，兄未必看到，弟却看见了，文曰“梓室九怪”，颇奇，盖从“扬州八怪”转化，这且不论。但所绘竹石，秀润有法度，又何怪之有。前闻云乡言，为修复苏旧寓事，兄为致书地方当局，弟初不知。云乡来书早有此意，弟未敢多渎

左右。今蒙鼎力相助，俾得观成，心感何已。

云乡前偕王运天来。王为李合肥长额摄影，据说很清楚，不知在苏寓能适用否。王又要刻章送我，弟并不需，以近极少写字，但不能却。拟二文如下：

儿乐		槐	
笞知	白文	客	朱文

乐知堂，曲园公集中未以名篇。近有修复之说。原拟“乐知长寿”，而弟不喜下二字，故改，以符事实。“笞”音苦，颍川人名小儿所书写为笞，见“说文”，亦甚冷僻。

古槐书屋不存，称居士亦浮泛。“槐客”或尚可，以兼取义于《南柯记》之槐安国也。

此二名亦谓可否？刻来如何，则不可知，弟本是外行，有即用之，亦不会多用。唯告以“笞”宜用小篆，免人不识。此堂原额当已无存，未敢向云乡谈及有何拟想，略一宣扬，他即晤从周，恐欲罢不能，陷于被动。若弟者诚为希冀，不敢请耳。

写了四张，请分段看，作为消遣，不要一气看完。闻近开会，想忙。即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八，二六

1982年9月11日

圣兄尊鉴：

前承惠临，倾谈为快，面示两点均已照行，书名改“杂著”，云国庆后付排，签条已都书，弟得益非浅，不胜心感。近唯开会时多，不过劳否？极念极念。兹附呈三件：一、昨于梦醒间见一黑地金字的匾额，字体在欧颜之间，急起书之，窃谓四字颇深切，

奉博一笑。二、云乡来书（阅后不必寄还）详述修理曲园情况。看地方当事之意，以园小不便招徕游客，对修园不大感兴味，却已花了十万，弟心颇歉，亦只可听之，不欲有所主张也。三、舍亲许宝骥近办民革《团结报》自十月起兼对海外发行（八版周报），压力颇重，亟思求得鸿文，俾为光宠。并嘱弟从旁赞助，知兄惮于书写，敢请酌量应之，不拘何体均可。谅荷荃察也。匆布不具，敬叩
颐安

弟平伯 启 九，十一

记梦见匾额

壬戌七月廿二日己未午夜梦醒，忽见一横匾，黑地金字暗淡，正楷作颜欧体左行，文曰“汐净染德”，大字分明。恐其遗忘，急起记之，看表正十二点。当时只觉得新奇，其是否成文理尚不知也。写出一看，似尚可解，非“推潭仆远”译音之比。盖似见非念，即曰有念，亦浑然一念非拼凑而成者，以其时如电光一闪，不及思维也。文章天成，斯或近之乎。以示圣陶兄，承来书云：“似可解似不可解，至有味。”尝试解之曰：“晚潮洗涤了旧染的德性。”“汐”字独用，若作晚潮，则五字矣。“净”与“染”对，而语法稍别。“染德”二字锤炼甚精，且颇肖我平生。他人之言，总不如自言之之切也。既染希其能涤，曼殊诗云“无际银沙逐退潮”，或有桑榆之收欤。

七月廿五日书呈

圣陶兄教正

弟平

1982年9月21日

圣兄左右：

泱晨送上两函皆是抄件，未能闲谈杂事。欲并寄又恐迁延，劳兄等待。即此四字，亦有未尽者，实是一刹那的幻见，文义出于后来的猜详，原非自谓。蓦见“染德”二字便觉其颇肖生平，上连“汐净”读下，即近夸诞矣。然而是题中应有之义，只证实与向往相距悬殊，而弟前未交代清楚，是文章之病，今姑置而勿论，略为兄言之耳。

小园实况，如欲修复，中梗一简易楼，占原来池沼与曲水亭之地，坐东朝西，西向拆墙开门，通斑竹巷。修园必须拆去，而主者意存观望，以园小不便布置开放也。从周来信：“对园林部分拆除新屋，当竭力争之也，请放心。”其意甚盛，而终是客卿地位，或难主持。弟意兄得便与苏地当事者通信时，琐碎自不必提，或可为从周说项，俾得有权，展其长才。此种想法是否适宜，仍希裁夺。厅堂部分想明年可完工。匾额事亦尚未谈到，似先与云乡一谈，以其上次偕王运天君来寓时，已将李额摄影，非双钩，不知能用否。又园中一切皆无，只有一紫薇，被称为“古紫薇树”，原在春在堂翻轩之北假山之南，即云乡信上所谓。兄误看作紫藤，却引起弟之妄想。曲水池先筑防空壕，后填平建屋，今不须恢复。回峰阁与曲水亭原隔池相对，今可于其间搭一较大之藤萝架。他年翠幄成阴，紫云委地，亦可备园中一景也。书博莞尔。弟近体尚可，只精神恍惚，稍不集中即易错误，或闹笑话。例如“杂论”之迭改“杂著”，本该寄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却将信片发到江西人民出版社（承印《杂拌儿》者），其谬如此。匆上，即叩
颐安，不具

弟平伯 九，廿一

廿九夕得圣陶兄书，释此四字云：

汐，晚岁也。净，动词，使净也。染德，所染之德也。人居群中，所思所行，皆由于习染，或淳或漓，总之非《大学》之所谓明德。综四字言之，或是“迄于晚岁，习染之德已洗濯极净，而达于明明德之境界”欤。兄得此四字，非由思考而由直觉，进德之征也。兄以为何如？（下略）

原书九月十五日下午五点（阴历七月廿八夕）

跋语：

同心之言，若合符节，诵之惊喜。鄙说“染德”，以“染”与“净”对；兄说习染或淳或漓，以“染德”为非明德，措语较轻，其实质固无差别。若通释四字，兄意习染净洗后，非明德可转为明明德，而鄙意只希望其能涤，或可收之桑榆，复借梦中蕉鹿以缓和之，倩刻石章以嘲弄之。

虽同为希望乐观，而口气稍分轻重，窃谓亦措辞之宜耳。“非由思考而由直觉”，语简而明。若“进德之征”，夫何敢当，莫名感慨，自是嘉箴，谓当共勉之。

【注】原文改稿之末增句“梦中蕉鹿无痕而寿诸贞石，不亦痴乎”，前未及书呈。“汐”译晚潮无所说明，亦未细想，盖以喻晚年思潮，其实未必妥。兄仅曰晚岁反而浑融。夫老至之思潮，岂必有异于少年中年哉，何有觉迷之别，《左传》所谓“以水济水”也。潮之于水，非一非异，非其静态乃朝夕往来，一种巨大冲击之力耳。前引曼殊诗“无际银沙逐退潮”，断章取义而意境近是。

连下三字成文全出偶然，羌无所谓“幸而可通”，又得相与细论。若再饶舌，将有附会穿凿之累，想必印可也。

九月二十日

得浴罢所书，天机活泼，一字无差，为佩且甚慰。欲复而语长，遂写为跋语，求同存异，而有似续貂，可笑可笑！今将原书录副（以

备检阅)，一并抄奉，先以呈览。日内当另函也。暂可不复。

圣陶兄赐鉴

弟平伯

札末过谦，为之惭汗，而意甚切至，弟能了解。

1982年9月28日

圣兄左右：

敬诵廿六日手教。是日弟看电视，一局胜负可知，即未再看。情况与兄略同。寄信事亦颇奇。成在车上持一信封，被不相识同坐人看见，说他即住在尊处对过，可代送上，成即付之。想他入门来未遇人，就放在廊下了。既对门居，或者相识。潘诗七五言皆好。七绝末联结得住，如尊评。而上两首稍差，全璧之难也。称我们为“二师”，又引北斗京华，良不敢当。影印曼殊画幅，兄处亦有之否？（如未有当呈览）据云从展览会买得，未知是真品否？虽书画并佳，而曼殊不闻以画像名，书法又极工致，雪蝶之名未见记载，兄亦想到否？颖南信中说潘诗是弟文最佳之共鸣，其实拙作正多讹谬耳。与兄往复二札，他日将仍登“商报”，国内概不发表，想必谓可。

修园事承向苏州董公去信，又荷抄示大概，既感且佩，不殊一言九鼎，陈邓二君必大喜慰。措辞熨贴委婉，而“曲园总须有园”则点睛之笔也。弟近思窘而荒，只能随意妄涂不中绳墨，亦多艳羡之情，如何如何。呈小诗第二句颇晦，只有敝帚却无千金，接“孤生”略示其意，（用《古诗十九首》），亦不了了也。涂尽二纸，复叩

颐安，潭第节禧

弟平伯 九，二八，夕

1982年10月8日

圣兄尊鉴：

雏诵手教，至欣。承补斋惠临，苏州老辈，乡谈娓娓，颇动旅怀。赠以一照片，一拙稿印本。应千日记亦盼重读，兄处亦有否？曼殊《本事诗》，其中有两首载旧本，因此考得诗咏调筝人即雪蝶。盖一艺妓，故隐其名耳，亦无称呼。“为调筝人绘像”岂即此欤？兹以印本奉上一览，书画并精，款甚规矩，是否真迹希鉴定之。若然，则近代之名迹也。潘诗以雪蝶为静子，盖非。修园次期工程当另拨款开会，届时尊函可生效力。多蒙关垂，心感。然拆楼非易，知绍虞兄中风为念。失禁于老年极多不便，弟昔患偏中，亦幸免耳，以后亦不可知。另附两件均无须寄还。颖南手抄故事近乎小说。弟前诗第二句晦而意悲，后附简注恐未必认可，不敢自阉也。勿复不多书，恐邮件过重。即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十，八

1982年10月11日

圣兄左右：

请先谈近事。九日有古籍出版社盖国梁君来访，云拙编将于明岁付排，为他们的主要工作，则可望观成、及见。书名又改为《论诗词曲杂著》，此字弟所加，似不可少，否则易误认为弟所作诗词曲汇编也，谅可批准。弟又拟增新刊三文（诗词曲各一），1.《秦妇吟》，2.谈清真《齐天乐》评语，3.《振飞曲谱》序。在征取他们同意中，如此读者或较有兴味。盖又提出希望吾兄写些感

想短文，要我介绍，被弟婉却。其实“不敢请耳，固所愿也”，唯恐兄劳神费力，构思或致损眠，而陈言多谬，何敢当耶！然亦是美事，若非二人同享遐龄，不能得也，唯代辞变成劝驾矣，似有矛盾，区区之怀，当邀荃察。

次谈修园。董公来书情词恭谨，办理周到，冀其有效。已将此事函告云乡并告从周。（最近消息，陈为香山饭店落成，将于十三日来京，可面谈一切。弟颇想招待他一下，亦想不出好办法。）我侪晚岁在京聚首是斯园修复之一大关键。事由前定，数非偶然。虽事在人为，而种种努力正为实现此命定耳。“非夫人之力不及此”，吾兄之谓也。当拭目观之。衰老还乡得从撰杖，何幸如之！弟昨又得一纪梦小诗而非注不明，话又啰嗦，暂难呈正。已得三短篇：1. 汐净染德，2. 故园花（紫薇），3. 纪梦与诗。既不能亦不愿公开，暇时或合写为“壬戌三言”，复制以赠少数友人，亦未知能就否。若非无益，怎遣有涯。悲怀宜默，反而饶舌，可谓无聊，其得失固不足计也。

前书附照片，想已收到。关于曼殊诗画亦颇纷纭，另附一纸，此不赘言。只有一语：弟前谈《简法忍》若非吾兄及时纠正，几闹笑话；今“春雨楼头”一诗，虽陈解至确（略似《绣襦记》中之郑元和），不敢再写了。先说吃肉，又说狎妓，一之为甚，其可再乎。弟常讥人谈诗文为“黑漆断纹琴”，何期躬自蹈之。仲甫人极怪，一变为新文学创始人，再变党的右派巨人，江户风流，殆无人问，曼殊地下有知，能不怵然。即叩
颐安，纸尽不宣

弟平 拜 十月十一日

曼殊诗集：尊处所存是施新印本否？前引蔡陈和“本事诗”，其上还有高天梅作。三君皆题作《和雪蝶本事诗》（或无“诗”字，意同），曼殊原作只曰《本事诗》，不题雪蝶，岂有所讳耶？非也。

雪蝶即曼殊之别名，非调筝人，亦非女子，新本可证。于六十二页有高作《虎林杂诗》云：“曼殊阔别已经年。”注云：“雪蝶、哲夫皆爽约不至。”哲夫即蔡哲夫，雪蝶决非姬侍，当为曼殊之别名甚明。六十三页《诗中八贤歌》摘句云：“雪蝶上人工知吟，二十八字含馀音”，则径称为雪蝶上人矣。

潘公所藏，不知何人误会依托。弟初见倩影，即觉女子肥硕，既非“倩影”不似“梨花”，而款字恭谨如对尊长，岂是为调筝人作绘口气。疑为贗品，今则果然。

弟平书 十日夕

1982年10月12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前书虽长，颇有遗漏。如十月七日来书所云赵占元、唐先生，弟皆不知其人。曼殊画是否即颖所贻？今知其贗，似不适于作纪念。

独秀和《本事诗》（第九）云“周郎未温春衫薄，沽酒无颜过二桥”，（新本77页）甚妙。盖言季子金尽裘敝，即高和之“黄金未把名花铸，脉脉灵犀欲语谁”（61页）也。以为有似《绣襦记》中之郑元和。此即传诵最广的“春雨楼头尺八箫”一诗之确解。曼殊編集删《本事诗》，转将此篇列入卷首，改题《有赠》，微意存焉。今施辑虽广，不如民八宋体排本之善也。“芒鞋破钵”，有似超脱，实系贫穷。曰“樱花第几桥？”陈答以“二桥”，亦妙，非亲见闻者不能道也。若不了本事泛泛读过，其诗固佳，却不见“赠”意。前已说弟不敢作文，惧蹈复辙，即以此书代之，博尊前一笑，亦可谓避难就易。鄙解若确，前读潘国渠诗即有问题，广泛流传就不甚妥，欲尽友情止之，奈不知通信处，颖南旅日未归，

寄何竹孙信片，以简语告之而已。王运夫为刻章，有拓文寄来。朱文“槐客”平平，白文刻错，筓字多一竖作“筴”，恐无此体。用此字本不妥，僻而难读，拟请其磨改，文曰“敝帚孤生”，见紫薇花诗。“敝帚”是近来实感，言之甚长，容另详。即颂
颐安

弟平 拜启 十月十二日

1982年10月16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诵十四日手教，还球迅速，至欣。赵唐往迹，弟误志为近事，遂未了了。“倩影”一帧出于误解，非一般的赝品。弟唯恐潘诗详注，流布海外以讹传讹，遂函止之。或嫌质直，且待何公云何。颖南已归，当和他详谈。拙编题辞事在明年，决不忙，无须忙。“前言”弟早已谢却，因本无炒冷饭之意，只答应给他们写些信笺，表示惭愧、侥幸、感谢之意而已。书中内容自不暇，亦无从谈到也。自己躲懒，仍敢烦兄。及向他们提出，却又有一种想法，如前所说“乐知堂”匾额，亦难得之机会，错过未免可惜。弟答应他们在十一月底写，届时当以稿候政，或补缺，或纠误，或另提，无所不可。此时总勿萦怀，为叩。自录亦不拟寄奉，（如要，即寄）空里传神即已甚妙。从周当已在京，闻会期止于十七日，想不久可晤面。前二书已在星洲刊出，今附奉印本。若此“商报”有了全文，国内未发表，甚妥。如转载亦无法控制，因之弟更惮于写作也。以下另说一事。

吴下老屋在马医科巷，而口语读“医”如“咪”，就有人说本名“蚂蚁（音转为咪）窠”，亦不知然否。这问题弟从未听到家中尊长谈过，曲园公集中亦未说到。看笔记，其地盖昔年吴县县署

所在，后改为申家祠堂。吴县（作“苑”，盖误）西桥旁之高墩，即监狱。巷之原名迄未详。久想与伯翁或我兄一谈，后遂忘之，未及请教不知对此有所了解否。为何提起，亦出偶然，近读郑逸梅《艺坛百影》，其记《名医马培之》条曰：“他悬壶吴中声名很盛，因此吴人便把他所设医寓的一条小街，称为‘马医科巷’，至今还是这样叫着。”（一三〇页）是否如此？下文说：“一八八〇年，清慈禧太后患病……江南巡抚吴元炳以马培之应诏……时年六十一岁。”按马寓苏行医，不知若干年，假定三十年殆不为少，时间为一八五〇年，岂就为他改巷名欤。寒舍建于光绪纪元（一八七五），春在集中只提马医科巷未及其他，则此一段时间只廿五年耳，若在此期中巷名有沿革，曲园公不会不知，知之亦必提到，可见其名旧矣。这段小考证，兄谓然否？希明示为幸。以方图修屋，如有人提及巷名口语与文字差别问题，而弟茫然，不免有数典忘祖之病。他日或更以询之逸梅也。匆颂
颐安

弟平 顿首 十月十六夕

1982年10月23日

圣兄赐鉴：

廿七仍拟奉访，廿六通电；陈信已发，询问许家屯姓名。前所见《壬戌之秋之记》，已复印，用日本新机器，每页二角五分，极佳。当专呈一册。曼殊画虽承乔梓指示，仍有问题。并非假画，（假画不会这样）只是怪话，问题在于画中人是否真名雪蝶。如给她画像，不能改名，那么，曼殊为何又以之自称？这真是实行了庄周化蝶，蝶化庄周。但庄蝶虽可互化，却无恋情。因之迷离惆怅不可捉摸，鄙意存而不论最好。考证则随之堕入魔障矣。谓然

否？不日将晤，本不必书，但写出比说话反而清楚。即叩
颐安，潭福

弟平 十，廿三

1982年10月30日

圣兄：

日前叨惠，谈叙极欢。增补四文已寄出。《振飞曲谱》巨册，所印拙序，讹脱妄改，负我等之细校矣。如翻看即知。幸囑颖南将弟手写本复印，迟日当奉赠一份。附诗一、颖南来书一纸，又弟谈潘说一纸，均不须寄还。原画潘藏，自遵其说为是，弟不拟再提，姑与兄言之耳。

弟平伯 上

潘公之说与拙说相反，录如下：

一、雪蝶是曼殊之别署，非有女友名曰雪蝶。

二、画是怀念的写照，非以赠“雪蝶”者。所怪之人为静子——即雪蝶影射静子，画中人 是静子的形象。

三、不提本事诗，调筝人。

四、画非赠人，乃以自娱，故留在曼殊手中（此句他未说，乃我引申以证明之）遂得留传。

五、用上列说法符合当时的情况，定此画为真。按此说亦多空想，不牵涉其他，比较简明。但画是写生，确有这么一个日本女子。既非雪蝶（他是曼殊），那么是谁。说是静子，不知然否，亦其缺点也。

平记 十月三十日

弟意雪蝶，女的真名引起男的化名（蝶化庄周）。潘意雪蝶原是曼殊别字引起“倩影”（庄周化蝶）。又雪蝶名不见集中，弟疑

即隐名的弹筝人，潘疑为静子。

1982年11月5日

圣兄赐鉴：

俚句得赏音，至欣。上半题中应有之义。末联酒边情味，后又想“边”改“怀”，作“酒怀妍”，如何，望一推敲。以“边妍”二字叠韵。

录音哑劣（曲友均未闻之），不敢自阉，“请您赏下耳音来”（此京韵大鼓照例的开场白）。更荷转录，尤为荣幸。《咏花》工谱可备参考。其件暂留尊处，勿忙掷还。星洲潘藏画既真，写明雪蝶，其人不谬，若是否调筝人或曰静子，均可祛疑，再钻牛角尖诚无谓也。“曲谱”序文，以周藏写本为正，其他则听之，亦不拟函知振飞。据周铨庵说，《絮阁》中且少曲文一句，工谱纤屑更不可深究，弟亦自悔其属草之率尔也。昨由湜华送呈复制本，想已邀察。从周于上月廿九日返沪，有信来，兹将原书附寄一览。他谈许家屯、柳林分工事很明白，自当给二位写信。但他意似想请兄具函而他附署，见原信，以旁线划出。尊名当在前原不成问题。不知可否与陈直接商量办法。弟意兄前者已函董昌达君，回书恳切，则苏州地方当局或已在商讨中，不妨稍候观其如何裁决，董或尚有续报也。弟既无成见，拆楼事不甚乐观，只心铭勿谈耳。

天气不甚冷，敝寓尚无暖气，室温十九度。俞成将偕其友飞昆明，半月可归。寓中托熟人料理，于弟之生活无大影响也。匆书二纸，敬颂

颐安

弟平 顿首 十一月五日

1982年11月8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奉手书二纸，极慰。吴下修园本非亟亟，宜与地方当局谈商，待至水到渠成。鄙见与尊意正相合。

《振飞曲谱》序复制本“四十四折”，当从原谱本作“四十折”。第二“四”字衍。以当时本说四十四，其后诚为四十也。

潘藏曼殊画，顷得香港何竹孙信云将重裱加色，弟告以重装好，加色不可。原作淡雅，加工将成俗艳。亦与颖南言之。书云“潘藏品人画皆真，若其人非名雪蝶，安得以此画赠之”，未及其他，并告以兄意亦同。

推敲之字，兄谓“边”字佳，至确。直觉“边”硬而“怀”较软。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。初稿曾作“酒中”，已三改矣。今用二稿“酒边”，《论语》所谓“再斯可矣”。前半铺叙亦是实话，非泛言也，殆不须引以为愧尔。

近书中常说到庄生蝴蝶，写此信尚有馀纸，想起义山《锦瑟》，悼亡之意甚明，何以纷纷笺注？漫呈小诗博笑，尚未录稿也。

老僧久与空山习，小驻空闺更惘然。

何事儒生笺《锦瑟》，分明蝶梦与啼鹃。

大女出游，有时独居此屋，戏书一绝。以思路枯窘，已做不出诗来，却忽然冒出两句来，如斯便是一例。昨想了前两句，今天家中无人，写信时得后两句，凑起来恰好。有似泉源待涸，偶尔冒泡。若谓文章天成则过矣。亦只可向兄言之耳。小儿得读五言赠句，顷来书言“六十多年交谊，现在已没旁人”，言虽质陋，就我身来说，亦系实况。

韦柰渥承教诲，不胜心感。（前赐柰书得读）他年不负提命之

雅，即伊之深幸。近青年缺乏真信心，是一大问题。书不尽言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十一月八日，立冬

着甚来由笺锦瑟，分明梦蝶对啼鹃。

昨呈歪诗有改动。本是两截，意虽可通而气不贯。又绝句每着重后半，此独在前，亦变格也。今写在此页，则作意又似在后半。又初稿指斥儒流似亦无谓。此能稍好否？墨涂不恭，总是弟精神之恍惚耳。与兄谈诗固是至乐，亦有俯仰寂寥之感。即颂圣兄刻安

弟平 十一，九

初稿“与”字重出，改“对”为切。

1982年11月10日

圣兄赐鉴：

奉七日报，勉涂附上。其中无弟柬札，以兄片言推荐，得附微名，幸也。忆题襟往迹，不胜人琴之戚。湜华文剪报，尊处当已见之，仍附奉一纸。

偶然想起，忘我是一种感觉，并非思想。若不忘而自忘谓之无我，则更进一层矣。亦云可乎？只云证道，不云得也。祇颂颐安

弟平 顿首 十一，十

1982年11月16日

圣兄赐鉴：

知写件已转寄为荷，却不敢取代尊书，以恐广洽师甚拘俗套耳。湜华文颇工，夸张自不能免，且对于“团结”大可敷衍，应征撰文尽可从缓，无须挂怀矣。《锦瑟》悼亡大致不离，却非定论，弟亦借题，恶近之文风穿凿附会也。附奉照片两张，须全部重建殆不易解决也，且看将来。勿答不尽，即颂

颐安

弟平 顿首 十六

1982年11月20日

圣兄赐鉴：

依序奉答，仍先谈诗。两“空”字乃此诗最早的核心，故不能移动。以悼亡贯穿，先得上半，次日写致兄书又得下半，未曾想妥，遂有漫斥儒流无谓之笔，可笑。大女于六日飞昆明，有妥人代之。有时其人外出，弟就实际上独住四间之屋，这是不折不扣的“小住空闺”，而“惘然”已连《锦瑟》。以改本看似仍重三四，而作意原在一二，用两“空”字可知。以两截融成一片，斯或是一例欤。妄言勿呵是幸。

从周寄来卧室照片，有对景挂画之意，希一垂青。又附上运天所刻“敝帚孤生”（即“乐知儿笄”之改本，以字僻未用），弟毫不懂印章，却不甚喜其篆法。窃谓铁笔或有关毛笔。恐又是瞎说。

再言小园，兄言概括甚确，深明法意，足以语乡邦人士矣。续貂云“拆迁”。若“破字当头”，今人引此者鲜矣，然亦怨羹吹齏

之类也。弟虽未到，已想到园中情况，房屋悉改原样，房多而空地少。本来房轩并不多，列举如下：认春轩全非，见照片。回峰阁、曲水亭东西相对，已无迹。达斋南向已扩建，将原在廊下之会稽刻石包在室内可知。艮宦在园东北隅未悉，想必有大片房屋。此弟之所以望而却步也。若平地起楼台，以梓室之才又何难之有，其奈人事何。适有馀纸，遂详书之。数日后兄将忙于开会，以起居保重为要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伯 顿首 十一月廿日

汪补斋来书工楷，复之颇费力。他返苏过景德路，见涂鸦之迹亦然在焉，惭愧！

1982年11月28日

圣兄尊鉴：

手示敬诵。苏寓情况已甚明了，并无荒园，有许多住家，空地极少，花木亦稀，所以老说这棵紫薇。当局非不知保存古迹，乃住户无处安排。梓匠多才，奈手无斧柯乎。承拟拨冗致董书以促进之，心感何已。

荒城饮马图有影本，兄所见与柳同，但原迹安在？据柳旧传民八排本云“荒城饮马图未竟”，“焚其稿墓上”，则印本何来？与柳诗注，我兄亲见者不合，新传无之，疑旧传得之传闻，非皆事实。原本恐未必存，影本不知人间尚有之否？以见“雪蝶倩影”，不能无感。

大女携归昆明大观楼长联印本，展读为快，只无地悬挂。缩小后还长，不便照相，无由共赏耳。

政协开会，以近体愈弱，更需扶掖，只能向办公厅请假，弥

感怅怅。

从周来书囑写《程砚秋唱腔集》六字，自言“是我多事”，情不能却，而眼昏手劣总不会好。程于开会时曾识面。程腔夙有名，弟不甚了了。

前呈摄影，兄谓有“静寂之气”。今检奉床前一帧，书架半空，无聊枯坐，藉留鸿雪，即希赐存。两处开会，勿过劳否？即叩
颐安

弟平 顿首 十一，廿八

1982年11月29日

圣兄赐鉴：

将十二月，文债到期，搜索枯肠，殆将曳白，遂以诗代文，杂凑新旧塞责，逃学躲懒法也。恐不值一笑。拉杂亦有可谈者，书名四字即够，词曲皆诗也，徇众意不改。上首旧话，文化革命式，天宝末年时世妆也。屠龙之技漫说不会，会亦将安用之，况讹谬流传耶。下首乃大字报，搽些脂粉耳。却比较灵活，不着边际，搜辑拟用弄字，恐其冷僻未用。押印未佳，其人兄或想不到，沈启无也。他从来不刻印章的。

开会甚忙，唯尊候愉健。报载许家屯来京，亦得晤否？勿叩
颐安

弟平 顿首 十一月廿九日

1982年12月2日

圣陶兄尊鉴：

病榻无聊，阅林译《迦因小传》，首卷有夏穗卿题词。其人似

与商务有关，兄识之否？录如下，附圈志。

万书堆里垂垂老，悄向人前说古今，
薄病最宜残烛下，暮云应作九洲阴。
旁行幸有伽娄笔，发喜难窥大梵心，
会得言情头已白，撚髯想见独沉吟。

“发喜”句幸有注，但还是不懂。注云：

如德亚之上帝，印度之大梵天王也。发喜者，谓梵王以造地狱而喜，见瑜珈师地论。造地狱有何可喜？想了许久不懂。夏云“难窥”，诚难窥也。总非无深意。小说是一爱情悲剧，如何关连亦不可知，思之可以消闲，而兄甚记忆，既写出姑以渎陈，乞谅之。

以俞楚江像，“红会”又起风波。河南博物馆来人证其伪，而周汝昌驳之。弟不能辨其是非，兄或亦不详，未知至善君理解如何。

信待发，得来书。弟前书误记日辰，荒率甚矣。知在小组会之发言又与江苏省当局相晤，诚为巧遇，估计可徐徐生效。他年粗复先迹，兄之力也，弟何有焉。私愿得偿，亦吴地一佳语也。闻云乡将往苏，可藉知最近情形。

会期旬日，以保啬为上。即候
颐安

弟平 顿首 十二月二日

1982年12月4日

圣陶兄尊鉴：

于会期中得“闲坐”功夫，承赐书，极慰。依苏州近况，小园修复有希望，恐非旦暮间事。致从周信转述近闻与尊旨已发出。

柳亚老所见曼殊画，当与兄所见同。却有一点，如来书中云云，与柳公旧传结尾相差颇多。他说未毕又烧去，书言原画已赠赵，赵又转赠唐，二者不同。既见实物，则传文误耳，故新传删去。

拙编“论诗”仍用全称未改，以较明白，易引起读者注意。曾见一文谈书名稍晦（有“性能”二字），销路即差，恐出版方面意亦如此。二诗将手写影印。又此书直行繁体字排。“藉”、“借”有时通用，不能全通。原拟“赖”，似过重，未用。

以上奉答。前另寄一书，谈夏穗卿遗作，想已收到，可谓闲中弄笔，却有未尽之意。以境界论，妙在三四句；以用意论，深在第六句。似无关本书，而第七句“会得言情头已白”一语即入本题，甚妙。且因此可猜测见地狱何喜之意。天堂地狱，唯心所造。在宇宙，灵界谓之地狱；在人生，文艺谓之悲剧，盖非有二也。若是解释比前稍进，不知病穿凿否？夏君其人，闻很怪而博学通识，殊深向往。民初同在京，内眷有来往，弟时骛新知，未敢进谒，盖失之交臂也。

汪补斋意殷勤又来信附诗，兹转奉一览。书中要我改诗，虽是应有之套语，却有两明显细节需一改者，如“令原”当作“脊令”（不可分，或右加“鸟”傍），“尘桑”（意复）当作“沧桑”或“海桑”。以初识面，或未宜径告，希代为斟酌其可否直言，为幸。兄处亦有其书否？匆尽二纸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十二月四日早

1982年12月11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于开会冗忙中犹得“闲坐”，三页之书可喜，仍先奉答。

示穗卿诗甚怪，居然能忆全篇。弟只知“帝杀黑龙才士隐”，亦从梁引得来。本未读过全篇，窃谓不如题《迦因传》之有诗情。弟生也晚，读经初毕即交辛亥，就学未完而“五四”矣。民初先君命读其《中国历史》（称中学所用书，现在的大学生恐亦看不懂。惜只有三册至东汉而止）为开蒙书，以外则《读史论略》、《纲鉴易知录》，弟之史学如此而已。

俞楚江像问题，本是册页，不知为何弄成单篇。河南博物馆官方亦作伪，可异也。吾宗为两江幕府，与尹督唱和相当显要，岂《石头记》之作者耶。本无其事而论之不休，其幻甚于梦中蕉鹿。

“曲园修复旧观”，尊言见人大简报，当有影响，可喜。从周有信来，言已写信给江苏文管会姚迁（？）、党委副书记柳林，又自称有“牛劲”。此即“锲而不舍”的精神，吾兄及梓室皆有之，弟则远逊，愧矣。

江西印《杂拌儿》清样已来，由大女一看。“杂著”书品较大，情形不同，只能依靠出版社。兄所虑极是，也只得嘱他们费心多校耳。明后年弟将有三种书出版，非唯不感兴味，且畏期流传，贻误来学也。前有诗云：“磨灭流传总听之，勾涂删改亦从伊。”若以作题词，未免大泼冷水，使出版社方面失望。即前呈之二诗亦有此病，其用否听之他们。

汪补斋处已复，润饰辞句另附一条。其诗末联过谦，虽不敢当，而其意颇诚，有话亦不能不说。其定稿他日或将以呈兄。进文史馆事，盼其有成也。

前赠五律一首被荒芜看见，发表在《羊城晚报》上而弟不知。李寄来清样，题目横排，诗句直排，格式奇异，不知何故，岂报纸上即如此欤。

今岁妻丧，心绪极劣，影响体力，胡乱涂了一些，不知讲些什么。其中有赐和慰问一诗，至今心感。粗录二编，附奉一目，备

查祈察。其中最后一篇乃新作，已托湜华抄，写讫由他奉呈一本，即请惠存。记事颇怪，迷信有似小说，不敢以示他人。却甚不易写，费时两日，若非闲散不能为也。

顷得院、所通知，要发还一批书画，前由公家收买者，价三六八元。现须缴款收还，不知是些什么。恰润民在京，将由他去办理。事隔多年，恍如一梦矣。或者有些可留的，惜兄病眼不能看耳。匆上即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十二月十一日

1982年12月17日

圣陶吾兄尊鉴：

前以小诗代前言，得古籍出版社复书，称为“辞意并美”，已寄去缮稿。另有副本即以奉赠。第二首“楮”改“卷”以符事实。“时”改“诸”比较恭敬，谅荷赞同。又附妄谈片纸，晒正为幸。

前呈小文，语诡而意悲，且枵然无实，若非后半与小说捏合，即不成文。原勿示人，恃爱弗敢匿耳。

十五日手教敬悉，于广播发言中提及修复荒园事，是渲染气氛之好机会，亦缘法之一也。每荷关心，弥见拳拳之意，唯心铭勿遽耳。此次发还的有珍品，亦有破烂。其为寒门可纪念者，有如南庄府君（廷鑑）手批《礼记》《四书》，留贻至今已五世矣。须折价若干，其中有《清史稿》，乃先君在职时所得，顷售出得价二百五十元。只抄出曲园公本传入“儒林”者。匆答，即叩

颐安不具

弟平 拜启 十二月十七日

附书 近得发还《袖中书》，皆清季友人与曲园公书，其第四

册有：李瀚章（筱笙）合肥之兄，督两湖时来书，凡三横笺，小篆，工整。按其情况，盖记室所书。但末铃一章曰：“斯全家法”，篆刻印泥并精。若倩人代书，似不宜用之。岂自为之欤？至少他自己能篆体。此一事也。其二，开首一字，弟就不识，摹录如下：

□□老兄季大人

在这地位没有什么特别字可用，应当是“仁”，却又不是。见识之否？想了好久，想不起来，亦未去查书。后参考其他册页，发见两条，其写法亦与今日不同。第二册吴平斋（云）书称：

□□老兄大人至爱（“爱”草书）。又赵舒翘（展如）称：

□□先生大人爱鉴。

“爱”，如今用之恐将引起哗笑，亦古今之异也（实不过数十年）。遂疑此不识者亦是“爱”字，即“悉”之异体（李慈铭字悉伯），不知然否？仁爱相连，爱兄即仁兄耳。兄于引书熟悉，伫待教之为幸。

弟平 涂

1982年12月28日

圣兄赐鉴：

日前惠顾倾谈，欣慰无量。广洽上人远道厚赐，意甚拳拳，又承介绍，谊不敢辞，乞代为多谢。涂抹前已寄奉，聊以塞责，尤觉惭愧。湜华携呈片楮计已察入，与前语相同，书面可备查耳。《袖中书》材料皆前所未知者，颇可遣日。如徐花农（琪）庚子两书，一谈立大阿哥宫廷实况，一谈庚岁六月都中情况，皆第一手材料，唯字迹潦草难识。又如章太炎正书《三大儒赞》不知见全集否。一、曲园公，二、高先生，三、黄元同。高不知何许人，文

中毫无说明，无名无字，只云高先生“不言而信矣”，亦不详其学术。弟固孤陋寡闻，疏于文献，而如此行文，亦可异也。又“诗笺”中有杨古蕴（葆光）和“落叶”诗韵，四句亦颇可诵：“垂暮多情霜屡迫，校书欲埽笔难停。寓言我欲庄椿比，阅尽春秋总妙龄。”二句似更妙。匆答不尽，即叩

颐福年禧

弟平 顿首 十二，廿八

1983年1月10日

圣兄赐鉴：

别后颇盼来云，得七日手教详述医院诊治情况，为慰为念。眼疾只宜静养，一切放开，勿以挂怀。知是陈言，难于办到而亦只可如是。更有两种想法，一积极，一消极，姑妄言之，以代面谈。

陈寅恪失明最久，二十馀年。一九四六重到清华园，弟曾诣谈即已如此。而他倩人相助，不废撰述，窃以为异，深佩之。其长篇《柳如是别传》，实成于晚年也（言其努力，弟不欣赏）。尊处亦有此条件，只想法配合，稍经练习耳。所谓“竹密不妨流水过，山高岂碍白云飞”，或是一喻乎。而私意犹不只此，弟恐不能如此努力，兄必谅之。陈既可为，兄亦不妨试之。且是他年事，不须挂怀也。

眼病无妨于作业，更无妨于学道，这是自然明显的。且是学道之最好因缘。《文赋》说：“收视反听，耽思旁讯。”窃谓节去下四字就可以了。失明为生活之痛苦，却有一利，利于静观。师旷之聪亦缘此伸彼绌，五官尚然，况心乎。其实吾人读书已过其“中”，老年犹以书遮眼为快，实是一种习气（通言“习惯”），贵

在躬行耳。常惺惺即慧，心不乱即定。外禅内定，故曰禅定。即屏文字，殆亦无妨。以弟言之，妻丧将逮期年，知当以理遣，而情不受遣，不如以礼制情之为愈。忆及《礼记》“子路有姊之丧”一段，辄发三叹。礼意之精，固不局于繁文也。心情劣劣，惘恍不宁，《半帷呻吟》差得其实。呖梦之言，兄所知也。吾侪已届“为道日损”之年，若不略有管窥，蹉跎未免可惜。谈玄之趣或胜论文，略通数语即够，又不待烦言。亦印可乎？

何焯贤，字竹孙，昔与孤桐相熟，弟亦凭介绍通信，初未识面。不仅提倡风雅，关心文献，且于文章亦颇有理解。今录其最近来书，可见一斑。寄小册来，弟谓兄知其人，不意其尚未。下次通信时自当代为致谢。闻他近亦多病，而意兴不衰。

《清史稿》“曲园公传”，能谈其学术概要，是比较好的一篇。闻撰者与公门下有些渊源。若论公之易学，弟毫无知识，与兄相同，尚存旧日读本，望洋兴叹，炳烛之光难窥涯涘，只留为雅玩，以为神州第一奇书。抄本字迹有难辨者，希在稿上作符号寄下，当为填好寄回。这样比较省事，尊处又不妨多留一抄件。耳机配来合用否？为念。盼勿如弟之弃置不用。澠华标点之《不下带编》，谢老藏书，极冷僻，点句有误，想兄未必能看。已尽三纸费目力，留作消遣，不忙于看。即叩

颐安

弟平伯 顿首 一月十日夕

秋水涵空照，能居众妙先。

称情遗佞曲，因物感华妍。

地以经过重，身堪老病传。

犹思揖陶谢，争不杜公贤。

此诗咏杜，已佚，亦平常，顷见人征引。第六句首二字作“官应”，不记有此二字，且劣，可异也。录奉

圣陶兄鉴正

弟平 八三年元旦

广州市北向有郑安期祠，俗称郑仙祠，妇女每于深夜求子上香，晚清张之洞督粤时禁之，改为三君祠，祀吴虞翻唐韩愈宋苏轼、集李杜句为楹联云：

海气百重楼只为浮云能蔽日

文章千古事萧条异代不同时

即何竹孙君录示者，窃以为弟前写奉彭刚直之“我本楚狂人”集句联，有异曲同工之妙，皆若天衣无缝也。

平伯 八日

1983年1月18日

圣陶兄尊鉴：

奉十六日手书，知小病初愈作，无任悚歉。祈勿力疾书，以电话通即妙。近想起居照常。小热度不可忽视。贱诞在迩，重劳致祝，五年以长，受宠若惊。俗说“勿敢当”、“托福托福”皆是实感。“吾从子，如骖之靳”犹未免俗，自是胜缘。马叔平旧刻章（只于本月用之）洗刷后瘦挺，钤以蓝印泥，乞留玩。是日拟屏居，而寓中适来一客曰张贤亮，故人子弟也。

抄件遵嘱，校后附奉。所询书名出处见开明本《孟子·尽心下》“君子之言也，不下带而道存焉”，盖谓其言近旨远。弟所以能即答者，实兄之赐，“索引”之力也。记忆已恍惚，而检之立得。前张伯驹讶君坦引经典之熟，黄即告以有是书之故。说斯编有益于社会或稍夸，（其实亦不夸）而读书人得力匪浅。昔场屋中若有之，必视枕中秘也。事总得务实。昔吾兄主持，一家合作，意兴之佳，用力之劬，想望风流，不唯倾佩而已。旧本昔承惠赐幸存，

亦可喜也。

湜华标点是书多误，盖能力不足。然苟遇不明白处，多问问人即好些，正如兄昔日来书所云，惜鲁莽人多，虚怀者少耳。他年若有重印机会则须改正之。

近看二书：1. 黄裳《金陵五记》。古迹徒有虚名，不感兴味。《老虎桥狱中访知堂》却是珍贵材料。周出近题画梅诗示客，已颇觉奇，句云“恰似乌台诗狱里，东坡风貌不寻常”。竟自比东坡，可谓奇中之奇。读之令人寡欢。2. 陈从周《说园》。书品写印，字大悦目，尊斋当已有之。作意致佳，文字未免稍多，亦世尚如此。弟不懂园林建筑，只随人瞎看。觉得他欲与俗眼斗争，是弄不清爽的。又闻见极陋，遇曾到之处亦感同意。如瘦西湖之五亭桥，确是将北海之白塔玉琮桥五龙亭合在一组；豫园之九曲桥，难看又不好走；狮子林檐角挂一电灯，皆他书中所言。唯对二公之博览，则望尘莫及矣。不尽，即叩

近安

弟平 顿首 一月十八夕

勿忙作复。

1983年2月1日

圣兄赐鉴：

小儿以有假来京，晋谒敬叩起居。附呈腊八日寓中照片，光线不足，而神态尚佳，祈察收。细阅写经，知关键在上附小条，言其为弘法师手书真迹，凡卅行，有收藏者圣宝铃记。二者固非一人也。说法简要，文理明通，盖属于“论藏”，惜不知其名。既有二人之名，自须征诸东邦文献始能辨其真贋，故拟暂留家中，未敢遽贡野芹。自光绪己丑迄今瞬及百年矣。拟加句读作小记以谕

来者，以未经考订亦不能周备。癸亥之春，冉冉将至。维道履珍重，即颂
颐安不具

弟平 顿首 二月一日

日僧与经颇有隽语，录如下：

三德：法身（应身），解脱，般若。

三德一义“累无尽，不可谓有；德无圆，不可谓无。非无非有，名曰中道。是故经云，佛性名为中道种子，中道之法名之为佛，说中道故名大法师。”

三德无义“经云，远离二边，不若中道。……心行灭故不可思，言语灭故不可议。故如来之德，舒之则遍乎法界，卷之则虑绝言亡。若体斯意者，方可识此中文也。”

“今法身为端者，正以仰对金容，就迹寻本故也。”“但万德不出‘智’、‘断’。举解脱明‘断’，举般若明‘智’。”
圣陶兄法悦

弟平 抄点 壬戌除夕

起信者如觉，非俗言迷信之谓。

公句云“教宗堪慕信难起”，知慕即起信之初基，殆是一非二，亦谓可乎？癸亥元旦试笔。即呈
圣陶吾兄

弟平伯

1983年2月25日

圣兄赐鉴：

元旦一叙意想不到。四周昏黑，一室荧然，草草杯盘，匆匆逆旅，仓猝东道主人，亦新年之良会也。若非饭庄很通融则此局

不成；若非有高轩，则弟亦不能趋陪也。及年初六，晴野即飞回香港矣。

朴初遣周绍良来谈。弟意尚有些问题。卷首题字与卷中情形不甚相符，而小条所记是否可靠。（弘法声名甚大，为创制片假名者。此经卷为弘法手书，仅见于小条。）弘法距今千三百余年，当在唐初，而卷题云在长庆太和间，相差二百年之多。率尔贡芹，惧有鱼目混珠之嫌。故须辨其真伪方能决定。昨已函复之。

弟近四肢弛缓。如自舍间至河南饭庄，以前总倩人扶掖步往，今则心怯不行，可知衰退矣。幸眠食无恙。一切动作亦皆迟缓，写两封信，一个上午就过去了。云乡书一纸附奉，俟其自苏回或有消息。前者合影由照相馆洗得较好，更附奉一纸。匆叩
颐安不具

弟平 顿首 二，廿五

1983年2月28日

圣陶兄尊鉴：

手书敬诵。三月开始，四月将至，会当重款高斋，诚如尊旨。写时忽得两句云：“老来倍觉年时促，无那光阴惜寸分”，不能补全好像前人有过，其实亦未必也。附呈录先曾祖《荟蕞编》（集外，单行本）所载。文或未甚佳，却酷似弟近日生活与感想，只不过“六尺地”扩为一丈，尚不以褥子作窗帘耳，一笑，藉颂
颐安

弟平 顿首 二月廿八日

静室铭

六尺地，半间屋，静则有馀，动则不足。木为铺，蓐为幕，冬无甚寒，夏无甚燠。常冥心，时闭目，不出户庭，直游造物。

书明刘若宜文

圣陶兄鉴

弟平伯 癸亥元夕

1983年3月19日

圣陶兄尊鉴：

近疏书候，恐劳神思。未审起居如何，极念。日本写经，依其题名在唐代，历千三百年至千年，真贋难定，未敢径施法源寺。俟他日有人至东国研讨，或能辨之。弟近写两小文，一名《曲园公芸蓐编手稿跋语》，一名《说“借”字古今音读与牡丹亭惊梦》，或陈旧，或不通俗，未宜付报刊，聊以遣日耳。润民今日赴荷兰海牙开会，与商品检验业务有关，约兼旬可返。

春和花开，趋晤非遥。即叩

颐安不具

弟平 启 三月十九日

1983年3月20日

圣兄赐鉴：

前寄书、件各一谅已达览。屡蒙广洽师厚赠，诚所“却之不

恭（当作‘能’）受之有愧”，奈何。赠药拟试服以酬其意，非敢妄冀长寿也。

从周十七日信片云：“下月十五苏州要开城市规划鉴定会，将赤膊上阵，一争曲园修复事也。”豪情壮气，使我神旺。弟缩手缩脚，逊二公多矣。深感愧疚，不仅感谢也。以匆匆写一信片，不具。即叩

颐安

弟平 三，二十

来书稍变体而笔迹清整为慰。 又及

1983年3月31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日来音问较稀，时以尊候胜常为念。昨奉廿八日手书，知近稍“犯节气”，自是老年常态，只须多加保啬。广洽师馈珍药，小瓶多种维他命，弟已试服尚好，以饭食品种简单，或可稍稍弥补，兄亦不妨试之。与人书札辄复印之殊感不便，而与云乡一书以示南中友人尚非无用，于小园修复有益，即弟亦快先睹也。闻四月开会，从周拟“赤膊上阵”（原书语）前以一信片寄上（无他语），来书未提，不知收到否？全屋成为大杂院，住户众多，拆迁非易。弟夙知其困难故不敢抱奢望，只得听之任之，以待新政策耳。两厅华美，胜前敝庐，将安用之，宜乎时人之不了解也。

近来为日本写经作一短文，托周绍良转陈赵朴初乞正。拟于四月内施法源寺或“佛教图书文物馆”，闻五月将有日本“遣唐使者”参观团来，或将悬挂顺便请教，亦是结缘，兄当乐闻之。前者面谈，窃谓真则捐献，贗则否，今犹此意，未改厥初。现认为有真的可能，而朴初意亦谓可，遂尔决定。以唐人笔墨施诸悯忠

古庙亦颇恰当，敢言其与中日文化交流有尘露之微益哉。何以见得是真，内证外证两端，论点亦非一言难尽，未敢琐渎。况弟本外行，望置馆中后更得研究之机会，确定其是否弘法（空海）真迹，所写是何经论等等，则幸甚矣。此事由我们闲谈开始，将得圆满解决，遂略陈两月以来经过如上。敝篋尘封，一朝颖脱，物之显晦有时，岂不信哉。顷得邓来书，转奉一纸。尊函已径刊《文汇报》矣，此亦意想不到者。兄前书言“须考虑”等等，大有道理。虽写了二纸，意不尽言。即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三月卅一日

1983年4月14日

圣兄赐鉴：

前日良宴会弟得追随二兄杖履，作儿嬉想，少迟暮感，何幸如之。

送写经事已通知周君，兄于便中致朴初函一提即可。

得云乡书，从周已往苏，开会十天。邓拟十八日左右去，可早知开会消息，当续报。

近拟室名曰“三宜”，却并不真用，释之曰：“醒少谓之梦室，忏悔谓之丈室，屏居谓之静室：此三宜也。”

试用“二报式”写信（大字报与电报），不仅利兄看，亦便弟书，字小易错，每写不全，模糊难辨，弟目力亦差，固不仅两聒也。不知成功否？诚不免费纸，而其浪费亦已久矣。即叩

颐安

弟平 四月十四日

1983年4月16日

圣兄赐鉴：

呈大字书，便读否？为念。知花盛开，“云蒸霞蔚”形容尽矣，可作卧游。吴钢君照相颇工，（古无钢字，即刚，如金刚，是亦一吴钢也。）二兄皆“腰板笔挺”，我却颓然，蒲柳之姿殊感愧对，又深羨焉。

捐献写经不附任何条件，却未对绍良说明，似欠周到，却亦不便单提，俟有机会再说。又前书云《书道大全》中空海笔迹，极感兴味，而晤时忘了，可笑。亦因书帙巨大，事隔多年或不易检，遂未敢请耳。即原件取去，弟处尚有照片，他日得一核对便有分晓矣。总不宜劳扰，是弟之初意。祈察纳。匆上敬叩

颐安

弟平伯 四月十六日

1983年4月20日

圣公左右：

承十七日复示，欣荷。想起此事，果然烦及三兄，殊感不安，却尽可从容。核对非难，于乔梓厚情，弥切纫感。儿时偶见古人信札每至简单，深以为异，初未省长言不尽，倒不如想象无穷，有如尊旨也。近检三岁时《大学》课本，期得蒙诵印象一二，不意发见程朱颠倒经文，武断殊甚，又妄补《格致》章，而前朝视同圣经，亦可异也。即复叩

颐安

弟平 启上 四月廿日

1983年4月21日

圣兄左右：

昨至诚君携来宝书得丰获，欣感无尽。弘法空海名号与入唐时代，前文大致不差，其画像字多天皇题，煊赫可知。所载墨迹各体俱备，却无一与敝藏残卷相似者，一规矩严谨，一任意挥洒，有狂狷之别。附条云云盖出依托，引以为重耳。然亦是“古笔”，非近代赝品。圣宝收藏之说亦不可废，有所否定而施寺初愿未改，只望勿标榜过甚，致失其真，增弟惭愧，兄当谓然也。书请暂留，或稍作记载以补前文。

苏州开会，想日内可有信息。元兄高兴约饮复外市楼，添此佳招，又得追陪二老杖履，欣然规往矣。诸容晤谈，不尽，即叩颐安

弟平 顿首 四月廿一夕

时间以下周初为佳。

1983年4月30日

圣兄尊鉴：

近得灯草笔，兄当早有之，聊以试新，能写大字不宜小，用于此最宜，况墨色乌黑。承不辞劳，检借《书道》，十分得用，不胜感谢，现已用毕，即将奉赵。近翻看坊本先曾祖书札，解决日前一小问题。李瀚章（筱笙）于两湖总督、湖北巡抚任上，用小篆写给曲园公书，铃有“斯全家法”小印，弟当时即以语我兄，兄亦不懂。他决无暇自写（况亦不必）。若书记写，岂能说“斯全”乎。近知乃其子所书，有两信载其事，遂恍然矣。

从周、云乡均来信云小园即将修复且形势好转，想尊处亦同时得信，兹不赘陈。只戏拟一小说《吾庐外史》（有目无书）回目云：“陈教授巧计复名园”。若知其本事，必为开颜一笑。此事甚长，诚恐河清难俟，希其进行较速，以便迟日撰杖同游，亦晚节之上娱也。经卷于二十二日由赵周二君取去，留一公函，措辞得体。承兄介绍，圆满解决。弟却仍忙于写文，共分三段，今日始粗毕，尚待抄缮，以一份与经卷同存寺中。原件殆非空海书，仍不失为一古迹也。专此敬叩

颐安

弟平伯 上 四月卅日

1983年6月11日

圣陶兄尊鉴：

呈稿荷劳目挂齿，幸甚！为阅盗印本旧作，见此一误不容不改，又畏词多，故结语云云。虽承出版社美意允我修订，弟答以不改存真；若要修改，书就出不成了。故悔其少作也。他年出书愈多，弟将更惭沮缄默矣。顷得姜德明书云，《绿》将于月底出版。又上海书，《杂著》于年底出版，并闻。

广洽法师又赠珍药，只可拜受。参类弟不大敢吃，兄如何？寄件到后，分惠亦不忙。以写经照片与拙稿托颖南呈之，亦秀才人情耳。

谢孝思君曾在苏得晤，其人熟悉本地文物，所言当得实。二女欣近从沪苏归，曾过旧居未见住户迁徙。一小楼住七家。所提条件亦多，如平米、地段等等，大约实现非易。但既有斯议，总有希望也。所谓紫薇，依其所说地点且花时已过，盖紫荆之讹耳。前诗末句亦当照改。近殊疲乏，卧多于坐，睡多于醒，“三宜”之

名犹嫌其泛，当直曰梦室，以视兄之听日开会，黽勉追群，为歉何如。千祈保重，祇候

颐安

弟平伯 上 六月十一日

1986年6月24日

圣兄尊鉴：

开会一月劬劳，唯台候康胜为慰。从周末晤，只梁披云送拙词原件来，情殊可感。前呈之诗缀一短跋，以菏泽一花为瑞，未敢渎陈，被披云取去，他日或可影印尘览也。欣承手教。广洽师所贻希付韦柰为荷。只能答以秀才人情耳。弟近况愈弱，卧多于起，抄一短文需时三日，他可知矣。近服首都李大夫旧方，西洋参亦拟试服。勿复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启 六月廿四日

1983年6月26日

昔宗王裕有天元甲子之说，屡见我曾祖集中，远想慨然，原书未见，大致以六个周甲为一单元，分天、地、人、河、海、鬼，周而复始。吾侪曾经者（一九二四）为鬼元甲子，而天元即当明年。

一九四九年已佚之《寒夕凤城行》末云：“共谁留命桑田晚，能见天元甲子高。”当时以为尚遥，不图年光之瞬息也。“共谁”者疑词，以亡室言之，则成讖矣。于《半帷呻吟》其末章云：“凭谁支倦眼，真见海为田。荏苒冬春再（借潘岳句），天元甲子年。”聊

以志感，亦非无贞下启元意也。另纸录自汉迄明，六度天元甲子表，以备参考。

圣陶吾兄法鉴；另二均附奉博笑。

弟平伯 呈 六月廿六日

自汉迄明六度天元甲子表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1. 汉文帝三年 | 西历纪元 177B. C. |
| 2. 汉灵帝中平元年 | 184A. D. |
| 3. 梁武帝大同十年 | 544 |
| 4. 唐昭宗天祐元年 | 904 |
| 5. 宋理宗景定五年 | 1264 |
| 6. 明熹宗天启四年 | 1624 |

三百六十年为一周期，一九八四值天元甲子。

今晨偶想前分百年为四段并不错，问题在于怎么办。“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”，要把过程颠倒过来，好比螺丝钉先要捻紧，又要拧松；紧方可用，松预备可再用。他生未卜，大意如是。老氏谓之归，根复命也。

癸亥五月十四日

函中附奉各件祈察纳。颉兄最后一书已赠颖南，呈复制本。近拈一偈，求教。此阅新本《子恺漫画》附篇所得（此书较杂而内容丰富），马一浮书《弥勒九观》两本（一行书，一篆字）可参考，弟稍有了解，以为比《金刚经》清晰，妄言未卜然否？正之。

请留以消遣，不忙书答。即叩

颐安潭吉

弟平 六，卅

九观出六如，寂照万物竞，

三际一空轮，尽摄世间影。癸亥夏
《弥勒九观》，马一浮为广洽上人两书之。

平伯并记 五月廿日^①

1983年7月5日

圣兄尊鉴：

前者妄论未惬，为愧，实系陈言，无精义。天元甲子聊存旧说备考，亦河清之望耳。拧松螺丝钉即一切放下意；不能，则放宽亦妙。偈语改为“九观出六如，寂见万物竞，三际一风轮（无住也），长空无雁影。”不过观空之意，非有他也。“九观”，马君两次写奉广洽，岂无深意。察之是幸。

柰将结婚，宠承提命又赐文玩，若能体会长者深意，当获益非浅。迟日当再晋谒，新人亦颇静淑，赐见为幸。弟用灯草笔颇惯，（毛笔有时开花，便成双钩。）蘸以炭墨水，拟一题名“炭墨馀沈”，聊以遣日。匆复即叩

颐安

弟平 启上 七月五日

1983年7月15日

圣陶兄尊鉴：

闻至善骤病，极念，幸有医院研诊，当即占勿药矣。俞瑾信已径复，不须挂怀。告以三点：1. 族人无移居海盐者，2. 曲园嫡系单传至今，3. 墓在西湖南山。可澄清事实。弟近仍看新本子

^① 时间为旧历纪年。——编者注

恺画消遣。兄病目不能细看，却颇有花絮可谈。如子恺对广洽称“俗弟”（62页），悲鸿自称“方外弟”（42页画竹），孰是？疑子恺是。又38页画释迦像，两题弘一与广洽，不知属谁。其诸师友人动人怀想者为马一浮，惜无缘拜识（吾兄在川时当相识，日记中似曾言之），以《弥勒九观》两度写赠广洽师，微意存焉（81、83页）。其尤有兴味的为书札（惜字小，宜倩人读之），他应酬洽师之方法与我侪不同，似不大“客气”，却犹存古道，可敬。其辛丑夏至一书（84页）引陶诗“客养千金躯，临化消其宝”，与引禅门“雁过长空，影沉寒水”等语，与鄙怀悉合，殊有失之交臂之叹也。

匆尽二纸，复叩

崇安潭吉，不具

弟平 顿首 七月十五日

1983年7月22日

圣兄赐鉴：

得详示二张至为感慰。至善检查后谅已出院，并念。评马君八字可谓概括，如见其人。若戴小瓜皮帽见蒋，则可入新世说矣。其信札之稍意味者文字不多，兹另纸抄奉，不须更烦膝前循诵，一览即明。近重读《通鉴》消遣，已是第三次。偶触起一想法，即预言（经纬）所示，只是一句话，或一画像而已。作何解，何人何事，他也并不了了。例如最古老的“亡秦者胡”，他本未说明是胡人或胡亥也（且他亦茫然）。只是事后详签耳，其他预言殆无不如是。《左传》说：“物生而后有象，象而后有数。”象数之学很神秘，千馀年未得澄清，可惜也。（其他不及谈）

弟明说要松螺丝钉，实并不闲。上午总伏案瞎涂，下午或做事或否。不甚写信，而书来必答，事来即随时应之，过后无痕，实

非能观空，只是年老善忘之解嘲而已，可笑。

蒲松龄故居在淄博，来书云“聊城”似误。聊城以杨氏藏书名，我老同学傅斯年，其地人也。《聊斋》已久不读，近看《阅微草堂》，甚熟，借狐鬼说果报，其思想陋甚。闻颖南又赴日本各地，约半月馀。勿复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七，二二

天热不异南方，却少蚊扰为佳。

“漫画”八十四页马书（节录）

偶忆陶诗云：“客养千金躯，临化消其室。”此衰朽所以清停止惠药也。又忆天衣怀语云，“譬如雁过长空，影沉寒水，雁无遗踪之意，水无留影之心。”此衰朽所以不欲以墨迹付印也。聊拈旧葛藤藉发一笑。（下略）

重驰各书多应酬语，推辞又道谢，或可无须看也。

弟平 抄后附言 七月廿二日

1983年8月8日

圣陶兄尊鉴：

四日手教祇诵。相片一张以影不大衰颓，视今春三人同摄者为佳，遂寄上。弟向来不自留照片，有如曲园公诗云“衰翁八十雪盈头，多事还将幻相留”也。但客来电光倏忽，一照多许，亦只可听之。前文谈字音琐屑，原来未敢劳目，湜华已抄呈姑且一看，另寄《大公报》，未知合用否。《游园》中道白，只唱昆腔者方知之，弟亦无意于校正也。湜华请载曲社通讯，从之。昨寄写

件二，计邀收察矣。柰到成都来书，言其气候凉，饮食佳，诚胜地也。今年秋早，中伏只十天，不久即秋凉。斗室热至 31 度，顷减为 26 度。妄谈图谶，消暑为宜，又偶忆弟旧词：“常言北国多风雪（此用《沁园春》甚明），不道西来有美人。”（若谓用《诗经》即误。诗云“西方美人兮”，并无“来”字。“西来”者用《推背图》耳。）其词曰：

“美人自西来，朝中日渐安。长弓在地，危而不危。”按而不断固审慎，却令人闷，遂妄释之曰：“长弓”，即引弓之人，前史所谓匈奴，其他可不着一字，“只于美、朝、中、日”四字各加一标就明了。其说固未必尽合事实与今之观点。于《烧饼歌》又想起一句曰“二十八宿问土人”，直译为“向贫下中农学习”，殆不须注，前在河南一载躬历其境。书本印于民初，一向留作物证，诿意毁于丙丁，（双关，年份又火也）不能出以相示。闻沪郭氏外甥处尚有之，当囑其保存，弟久无心寻访。以观空要在离幻，道家不贵前谶，释氏占卜犯戒，虽身非比丘，亦不欲显违，况事在窈冥缥缈间乎。但神秘的确有之，是一消息当以奉告。不仅小说常见，即正史亦载之。如两汉间“刘秀为天子”，故东汉初年重谶记。末年盛传“当涂高”而魏终代汉。一姓不再兴，况三乎！即武侯之出处亦颇有可商，郑板桥所谓“早知道茅庐高卧，省多少六出祁山”也。已尽四纸，可免曳白，不厌其烦渎乎。顺叩
秋安，潭吉

弟平 顿首 八月八日立秋

一九八三年癸亥六月卅日立秋，李孙在天津举一子，字以丙然，为赋二诗纪之。

新得佳儿可像贤，吾家五世尽单传。不虚“仙李蟠根大”，语见杜诗，以李命名之义。六月秋生字炳然。于五行排列属火。

其 二

东涂西抹总无痕，弓冶箕裘讵复行。

八十年来春未老，已延祖德到云昆。

此儿于曲园公为昆孙，蝉嫣七代。公临终时有自喜诗，今遵用末句，只易“倘”字曰“已”，移假设之语为决定之词，酬余夙愿，成先志也。翌日七月朔记。

圣陶我兄赐教

弟平伯 呈稿

1983年8月22日

圣兄尊鉴：

十九日书地址简化，亦收到。承示侯君云可转信，甚荷，拟即以“借”一稿寄之。颖南于廿二晨来电话云再联系，盖迫于团体日程，应酬或可逃学。云乡前来时送上海肉松一包，弟颇得用。曾赠《曲园课孙草》顷又借去复印，亦好事者也。天气渐凉，偶弄软笔书一小曲，歌时须卷舌打得儿，并不甚易，或是扬州小调。儿时耳熟，八十载犹能全忆，不写出似可惜，录出却亦无用，除呈我兄外别无一人可示之，匆复，颂
颐安

弟平 顿首 八月廿二夕

枕上偶忆儿时所闻夸官小调，只记二节，居然完全。事隔八十年，不知曲调何名，是否苏曲。颇有古乐府遗意。二十年代时惜未与颐兄谈及。我兄亦曾闻之否。

一九八三，癸亥中元

大郎朝中为宰相，抱竹竿儿来，二郎的个四品呀，暗蓝

顶儿来，坐黄堂呀过得儿过，三四五六年纪小，读书人儿来，
状元的个榜眼呀，探花郎儿来，翰林院呀过得儿过。

世态凡情，聊发闲中一笑。

圣陶兄鉴

弟平 书呈

1983年9月2日

圣兄座右：

示敬悉。小调每用“儿”，疑出浙杭非苏曲，宜兄不之知。夸官有“兄弟二三人，中子为侍郎”，乐府遗意，盖相传旧矣。六十馀年前在海舶曾拟苏州小曲，迄未写出，今以另纸书呈，其调当堪博笑。“能”，锡语有之。吴梦窗词“当时梦缘能短”即此，是宋时已有其语。苏州似无此说法，然否？颖南干练，知重文献，其与广洽师，方外俗家，堪称星洲二妙。弟日前于家宴中约渠小叙，简慢甚矣。亦来辞行。余亲郭久祺，家姊之孙，拟晋谒嘱介绍，先以附闻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九月二日

东风吹子，城外山头望徕弗见，一团一团才是绵，遮住奴的天。青海头，白云前，海能个深呀云能个远，郎身在外边，轻如燕。

前壬戌学作吴歌，未以博笑，顷始补呈圣陶兄。癸亥秋弟平
忆录

1983年9月13日

圣兄座前：

迭奉九、十两日书，见精神矍铄，喜慰。谈“能”用法极详，有昔弟所未知者（如绍虞常说之“择格能”，“择格”亦写作“实梗”，然否？若梦窗《三姝媚》之“梦缘能短”，“能”即今语“能个”之简化，与弟之小曲云云亦相同。“如此”“何其”义亦相通，轻重间稍不同耳。兄能翻检书籍为佩，弟亦有张相之书却不知抛向何处，且怕寻觅也。前书引文，忆想之误，劳神互校为歉。

黄公以歌行为弟等小传甚隽；故以畴昔抄本尘目。七古如杂以俚俗即近唱本书，为诗家所最忌者，而愚见不然，亦即彼所谓“嫩隅句”“白傅诗”也。渠工于骈文，今日殆无第二手，而多用词藻，亦良不易读。此独流畅，岂惠和里唱，遂亦降格戏仿打油体欤。顷得来书，犹谦称为“俚语喜歌”云。其实雅致凡情固不可偏废。唯多溢美之词往往可见，若“坚芳”炼字，岂可当耶。拉杂书之，更待明教。

郭甥慕名晋谒，弟付一短书，来时赐见为幸。近缀一短文，其说法拟将前诗推翻。弟有一想法，在此提出请教。以曲园公前后五代为盛，身之三世为衰，既不免俗，又非时尚，轻力田而重科名也。其后段拟仿韩文笔调，将文中前语取消，化为烟云，倭诸毫及，顾重婴倪，犹云作达，良为可笑，只曲终奏雅尚不甚劣耳。自评如是，兄谓何如？小球近往复频繁，老年一乐也。阅正后仍希掷还是幸。闻颖南将开饭店款待旅游是一新闻，惜不在京，无缘“大嚼”耳。敬复，叩

安

弟平伯 上 九月十三日

1983年9月20日

圣兄赐鉴：

前书诵悉，仍分别奉答。

苏语非弟自译，因见小说中苏白每作“实梗”，遂引用之。

黄公诗文中密码过多，殊不易读。此曲以和我下里之音，反而效颦东施，遂较流鬯，而用典仍多。例如“玉台笑拍老奴肩”，俗情谐谑入妙，在“我故疑是老奴”原典外，更簇用“笑拍洪崖肩”游仙句是也。

前文叙家史重科名遂分盛衰两节本原已误。次节若反上文，便成两概。依次叙去而不能辞其咎之句，箭在弦上矣。下半篇分作两层，将上文冲淡或否定，全靠中间这一硬句得力，否则涣散矣。幸勖示外，敬拜嘉言。小文另呈，即叩

颐安，潭寓贺节

弟平 顿首 九，二十

《兰亭序》云：“齐彭殤为妄作”，妙合凡情，自是隽语。然在庄生云“莫寿于殤子而彭祖为天”，是殤胜于彭，不仅等齐。依羲之言推之，岂不更妄欤。

以如此来，即如此去，全受全归不唯躯壳，更在灵性，谓之考终命。曲子云“赤条条来去无牵挂”，传为怡红所赏，亦庶几近之。

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五日晨起七时书，十九日寄奉

圣陶兄一笑

弟平

1983年10月2日

圣兄座右：

手示于上月卅日奉到，一日寄上稿件或已收到。书中所谈有味而鄙怀未尽。银球原是竞赛，非徒往还。今彼此直道，其论文之乐，切磋之切，似胜昔年。兄谓然否？

来书已言密码为下笔之一要，可增进对方之了解，而其作用并不止此。随便想到，已有两点，1. 为最经济之手段，2. 可以解释实话直说的困难。仍举黄诗二例：君坦自言“俚语喜歌”，斯评最切，俚语者西子效颦于东施；喜歌者，赐和拙作褒美稠叠是也。然弟之生平风波极多，欲处处回护亦难。除有些已在前段提出，若“文化革命”、干校下放等，明叙在后即不成其为喜歌，故出之议论。如“难为迦陵同命禽”即暗示生死关头，下接“换巢来作祥鸾凤”，一抑一扬就将悴荣今昔之异说透。下文“敲佩从知耕馑始”，簇用两典叙豫南田居事亦然，其实弟未尝耕耨，她亦未曾送饭，用典异于写实，固无碍也。还有比这更难写的。黄公本不赞成新文学，亦不会许可我的白话诗，在此不能不说，说重了更不妥，遂用蛮语入诗、老妪能解二典微词婉讽，比白说直说方便多矣。

论及彭殇，微有同异。羲之凡情胜解称意而发，即兄所谓“认真计较”，良无间然。若庄生齐物之旨又当别论，恐非炫奇所能尽者。于生死无分别心，彭殇等视固其所也。若云殇寿而彭夭则大反恒情，近乎谲诡，宜兄谓之“奇语”，然却非炫耀，请更详之。于生命无所执著，得全其天者谓之寿；反之则云夭。寿夭非关修短，齐彭殇可也，殇寿彭夭亦无不可。何则？殇子无心老彭有意。有意便有长短之别，彭祖虽八百，宁无超彼者耶？陶公

《神释》诗云：“彭祖爱（一作寿）永年，欲留不得住”，盖心知其意，可作为“齐物”之注解也。所怀百端，而言语蹇涩，心思迟钝，亦是衰象。日前旧恙复发，服药见愈，希勿念。匆布不尽，敬叩

道安

弟平 拜启 七月二日

曾孙丙然双满月诗

光绪庚子余生甫两月，曾祖曲园公抱之剃头有诗纪事。手稿今存。丙然之生亦两阅月，为赋律句即遵春在堂诗原韵，臆发儿肤将无似我而人经四代八十馀年矣。岁在癸亥中秋后二日附注并记

过夏晨秋产此儿，唐诗举子下第温书谓之过夏，今借用之。儿生于六月三十日申时是日巳刻立秋晚芳今在桂蓉枝。桂花八月芙蓉十月，谓九月初生庭玉树培根日，出室英雏识面时。以京津之隔余尚未见未许研红供描墨，曲园公亲书红描纸，见自述诗补“性喜涂抹”亦见注中。还将衰白惜凝脂。原句“毛衫软不碍凝脂”自注“儿衫不缝边，俗称毛衫”。新来世纪知何似，二十一世纪三益犹堪作尔师。益者三友、直、谅、多闻，见《论语》。

古槐居士平伯

惠书问题有趣，当另答。

里言纪正事博笑。

弟平

1983年10月16日

圣兄赐鉴：

得十五日手书，少写效果亦同，且字迹清整尤慰。前呈稿“心思慢”是白话，与来书之“极其”相似。近以小孩于襁褓中来京，忙了三天，改前诗两句为：“含英玉蕊生庭日，解笑鹓雏入抱时”，稍觉风华耳。另呈二纸备览，勿忙作答。所见算命从无如此之灵者，可异也。短书不尽，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十，十六

1983年10月18日

圣陶兄尊鉴：

前函附件，书甚短，此亦附弟写白氏原诗，即以相赠备查。他抱外孙女，我抱曾孙，似较胜之，唯其首联令人艳羨，且惆怅耳。兹又谈一小事：西泠桥堍苏小墓昔有一联：“湖山此地曾埋玉，花月其人可铸金”，人所习知，弟昔住湖上晨夕见之。新刊小本子恺漫画有《凭吊者》一题，所画墓亭联文亦同。近忽发现异文，谓“花月”当作“风月”。今将剪报附奉，字小，或可倩人读之。弟对于此联，其来历出典皆无所知，而沈原书中亦未提及也。窃谓“花月”不误；若云风月其人而可铸金像，古人恐无此浪漫之笔。墓亭今俱不存，何况联语，闲话而已。颖南闪电般游历异邦，得他信片甚多，与尊处相同。勿书不一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 启 十，十八夕

1983年11月3日

圣兄座右：

知拨冗检书择要赐复，感甚。虽互往还而忙闲固不同。得费在山书云，于六、七日来京开民进大会，兄当主持之，想又要忙碌，此拟从简，未宜琐渎。九旬介寿集群贤，诚胜会也，为之神往。雒诵尊书颇有所感，似以前未与我兄谈及，即开明事业影响青年之大有未易估量者，固诸友之力而兄亦其巨擘也。若此说非谬，则来书所云“套语”，前四字则是，后四字未必尽然，亦博莞尔否？前以将重印《燕知草》偶尔校阅，未觉其有错字，即此已非近印新书所及，因小可见大矣。

咏苏小墓联，前感上联流美，下联稍逊，不仅有“风月”异文，即“铸金”一典用勾践范蠡事，拟于不伦，疑查密码本之误。北朝胡俗，欲立皇后，先铸本人金像，以成否卜之，屡见《通鉴》，可谓能近取譬，且有风趣。以入联语，上句身后，下句生前，亦无不可，言其人佳丽之可珍。若说苏小身后可铸铜像，无论古今，皆成笑话矣。曲园公有抱我双满月剃头诗，元善兄处亦有手写稿，承以复制本见赐，拟在两侧加题，幅度宽，不知能再制否。附奉涂抹一纸，乞察。匆复不具，祇叩
颐安

弟平 顿首 十一月三日

1983年12月4日

圣陶兄尊鉴：

久疏笺候，以近况慵劣，卧时多于起坐，惮于写作。承关垂

电询，感荷。前寄一书内附《鹧鸪天》词，又记剑池一短文，未知邀察否？近日邮件常有遗失，极靠不住。今附上一诗改稿，又说明，一并尘览。从周有书来，属为其岳家蒋氏“西涧学堂”书额，实不能书，情面难却，只得妄涂，塞责而已。书中又言“曲园新屋决拆”，则来年修复可期，是一佳讯。湜华南去，似尚未归，匆布不一，敬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十二月四日，夕

得曾孙诗第二首之改本

东涂西抹漫留痕，弓冶箕裘讵复存。

八十年中春未老，倘延祖德到云昆。

敬依春在堂临终自喜诗第三首之末句，先志也。

圣陶兄再正

弟平 呈

1984年1月12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昨以贱辰枉驾并赐家庖珍饌，欣承雅爱，心铭奚似。会家下乏人，款待不周，重劳由径步履，弥切悚惶，知荷鉴原也。其后湜华来谈，云修小园由苏州地方主持，从周仅参与，复旧非易，新修亦堪作纪念。弟意不妨听之，兄亦谓然否。顷通电音知至善君住院已审病原，当可对症治疗，近候如何，时在念中，祈代为致意。近颇和煦，新春在望，诸唯珍重。即叩

颐安，合第均候

弟平 启上 一月十二日

1984年2月14日

圣兄尊鉴：

多日失通候，为歉。春节电音，值驾外出。近唯起居胜常。弟近体更弱，伫立时望之欲跌，独居时虞蹉步。已疏笔墨，偶亦妄涂，以年前歪诗尘览正。又一联云：“掩卷古今如在眼，拥衾寒暖不关情。”意兴衰飒，亦袭旧耳。肃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二月十四日

1984年2月19日

圣兄赐鉴：

承详复示月来近况，字迹甚清楚，以感以慰。弟虽羸劣，精神尚好，希释念。兹略陈琐事，以代晤谈。

前拟鱼翅酒家联，未能自书，闻已有了两本：（1）颖南要请梁披云书，而梁笔懒，观成有待。颖多日无信，云在锡兰。（2）在沪用从周画纸，倩顾起潜篆书，此乃云乡消息。二者俱妆模费黛，为芜词光宠多矣。

从周近来书云“修复曲园于四五月间初具规模”，弟不甚信。并邀我南游，且观望之，暂未复。又云乐知堂匾已乞起潜法书。吾侪初愿得酬。又介绍二周君兄弟，赐以旧藏先曾祖中年致曾九帅（沅浦）书两通（一正楷、一分书）红笺暗淡，乃家乘之珍。嘱写字各一，以儿笈易先迹，何幸如之，虽惮于笔墨，亦只可勉为。顷已涂就寄去矣。原件俟他日携奉一观。张人希闻已高迁海滨新居，兄知其地址否？仍另附一笺，肃此即颂

颐安，阖潭并候，请带口信问候至善君。

弟平 上 二月十九日

开卷古今都在眼 闭门晴雨不关心

昔彭刚直公篆书此联赠我曾祖，今尚存，前呈拙稿易其七字，亦庸妄矣。

圣兄再鉴

弟平 甲子正月

1984年3月6日

圣兄赐鉴：

又多日未修书，时以尊处近况为念。前日得电音知至善君在医院抉去胆石，诚为切要及时，谅必经过良好，有如私祝。弟近体软弱，卧多于起，深惮写作，更不如去年，应酬笔墨多半谢却。如从周以苏州修复环秀山庄，中有先曾祖旧书一联已佚，囑为补书，以力不从心，容易写坏（只能瞎涂或少写），愧未能也，却深感怅歉。兹附奉上月妄涂二纸聊发尊前一笑。“凹”韵极险，以月中坎坷不平连想，固不合时尚，迂拙之见也。匆布，敬叩
颐安

弟平 顿首 三月六日

有涯生逐无涯智，驾得航天机自豪。

待问移踪何处去，漫天星斗凸还凹。

甲子二月朔

贞下元起 除旧更新

天元甲子八字颂

1984年3月12日

圣陶兄尊鉴：

奉九日手示。知至善君不日出院，维函文启颜，阖第胪欢，慰如下颂。前呈俚句，漫引庄生兼采知心之文，方虞其迂阔堪嗤，乃得赏音，能见其大，欣如聆教，何幸如之。人希属书“听风楼”，勉涂寄去，闻将悬挂，且将摄影，迟日兄见，可知其劣。从周前书云修园于四五月可初见规模，讶其何速，遂托舍宗侄女俞涵（在苏通和坊）就近往观，据云尚未动工，小楼未拆，盖甚迟缓也。环秀山庄原联不甚短（龙门对式），即可放大亦须稍具形式，而弟近来恍惚，未敢妄涂，恐玷名胜，且已有一匾额，恐成蛇足。先人墨迹，讵敢续貂。兄意甚盛，歉感何似。近思路殊钝，往往只一个头，无旁岔连翩，因之亦不写作，名曰躲懒，实藏拙耳，自是老境。十二时中以半为“舞”，半为“休”，不做困头，听其自睡，而无所谓失眠，一夜亦可得七八小时，与尊况相似。《论诗杂著》出版，弟无力校对，不免错字，所收亦不全，却有五十万字，他日当以一本读陈备查。以尘羹土饭，未署款也。匆复叩
颐安

弟平 启 三月十二日

1984年4月10日

圣陶吾兄座右：

自闻台从入医院检查，云有胆石，非常悬系，电讯频通，稍慰下怀。既多方考虑精详，他日康复胜常，定如私颂，光风霁月，请勿以萦怀也。弟疲弱，眠食尚可。新岁以来未能写作，近得宋

人笔记，每倚枕翻阅，惜无共语者。更检废楮瞎涂自遣。兹检一纸奉呈。其词清劲可喜，而书劣不称。记从前每承过奖，感幸何似。草此即叩

颐安不具

弟平伯 启 四月十日

十国刘汉时广西博白山寺记中语：

蔬足果足 松寒水寒（引见《铁国山丛谈》）

俞平伯 书

1984年4月15日

圣陶兄左右：

荷答新诗，有如面谈，回环展诵，下怀深感非可言喻。诗第四句振起至佳。微嫌力弱，“或”字竟可删改。以今科技之精良，设备之完善，考虑之周详，自当完全释虑。一切坦然，定占勿药。愈后撰杖追陪，奚止海棠花下哉。不敢多渎，只恐劳神，乞勿示复。唯以乐观保啬为上。珍重千万，肃叩

颐安，阖第均候

弟平 顿首 四月十五日

至善君来书收到。

1984年5月9日

圣兄赐鉴：

昨复（挂号信）想已收察。第三首“屯”字韵怪，不惬，现改“辛”字，作“婉语休愁起夜辛”稍好，终不甚明白。弟意洩，便等字入诗似不雅驯。此首颇重要，却不易写，不易改，尊意如

何？知其大意即可矣，而注文颇长，是否可删。如写单条便于悬挂，字大不宜多，多则字小，款式如何，亦须考虑，俟续陈。何日出院，亦盼告知。即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五月九日

1984年5月12日

圣兄赐鉴：

闻返寓，极慰。以娱怀静养，勿性急为要。稿第二首如何决定？弟用含蓄写法，不加注，亦同意否？写件只有繁简二式：加注须卷册，不注，单条或可，却需整张纸，字亦不大。请 赐抉择。如通信商定大概后，弟拟幸访一谈，即可着手实行，但不知医允见客否？另附写二纸供消遣。不多渎陈，敬颂

颐安

弟平伯 五，十二

信片改字想已到。

1984年5月13日

圣兄尊鉴：

昨上一书，顷奉来示，其改回、新改处均精详，细看不仅欣慰，而且佩服，同意自不待言。足征体力虽弱，精神如旧，月馀悬念为之冰释。新提出者只二点：

1. 第二首首句“此番促膝几回谈”，明出谈字，押韵不拘。
2. 第四首首句“嘱咐谆”，字稍僻，亦稳当。

“日屡词”口气不甚妥，或有厌烦之嫌，然乎？仍候卓裁。弟

追随杖履，岁晚忘年，大可不拘形迹，苟须面谈，当一呼即至，弟总在家也。草复不尽，敬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五，十三，夕

原件涂抹奉上。

1984年5月16日

圣兄赐鉴：

奉手示适湜华来，托他面陈，可省不少笔墨。又《燕知草》新印本颇精，亦托他带呈。原稿抄奉样张。横披式凡十二行（正文八、款四），用熟宣纸写，旧体字，不皆正楷，每首占二行，正文核桃大，下款字稍小，文字第二首仍遵用“几多回”，亲切；“几回谈”则泛泛，其他不动。知兄于病中构思，或损眠，现大致停当，大可放心。弟总努力为之，恐字迹不佳耳。

下款三行是弟所拟，未知合否，希改定，当照写。原件正阅后请即寄下为荷。馀情用来书例不多写。即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五月十六日

“叙”出“兰亭”，妙极，电误传为“絮”，点金成铁矣，佳话亦趣谈也。发书时始见惠书，即复。

十八夕

湜华来电，告以纸暂勿买，俟用日本纸后，再定购否。如此似妥，然否。

1984年5月21日

圣兄赐鉴：

定稿已抄呈。十九日下午手示收到。浓淡相间，自以偏浓为好，弟能看清。第二、首句稿定为“叙”，顷细读来书，仍以初稿作“几”者为佳，且符合至善君送报刊之文，俾两本一字无差。其误在弟要揭出“谈”字，引起“语”“话”，讹传为“絮”，更正为“叙”，总之皆“谈”文变相耳。就一首而言，比较明白，似亦无误；若以全篇言，则此十六句中，只有隐去“谈”字这一句虚拟之词是活的，通读一两遍自知。兄原稿本来无误，被弟妄想乱改，走了不少弯路，点金成铁，不胜惭愧；幸而及时纠正，未成大错，现在一气呵成，清光恢复矣。兄于病榻构思，不改当年之细，既佩且慰。若弟野人之献，不过数字，恐无以益高明也。

《燕知草》重印，书品颇精，其少讹文在今罕见，则皆开明同人之助力也。得兄重予披览，是书之幸，亦弟之幸。承君坦来书询及“燕知”二字，答以并无古典，出于弟杜撰之诗（七十二页），而其来书中却引李白“燕草碧如丝”，足为俚鄙生色，且与草稿之“草”双关，从此，三字皆有着落了。兄于六十年来未知此句，故以奉白，或所乐闻。

闻廿晚通音，兄曾亲至电话之侧，想见关怀之切，步履不弱。只为改一字，而此字即兄原稿。弟连用谈、语、话，兄用叙，又讹絮，皆未能改动。四首皆实，唯此一句虚，全篇为之生色。（“叙”固佳，却有欢叙之意，与医院不合，弟虽当时误听否决，实不如“几”。）若填上实字，就过于重滞，且不贯气，兄谓然乎？所谓“改”者，实包括“不改”在内，故诗亦有改坏的，虽前人恐亦不免。（弟有此经验。）此事与前商讨《兰陵王》相近，唯又

隔多年，同在晚岁，自是缘法之胜，有不可强致者。弟今年更消沉，得此可稍振之，谅亦兄之所许也。

传闻台从有出席大会闭幕式之讯，确否？若去，自然大众胪欢，却万不可勉强为要，渎陈，乞谅之。又至善君之文刊出后，希示以剪报（弟处只订阅《北京日报》），看后当奉还。顷捧诵昨日书，床误院未检出，甚歉。所引苏白如何敢当，更加惶恐。小款四行，每行十二字，共48字。尊名之上有“五月”二字，本不在行首，勿念，草稿未核准字数也。只用“极感”，未从尊命者并无“客气”之意。一则其意已足，二则旨在感谢医生，不宜喧宾夺主，想亦谓然。

此书又要费兄一小时工夫，歉甚。敬叩
颐安

弟平 拜启 五，廿一夕

所钤石章较前日呈样稍大，或适用于写件之末，届时再定。尊处谅必有同样大小之图章可配也。

奉上二纸，一大一小，任选其一，馀一可备存。各有缺点：大者行间字不匀，“我”字旁有小墨渍，裱时可刮去；小者图章剪贴，裱时须请注意。难酬期望，心殊不惬，以精神恍惚易讹，伏乞谅之，是幸。廿一晚手示收悉，因已写款不及改，尊名本不在行首也。若二名并排，弟不敢当。今用原式四行，弟得附骥，为幸多矣。

平 附书 廿三日

遵命勉涂塞责，幸无错误，而笔力稚弱，恐未堪照相，恐为书法家所笑。尊作据事直书，当推晚年力作，雒诵佩慰，弟所贡芹暴只三字耳（服、辛、殷），可笑，亦足见原作之“过硬”也。
圣兄刻安

弟平 拜启 五月廿三夕

1984年5月27日

圣兄赐鉴：

廿四日驾临，意想不到，惊喜感幸，莫可名言。兄病后初出，即至敝寓，为荣多矣。恐其过劳，心窃不安，下午电询，知归后起居康泰，为慰。讨论文字经旬而定，原稿完整清爽，晚年佳作，且极不易写，若弟野人之贡，点滴而已。书写殊劣，难副期望，勉强交卷耳。《人民日报》已见，注文良佳，第三首尤切用，盖得自庭闻也。

上海书店将重印初刊本《读词偶得》，其封面我兄手书，却未署名，又有弟之模胡原稿衬托，此事如在目前，行将六十载，感慨系之。曲园公诗所云“老女重描旧画眉，寒禽难学初调舌”，近来书店忽将拙编旧本重印，允之有惭，却之不可，唯诵先人斯言，为之惘然。书不尽意，千万珍重。即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五月廿七日

1984年6月3日

圣兄赐鉴：

瞬届端节，近唯台候康胜，合第均吉，为颂。颖南来书云：“拟来京探望，盼不久能如愿。”廿四日剪报未知曾寄去否。补斋亦来书，附上，不须寄还。康复佳音，朋情所同珍也。俚句附呈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六，三

甲子四月晦偕许氏仲昆东郊新居小叙赋诗纪事。

衰年独住古城西，东望前尘影事迷。

五老平均八十岁，旧姻良会后应稀。

圣陶兄教正

弟平伯

又小联：

不上层楼宜老步 犹堪小叙话前游

许季珣妹顷自东城移居郊外，莺迁燕贺。

忆古德句云“老步只宜平地去，不知何事又登高”，试占俚语，不成楹帖也。

圣兄鉴教，并叩近安。

弟平伯

1984年6月25日

圣陶兄赐鉴：

昨奉手书，既慰弥念。高年宜慎药，不如静养。眠食相互影响，眠稳食自香。弟近稍有体会，眠梦通过便利，以促进胃口，其调整均出之自然。言近迂阔，亦谓可乎。馀牙动摇，只可稍忍而徐图根治。尊恙时时在念，非楮墨能宣，略陈鄙语以慰寂寥，暂不须作答。弟近况如昨，疲茶无写作，半年只有四绝句，或已呈其一二。顷记昔乡居事云：“经岁平安合谢天”，似唱本书，可笑可笑。从周寄新茶来，有信云将往苏州，修园事如何，弟总不问也。乐知堂改用顾额，盖较彭书为宜。惜不得大笔以光敝庐。承赐新刊旧作，并近日亲题，至感至感。已得读其部分，内容丰富，繁简适中，能移我情，比读前人笔记，尤觉亲切也。写件装裱迟迟，尚未见到。弟本不必再看，以恐其不佳，不甚放心耳。晚岁

论文一乐，却亦未免劳神，唯千万珍重！即叩
颐安，不具

弟平 顿首 六月二十五日

1984年7月21日

圣兄赐鉴：

今夏特热，多日未修音敬，时以台候胜常为念。谈有关佛乘小事。去春承介绍朴初，俾捐赠家藏写经于法源寺。昨见佛协刊物《法音》三期将原卷影印，并附任杰校记，已将此经卷查出，为隋吉藏撰《胜鬘宝窟》，乃胜鬘经之论部。百载沉翳，一旦豁然，诚为一快。想吾兄亦有同感。弟写短文付《团结报》刊出，可告一段落。其是否弘法所书，尚未能定也。因而引起弟读《法音》三期连载之《入中论讲疏》，文理艰深，努力读以遣日，若论主则曰“法尊法师”。弟初不知其人，顷翻阅旅蜀尊著，忽于《我与四川》第33页云：“有法尊和尚自西藏归，钻研教理甚深”，未知其后得晤否？有所闻知否？于斯人从未识面，昔未闻名，而因缘文字，恍若曾逢且颇向往，盼示知一二，为幸。近写作至希，只一小诗，兹呈大公剪报，幸无讹文，似可倩人一读，文字不多。肃叩

颐安，不一

弟平 启上 七月二十一日

1984年7月24日

圣陶兄尊鉴：

昨奉廿一日手教，感、慰、歉仄。感，友情；慰，书长；歉，

为费尊目、心力也。久不上书却又不可，无以遣尊前寂寞何。拟与兄约，不论时间，得三书复一，可乎？或代以电话亦妙。馀详另二纸，肃叩

颐安，潭吉，不具

弟平 顿首 七月廿四日

阅读《我与四川》偶记

八十三页“乌尤土名乌牛……乌尤何义迄今尚未之知。”

按牛字向无异读，于来京后学昆曲，启蒙为《密誓》，嘉兴老师读“牛女”之牛为“由”音，后查曲韵果然。盖宋代中州有此音读。改乌牛为乌尤，虽易其字而音不变。盖同音假借，非另有典，而牛尤音同，于此见之，山谷不作解释，亦宜。

其二、前谈元善兄命书，兄或不之信，第亦颇疑其何以能验。命书云有此一关，其能过否即不谈，意甚含蓄。今竟安度，将享百龄，窃疑其必有阴功，却不便问，问他也决不肯说。近忽于大著第九十七页见之，其词曰：“元善兄勤劳不辞，事事务责实效，有墨家之风。”

文账务实，活人何啻千万，岂非阴功。阴功者，人已皆不知之谓；若自己夸口，还算阴德么！（见《儿女英雄传》）兹舍天道，只言人事，人事既明，则天不远矣。其得幸免者正缘廉洁清贫，若发了横财，则“人头”必借。“墨家之风”，一语点睛，且解答弟经岁之疑问，良不胜其感佩之情。“未之思也夫，何远之有”，斯言谅矣。

平 七，二三

1984年7月31日

圣兄尊鉴：

廿八日手示及照片均到，照非不清，乃缘字劣，且模糊影响书之，未酬雅望，至歉。仍附抄一纸待阅。苏州有舍侄女名涵者，住通和坊，曾访故居，云大门恢复，厅上有人治公，与居户隔绝。修园须待“计划批下”，亦莫明其妙，只可待之。日前一晤元兄，未谈往事，怕双方缠不清，反而弄瞎。天又大热，民进易长增劳，维多保重，至嘱！馀不赘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 拜启 七，卅一日

附件

（一）陈从周七月廿日信：“昨日苏州园林处有人来。曲园花园部分仍未有结果。我为争之，且看下文如何。做事如此拖扯，气死人。”

按，苏州地方上大约满足于修两厅堂；又陈君与他们关系搞得不大好。此问题所在。弟总听其自然变化耳。

（二）大著一二六页载贺昌群赠马诗：“娓娓清谈承杖履，昏昏灯火话平生。”

王荆公妻吴夫人赠女伴诗云：“草果杯盘供语笑，昏昏灯火话平生”，次句相同。贺首句平庸不称，凑合之迹显然。

（三）大著一三九页记入青城“得诗二首”。而第四辑三八三页载诗只一首，且同韵，不知有误否？

（四）前书所云牛尤同音，非个别见于《密誓》（弟说自己学习经过）；著名如《琵琶记》“牛相”，凡南北曲皆同，并见曲韵（昔年曾检对），盖中州遗音。山谷故用尤作同音假借字。其是否

别有义，弟亦不知。若我们平常口音则合于古韵及切，江南本较北方多存古音，其例正多。

读出以日记写文，当另续寄，暂勿复为叩。

1984年8月6日

圣兄赐鉴：

天热得复示详甚，既慰且歉。不敢多渎，且答两点：1. 政协同人上胡书，弟亦签名，为多年所未有者。因钱昌照要弟参加，以六十馀年旧交，谊不可辞（所陈本来赞同）。文件送来时，上已有四名：许、叶、吴作人、周培源。弟列第五，遂得附骥为幸。不图晚岁有此文字因缘也。此事或将见报欤？保存古迹乃须如此推动，守法非易（变法之议逾百年矣），良如尊谕。2. 孙玄常白石诗注，其前言中述及昔年兄批，病其繁冗，据云已改，但依弟看来，仍恐不免此病。弟虽于序中例致赞扬，而于原稿多补黏条驳正，直言拜上或者过直，但不如是亦不可，因叙中已称其“不蔓不支”矣。例如一游仙诗，首云“八二宫中”，甚怪，兄或忆及。孙注于类书典故外更引韩愈文，弟向不知者，释为父母，可谓冷僻。但无论如何，游仙诗中总扯不上爸爸妈妈的。此即冗赘，且妨碍诗意，必须删去。近得谢复，并云依指出处修正，暂可告一段落，而全稿未都看过，仍不敢保证也。弟近意缄默，犹不免好事。一般编撰注解，不求通古人之意，每喜掉书袋，扬己抑人，阅之气闷，有如鱼鲠在喉，不得不吐耳。盛暑琐渎以代把晤，勿忙作复也。敬叩

颐安，潭吉

弟平启 上 八月六日

报载台从到会，唯近候胜常，为慰。歪诗无用，聊以逗暑。小印为旧刻“黄绢幼妇”，绢作纆，又省去“十”字，想必有所本，

亦奇。其用处甚少，只宜于他人之作也。附铃呈
圣兄

弟平 顿首

1984年8月31日

圣兄座右：

秋凉，唯台候康胜。从周来书云：“潍景陈氏万印楼整个大宅为中学拆平，两幢大楼间夹仅存之万印楼，几如土地庙矣。”外省实况如是，与前者同上公函正相合，不知顷有回音否，恐亦不易有好办法。孟子所谓“徒法不能以自行”也。近读苏诗于和陶“形影神”篇，写其晚年在海南对三教态度甚明，曰：

莫从老君言，亦莫用佛语，仙山与佛国，终恐无是处。……

仲尼晚乃觉，“天下何思虑”。（新本卷四十二）

以《易传》为孔子晚年定论。佛家度越二氏，与陶原诗意同，陶与远公莲社，亦只人情帐耳。先曾祖《临终自喜诗》云：“不学鸠摩出神咒，临终诗笔尚如神。”弟夙不知何典，近知其出于苏集《答琳长老》（卷四十五）“平生笑罗什，神咒真浪出。”盖知绝笔诗，是佛教中一笑话。苏集注引《晋书》：

鸠摩罗什未终，少日觉四大不愈，乃口出三番神咒，令外国弟子诵之以自救，未及致力，转觉危殆，于是力疾与众僧告别。

什公译经名家，史称其“日诵千偈”而结局狼狈，可见记问之学，无益心身也。彼教殆讳言之，却被东坡揭出，吾祖盖有同心，遂用作典故。弟于此道毫无所知，而密宗久成显学，今岁东瀛大纪念弘法大师，即其初祖（前藏经卷亦用此名，疑非真迹）。弟不敢

信，亦不敢不信。兄得无笑其滑头而叹先人之坦率乎！三纸只谈此一条，另有旧稿附呈，亦无足观，延搁多时矣。肃叩
颐安，不具

弟平伯 八，卅一

甲子二月花朝微雪，卯初枕上口占

浑然无际天，赚了多情泥（仄声）。其中没（北音）有我，何处更寻你。

趁韵诗聊发

圣陶兄一笑

弟平

《大学》为前代开蒙书，平四岁初读首篇，尚在光绪甲辰开馆先，原书有先君题记，迄今八十余年矣。其文义艰于论孟，垂老犹未能尽通，即朱注亦有误。

首句如“明明德”终“止于至善”，次句首“知止”终“能得”，仍归到明德，循环无端，其先后盖不易知，故曰“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”。窃以为宜从知止入手，犹下文之“以修身为本”。“知其所止”，诚初学入德之门也。

一九八四年甲子秋八月十七日 俞平伯录于京师
圣翁吾兄教

弟衡 呈

礼记大学 大旧音泰，即太学。今读如字者，释为大人之学，宋儒之说，盖非古训。

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程子曰“亲”当作“新”，朱注从之，清代二百年科举皆然，今不用。亲民乃为君之要，而日日新义已见于明明德之中。民，在止于至善。

知止德者得也，即下文之“止于仁、敬、孝、慈、信”五德，所谓善人君子也。盖无闻于古今，奈人多忽视之。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

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

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则近道矣。

1984年9月22日

圣兄座前：

读报知近代理民进主席，众望所归，原在意中。开会至希节劳，馀则尽可卧治，无妨餐卫，谨贡芹言，兼申葵颂。浣诵来教精审，不啻面谈，想服药有功，为之欣慰。牙疾弟颇有经验，只能对付忍耐，别无它法。第六十时已无齿，如九旬之汉张苍，及满装假牙始已。总须经过一定之时期，方能安然，并致念系。所示阮联，浙人传诵。妙在本地风光，毫不费力。忆同在一师先后任教即其故址，亦可念也。

湜华去伊拉克曾来辞行，盼其如乃翁畴昔之嘱望，以专业自致修涂也。《大学》首章概括孔门内外之学得其要领，宋儒以冠四书，见地至卓，而其说多师心自用，未惬人意。于《大学》妄改甚多，且朱自补格致（列入正文）传视，“述而不作”，为尤高矣。弟只有蒙诵，老至都荒，偶检陈编，如同阅世，犹记儿时抿泪读朱注“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”。偶呈管见，乃深蒙奖借，引及《论语》，何幸如之，惭愧感激！引起我兄读《论语》之兴味，则更堪喜悦。有《四书便蒙》之大字本即第四岁时所读者，拟借奉披览，尽可从容，留在邛架。书有十本，拟嘱韦柰暇时送呈左右。弟曩在吴门，屏居书房，未能与诸友共学，咫尺天涯，视为平生之缺憾；于今耄耋京尘，以儿时课本得与尊前同读，或亦有似补天荒石欤？（恕其谬引《石头记》。）匆上，肃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九，二二

勿忙复，有示来电话。

1984年10月7日

圣兄：

从电视中睹兄出席天安门，甚慰！弟居然坐看两小时亦非易，不见此盛况，二十余年矣。牙疾如何？是否已拔去，甚念！附呈诗文各一。又写《大学之道说》，前后费时十天，可谓“无益费精神”矣。勿不多书，即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十，七

止 勤 斋 说

大乘六度，四曰勤。大学云知止。皆足箴予失，而勤止见于周颂，不可以名吾亭。遂更曰止勤。手劣不书，亦徒有其名耳。时甲子秋。织女以她常用的支机石送给不相识的过客，确很奇。故前人句云：“只因不悼牵牛妒，聊用支机石赠君”。今戏反其意得二句，若足为诗，则枉费心力矣。

弟平

1984年10月22日

圣兄尊鉴：

奉十八日手教，详悉近况，又蒙两读小文，不胜欣慰。“亲民”原不误。推己及人，由近而远，正是具体地发挥明德以止于至善，非托空想，亦非仅为邦，语言一贯。鄙前释未审，今更详

之，俟政。再陈妄谈以博一笑。《中庸》是秦皇书无疑。《大学》亦七十子后学所作，距孟子先后不明。首节主旨为性善，曲尽其妙，却不见一“性”字，与《中庸》不同。弟久服膺性善之说，孟子之言备矣。迥超凡俦，然“性”既“本善”，似太平可立致。今顾不然，何耶？盖其固有者只是善根，或曰善端，如一点萌芽，待培养之功而始成长。故“大学之道”句紧接“在明明德”，言令德之明，有待于明之者也。经过亲亲、仁民、爱物，而抵于至善，则为成德之名。此为第一段。次段承上末句重起。即尚未成德，如何能“知止”？由有善根故。此即性善说之根据亦其体现。下列知止五德之目，以慈孝为先。小孩知爱其亲，即是善端（根之发），移而为忠为信，自不成问题，故“知止”犹言初发心，“能得”犹言悟证也。下遂有本末终始云云。若问所得者何，经无明文不宜臆测。朱云“得其所止”，有似未说，而始终一揆，辞固无失。一言而蔽之，“复性”而已。拙文以“无得”为转语，亦姑妄言之，真如般若之旨尤深于性善也。拉杂书之，不觉已尽三纸，兄又须架两镜，费目力，读我谰言，甚歉！《论语》朱点，皆曲园公笔。书留邛架，尽可从容读之。且可为异日谈助也。将起冷信，唯多珍重，不一。肃叩

颐安，潭吉

弟平 拜启 十月廿二日

1984年11月1日

圣兄左右：

又多日未修笺候，唯动定咸适，为颂。潘受君来，得一晤。同来有梁披云、庄明理，谈话不寂寞。赠以《法音》载旧藏经卷，与吾侪二人大照片，以时促未及询兄，亦未署款。他到手后曾翻看，

或不甚愜，却亦只可如此。其人亦佳士，惜未能多叙。兹附呈二纸乞察。弟近愈衰弱且患左眼（不重），笔墨愈疏，诗由七言缩为五言，又减为对联，又属对非易，遂两句不对，古虽多传摘句，非此之谓也。聊助尊前一笑。匆叩

颐安，不具

弟平 顿首 十一月一日

苦语丁宁如本愿，同看逝水君应悔。

忤尽狂花与客慧，一声清磬止情魔。

【附注】（一）以对方言之，“君”即我，《未名之谣》：“细度年光久莫论，对君瘁色予知愧”，意同，可作注。“予”即此句之“君”也。

《论语》“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即《孟子》中之“水哉！水哉！”乃一语两传，故有详略，非两语也。《论语》说理固深透，而叠言“水哉”亦妙。以兄方重温书，故贡野芹，与诗注无关。

（二）本作“心魔”，改。心本无魔，乃七情所幻，故曰“情魔”，非特指。

弟平 妄涂

1984年11月10日

圣陶兄左右：

前奉手教，得悉近况，字大易辨，正不必求工整。弟眼疾渐愈，本轻微，希释念。尊寓曲集两度，其盛况可想，惜兄只闻笛音，助听器本不易辨别别人的口音声气。弟耽之数十年，一断于六六年，后又小续，招待旅美之项馨吾、张充和；再经八二年，即杳然绝响矣。近于《思凡·下山》小有所见，亦惮于写出。窃为归心佛法，以“空”“净”二门为较简易，然亦未有津梁也。观旧

藏日本写经，文字缜密，附奉二纸，备察。匆叩
颐安

弟平 拜 十一月十日

前藏日本写经今归法源寺佛教会，经其考证，知为隋代三论宗高僧吉藏所撰《胜鬘宝窟》（经藏有之）。就今存写本残文观之，文义至妙，则其写手或竟是空海，未可知也。兹摘录数句赘附鄙言于下：

敬礼难思议。心行灭故不可思，言语断故不可议。（平按其说“不可思议”很明白，毫不神秘，胜于严复。）故如来之德，舒之则遍乎法界，卷之则虑绝言亡。若体斯意者方可议此中文也。

烧香拜佛，何以说“难思议”，甚而至于不可思议？结语却非妄谈，必致敬者与所敬者心相契合，始为真敬礼，若是则诚难思议也。又其下云：“今法身为端者，正以仰睹金容，就迹寻本故也。”土木无知，不失其为净固，措语亦妙。百年沉埋，一旦开朗，信乎得失前定，显晦有时也。甲子初冬。

圣兄鉴

弟平 呈

1984年12月25日

圣兄尊鉴：

迭奉二十二、二十三两示，而次序颠倒，先发者后到，后送者先到。得诚侄在家检日记为幸，已函复谢。计得七篇，收获不菲，为残编增色多多。即前抄之“儿髻浑在眼”，今已成《梦雨吟》全篇，列入诗抄矣。扇子可勿再寻，已告至诚。弟诗稿久佚，本无兴重编，天津文学研究所有孙玉蓉女士者，以研究我为她的

题目，若不努力相助，则不能成书，以相差甚多。扰攘月馀，顷已稍有眉目，另写为简报俟阅，谅亦为我兄所乐闻也。若出版之期则尚远，当在后年。知民进大会推公主持，原在意中，坐镇卧治，皆无不可，非无益也。唯恐过劳，影响餐卫，唯多珍重为禱！以后复书，偶尔想到书之即妙，不必接前文，弟得悉近况，慰幸多矣。今为耶诞圣节，忆十六年前己酉，于豫南乡间步行十八里，雨中归家时也。

近为编诗索之于忆中，又不免修修补补，颇觉劳累，幸可勉支，且不久将歇工矣。草复不尽，即叩
颐安，新禧，合第贺岁

弟平伯 拜启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廿五日

1985年1月5日

圣兄左右：

由尊记抄诗本拟劳贤侄辈，孰决兄竟亲阅使弟惶恐。现增六、七篇，所得为不菲矣。敬谢，敬谢。至诚、兀真二君前并此道谢。兀真笔迹清秀可喜，如多练习，可工书法。承兄赞成编诗，又指示数条均切要，自当遵行。现期于今夏发稿，希望明年观成。有吴小如君相助，弟可稍省力，又补孙女士之不足。另纸抄呈其二、三卷之目录，备存。

此次烦渎尊处外，并函陈次园君。他存拙稿本由尊处得之，却讲起一事，即他曾见一洒金扇，其上五律五首，如下列：“昨宵新雨至”“危邦不可去”“畸愁不见影”“无恙城西路”“凉秋惊远客”。按，此即兄前书所云遍寻不得之扇面。所载五诗，录出“无恙城西路”一首，馀均有之。陈既见过，想必借出去抄写，后来必还了，此亦是一个线索，或者有些用处，遂详言之。其实鸦涂

宁足惜，渥承爱护，愧何如之！

弟对于近来广印古籍，而错误至多，古人虽有“思之为适”之说，而弟却感不快。今要出书，诗虽不佳，却想努力减少错字，正如来教所云“特别留心校对”也。

此外另有些“浮想”，今且不谈。书颇长，恐费视力，勿上即叩

颐安

弟平 顿首 一月五日夕

六十自嗟，后又增一，凡八首。原第六首，三句写景，末句云“七年吟诵比禅寮”，同和尚念经一样，等于说没读书，这未免过于空泛，不尽合事实，遂补一第七首，词如下：

书熟还依我母传，归房坐课晚灯前。

琴声微度思佳客，辍读《檀弓》谏士篇。

事见《忆》之二十二，未详所读篇名。在《礼记·檀弓》“县贲父”章，其下即《曾子寝疾》章，至今忆念犹存。当时未及语朱公，子恺遂画作“曲礼曰毋不敬”，亦妙。重重昔梦，为之惘然。

平伯 抄记

1985年1月11日

圣兄尊鉴：

闻入院检查，甚思系。通电音省事又迅速。从日记抄诗丰收，感谢感谢。附呈一纸字小，可倩人读之。只一字之微，迟至三十年后方改，可笑。当时何以想不起“咱”字，盖以南音唱之也。不过偶尔想到，在日记上固不须改动。近为忆改旧作，每日工作半天，已得一百廿馀篇，月中可定目录，勿上即颂

康复，合第均候

弟平 顿首 八五，一，十一

于三十年后（一九五四——一九八五）请在我兄日记上更改一字，俟鉴可。其事颇有趣。有《道情》载五四年十月六日日记，首句为“夜无眠，昼掩关”，结句云：“虽说是齐眉偕老，怎奈他懵懂愚顽。”当时曾思之，末句说我自己无碍，若指他人，即使是妻亦不妥。却有歧解。依现通行格式，他她称词分性别，此句无碍可以写呈。但道情词本流行于古代，他字泛用，就觉不妥，总好像指她。此次重抄，忽然想到有一最现成字可用，改作“怎奈咱懵懂愚顽”，明指二人，则无语病矣。若在早年，可入文章病院。敢为兄妄言之。何以直到三十年后方才想到？可见此词所云“愚顽”是真，拟即以此章列“诗抄”之末，作为殿军，不必再作跋语矣。附书博笑。

弟平 又书

1985年2月18日

圣兄榻前：

得电音知热度见好，病症查出，调理自臻痊可，慰喜无量。新岁以来，弟帮人编自己歪诗，得二百四十首，在抄写中。毫不写作。毛笔罕用，只以钢笔划之，取其不乱。梦中每遭困境，虽不恐怖，却难于解脱，遂检周易困卦读之，见于弟之生平颇合，漫成偶句，即写呈正。已稍羁时日矣。春节气和拟奉访。匆叩
康复不尽

弟平伯 二，十八

有言不信 尚口乃穷 易困卦
不言而信 存乎德行 系辞传

重字，流水句法，非对联，却是天巧。书奉圣陶我兄法悦。

弟平伯 甲子冬月

汉霸初成楚业荒，美人名马恋君王。

江东子弟归来未，付与黄头(掉船者黄帽，亦名黄头)唱夕阳。

乙丑月初五访圣翁面呈

平伯学

1985年5月12日

圣陶兄尊鉴：

昨至善君来，携致《论语》，欣感。将给曾孙，能存即好，不希望他能读。久未通书，时时念及。拙“诗钞”付印，盼得吾兄数语宠之，胜似千言，不敢请耳，固所愿也，且亦读者所期望也。迟当奉访。如春暖回家尤妙。匆叩

颐安不一

弟平伯 八五，五，十二

1985年6月16日

圣陶吾兄：

别又一月，时以动定安否为念。小女笔录粗疏，恐未适用。最盼口授删改，仍嘱至善君整理定稿，多改不妨，乔梓口气总相似也。第四日以皮肤疾感染，勉往医院就诊，近日渐好，至希释念。馀不多书，敬叩

颐安

弟平伯 拜上 六月十六日

旧有竹制篆字联云：移花兼蝶至，买石得云饶。曾悬书室中，后失之。

《扬州画舫录》卷六、城北录，载勺园额，中有板桥所书联云：移花得蝶，买石饶云。以少许胜多许，可悟炼句之法。

乙丑新秋十一日漫涂，平抄呈
圣翁鉴教易笔误也。

致 史 树 青^{*}

1971年5月

庶卿先生：

惠示《红楼真梦传奇》稿本，是书提倡封建道德与《红楼梦》原意相反，只可作批判资料应用。卷首拙作序文于卅年后重读弥感惭愧。所谓讹谬流传逝水同者也。鄙怀当荷鉴谅。匆复，原件附还。

平伯 启 一九七一年五月

* 史树青（庶卿），历史博物馆研究员。

俞平伯全集

平伯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欢迎使用Kolistan搜集 / 制作的电子图书

本电子书由 Kolistan 搜集于网络。

本电子书仅供个人学习、研究或者欣赏，
未经著作权人许可，不得用作商业用途；
如果喜欢，建议购买原版图书！

如果在使用本书过程中有什么意见
和建议，请[给我写信](#)。

请访问 [抚琴居论坛](#) 获得更多图书信息。